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研潛

(上)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堂研潛

(上)

著昕大錢

行發館書印務商

潛研堂文集序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淺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于爲文也。而文之工。侔于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耑以有言。而言之有用者固多。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于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于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于道矣。有見于經矣。謂不必求工于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蓋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乃若少詹事曉徵先生。庶幾無媿于古之能兼文學言語者乎。先生始以辭章鳴一時。旣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鬻事實年齒之紛紜。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厯法。無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賢姦。行事之是非。疑倡難明者。大典章制度。俗人不能明斷。其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蓋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謂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其學固一軌于正。不參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

非好爲古文。以自雄壇坫者比也。中有所見。隨意抒寫。而皆經史之精液。其理明。故語無鶻突。其氣和。故貌不矜張。其書味淡。故條鬯而無好盡之失。法古而無摹仿之痕。辨論而無踞囂攘袂之習。淳古澹泊。非必求工。非必不求工。而知言者必以爲工。俾學者可由是以漸通經史。以津逮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其傳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玉裁審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益而天不憖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彙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愷全書手藁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于予。追念疇昔。感傷宿艸。絜歎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仲沂先生小象



後學陳詩庭敬寫

潛研老人自題像贊

官登四品不為不達歲開
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籍
不為不富研思經史不為
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
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子壻瞿中溶敬書

潛研堂文集目錄

卷一 賦 頌 奏摺

御試石韞玉賦

御試瑾瑜匿瑕賦

御試江漢朝宗賦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井序

萬壽頌 井序

聖駕巡幸天津頌 井序

翰林院謝賜淳化閣帖摺

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論二

大學論上

潛研堂文集 目錄

大學論下

皋陶論

馮煖論

鼂錯論

何晏論

梁武帝論

王安石論

洛蜀黨論

張浚論

輪回論

卷三 說

中庸說

履卦說

冕衣裳說

禘嘗說

閏月說

古同音假借說

古今方音說

納音說

星命說

晦之字說

卷四 答問一

易

卷五 答問二

書

卷六 答問三

詩

卷七 答問四

三傳

卷八 答問五

三禮

卷九 答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于漢藝文志

卷十 答問七

爾雅
廣雅

卷十一 答問八

說文

卷十二 答問九

諸史

卷十三 答問十

諸史

卷十四 答問十一

算術

卷十五 答問十二

音韻

卷十六 辨攷

太陰太歲辨

秦四十郡辨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李之才邵堯夫問答辨

秦三十六郡攷

漢百三郡國攷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嘉靖七子攷

卷十七 箴 銘 贊 雜著一

名箴

文箴

敝器銘

座右銘

座右銘二

竹鎮紙銘

書局硯銘

圓硯銘

筆管銘

木榻銘

佩硯銘

漢瓦當硯銘

張芑堂著書硯銘

棊盤銘

棊盤銘二

鏡銘

雙節門銘

晉億世典人甄銘

古甄井字硯銘爲蕭山王畹馨作

爲瞿長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甄硯銘

朱文公三世像贊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宋太史令樂之

宋孝子延慶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戡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唐考功郎中起

唐吏部尙書徵

唐中書舍人珣

唐六如像贊

程孟陽先生像贊

黃陶庵先生像贊

策問 四道

原孝上

原孝下

正俗

辨名

讀大學

讀大學二

論子思子

鏡喻

奕喻

兩馬

記生朝

卷十八 雜著二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續通志列傳總序

記建炎官印

記趙居廣畫

記琉璃廠李公墓志

清涼寺題名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卷十九 雜著三

鄞縣志辨證

文種非鄞人

王鄞

王脩非鄞令

管公明墓

小江湖非西湖

奉化郡

賀知章朝英集

唐有兩徐浩

孔戣奏罷海味

甬橋非甬水橋

張知白

王鄴江墓志不足信

陳瓊攝倖明州

大觀圖經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婁寅亮上疏年月

王次翁墓

朱文公未嘗至鄞

豐稷功德院

觀文府

陳曦

陳槃

陳德剛事不可信

陳著

王厚齋生卒年月

蔣曉非蔣猷曾孫

袁桷上王溪寧書

豐寅初

王瑩奏從祀事

鄭珞

卷二十一 記一

崇實書院記

海鹽縣瑞麥記

虎邱新建白公祠記代

饒陽縣新建文昌閣記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陸氏義莊記

集僊宮訪碑記

菩提寺記

游茅山記

卷二十一 記二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益都李氏宗祠記

錢氏祠堂記

張氏慕廬記

半硯齋記

蓉鏡堂記

石鼓亭記

可廬記

芥舟山房記

抱經樓記

放生池古泉記

五硯樓記

西谿別墅記

卷二十一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潛研堂文集 目錄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記湯烈女事

記先大父逸事

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湖南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河南鄉試錄序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贈邵冶南序

贈談階平序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周易讀翼揆方序

古文尙書攷序

虞東學詩序

詩經韻譜序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春秋體例序

儀禮管見序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釋車序

經籍纂詁序

小學攷序

說文新附攷序

史記志疑序

漢書正誤序

後漢書年表後序

三國志辨疑序

東晉疆域志序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西魏書序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廿二史攷異序

泰山道里記序

奉陽縣志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郭允伯金石史序

天一閣碑目序

關中金石記序

山左金石志序

金陵石刻記序

老子新解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盧氏羣書拾補序

世緯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醫譜序

毛稼軒地理書序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蘇詩合注序

黃崐圃先生文集序

味經窩類藁序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習庵先生詩集序

李南澗詩集序

甌北集序

奕硯集序

春星艸堂詩集序

張鶴泉文集序

半樹齋文藁序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畹香樓詩序

滌硯圖題咏序

鄭康成年譜序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鉅野姚氏族譜序

吳興閔氏家乘序

平江袁氏家譜序

周氏族譜序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卷二十七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跋春秋籒露

跋春秋籒露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跋儀禮集說

跋禮記纂言

跋大戴禮記

跋逸周書

跋爾雅疏單行本

跋四書纂疏

跋經典釋文

跋經典釋文二

跋羣經音辨

跋說文解字

跋徐氏說文繫傳

跋汗簡

跋龍龕手鑑

跋古文四聲韻

跋復古編

跋吳棫韻譜

跋平水新刊韻略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跋荀子

跋呂氏春秋

跋呂氏春秋二

跋淮南子

跋論衡

跋釋名

跋抱朴子

跋潛虛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跋漢書

跋漢書古今人表

跋後漢書

跋三國志

跋北齊書

跋南北史

跋唐書直筆新例

跋新唐書糾謬

跋唐書釋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跋資治通鑑

跋通鑑釋文

跋通鑑總類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跋宋史

跋宋史二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跋陳黃中宋史藁

跋隆平集

跋宋太宗實錄

跋九朝編年備要

跋九朝編年備要二

跋大金國志

跋元名臣事略

跋元祕史

跋元聖政典章

跋元氏略

跋通典

跋唐大詔令

跋皇祐新樂圖記

跋大金集禮

跋職官分紀

跋宰輔編年錄

跋翰苑羣書

跋麟臺故事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跋兩房題名錄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水經注新校本

跋方輿勝覽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新安志

跋三山志

跋吳郡志

跋雲間志

跋會稽志

跋剡錄

跋寶慶四明志

跋開慶四明續志

跋景定建康志

跋咸淳毘陵志

跋至元嘉禾志

跋齊乘

跋楊譚崑山郡志

跋玉峯志

跋韓浚嘉定縣志

跋朝鮮史略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跋文淵閣書目

跋道藏闕經目錄

跋王氏世譜

卷二十 題跋四

跋星經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跋太平御覽

跋武經總要

跋重修政和證類本艸

跋太乙統宗寶鑑

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跋隸續

跋石刻鋪叙

跋金石文字記

跋百川學海

跋藝圃搜奇

跋夢谿筆談

跋避暑錄話

跋能改齋漫錄

跋茗谿漁隱叢話

跋揮塵後錄

跋金佗粹編

跋困學紀聞

跋山房隨筆

跋南邨輟耕錄

跋水東日記

跋宛委餘編

跋義門讀書記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跋庾子山集

跋柳河東集

跋李衛公集

跋溫飛卿詩

跋笠澤叢書

跋徐夔鈞礪文集

跋東坡詩集

跋北山小集

跋孫尙書大全集

跋渭南文集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跋滄水文集

跋遺山集

跋雪樓集

跋清容居士集

跋漢泉漫藁

跋道園類藁

跋金華黃先生集

跋倪雲林詩集

跋陶學士集

跋江雨軒集

跋匏翁家藏集

跋弇州四部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

跋弇州山人續藁二

跋徐氏海隅集

跋歸太僕集

跋方望谿文

跋元詩前後集

跋太倉文略

卷三十一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跋石鼓文宋拓本

跋元儒婁先生碑

跋西嶽華山碑

跋王稚子闕

跋太室石闕銘

跋高陽王湜墓志

跋阿彌陀像文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志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志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

碑

跋太常丞溫佶碑

跋尊勝陀羅尼經

跋錢本艸

跋吳尋陽長公主墓志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志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跋鳳墅法帖

跋鳳墅法帖二

跋鳳墅法帖三

跋朱文公帖

跋薛氏義瑞堂帖

跋方正學谿諭艸藁摹本

跋王濟之墨蹟

跋竹園壽集卷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藁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跋文壽承休承書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跋王荆石札

跋黃陶庵札

跋張晉江札

跋渤海藏真帖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跋陳文貞公詩卷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攷艸藁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藁

跋袁氏貞節堂卷

卷三十三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與戴東原書

與段若膺書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答孫淵如書

答李南澗書

與一統志館同事書

與晦之論爾雅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復倪敬堂書

卷三十四 書二

答袁簡齋書

再答袁簡齋書

三答袁簡齋書

答大興朱侍郎書

與孫淵如書

答盧學士書

答盧學士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二

與梁燿北論史記書三

卷三十五 書三

與徐仲圃書

答談階平書

再與談階平書

與姚姬傳書

與孫鳳陽書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答王西莊書

與洪稚存書

與洪稚存書二

答洪稚存書

又答洪稚存書

卷三十六 書四

與戴東原書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與談階平書

答孫淵如觀察書

與馮星實鴻臚書

與邱艸心書

答嚴久能書

答周松靄同年書

與程秀才書

卷三十七 傳一

內大臣一等公謚忠勇修公傳史館作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史館作

陳忠愍公家傳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公傳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卷三十八 傳二

嚴先生衍傳

閻先生若璩傳

胡先生渭傳

萬先生斯同傳

陳先生祖范傳

惠先生士奇傳

王先生懋竑傳

卷三十九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江先生永傳

戴先生震傳

漑亭別傳

卷四十 傳四

汪南有傳

李靜叔傳

奚孝子傳

周山人傳

方節婦傳

夏烈女傳

施節婦傳

節行錢孺人傳

吳孝婦傳

卷四十一 碑

紀王廟碑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鎮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督前提督廣

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

道碑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卷四十二 墓志銘一

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前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

莊公墓志銘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

秦文恭公墓志銘

詹事府詹事盧公墓志銘

工部左侍郎汪公墓志銘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湖廣總督世襲二等

輕車都尉畢公墓志銘

卷四十二 墓志銘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邵先生墓志銘

虛亭先生墓志銘

中書舍人吳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毛君墓志銘

封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

級前翰林院庶吉士內閣典籍尹公墓

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墓

志銘

李南澗墓志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

志銘

卷四十四 墓志銘三

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彭君墓志銘

湖北荆宜施道前翰林院修撰陳公墓志

銘

贈儒林郎刑部雲南司小京官加一級補

瓢韓先生墓志銘

內閣中書舍人邵君松阿墓志銘

顧桐井墓志銘

卷四十五 墓志銘四

封通議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

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陸公墓志

銘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晉贈奉政

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馮君墓

志銘

贈奉政大夫黃松石先生墓志銘

何桐蓀墓志銘

布衣臧君墓志銘

嚴半庵墓志銘

郭冑構墓志銘

孝廉蔣君墓志銘

嵇靜園墓志銘

卷四十六 墓志銘五

國子監學正戴先生墓志銘

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楊君墓志銘

孝廉胡君墓志銘

孝廉范君墓志銘

張蔚園墓志銘

卷四十七 墓志銘六

廣東雷州府知府馮公墓志銘

山西分守冀寧道沈公墓志銘

大理府知府張公墓志銘

凌竹軒墓志銘

卷四十八 墓志銘七

鈍閑詩老張先生墓志銘

舅氏沈君墓志銘

徐良輔墓志銘

西泚先生墓志銘

鶴谿子墓志銘

瞿封翁墓志銘

陸淞園墓志銘

敬亭弟墓志銘

卷四十九 墓志銘八 墓表

墓碣

封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墓志銘

廣西按察使馮公妻封淑人王氏墓志銘

王太宜人墓志銘

邢孺人墓志銘

張太孺人墓志銘

候選州判李君墓表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君墓表

黃氏先塋表

贈儒林郎董君墓表

盛涇先塋之碣

布衣陳君墓碣

卷五十 家傳 行述 祭文

先大父贈奉政大夫府君家傳

先考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錢處士行狀

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亡妻王恭人行述

祭座主錢文敏公文

祭外舅虛亭先生文

祭衛伯恭文

祭蔣秦樹編修文

祭朱太翁文

祭亡妻王恭人文

潛研堂文集卷一

賦

御試石韞玉賦

伊荆山之奇珍。韜光華於巖隙。外皎若以騰輝。內溫如以含澤。紀瑤琨於禹貢。質可配乎精鑿。徵纒藉于周官。禮必先以束帛。懷寶五都之市。元璐白珩。程材六瑞之司。黃琮蒼璧。飄來瓊佩。獨含石氣之青。捧出瑛盤。若帶巖間之赤。追琢效玉人之技。共知價重乎連城。菁華標地產之奇。詎識秀鍾乎盤石。爾其連岡崩巒。彌望屏顏。磊磊巖端。似繁星之密布。離離嶺上。點翠黛而迴環。因天施而地生。發奇光於磽塽。況沐日而浴月。煉秀采於堅頑。碧磴延緣。似有藍田之種。丹梯杳窳。渾如羣玉之山。鏗爾有聲。似瑤艸琪花之羅生。其側介如不易。儼珊瑚碧樹之錯列。其間迺有磻溪之侶。搜瓊異于堅珉。和氏之倫。拭瑤華于塵坳。一拳猶秀。疑玉樹之森森。五色遙含。辯青肪以隱隱。乍認白虹之氣。頓教磊落增明。未開翠壁之緘。早識文章獨韞。含章在我。匪一夕與一朝。待價何心。猶若遠而若近。則見夫浮光的皪。麗質陸離。方太璞尙完之始。在良工未琢之時。石骨峻嶒。如映浮筠之色。峯頭瑩確。將成委粟之姿。圭角未分。醞釀全滋乎土脈。

光芒不揜。刻雕奚假乎人爲。譬碕岸之懷珠。波光互映。類精金之在礦。沙際堪披。於焉瑞彩遙騰。晶光上燭。經工人之手。璧合環聯。入賈客之囊。懸黎結綠。剖璠璣於璞內。溫潤無雙。探琬琰於雲根。傳觀不足。異采溢於座右。他時什襲交珍。寶氣蘊于空山。此日千巖增縛。彼夫詞藻之凌雲。何殊縣圃之積玉。稽士衡之高文。洵斯言之足錄。我皇上璇璣在握。玉燭同輝。瑾瑜畢升于魏闕。蒲穀齊列於金屏。遂使被褐懷玉者。席珍以聘。守真抱璞者。接踵咸歸。負瑚璉之良材。旣闢門而登玉府。挾璫玫之陋質。亦稽首而進彤闈。宜乎嘉應咸臻。遠致昆田之瑞。遊河紀績。上追刻玉之徽也哉。

御試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伊瑾瑜之上珍。拭奇光於塵坳。旣皎潔以弗渝。洵文章之獨蘊。種出藍田之圃。形磊落以生輝。採來羣玉之林。體空明而不隱。廉而不劂。類志士之堅貞。質有其文。似幽人之端謹。夫其肉好晶瑩。瓊華錯落。雖內美之常含。或微疵之可索。當望氣之始。瑕仍不掩其瑜。在懷寶之夫。愛亦能知其惡。此猶相六閩之神駿。非無泛駕之驕驄。辯五齊之甘醇。不少留餘之糟粕。苟能葆章相之粹。固應敵和氏之兼城。卽使露節角之乖。豈遂等荆山之抵鵠。爾其溫如中潤。璣兮外揚。圭角未融。若稍虧乎完璧。光芒不損。曾何累乎截肪。剖自層巖。小減五都之價。韜諸錦匣。終全徑寸之光。惟什襲之是賴。寧一告之足妨。蓋以負大美者。詎少小疵。利成器者。非皆盡善。瑕如不揜。都成球珙之材。玷尙可磨。亦中珩璜之選。倘懸稼之在握。玦何患其

織織藉太璞之猶完。佩奚嫌於瑁瑁。比大圭之縝密。縱曰弗如。授工人以雕鏤。詎云不腆。徒見其品重瑤。琨。禮分楊襲。與璧琮之邸而偕陳。配朱綠之纁而齊執。寸長足錄。底同燕石之嗤。奇貨可居。那致荆人之泣。但堪韞櫝以深藏。無事索瘢之紛集。乃知細故有弗棄。一得所不遺。抱盈尺于懷中。共知皎若。指纖瑕於璞內。毋遽舍其校短量長。斯稱庀材之能事。納汗藏疾。益徵取善之無私也。我皇上玉燭齊明。璇樞常朗。闢四門以旁攬。無非東箭南琛。占一技以必庸。不讓細流土壤。儲玉筍清華之選。務去僞以崇真。搜圭璋特達之姿。咸寡雙而少兩。是以席珍者詣闕。被褐者彈冠。擬琬琰之純良。詎韜光于牖下。媿瓊玖之菲陋。亦待獻于朝端。美在其中。願磨礪以自效。人無求備。欣瑕垢之胥寬。洵樂育之隆軌。超五三而不刊。

御試江漢朝宗賦

以予乘四載隨山刊木爲韻

溯平成於禹績。稽作乂乎夏書。始竟冀以施功。慶九河之旣道。繼荆揚之奏效。導二瀆以歸墟。承北闕之其咨。饑溺皆思由己。作南條之永賴。黎庶咸頌。後予萬里分趨。洵淵源之獨遠。雙江合注。知容納之有餘。派旁會乎沱潛。如小侯之覲方伯。勢全趨于溟渤。若列服之集交閩。原夫江流之伊始。實自岷山而上承。乍濫觴之可測。俄駭浪之時興。合洛洙之羣流。迴環西蜀。過荆門之萬壑。控引東陵。疏九派於尋陽。洪濤畢匯。指一帆於夏渚。巨艇遙乘。若夫導漾之文。亦與導江相類。流經襄雍之間。源有東西之異。名同天漢。疑靈脈之遙通。歌聽滄浪。悟濯纓之有自。漢儒釋彭蠡之義。合南北中江而成三。禹貢志嶓冢之名。配江

淮河水而爲四。於焉滔滔下注。脈絡攸分。浩浩爭趨。會歸有在。向夏口而合流。指海門而下逮。晴川樹外。乍合雙虹。大別山前。遙凝孤黛。作壯觀於維荆。佐神功于厚載。非同涇渭之入清濁懸殊。赤如河汾之交源。流相配。繫二川之浩漭。赴巨海之渺瀰。儼辰居而星拱。若形動而影隨。注焉不盈。混水天而如一。虛而善受。應潮汐以不移。納百谷而常尊。自具廓如之量。合雙流而畢赴。羣歌沔彼之詩。徒見夫澄波朗澈。激溜潺湲。從三澨以東流。遙趨貝闕。自九江而南望。似拱神山。春朝夏宗。百川祇承乎海若。江永漢廣。四瀆原視乎侯班。惟大瀛翁受之宏。細流不擇。故羣神懷柔之應。奔赴無艱。而要惟神禹。功存利濟。績懋隨刊。乘楫櫂而力瘁。籌疏淪而心殫。表南紀之封圻。具區雲夢。定衡陽之貢賦。礪砥磐丹。此紀滌源之功。錫圭首推夏后。而辯川浸之目。職方猶載周官也。我皇上德洽四瀛。惠孚九服。人經鞮譯。測海水而來同。量擬滄溟。納勺涓而並蓄。柔遠而黼鷁入貢。共欣六字傾心。搜才而樛幹咸登。奚止十年樹木。聽農歌於江左。省方則萬戶桑麻。拂柳色於漢南。轉漕則千帆艫舳。治臻無間。長希妣氏之蹤。波紀不揚。永嚮箕疇之福。

頌

聖母皇太后七十萬壽頌 謹序

臣聞之。左傳。慈者。禮記。德之基也。易。福者備也。禮記。百順之名也。禮記。聖人治天下。孟子。始于事親。孝經。

德盛而教尊。禮記。禮樂明備。禮記。故得萬國之歡心。孝經。孝以事親。孝經。綏以多福。詩。壽考萬年。詩。吉孰

大焉。左傳。惟稽古。書。周之有懿德也。左傳。時維姜嫄。詩。爰及姜女。詩。太姒嗣徽音。詩。咸有一德。書。垂裕後

昆。書。美矣盛矣。禮記。惟清緝熙。詩。

世德作求。詩。宣重光。書。皇則受之。書。兢兢業業。書。所其無逸。書。庶政惟和。書。萬國咸寧。易。自生民以來。孟

子。盛德大業。易。於斯為盛。論語。臣聞之。孟子。立愛自親始。禮記。愛敬盡于事親。孝經。而民是則之。左傳。是

以天下和平。孝經。光被四表。書。無遠弗届。書。其所因者本也。孝經。聖人在上。左傳。順乎親有道。禮記。先意

承志。禮記。夙夜匪懈。詩。質明。儀禮。至于寢門外。禮記。而請安。左傳。穆穆肅肅。爾雅。靡靡優優。爾雅。愉愉如

也。論語。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禮記。問所欲而敬進之。禮記。皇帝清問下民。書。時邁其邦。詩。安車。周禮。重

翟。周禮。必敬視之。禮記。而敬扶持之。禮記。慈和徧服。左傳。慶賜遂行。禮記。俾萬姓咸曰。書。皇建其有極。書。

以孝治天下。孝經。大之至也。左傳。二十有六年。春秋。冬十有一月。春秋。己未。春秋。萬壽無疆。詩。率土之濱。

詩。無不欣說。禮記。是歲也。左傳。正月之吉。周禮。日月之行。書。如圭如璧。詩。以會天位。周禮。水火金木土。書。

疊。疊乎端如貫珠。禮記。太史謁之天子曰。禮記。天垂象。易。曰休徵。詩。天之所啓。左傳。以介景福。詩。大有慶

也。易。中冬。周禮。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禮記。擇吉日。禮記。式昭德音。左傳。

恭作肅。書。德之本也。易。德言盛。禮言恭。易。恭而安。論語。天之道也。禮記。謂之懿德。左傳。德之盛也。易。含章

可貞。易以懿文德。易是以自天祐之。易吉大來也。易禮儀既備。詩執爵于太寢。禮記習舞。禮記必躬親之。

禮記重巽以申命。易大賚于四海。書命祀山林川澤。禮記羣神羣祀。左傳養老。禮記舉賢才。論語省刑罰。

孟子出輕繫。禮記賞公卿大夫于朝。禮記澤潤生民。書樂以天下。孟子至矣哉。易徽柔懿恭。書含萬物而

化光。易天子之孝。孝經光于四海。孝經自今以始。詩壽考維祺。儀禮乃承敝萬年。書受天之慶。儀禮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禮記敢再拜稽首。左傳而作詩曰。左傳至哉坤元。易悠久無疆。禮記純德孔明。禮記則

篤其慶。詩恭儉莊敬。禮記愉豫愷康。爾雅以祉元吉。易降之百祥。易其一。

令德憲憲。詩佺天之妹。詩長發其祥。詩本支百世。詩惟皇作極。書大孝不匱。禮記乃位乎天德。易而天下

治。書其二。

味爽而朝。禮記肅肅雍雍。禮記問衣燠寒。禮記必有婉容。禮記冬溫而夏凊。禮記令德孝恭。書以天下養。

孟子萬福攸同。詩其三。

宣慈惠和。左傳照臨下土。詩惠此京師。詩以穀我士女。詩親舉玉趾。左傳以祈甘雨。詩歲則大熟。書有稷

有黍。詩其四。

中春詔后。周禮親東鄉躬桑。禮記分繭稱絲。禮記以爲黼黻文章。禮記雝雝在宮。詩臨之以莊。論語恭儉

惟德。書萬民所望。詩其五。

觀民設教。易天子巡守。禮記爲帷宮設旌門。周禮亦右文母。詩萬邦黎獻。書拜手稽首。書惟曰欲至于萬年。書以介眉壽。詩其六。

析支渠搜。書我武惟揚。書來獻其琛。詩有圭璧金璋。禮記推而放諸西海。禮記莫敢不來王。詩四方來賀。詩降福無疆。詩其七。

正月上日。書履端于始。左傳日月星辰。禮記協用五紀。書卜云其吉。詩介以繁祉。詩身其康強。書令聞不已。詩其八。

日在北陸。左傳律中黃鐘。禮記在璇璣玉衡。書以正仲冬。書冬爲安寧。爾雅上下和同。禮記眉壽萬年。儀禮福祿來崇。詩其九。

令月吉辰。儀禮備物典策。左傳溫溫其恭。詩好是懿德。詩宣昭義問。詩下土之式。詩大孝尊親。禮記孝思維則。詩其十。

芄芄棫樸。詩以薪以蒸。詩旁求俊乂。書以其彙征。易番番黃髮。書其在朝廷。禮記乃審厥象。書三壽作朋。詩其十一。

京師之野。詩周道如砥。詩羣黎百姓。詩百辟卿士。詩乃庶載歌曰。書純嘏爾常矣。詩萬有千歲。詩是以有慶矣。詩其十二。

大君有命。易其出如綸。禮記行慶施惠。禮記降德于衆兆民。禮記懷柔百神。詩宜民宜人。詩永錫爾類。詩

怡懌悅欣。爾雅其十三。

溥天之下。詩小大稽首。詩式歌且舞。詩以介眉壽。詩如日月之照臨。書悠遠則博厚。禮記於萬斯年。詩克

昌厥後。詩其十四。

萬壽頌 謹序

臣聞神禹之演疇。壽先五福。成周之肄雅。祝取九如。日升月恆。道有常而可久。春溫秋肅。歲以衍而彌增。丹書傳敬義之箴。其量百世。梓材告和擇之用。欲至萬年。純嘏爾常。式集駢蕃之祉。至誠無息。允協悠久之徵。欽惟我皇上。文武聖神。純粹中正。法天行之至健。承祖烈之重光。歲月日時。在璣衡以齊政。作訛成易。揮縕瑟以阜財。一日萬幾之克勤。有嚴有翼。六府三事之允治。惟修惟和。土塔茅茨。崇古皇之克儉。祈寒暑雨。軫兆姓之其咨。飭官方則曰清。曰慎。曰勤。錄人才則有猷。有爲。有守。軒鏡之懸常朗。妍媸莫遁其形。玉衡之握無私。輕重悉如其分。金隄順軌。底績邁乎宣房。木鳳銜書。和氣宣於嘉石。天幃地載。道已契乎奉三。右徵左宮。氣真協乎吹萬。肅兩郊之盥薦。蒼壁黃琮。展太室之明禋。雞彝龍勺。上辛祈穀。不愆啓蟄之期。吉亥親耕。共拜康年之賜。方社則土分五色。聿薦馨香。成均則禮肅二丁。載頒簠簋。溯豳岐之剏造。展祀陪都。紹堂構之燕貽。告成原廟。至誠所感。必躬必親。萬福攸同。如幾如式。若乃璇闈星拱。尊極寰

中玉册霞明。養隆天下。捧椒觴而上壽。敷天之愛。日呈暉。掖鳳輦以徐行。大地之慈雲普蔭。翻梵文之祕藏。智果長春。寫金字之真經。福田無量。永錫爾類。丕宣愷悌之功。時邁其邦。同上延洪之祝。加以聖由天授。敬乃日躋。包六藝而鉤元。貫三才而共轂。闡河洛先天之祕。允執其中。契羲軒宰世之原。克明其德。經筵發論。探赤水以得珠。史鑑製評。然燭龍而照夜。殷盤夏訓。詞吐爲經。孔思周情。文成有法。大宮細微。括風雅頌之全。茹古今。超唐宋元之作。運腕極臨池之妙。龍鳳盤拏。會心得寫物之工。雲煙縹緲。翠珉勒就。百僚奉爲奇珍。綈錦裝成。三殿傳爲祕寶。文思旣洽。武德丕昭。殿前獻頡利之俘。渭上起呼韓之邸。刻和闐之寶甕。陳向彤廷。受大宛之名駒。牽來上苑。收三十六國之封畛。列戊己而開屯。拓二萬餘里之廣輪。命羲和而揆日。九山九澤。德不距乎祗台。四極四和。量總包乎在宥。一人有慶。展也大成。萬國咸寧。巍乎盛烈。洵生民以來未有。而自天之祐以申也。迺者歲在上章。月惟南呂。紀金穰之上瑞。物始由庚。慶稽事之成功。秋當平秩。計膺圖之歲。逾三十而五居其中。溯誕聖之初。周六句而數將復始。近中秋之三五。謙而不盈。驗瑞莢之十三。滋而益長。虹流昴貫。長生應首出之符。璧合珠聯。上元啓昇平之運。冒茆於卯。海宇之丕冒無疆。悉新於辛。聖德之日新不已。以實心行實政。陋封禪之七十二君。惟大德享大年。擬天皇之萬八千歲。迺以元日之吉。大宴在廷。三巡之湛露方灑。六出之瑞霰旋降。敷滂洋之闡澤。宜寬大之詔書。藏富於民。譽髦斯士。益下勿問元吉。大賚而除稔積之征。鼎養是以大亨。闢門而進詩書之彥。擊壤

而歌帝力。鑿井耕田。拔茅而集天衢。承筐鼓瑟。周官之興三物。何以尙茲。漢詔之賜半租。方斯蔑矣。仲春
諏日。法駕啓行。親謁山陵。聿懷謨烈。瞻羹牆而永慕。謂篤不忘。撫雨露之旣濡。丕承無斁。遂移星罕。載幸
天津。淀合東西。一輪圓鏡。漕分南北。兩岸長虹。慶川后之懷柔。式崇廟貌。嘉畿民之較樸。屢布綸音。黃小
丁中。登春臺而胥樂。比閭里鄩。廣夏諺之以休。於焉槐棘。臣鄰蕃宣。岳牧或列班。聯於臺省。或安作息於
閭閻。競效謳歌。願將芹曝。皇上謙摛自挹。孝治益光。方物聯情。禁庶僚之進奉。經壇祝嘏。戒薄海之繁文。
崇徽號於慈寧。敬蒞八旬之篤慶。承鴻庥於長樂。廣推來歲之恩膏。道大難名。真在羲黃之上。功高不宰。
羣游亭育之中。循花甲以方周。肇啓億兆京垓之算。祝椿齡之長茂。莫竟祿位名壽之崇。臣智昧扣槃。才
慚測管。西清侍直。叨教養以廿年。北斗陳觴。效鋪揚於三頌。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維天祐聖。長發其祥。
六宇率俾。五位當陽。璇樞在握。玉燭垂光。慶以善積。福因德昌。莊敬日強。幾康時敕。奉三以治。建五有極。
惟精惟一。有孝有德。動與天合。言爲世則。日昃忘食。夜分求衣。允執一中。其勤萬幾。提綱挈領。謹小慎微。
量包無外。明燭靡遺。昭事上穹。祇承列聖。繼志述事。盡性至命。八方在宥。四時爲柄。率祖攸行。受天之慶。
文經武緯。內安外攘。析支丕斂。氏羌來王。占星柳穀。步地亥章。以守兼剋。其道大光。粵歲在庚。正秋惟仲。
西成稼同。南呂律中。靈貺川增。歡聲雷動。有開必先。奇祥來送。孟陬獻歲。錫宴廷臣。開泰始吉。重巽以申。
賜租免賦。劭農勸民。俱遊化日。同戴陽春。鄉會重開。俊造畢集。文思光被。德廣所及。巡行郊甸。省耕原隰。

春臺熙熙。東風習習。恭儉惟德。敦樸爲先。貢琛是却。進表勿宣。慈闈展孝。介祉永綿。敬舉大慶。以待來年。惟睿作聖。惟謙受益。四方來賀。一人有懌。近自三輔。遠洽重譯。士抃於朝。民歌於陌。甲子六十。造自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至人建極。乾隆紀元。元會遞演。隸首莫殫。乾生坤成。咸速恆久。旣受多祉。克昌厥後。宣尼有言。曰仁者壽。小臣作頌。拜手稽首。

聖駕巡幸天津頌

謹序

臣聞。放勳刻玉之年。游河紀瑞。文命錫圭之日。首冀施功。時邁其邦。哀對者先於畿甸。徧爲爾德。丕冒者及於海隅。是訓是行。而近天子光。一游一豫。而爲諸侯度。觀無非事。式昭巡守之經。動惟厥時。斯致頌聲之作。欽惟我皇上。仁孚九有。惠洽四瀛。柔遠能邇。而觀厥成。府修事和。而所無逸。曩者巡吳越。度江淮。閱浙海之齋淪。議柴塘之興築。察黃運之形勢。審湖河之滯宣。不辭擗櫂之勤。永奏乂安之績。維時赤縣。屢望青旂。父老陳華祝之詞。黎庶愜嵩呼之願。獨津門之要郡。爲輦路之未經。展義之典。猶稽望幸之忱。彌摯。夫其星分箕斗。地錯長蘆。前引清滄。後連通潞。拱神京而作臂。扼運口而爲喉。昔建衛而開屯。久稱重鎮。今建郡而比輔。式啓營田。上腴滋華實之毛。沃野辯墳壚之色。海濱廣斥。通鹽筴于青齊。水道灌輸。寫尾閘于渤海。飛帆轉粟。近接遼陽。巨浪乘風。遙通江表。南北漕之脈絡。適會其衝。東西淀之停滌。獨承其委。稽禹貢則徒駭鬲津之派。厥由逆河以同歸。攷職方則溥沱涑易之川。咸自直沽而下達。四封繁庶。集

河北之舟車。萬派朝宗。實京東之鎖鑰。湖六巡之盛軌。祖德長留。跂九重之惠臨。民情倍切。乃者歲籥臨於疆圉。月律中乎夾鐘。占星則節過春分。省畊則人歌夏諺。八神案衛。扶玉軼以雲行。萬乘首途。建金支而霞起。翔赤螭于聖水。迓青虬于酈亭。紫泉之溜凝甘。白溝之河漲綠。路通趙北。界銀漢于中央。波暖燕南。垂□宛于一帶。天子乃御安福之舫。出廣惠之橋。循玉帶之縈泗。泝中亭之屈曲。淀名掘鯉。鏡面晨揩。河號牝牛。黻紋春斂。聽濤聲于苑口。塘灤湖承矩之遺。落帆影于蘇橋。沿襲證眉山之集。揚芬港上。綠徧垂楊。格淀隄旁。青迴芳艸。于是移星罕。駐天津。行殿花明。三春綺簇。周廬晨啓。七萃雲屯。塵肆鱗分。經三條之廣陌。眇畦罍列。環萬頃之平疇。合葑屋以臚歡。仰楓宸而飭德。天之大也。就如日而瞻如雲。民胥樂兮。鼙乎鼓而軒乎舞。由是霓旌細轉。芝蓋晴飛。載出郭門。言臨海上。三山玉峙。而如覩。萬里碧澄。而不波。五牐之啓閉。以時。節宣有序。衆流之會歸。斯在。翁受無私。慶賜遂行。絲綸疊下。減經行之賦額。稔積家增。除闔郡之正供。倉箱戶積。鹽引則寬其期會。熬波盈猗頓之家。民逋則免其催科。擊壤識伊祁之力。錫朱提于衛士。增月給于烝徒。益下之道大光。入疆之慶具舉。以至建牙大吏。數奉咨詢。守土諸臣。咸承轉對。優加品秩。嘉趨事之勤。湔滌瑕疵。示包蒙之度。賜帛賜肉。尙齒而禮高年。采藻采芹。增額而升秀士。園扉艸長。吹寒谷而生春。嘉石霜溫。潤枯莖而滋液。凡茲蠕動。蛸飛之族。盡入和風甘雨之中。民氣大和。神庥不應。效懷柔于海若。題榜而光燭奎文。崇報饗于淀神。立廟而誠通肝鬢。詠來遊于雅什。純嘏爾常。紀同

律于虞書。安民則惠。于時湛恩洽。鑾輅迴。鼓車引而菖葉繁。旌。權歌興而杏花拂。艦。風微遠岸。帆移丁字之沽。柳映長隄。波定筐兒之港。紅門朝啓。流新綠于鳳河。翠蓋遙臨。試合園于需旅。遂旋清蹕。祇覲璇宮。時甫浹乎兩旬。惠已周乎萬彙。天惟行健。承皇祖之貽謀。帝有恩言。慰下民之仰望。天子所至稱幸。戴德真溢于邦畿。王者之舉必書。紀盛宜鐫于金石。臣起家獻賦。備職記言。際右序之昌期。仰省方之茂典。清風肆好。慚無吉甫之篇。方岳四巡。敢擬崔駰之頌。其詞曰。

若稽古皇。觀民設教。四載爰乘。九水是導。我皇之德。地載天幃。全付六字。既宅四隩。體元之長。育物以仁。遠至邇安。敬天勤民。惟三十二載。丁亥之春。詔下三輔。式舉時巡。滄瀛之東。衆水所會。注之渤海。廣大無外。百川噓噏。六氣沆瀣。雲夢可吞。具區何隘。九十九澗。七十二沽。潮白南注。漳衛北趨。桑乾拒馬。涿易薊。洶北條之水。茲焉委輸。析木之津。上應天漢。曰三會口。水土豐衍。四民輻輳。百貨充羨。古立鎮屯。今建郡縣。我皇在御。曾莅虹旂。皇繩厥武。令辰是涓。法從雷動。屬車星駢。巽命爰申。敦樸爲先。乃臨清淀。一碧千頃。自西而東。引綱挈領。子牙之河。異流同聘。虹隄隔之。宜分勿併。乃閱海河。五插相承。時其蓄洩。歲以豐登。乃觀滄溟。洪濤不興。澄波珠映。瑞氣雲蒸。水利旣成。水患以去。昔也沮洳。今也沃土。鹽鹺之饒。匪煎匪鬻。灑沙積雪。三倍云取。大君有命。藏富于民。車駕所過。賜復惟均。異糧優老。挾纊勞軍。肆眚宥罪。與民更新。岳牧守令。加秩承眷。博士弟子。增額示勸。興禮壬林。神人幽贊。德廣所及。三五同貫。帝庸作歌。玉振金

聲。文成訓誥。言爲箴銘。堯民耕鑿。禹甸平成。河海清晏。億萬千齡。

奏摺

翰林院謝賜淳化閣帖摺

欽惟皇上。治煥堯文。學探羲畫。闡圖書之秘奧。理統其宗。究篆籀之源流。藝通乎道。芝英薤葉。淳古湖斯。邈之遺。鐵畫銀鉤。臨摹遍鍾王之迹。妙兼八體。波啄悉中準繩。帖寶三希。摹勒不差苗髮。復以法書之刻。彙於淳化之初。冊府流傳。藝林珍祕。金壺浮瀋。刊在潭絳鼎汝之先。銀錠成紋。備有章艸真行之體。自嘉祐以後。兩府之頒賚已稀。若大觀重摹。十卷之全神浸失。唯畢士安之賜本。爲蘇子容之家藏。紙墨無雙。品題第一。久列石渠之寶笈。申命東觀之詞臣。編次裝池。鈎摹上石。乃因王侍書之排類。踏駁良多。重以劉次莊之釋文。沿譌滋甚。元章長睿。議論或刻而未公。樓鑰姜夔。攷證縱勤而鮮當。參伍旣臚。衆說折衷。爰定一人。證史傳而爵里具詳。按時代而後先攸序。登禹書于簡首。功泝辛壬。列頡篆于卷端。文徵戊己。道隆萬世。魯司寇不繫以官。臣無貳心。魏太傅必正其實。辯永師之遺蹟。詎宜溷于右軍。認李監之題碑。何乃目爲秦相。褒貶寓春秋之旨。論世可以知人。次第易甲乙之籤。訂譌斯能存是。發凡起例。體裁壹稟。皇言沿波討源。題識竝歸聖藻。于焉鑄之翠墨。不徒誇夾雪之奇。搨以溪藤。洵已冠銘心之品。龍跳虎臥。

結體則肥瘦適中。豕亥烏焉。攷文則偏旁無誤。敝文軒而砌石。如啓羣玉之山。染御翰以摛詞。真挹帝鴻之海。儲藏三殿。鐵網咸得珊瑚。班賞百僚。斗室儼懸虹月。猶念天祿校書之地。玉署儲材。成均選士之林。金臺首善。竝頒琅琬。俾作楷模。捧出彤墀。垂露連珠之字。裝開錦匣。折釵屋漏之痕。瞻星漢之爲章。如游瀛島。添壁門之嘉話。不數鴻都。臣等法昧撥鐙。技嗤縈蚓。開函盥手。頌至化之還淳。珥筆論思。欣湛恩之偏渥。用心正則筆正。願砥礪夫同官。觀天文與人文。庶化成乎多士。臣等無任感激榮幸之至。

潛研堂文集卷二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

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尙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冝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尙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或曰。先儒所重者。善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重必有別矣。操懿尙不能概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卽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啓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行其例。以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秦始皇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亡。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

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亡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亡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敍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強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緝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緝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旣濟唐臣惡周之廟唐而爲中宗諱尙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答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

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剽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剽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

臯陶論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此非堯與皋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卽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姦。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皋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皋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皋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皋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宜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皋陶。皋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飭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皋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皋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溫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廷不矜其斷。惟無私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皋陶之仁。卽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沾沾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己。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

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間。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蓋有所本矣。記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爲證也。

馮煖論

古之爲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爲藏身之固。以故功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肯留門下幸舍。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煖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覆其家者。何可勝數。

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亡。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搆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置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尙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教皇太子。拜太子家令。太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教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亡。秦人用鞅之法。并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劓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吏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不獨自亡。而終以亡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蓋知太子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蓋導其君以驕也。君驕

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爲不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景帝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謂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官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產。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絀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礪。而秦速亡。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亡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

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非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尙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改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廬以浮譽重者。甯柰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顯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旣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誣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嚮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誣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慎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亡。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亡。爲天下僂。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阜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既非閔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竇之亞。侯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亡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勗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惡人之讒言。讒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百司爲無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

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亡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毘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入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

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雋遂亟稱鞅爲豪傑之士。夫鞅之所爲。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爲乎。安石平生好爲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爲。於是乎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爲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卽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繁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揜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尙有小效也。范純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末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閒。資望尙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儉人。屏居散地。窺伺罅隙。而光庭首擗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啓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

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子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邪。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道尙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答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慎。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疎。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贊。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答。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荊益。以爲根本。旣而卒如其言。及後

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蓋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卽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蹙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旣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覩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旣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諸將。鄺瓊旣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卽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卽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旣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陳而知其無能爲矣。彼特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真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戡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

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卽我之身。卽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卽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亡而神在。自衆庶悔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卽墮輪迴之苦。驟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嬪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

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慎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一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觀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冝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于楊墨也。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真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鴛。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

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

說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

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

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感，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豕有不啞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啞人之凶。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纁。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纁。齊衰服之重者，纁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纁，言之序也。古者冕纁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纁。管子衣服，纁纁，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纁，卑纁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纁。文選注引大戴禮，纁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纁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纁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爲纁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

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纁。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禘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訛，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不取。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文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爲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譏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此據三統歷言之也。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此據長歷言之也。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兩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然則秦漢何以書後九月？曰：此秦法，非古法也。秦法應置閏者，置之歲末，漢初猶因之。蓋傅會左氏歸餘於終之文，而失之者也。謂爲秦法，有徵乎？曰：漢人固言之矣。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

古同音假借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饜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

秋之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鄆。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璫。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珮。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趨。讀若梵。詩。獨行踟蹰。不必从走。从勻也。趨。讀若甸。詩。匍匐救之。誕實匍匐。不必从走。从音也。朮。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朮也。欄。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爲欄也。矧。讀若鳩。書。方鳩僝功。不必改爲矧也。摶。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摶也。稟。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稟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防梢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屨。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屨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契。讀若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契也。辛。讀若愆。今經典。皐辛字。皆作愆。剋。讀若創。今經典。剋業字。皆作創。亼。讀若集。今經典。亼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型。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斐。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泃。詩。芮鞠之。卽韓詩作泃。是芮泃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鸚鵡。說文。作鳩。鳩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正作聶字。卍。讀與稽同。今尙書。卍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故。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敷。故字。皆用施。雩。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雩。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近時尊信說文者。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

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論許君通假之例矣。

古今方音說

古今之方音不相遠也。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二切。樽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丁定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概音。其有基音。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吳越春秋帛喜卽伯詬。尙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旣載。禮虛坐盡後是也。穉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婢爲騁。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

納音說

六十甲子納音所屬五行。沈存中筆談。陶九成輟耕錄。皆箸其說。然所引者。僅唐以後之書。又多傅會難

信。予蓄疑有年。適讀抱朴子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玉策記開名經。乃漢魏人所撰。始知納音果是古法。而所謂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得之者。猶未曉其何義。丁酉冬至前五日。偶往婁東舟中。攜抱朴內篇。反覆思之。忽得其解。蓋納音之原。實出於納甲。納甲者。以十干配八卦。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長男而納庚。巽長女而納辛。坎中男而納戊。離中女而納己。艮少男而納丙。兌少女而納丁。又以十二支配八卦。乾納甲子壬午。坤納乙未癸丑。震納庚子午。巽納辛丑未。坎納戊寅申。離納己卯酉。艮納丙辰戌。兌納丁巳亥。京君明干合升之徒。用以說易。春秋傳。周史筮陳敬仲。得觀之否。知其當代姜姓有國。先儒謂六四辛未。未爲羊。巽爲長女。故曰姜。則布干支於八卦。古法已有之矣。納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元。運轉。還相爲宮。而實以震巽坎離艮兌六子所納之干支爲本。五音始於宮。宮者土音也。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乃六子所納之干支。故爲五聲之元。於行屬土。於音屬宮。所謂一言得之者也。戊子_丑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甲辰甲戌。乙巳乙亥。於行屬火。於音屬徵。戊至庚。己至辛。丙至戊。丁至己。甲至丙。乙至丁。相隔各三位。故曰三言得之也。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辰壬戌。癸巳癸亥。於行屬水。於音屬羽。丙至庚。丁至辛。甲至戊。乙至巳。壬至丙。癸至丁。

相隔各五位。故曰五言得之也。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庚戌。辛巳辛亥。於行屬金。於音屬商。甲至庚。乙至辛。壬至戊。癸至巳。庚至丙。辛至丁。相隔各七位。故曰七言得之也。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於行屬木。於音屬角。壬至庚。癸至辛。庚至戊。辛至巳。戊至丙。己至丁。相隔各九位。故曰九言得之也。土之音至微。火水則稍有音矣。金木則音漸著矣。土一。火二。水三。金四。木五。此五音由微而著之序也。數始於一言。一言者宮也。土音也。乃以爲音母。隔八位而復得本母。三八二十有四。而嬪於金。以商爲母。金嬪於火。以徵爲母。火嬪於水。以羽爲母。水嬪於木。以角爲母。其相生遞轉之序。皆與宮音同。凡六十甲子再終。百有二十而復於始。還相爲宮。循環無端。要皆本於納甲。而用六子不用乾坤。猶之八卦方位。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乾坤退居無事之地也。沈存中所推娶妻生子。隔八相生之說。蓋已略見一斑。而未明乎立法之原意。謂數必自甲子始。不知其實始於庚子午也。於易蠱之彖曰。先甲後甲。巽之五曰。先庚後庚。甲者納甲之始。庚者納音之始也。誰謂納音非古法哉。若陶九成所引諸說。支離穿鑿。不合於古。儒者所不道也。

星命說

中丞汪公稼門。今年五十有八。公生於乾隆癸亥。月甲寅。日己巳。時癸酉。術者言現行申運。申寅巳相刑。又直庚申歲。恐不利。公雖不信。而未免見諸吟詠。郵筒遠寄。予因憶庚辰春。與朱石君先生。同事禮闈。石

君好談命。詢予八字。予辭之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已運。已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石君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如石君言。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予旣親試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昔呂才祿命篇。但論年月。李虛中輩。始論日時。較之古法爲密。然以四海之大。生齒日繁。而八字之變。不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年月日時之相同者多矣。八字同而智愚貴賤。必有大不同者。豈子平膠固之術。所能前知而概論乎。由月起運。其理本屬難信。就令可信。亦當以十年爲一運。謂一字管五年者。術家孟浪之談也。公於戊運。旣利而戊申納音亦土也。歲直庚申。土金相生。何不利之有。聖賢知命。而又能立命。故不爲禍福所動。公誠內省不疚。出其所學。以仁壽斯民。享大年。膺多福。固分內事耳。子平淺術。本不足道。卽以其術推之。亦無不利。故書以復公。願公之勿介意也。

晦之字說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於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哆之字斂。黑之字皙是也。唐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懼其近於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

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雖明晦也。揚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己。自信愈堅。而其蔽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謗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己若。而動而多悔。人所共見。己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奚以寧。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掩之。勿逐物而汶汶。勿墮行於冥冥。亟返吾樸。善藏爾名。晦之曰。有是哉。請述以爲座右之銘。

潛研堂文集卷四

荅問一

易

問。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慎。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尙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爲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字。皆作𠄎。馴順訓。並从乾𠄎之𠄎得聲。周官土訓。先鄭司農亦讀爲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爲慎也。蒙六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爲慎。亦非經旨。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間。於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

於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𧈧𧈧。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𧈧𧈧。訓爲恐懼。則漢儒固皆作𧈧矣。震來𧈧𧈧。荀慈明本亦作愬愬。愬𧈧義同。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傳云。凡物旣厭而退者弱也。旣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問。豐上六。闕其無人。說文無闕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孟喜本作室。許君僞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闕字。虞仲翔訓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室字。室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室。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室。是室有空義也。或曰。闕當爲審。說文。審。空貌。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療。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衆。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爲言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

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耨。或作耨。訓爲耨器。詩。庠乃錢。鎛。毛公訓鎛爲耨。世本。垂作耨。釋器。斲斷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鎛也。定也。斲斷也。鋤也。耨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耨。亦指器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俱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巽艮獨否。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震動或作振董。見周禮注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蒙象傳以巽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巽

可協實。亦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真兩部相近。如振恆爲楷恆。祇敬爲振敬之類。垠鄂亦作沂鄂。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厯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厯茸。蒙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厯。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

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尙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著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著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

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景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

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正義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六辰在未。上直天廚。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潛研堂文集卷五

荅問二

書

問。說文。陽字下引商書曰。陽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陽谷。文已互異。且。暢字下又引。嶠。鏡。暢。谷。之。文。據。叔。重。自。序。僞。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暢。字。別。豈。亦。兼。采。今。文。歟。曰。叔。重。云。僞。書。皆。孔。氏。則。不。僞。書。必。歐。陽。夏。侯。本。矣。暢。谷。僞。虞。書。而。暢。谷。不。僞。虞。書。可。知。暢。爲。古。文。暢。爲。今。文。如。一。之。日。澤。浹。烝。然。鯁。鯁。不。僞。詩。則。非。毛。氏。也。若。暢。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說。非。卽。書。文。如。仁。覆。閔。下。謂。之。晏。天。亦。僞。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暢。谷。後。人。因。曰。日。相。溷。誤。去。一。日。字。耳。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皆。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慢。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問伊洛灑澗皆八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灑不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糸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紅長卽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緡令卽溫也春秋傳有酒如澠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竊

意灑本作纏以水回曲得名俗師轉寫作水旁爾江叔灑云古塵字本不从水淮南本經訓導塵澗可證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灑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腎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固如是讀也請以尙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說者不解憂腎腸爲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腎揚爲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題作淵林注姑從之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櫜括尙書大傳櫜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櫜括也櫜括也櫜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肉。六朝人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彤者相尋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彤當從肉。乃別彤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俱倒甚矣。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彡累塹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彡。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馬作彡。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時。妄易之也。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尙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泰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誕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爲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尙書所以可疑也。太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蓋有爲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虜我兩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僞書之誣武王甚矣。

問今文尙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

事以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

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僞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涘。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搢。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尙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詆爲僞者。妄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尙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旣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真太誓。審矣。

問。洪範。思曰容。容作聖。伏生五行傳作容。鄭康成以爲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卽以洪範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圉。豫之爲舒。皆文殊而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容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

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籒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泰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問大誥篇首云：猷大誥爾多邦。馬鄭王本皆猷在誥下。漢書載王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以猷爲道，亦在誥下。惟僞古文以猷字開端，於文義未順。曰：古文微子之命開端亦用猷字，并移此篇猷字在大誥之上，皆誤也。班史翟義傳載莽大誥，後人譏其蕪累，却於經學有功，如弗造哲迪民康。莽誥云：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較之傳義爲優。爾不克遠省，莽誥不作，不較傳訓大尤善也。天闕愆我成功，所傳訓闕爲愆，又解之云：天愆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詁文。攷釋詁本云：愆，慎也。經旣以闕爲愆，不當重出愆字。據莽誥云：天愆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愆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後人傳寫致誤，僞孔傳尙未誤也。

問。康誥。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傳訓不爲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卽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丕爲不。書不克遠省。丕遠惟商者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讐其君也。殷命旣黜。而讐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勸王以讐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讐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讐民。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篇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毖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

問。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眚。漢書谷永對策。言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樂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卽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啟。啟訓迨。亦有近義。

問。畢命傳訓。弼亮爲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釋詁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爲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尙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尙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諒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爲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爲信。則諒。涼俱通作涼。而諒。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爲諒。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爲亮爾。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勗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

行三向才論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潛研堂文集卷六

荅問三

詩

問。南有喬木。毛。但以上竦釋喬。而朱氏傳。乃以無枝增成之。按釋木云。小枝上繚曰喬。則似非無枝者。曰。吳江陳啓源嘗辨之。謂爾雅釋木篇。凡五言喬。未有言無枝者。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一云。槐棘醜喬。楸與槐棘。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無枝之說。本於蘇氏。未知所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喬之下。卽云無枝爲檄。兩文相連。因以致誤耳。

問。鵲巢之鳩。毛公以爲秸鞠。卽布穀也。歐陽永叔乃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與布穀絕異。後儒因舍毛而從歐陽。果可據乎。曰。詩中鳥獸艸木之名。當以爾雅爲證。秸鞠爲鳩。見於釋鳥。不聞別有拙鳥名鳩者。鳩鳩有均一之德。而婦人之義。亦主從一而終。故序云。德如鳩鳩也。善乎吳江陳氏之言曰。布穀之名鳩。載在經傳。歷有明徵。若拙鳥者。不詠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冒名鳩者。俱

俗之妄稱。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斯爲解頤之論矣。

問。吉士誘之。歐陽解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其義正矣。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於爾雅。何也。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美。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問。于嗟洵兮。毛訓洵爲遠。洵何以有遠義。曰。韓詩洵作夔。夔。遠也。古讀夔如絢。說文。瓊。从夔聲。或作璇。春秋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則瓊。璇。璿。三字。音義相同。夔亦从夔省聲。此夔之正音也。夔又有營求之義。後人因轉爲朽。正切。然古人讀營亦有環音。如夔本从營省聲。而與夔。嬭。通。詩。獨行。夔。夔。釋文本亦作嬭。嬭。嬭。在。疚。崔本作夔。左氏傳。嬭。嬭。余在疚。說文引作嬭。讀嬭如嬭。猶讀瓊如璇也。說文走部有趨字。云。獨行也。讀若嬭。此卽詩。獨行。夔。夔。字。趨。正字。夔。嬭。皆借用字。古人訓句爲均。而勻字。經典亦作句。嬭。既與趨同音。則夔與洵音亦相近矣。

問。旒邱篇。褻如充耳。毛鄭異義。後儒多从鄭說。何也。曰。詩言充耳者。凡四。淇奧。著。都。人士。皆取瑱義。此篇不當別取耳聾爲解。充耳者。大夫之盛飾。有盛飾而德不稱。故詩人責之。與候人刺三百赤芾。語意正同。傳以褻爲盛服。漢書董仲舒傳。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服度云。褻然。盛服貌。正用詩義也。陳啓源云。淇奧篇。

以充耳爲美。此詩以充耳爲刺。盛飾鈞也。而稱不稱焉。美惡不嫌同辭。

問。桑中篇。孟弋孟庸。毛公以弋庸爲姓。孔疏不能言其所出。按春秋定姒。公羊作定弋。則弋與姒同。不識庸姓亦有可攷否。曰。古書庸與閻通。左氏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閻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閻。豔剡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閻也。或謂鄘古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此妄說。無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

問。毛公說鄭詩。以狡童目昭公。鄭氏於山有扶蘇篇。改爲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義。狡童之稱。固可施於君上乎。曰。古本狡當爲俊。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俊好之俊。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俊之志。疏亦云。俊好之幼童。則俊童只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嘗以目紂矣。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朴。不以爲嫌。

問。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以營爲地名。與毛說異。且營與閒肩似未合韻。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是營卽環也。說文營訓市居。卽闔闔字。徐氏未通古音。乃於門部新附闔字。失其旨矣。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毛訓還爲便捷。此以營爲地名。則茂與昌

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歟。

問：言采其莫。陸璣疏以爲酸迷。爾雅無莫艸。何也？曰：予友孫淵如校本艸。據陶隱居說：羊蹄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酸摸卽爾雅之殄蕪。亦卽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規模字亦作樛。孫說得之。

問：公之媚子。朱氏傳以爲所親愛之人。而嚴華谷直以便嬖當之。田獵講武。而以便嬖扈從。豈國家美事。詩人美君。殆不如是。曰：媚子之義。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於庶人。媚茲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婦。皆是美詞。論語：媚與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諂瀆之意。唯晚出古文尙書。問命有便辟側媚字。而傳訓爲諂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王肅以子爲卿大夫之稱。其非便嬖可知。

問：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韻。說古音者。以爲雜用方音。信有然乎？曰：興字固以虛膺切爲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也。儀禮既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而注一云噫興。一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子侯興。與林心爲韻。此亦以興與音爲韻也。古字有正音。亦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如儺。敦讀如彫。徵讀如社。皆聲之轉。而經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崑山顧氏。攷求古音。最有功於小學。惜其未悟聲音相轉之妙。如求裘本一字。而強分爲二。甚且謂宣尼贊易。猶沿方俗之音。

則拘墟而近於妄矣。

問晨風篇。隰有六駸。毛以倨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其倫。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駸必艸木之名。其非獸名審矣。釋木云。駸。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駸乎。又釋艸云。廵。九葉。樊光本廵作駸。

問詩。又缺我銖。銖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从。曰毛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銖。說文椽訓鑿首。卽詩又缺我銖之銖。與毛解本屬相協。斧斨錡銖。皆民間所用。非兵器。故毛傳以斧斨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今以爲征伐所用。失其義矣。

問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詞。故毛公不列於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於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夫旣無辭。則不得謂之詩矣。何又置之三百篇之數乎。曰六詩旣有篇名。則必非無辭。或附於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愚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強合。今依笙入三終。問歌三終。以改小雅之次。似矣。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芣之後。尙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蘋於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問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說者謂卽詩之嘉魚乃爾雅釋魚篇不見其名何也曰詩言南有者多矣樛木喬木皆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猶之山有嘉卉非有艸名嘉卉也毛公言江漢之間魚所產其所該甚廣賦家借用詩言本非定名後人又援賦以釋詩展轉傳會遂失詩人本意孔穎達說經李善注選俱不取以相證則唐以前經師無此說矣

問三百篇中艸木之名毛皆依爾雅爲說惟北山有萊之萊傳不明言何艸正義云萊爲艸之總名非有別艸名爲萊按此詩南北山對文各指一艸一木此句不當獨異曰釋艸釐蔓華郭云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來釐通用故萊或爲釐臺萊皆有釋艸正文可證傳偶失其一然初不以爲艸之總名正義所言誤也

問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蕞箋以蕞爲牛糞疏謂釋艸無文然否曰釋艸云蕞牛糞蕞蕞聲相近鄭所見爾雅當是蕞字孔疏偶失引耳下章菑當亦釋艸之正文而疏亦失引

問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毛謂瓠葉庶人之菜而鄭申之以爲庶人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然則庶人亦有禮乎曰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然則瓠葉之詩乃饗射之樂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問。大雅正義引三統術。七十六歲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之日爲初節名。又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豈志有漏落乎。曰。孔沖遠不諳推算。其所述三統術。俱與本法不合。三統上元歲起丙子。以甲寅爲歲首。則乾鑿度之元也。而孔以爲三統。不亦謬乎。二十節爲一紀。亦乾鑿度術。與四分同。四分之法。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皆甲寅。而孔亦未之思也。魯隱公元年。距伐紂四百歲。以三統歲術推之。歲當在甲寅。四分術無超辰之法。故命爲己未。相沿到今。而孔以爲三統。亦未之思也。

問。文王篇假哉天命。毛鄭訓假爲固。於義似未安。曰。假與固聲雖相近。然假之訓大。則釋詁正文。漢書劉向傳。言孔子論詩。至于般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其云大哉天命。卽詩假哉天命也。云富貴無常。卽詩天命靡常也。然則宣尼說詩。已訓假爲大矣。

問。會朝清明。毛訓會爲甲。何也。曰。會與甲聲相近。故義亦因之。吾友惠徵君棟云。甲朝者。一朝也。古人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戰國策。張儀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不崇朝者。不終日也。後人或訓爲甲子之朝。或訓爲甲兵之甲。皆非毛意。

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誼字亦引詩無然誼誼。二字並訓多言。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俱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亡。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穎達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

問。雲漢篇不殄禋祀。鄭以不殄爲不絕。如何。曰。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篇。蘧條不殄。鄭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問。召旻五章末三句。說者皆以稗與替爲韻。末句不入韻。何也。曰。替當與引爲韻。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說文替作替。在竝部。从竝白聲。或从由。或从𠂔。从曰。古文廢已久。漢儒不能盡通。言人人殊。許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旻離騷證之。則字當爲替。从曰𠂔聲。張平子東京賦。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于天階。章漢祚之有秩。替與

結節譎秩爲韻。與說文所稱從竝白聲者相近。蓋古音不傳於漢。形與聲俱失其舊。非叔重兼收此文。後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學。貴乎闕疑存異。而不可專己守殘者以此。此義自金壇段君玉裁啓之。問。我將云。儀型式刑文王之典。朱注。儀式刑皆法也。古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曰。儀訓善。釋詁有正文。宋儒不信爾雅。故於經義多所窒礙。如儀刑文王。儀式刑文王。儀當訓善。王子與師。王子出征。于當訓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謂當訓勤。依爾雅說。甚爲直捷。而必欲改之。斯亦通人之蔽矣。問。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願聞其審。曰。說文。奄。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遠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皆同位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詁訓而外。多用雙聲取義。若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爲每。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詁訓之學。通乎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而支離穿鑿之解滋繁矣。問。景員維河。毛鄭異解。當何所從。曰。說文。員。物數也。故其義爲均。濬哲篇。幅隕旣長。毛亦訓隕爲均。景員爲大均。幅隕爲廣均。蓋七十子相承之故訓。後儒競出新意。終不如毛傳之正大。問。魯頌。駟駒牡馬。在坰之野。坰古作日。說文。日。字下云。林外謂之日。正與毛傳合。而馬部別出駟字。引詩在駟之野。似複而舛矣。陸德明謂駟駒說文作驍驍。果可信否。曰。古文又作回。爾雅作坰。詩作駟。皆經師孳乳之字。詩旣以駟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許君僭詩皆主毛氏。則毛公本作在駟之野矣。駟在馬部。

故以牧馬苑爲義。若指其地。則自在郊野之外。非相背也。說文：驍，訓良馬。今毛傳：駟，良馬。腹幹肥張也。二義相同。則許所見毛本，亦是驍。驍也。驍古堯切。駟聲相近。魏晉以後，譌驍爲駟。改駟爲厔。因疑說文有譌。或謂說文駟字，爲李陽冰等竄改。是又不然。唐時正義本，駟厔與今本同。若果是唐人竄入，當引駟。牡馬。必不云在駟之野矣。

潛研堂文集卷七

荅問四

三傳

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曰。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

晉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曩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剋。故先書公孫剋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

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問。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之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古經者。卽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學。其所稱古文經者。亦必左氏之經也。漢書劉歆傳。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氏經傳。絕少古字。蓋魏晉以後。經師所改。失其真矣。

問。左氏春秋。漢平帝時。嘗立學官。光武初。以尙書令韓歆之請。立左氏學。選司隸從事李封爲博士。諸儒論議。謹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終東京之世。春秋博士。祇有公羊嚴顏二家。無左氏也。陸德明釋文乃云。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春秋正義與釋文略同。陸孔之說果何所據。曰。攷之漢史。鄭衆以章帝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且元興改元。止於一年。初無十一年。則釋文之誤審矣。靈帝熹平中。盧植上書請立左氏於學。置博士。可見元興以後。左氏未嘗立學也。至春秋正義。其文益錯亂。如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然則劉歆至和帝時尙存也。又云。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然則章帝轉在和帝之後也。此村夫子知其不然者。曾謂穎達大儒。而有是語乎。愚故曰。傳寫錯亂。非正義之本文也。夫左氏之勝公羊。宜乎夫人而知。而范升抗議於前。何休排詆於後。雖以天子之力。不能勝之。當時經師之專己黨同如此。然則劉賈鄭服。扶翊古學之功。詎淺鮮哉。

問。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所載。名放。經典借字子游。名施。字子旗。名嘉。字子孔。名礪。字子石。名黻。字子皙。是也。春秋傳如歸生歸父之字子家。側之字子反。喜之字子罕。曠之字子野。由之字子路。須之字子遲。虎之字子皮。蠆之字子尾。子蟠。圍龜之字子靈。駢之字子駟。鮀鱗之字子魚。鱒之字子鮮。鮒之字叔魚。夷之字子蠻。子貉。宋之字子公。齊之字叔侯。皆義相協。申西方也。故字子西。大夏在西。故亦字子西。荆楚舒在南。故字子南。若黑之字子皙。則又以相反爲義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巫曰靈子。故申公巫臣字子靈。說文。蔑。勞目少精也。故讓蔑字然明。至如僑之字子產。嬰齊之字子重。其義安在。曰。說文。山產也。山銳而

高曰喬。蓋子產名本是喬字。後人加人旁。漢書陳寵傳美鄭喬之仁政。漢書五行志叔孫喬如出奔。如陳亢字子禽。本取鳥亢爲義。

而說文亦作伉也。齊威王嬰齊。或作因齊。重與因義相近。或楚子重亦名因齊乎。春秋傳鞮鞮鞅絆。皆所

以馭馬。說文鞮作鑿。秦公孫鞅字子顯。蓋鑿之省也。釋獸云闕洩多狃。公山不狃字子洩。殆取諸此。春秋

時。又有假古人名以爲名字者。殷有比干。而楚公子比字子干。晉有陽處父。而魯公斂陽字處父是也。

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手。手古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

義。利亦从刀。而以和爲訓。故云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問。鄭公孫輒字子耳。何義。曰。輒當爲聃。說文。聃耳垂也。引春秋傳。秦公子輒。其耳下垂。故以爲名。今三傳

初無秦公子輒其人者。必鄭公孫輒之譌。

問。宋儒譏左氏書。周鄭交質。以周鄭爲二國。不知上下之分。其信然乎。曰。春秋譏交質。故穀梁云。交質子

不及二伯。左氏亦有信不由中之戒。傳載交質。非一事。獨於此引君子之論。以見例。凡交質之失。二國共

之。君子非專爲周鄭言之也。古者封建之世。王畿千里。爲天子之國。自畿以外。爲列國。天子不自治之。故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天下之本在國。王國與侯國皆國也。天子

有道。而天下諸侯朝之。謂之有天下。否則位號僅存。所有者唯王國而已。殷之有天下舊矣。而孟子言武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戰國之世。周鼎未改。而孟子書言三代之失天下。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可證平王東遷以後。周僅有其國。不得云有天下。此王之所以爲風。而左氏以周鄭爲二國。亦紀其實耳。對鄭而言。故不言王而言周。漢初賈誼上疏。亦以漢與吳楚淮南諸國對言。當時未聞非之。後儒去古日遠。不攷封建之制。強立議論。要於經義無當也。

問。桓六年傳。不疾癩。蠹釋文云。蠹說文作瘰。云。癩癩皮肥也。今說文無此語。并無瘰字。豈陸氏誤耶。曰。說文無累字。安得更有从累聲之字。惟卣部癩字。注云。畜產疫病也。此癩蠹之正字。蠹癩聲相近。故假借爲蠹耳。癩亦俗字。當爲族。族之言聚也。疫者。相聚傳染之疾。故六畜之疫曰族癩。或作族癩。癩亦聲相近也。說文。瘰。小腫也。一曰。族癩。俗書癩爲累。或加疒旁。而陸德明以爲說文作瘰。誣矣。陸氏引說文多誤。如詩曾不容刀。陸云。說文作鷗。鷗斯羽。誦誦兮。陸云。說文作綽。綽鷗二字。皆說文所未收。又毖彼泉水。陸云。說文作聰。按說文聰讀若詩泌彼泉水。非謂詩文作聰也。

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經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何也。曰。後漢書鄭興說。更始入關云。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興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而杜氏失於采用。

問。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無傳。公穀以曹羈爲曹大夫。亦爲郭公名。然系郭公於歸曹之下。於義未安。杜氏以羈爲曹世子。亦爲曹僖公。爲戎所納。故曰歸。以春秋書鄭忽突之例證之。杜義當矣。曰。此左氏先師之說。非杜臆造。賈逵謂亦是戎之外孫。故侵曹。逐羈而立赤。漢儒去古未遠。必

有所受。孔疏以爲無據。誤矣。

問。晉景公姊。爲潞夫人。酆舒爲政。殺之。而伯宗數酆舒之罪。曰。虐我伯姬。不云殺云虐。殆有所諱乎。曰。惠氏補注嘗及之。據尙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宣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弑。則虐卽殺也。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云。酆舒爲政而虐之。

問。襄十八年。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預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經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何以書圍齊。曰。杜氏之失。劉炫規過已言之矣。疏家曲爲杜解。於義終有未安。經先書圍而後書伐。以其不成圍也。諸侯之師。已門其三門。故先書圍。圍未合而卽略地。故後書伐。若平陰不過齊之一城。卽使塹門固守。猶不足書。况又不能守而遁乎。且杜解防門廣里。全是臆說。攷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卽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卽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問。襄十八年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以秦周爲魯大夫。近儒惠氏謂秦周齊地名。引呂覽慎大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以證成其義。未審孰是。曰。杜據魯有秦子秦董父。故以

秦周爲人名。然以下文東侵及濰南及沂之例推之。惠說爲長。當以及秦周爲句。

問。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杜不言費滑所在。已見於成十三年注也。滑國都於費。卽漢緱氏縣地。僖二十年。鄭人入滑。滑遂服屬於鄭。三十三年。秦伯謀襲鄭。滅滑而還。晉人敗之於穀。自是滑屬於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是也。其後滑又屬鄭。此傳所云侵費滑也。昭定以後。滑又屬周。昭二十六年。王次于滑。定六年。鄭伐周馮滑。是也。滑地介周鄭之間。疆場一彼一此。固是常事。此何以獨稱費滑。曰。鄭有二滑。莊三年。公次于滑。杜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故於此傳稱費滑以別之。

問。屈狐庸言天所啓。在今嗣君。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嗣君。謂夷昧也。據史記。餘昧子僚。代立。爲諸樊子光所弑。則狐庸之言不驗。左氏何故取之。曰。公羊以僚爲長庶。則非夷昧之子。據世本。夷昧生光。服虔注亦云。夷昧生光而廢之。故光曰。我王嗣。蓋本世本爲說。與狐庸之言相應。自史公以光爲諸樊子。而吳越春秋。何休注。公羊皆仍之。杜氏生於晉初。亦違左氏正文。而從史記。史遷雜采它書。與左氏違戾者多矣。豈足盡信。

問。襄三十一年傳。繕完葺墻。繕完葺三字同義。或疑完爲宇之譌。何如。曰。完當爲院。說文。窰。周垣也。或作院。院譌爲完。篇簡爛脫耳。

問。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姚邛。杜注引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而不及觀事。何也。曰。按楚語。士亶云。啓

有五觀。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周書嘗麥篇，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離騷云：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於家巷。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史記夏本紀：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蓋自古文尙書未出以前，儒者皆知五子之爲五觀，而杜於此經之觀，獨闕其文。杜好與漢儒立異，此亦其一證也。酈道元：北方之學者，其撰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名，號曰五觀者也。六朝時，梅氏古文盛行於江左，而河北猶守鄭義。故酈道元稱古文尙書，仍取五觀說。

問：昭七年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毛本誤作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鮪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未審張叔皮何代人。據下文兩稱張叔，則張叔似人姓名，又不知皮論是何書也。曰：予初讀注疏，亦蓄疑久之。後讀李善注文選卷六，引張升反論，噓枯則冬榮。卷五十五，引張升反論語，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卷四十三，引張升反論，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卷四十，引張叔及論，青萍砥礪于鋒鏑，庖丁剖犧于用刀。卷三十一，引張叔及論，煩冤俯仰，淚如絲兮。詳其詞意，與春秋疏所引本是一篇之文，而篇名或云反論，或

云反論語。或云皮論。或云及論。其人名或云叔。或云升。攷後漢書文苑傳。有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梁七錄有外黃令張升集二卷。反論殆升所撰之一篇。如解嘲釋譏之類。曰皮曰及。皆字形相涉而譌。叔與升亦字形相涉也。

問春秋之世。諸戎種類實繁。其由瓜州徙居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而駒支亦云。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於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生聚繁衍。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櫛於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伊川乃周畿內之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固有別矣。杜元凱謂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狄散處中國。其類實繁。狄有姬姓。隗姓之別。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之田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而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則陸渾之戎。

非姜戎也。姜姓之別爲允。無他文可據。杜氏特以意度之。然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於晉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莊二十八年傳。小戎子生夷吾。與大戎狐姬對文。則子亦姓也。子姓之戎。未詳國邑所在。杜元凱訓子爲女。謂卽允姓之戎。允姓始入中國。由晉惠公誘之。若惠公之母。卽是允姓。則伊川之徒。不待惠公時矣。杜之臆說。庸可信乎。史記晉世家。謂夷吾母。重耳母之女弟。則又并子與姬而爲一。亦謬也。

問。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然否。曰。予嘗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

問。昭十八年傳。執事攔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攔然。猛貌。杜以爲勁忿貌。義亦相近。攔字說文未收。敢問何

从。曰。擗當爲憫字之譌。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俄且憫。楊倞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晉魏之間。謂猛爲憫。今本方言。亦从手旁。

問。春秋占繇辭皆韻。哀十七年傳。如魚窺尾。橫流而方羊裔焉。與下句不韻。何故。曰。劉炫以方羊斷句。裔焉屬下。大國爲句。其說本勝杜義。疏家必護杜而攻劉。要之是非不可淆也。疏又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亡爲韻。十年尙猶有臭。不與攘公之踰爲韻。以爲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不知古人讀踰如由。踰與竇韻。渝踰古皆讀如由。正與猶臭爲韻。左氏傳無不韻之繇也。以此譏劉。多見其妄。

問。說文引春秋傳云。嘖言。今左氏無此語。曰。哀二十四年傳。是夔言也。役將班矣。服云。僞不信也。杜云。夔過也。釋文。夔。戶快反。與嘖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嘖。講二字。嘖。訓高氣多言。講。訓讒。讒又訓誇。誇。讒義較過僞尤長。然則嘖言卽夔言。亦可作講言也。

問。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說文無痢字。未審當何从。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與列通。痢卽癘之異文也。瘡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瀆。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積字。則因記文四足曰瀆而益之。

問。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爲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

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蕩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褚刑部摺升嘗論之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鄆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鄆不繫以鄆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寧乎齊高固先書逆而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

問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何氏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云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書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而使鄆子請已爲嫡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

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陸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裔卽古文睦字从光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

問曲禮諸侯滅同姓名春秋衛侯燬滅邢邢衛固同姓矣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蔡非同姓何以亦書名曰禮云滅同姓者滅天子之同姓也陳蔡皆楚虔所滅不於滅陳名虔而於滅蔡名之以其滅周同姓尤惡之也春秋之君滅同姓者多矣獨於二文見義者蔡姬姓之大國非漢陽諸姬可比誘而殺之

其惡尤甚。衛秉禮之國。文公又賢君。且邢衛同爲狄所滅。因齊桓仗義。得復社稷。乃瞰邢之弱而取之。於義尤不順。故亦絕之。

問。春秋有討賊之義。蔡般弑父自立。楚人誘而殺之。雖曰不義。與殺無罪者。亦宜有別。春秋何以無異文。曰。楚虔亦弑君之賊。與蔡般同。自當從兩下相殺之例。然蔡般之罪。終所當絕。此當合前後參觀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殺之。公羊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夫有爲般之世子。雖嗣立而不得書爵者。不成其爲君也。春秋之法。諸侯有誅絕之罪者。其子雖無罪。亦當廢。則討賊之義亦嚴矣。楚商臣亦犯誅絕之罪。而子孫享國且數十世。則有弑君不復見之例。以絕之。亦未嘗漏網也。

問。春秋書世子者。皆宜爲君之稱。蔡世子有何以獨爲貶詞。曰。君薨未踰年。稱子。書子則不見貶斥之義。書名又無當國之罪。故從其本號書之。般雖有罪。然蔡之臣民。奉以爲君者十餘年。經亦嘗書蔡侯矣。有侯則宜有世子。不稱子而稱世子。從其本稱。非得正之稱。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齊商人蔡般。皆弑君之賊。春秋書之曰齊侯蔡侯。無貶詞者。已成君也。已成君。則從五等諸侯之例。非獎賊也。辭窮則同也。然商人終被弑亡。後般亦死楚虔之手。其子又慘死。天道果可畏哉。

問。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

羈崇也。據范蒼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奔陳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謂衆故不名。穀梁謂非大夫故不名。公羊謂諸大夫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爲曹羈諱。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爲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云。晏子以其君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例不書。惟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

問。打字不見於經典。惟穀梁宣十八年傳。戕挽殺也。注。挽謂捶打。亦是晉人語。說文手部無打字。畢竟宜何從。曰。晉唐人書木旁字。多作手旁。此必打字之譌。說文。杙。槿也。杙與樵椽連文。知槿亦兼有槿擊義。問。釋文。挽下引字林云。木杖。攷說文。稅訓木杖。挽訓解挽。却是兩字。陸似溷而爲一。曰。挽殺之挽。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稅字。隸楷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

潛研堂文集卷八

荅問五

三禮

問。曲禮恭敬擗節之擗。不見於說文。何也。曰。擗當爲剗。說文。剗。減也。又荀子不苟篇。恭敬繻屈。仲尼篇。尊貴之則恭敬而儻。其義皆與擗同。

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者。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來轉寫。誤八爲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耄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稱耄之說。與韃爲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

問。長者不及。毋僂言。注。僂猶暫也。非類雜。暫與非類。似不相應。曰。荀子云。不問而告者。謂之傲。問一而告

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僂言者。長者問所不及。而輒以更端雜之。卽荀卿所謂嘖也。說文。僂互。不齊也。亦與非類之說相近。轉僂爲暫。聲雖近而義則遠矣。鄭注表記。以僂焉爲可輕賤之貌。亦取僂賤聲相近爲義。僂與嘖聲亦相近。凡字从贊者。皆非一之詞。故叢木爲櫟。車衡三束爲轡。以羹澆飯爲饋。說文無嘖字。而訓僂爲不齊。可證僂卽嘖矣。

問。勦說之勦。曹憲謂當从刀。與左傳勦民字从力者不同。其說然否。曰。說文。勦訓勞。鄭訓爲擊。卽取勞之轉聲。而借其義。非有異文也。說文。刀部無勦字。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旨。故多妄說。

問。曲禮內則。俱有男女不同。櫛枷之文。鄭云。櫛。可以枷衣者。又云。竿謂之櫛。釋器云。竿謂之箠。是櫛箠同物。說文無此二字。何故。曰。陸氏釋文。內則篇本作柀。說文。柀訓落。其字承柵之下。當解爲藩落之落。非虛字也。李巡本爾雅作筧。筧假借字。

問。左右攘辟。鄭注兼存二義。當何所從。曰。古揖讓之讓。从手。漢書禮樂志。隆雅頌之聲。感揖攘之容。是也。禮記多古字。當以或說爲長。注訓攘爲卻。卻避尊者。亦與退讓之義相因。非有異也。

問。春秋有一人而二字者。叔向之爲叔譽。亦其類歟。曰。說文。肸響。布也。古人名字相配。故名肸字叔響。響與向通。故或爲向。其作譽者。當爲響之譌字。形相涉。轉寫易淆。非有兩字也。

問。退然如不勝衣。注云。退或爲妥。此何義也。曰。妥退聲相近。易繫辭。隤然示人簡矣。孟喜本隤作退。陸績。

董遇。姚信三家作妥。是妥與退同義。妥或爲綏。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爲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交綏。謂兩軍皆退也。

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爲注。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堂月令。如霽雨歲將僂終之類。蓋卽鄭所謂今月令。雖同出於呂氏。而文不無互異也。

問。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獠。飛走之貌。正義謂獠然驚飛也。狘。然驚走也。獠。狘二字。說文皆無之。徐鉉新附狘字。獠爲鳥飛。似不應从犬旁。曰。陸氏釋文。獠本作狘。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

亦作狘。俗本从犬者。誤也。公羊傳。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愷也。注。愷者。狂也。愷與狘音義同。說文。狘。狂走也。讀若歛。愷。狘皆疝之異文。當以疝爲正字。或作怵。洪範五行傳。禦聽于怵攸。鄭康成讀怵爲獸不狘之狘。是也。說文走部有趨字。訓狂走。卽鳥不狘之狘。張衡東京賦。捎魍魎。斲狘狂。薛綜注。狘狂。惡厲之鬼名。埤蒼云。狘狂。無頭鬼也。狘本有狂義。因狘狂連文。并狘字亦加犬旁。猶展轉之展作輓。鉄質之質作鑕也。

問。八蜡之神。諸家說不同。鄭康成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王肅

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陳祥道則去昆蟲而增百種。呂大臨則去先嗇昆蟲而增百種。又分貓虎爲二。或又有分郵表躡爲二而去昆蟲者。當何所從乎。曰。記稱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孔冲遠詩正義云。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又大宗伯以醴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然則鄭康成蔡中郎以昆蟲爲八蜡之一。非無徵矣。或謂昆蟲害稼。於禮不當祭。予謂人與物一也。人死爲鬼。鬼有所歸。則不爲厲。故泰厲公厲族厲之祀。先王舉而不廢。螽蟧螟蝗之害稼。亦由政治之失而生。則必有神以司之矣。祭之俾上之人知所警戒。而小民亦有所恃以無恐。此八蜡所以終昆蟲也。

問。明堂位。俎用梳。注。梳始有四足也。巖爲之。距。巖字說文未收。从山於義無取。曰。陸氏釋文。巖又作概。說文。概。从手有所把也。夏后氏俎用梳。止有四足。般人加以橫距。謂之概者。取手可把持。又謂之距。距。概聲相近也。

問。內則有櫛。注。櫛。韜髮者也。說文無櫛字。未審當何從。曰。士冠禮。緇。緇。廣終幅。長六尺。注。櫛。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士昏禮。姆纒笄。注。纒。緇髮。亦廣充幅。長六尺。纒。卽緇之異文也。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纒。徐廣云。一作莖。五倍曰莖。莖與纒同。故緇亦與纒同。鄭箋柏舟詩。引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

正作纒字。

問。內則免蕘之免。鄭解爲新生者。其義何取。曰。說文。甦。生子齊均也。婦人妊子初生爲甦。故艸木之新生者亦名甦。免卽甦之省文。古讀免如問。與萌聲亦相近。蕘本蒿里字。借爲枯槁之槁。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與盥漱之漱異義。曰。說文。漱。盪口也。涑。澣也。涑與漱異文。亦異義。曲禮諸母不漱裳。及內則和灰請漱字。皆當爲涑。

問。中庸費隱之義。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剏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問。君子胡不慥慥爾。說文無慥字。鄭訓慥慥爲守實。亦不見於釋訓。未審何據。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周禮夏官。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杜子春讀鑿爲造。次之造。而今人皆作戚音。蹙又戚之轉也。慥慥猶蹙蹙。當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爲守實。恐未必然。

問。中庸必得其壽。朱注云。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尙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僞孔傳謂

三十在位者。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尙書。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三說者。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十年爲歷試之歲。故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三年。爲百十二歲。益不足信矣。

問。緇衣一篇。其文大似論語。其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謹于言而慎于行。生則不可奪志。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皆與論語同。劉獻以爲公孫尼子所作。公孫氏殆七十子之徒。故得聞孔子之緒言歟。曰。愚嘗讀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其詞純粹平易。非子思子不能作也。鄭康成注論語。不可以作巫醫云。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其注不占而已句云。易所以占吉凶。無常之人。易所不占也。皆依緇衣爲說。以經解經。信而有徵。衛瓘云。無恆之人。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此朱注所本。然於下文不占之義。終難通矣。

問。聘義。緝密以稟。注。緝。致也。說文無緝字。常用何文。曰。緝當从禾旁。詩。集于苞栩。傳。苞。穰也。釋文云。本又作緝。鄭箋云。根相迫。迨相致也。與此注訓緝爲致同。

問。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而禮有七出之文。毋乃啓人以失節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

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問。周禮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攷後漢書本傳。但稱八世祖崇。尙書僕射。不言其祖名沖。惟魏晉時有鄭沖。與何晏同修論語集解。乃在康成之後。且滎陽開封人。非北海人也。曰。禮記毛詩正義。儀禮疏。俱不云康成祖名沖。恐係周禮疏誤爾。

問。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課殿之文。賈氏未審所出。敢問何謂。曰。古文尻臀字。本作尻。殿从屑得聲。臀又从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與課殿之義同。後鄭以殿旣爲後。則上文不應更著前後字。故改從屯耳。

問。禮謹男女之別。而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然則溱洧秉蘭相謔。詩人何以刺之。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旣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於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

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爲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會字之解。得之梁鴻。梁德州貢生。所著周禮解。予未及見。此條則李南澗爲予述之。

問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春秋傳亦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云。犒與鎬同。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賜之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故書犒爲稾。鄭司農云。稾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虔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問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爲濯。說文無祧字。今以濯代之。未審可否。曰。集韻。祧古作禴。禴非古字。蓋本作濯。後人以偏旁相似。改从示耳。古書从兆从翟之字。多相通借。詩。佻佻公子。韓詩作耀。耀書顧命。王乃洮頹水。鄭訓洮爲濯。則濯亦有洮音。許君習周官古文。不別出祧字。蓋亦以濯爲祧也。鄭康成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超祧聲亦相近。

問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賈疏謂圜丘取丘之自然。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其說然否。曰。古人分郊丘爲二祭。賈意郊在南方。圜丘無定所。故爲此說。其實非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魏氏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

但不知遠近其義當矣。

問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禴。曰禘。曰絜。曰攻。曰說。而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攻說之名於古未見。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般人已有之矣。呂氏春秋季秋紀云。昔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與墨子說正同。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然墨子書引湯說。不云湯誓。且係禱早告天之辭。非伐桀告天之辭。孔殆誤矣。東晉古文尙書出。又以此文竄入湯誥。使孔壁書果有予小子履云云。見於湯誥。則安國注論語。何故舍湯誥之正文。而別引墨子書乎。益不然矣。

問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龍爲駝。將爲埴。先鄭讀龍爲尨。與許叔重義頗協。唯將埴二文音義全別。何歟。曰。將當依說文爲埴。玉石半相埴也。將不得有雜義。或係後人轉寫之譌。問玉人注。瓚讀如餐。屨之屨。說文無屨字。未審其音義。曰。據玉篇。屨卽饋之古文。說文云。饋以羹澆飯也。

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釋名。臠。饌也。以米糝之。如膏饌也。賈疏謂漢時有膏屨。蓋本內則注。集韻。屨。以膏煎稻爲醢。與賈疏合。凡从贊之字。皆有相佐義。故鄭以瓚爲雜名。

又問。說文。饗與鬻同。鬻也。與此注饗屨義似異。曰。饗醢聲相近。內則醢醢之醢。注亦訓爲粥。而於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句。則云。此醢當从鬻。破醢爲饗。取其聲相轉。是鄭意以饗當膏屨。與醢訓粥者不同矣。賈侍中說醢爲鬻。許君則訓醢爲黍酒。而兼存賈說。鄭注亦與賈同。

問。攷工記。梓人矢人篇。皆有網字。說文無糸部。从閃亦無義。曰。此卽籀文殺字。問譌爲門。又譌爲人。非別有網字也。周禮多古文。後人不通六書。任意更改。如嬰譌爲嬰。嚙譌爲割。全失製字之旨。

問。士冠禮。冠者以柶祭醴。興坐。啐醴。捷柶。唐石經捷爲建。顧氏以石經爲誤。然否。曰。士昏禮。婦受醴。亦有以柶祭醴。坐啐醴。建柶之文。則石經作建爲是。敖繼公本亦與石經同。是宋時猶未誤也。今本所以誤者。乃緣陸氏釋文。有捷柶二字。疑爲經文。遂妄改建爲捷爾。鄭注本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所見本。扱柶作捷柶。故云本又作挿。或作扱。要是注文。非經文有捷字也。經典釋文本單行之書。今注疏本以釋文散入各經注下。頗有舛譌。而儀禮一經。尤多芟削。甚至以釋文溷入注中。讀者不察。乃謂鄭君注經。已有翻切。校刊之不謹。貽誤後生多矣。

問禮記儀禮俱有周弁殷哱夏收之文。說文無哱字。未審所从。曰哱當从月。吁聲。鄭注士冠記云。哱名出于幘。幘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予謂哱與芋通。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幘。幘覆也。釋文。芋或作吁。其加曰者。經師附益之字也。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卽史記之吁子也。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幘。孟康讀幘爲詡。以是推之。幘亦有吁音。鈕樹玉云。宋本說文及五音韻譜。覓字下竝作股。曰吁。明刻五音韻譜亦作吁。

問士昏禮有纁笄被纁黼之文。說文無纁字。何故。曰士昏禮及禮記雜記皆有纁字。而義各別。士昏禮注。纁禪也。玉藻。禪爲綱。中庸。衣錦尙綱。釋文本又作纁。詩碩人。丰並作衣錦裝衣。綱裝纁皆同物也。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旣纁。其練祥皆行。注。纁。艸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纁。說文。縗。泉屬。卽雜記所謂纁也。縗與裝通。故說文引詩衣錦縗衣。其實縗衣字。當从裝。泉纁字。當从縗爲正也。

問士昏禮。父醮子辭云。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荀子書勗作隆。惠松厓謂當由避殤帝諱改爲勗。如毛詩隆衝爲臨衝之類。信有之乎。曰禮家傳聞文字。不無異同。要當從其長者。勗帥以敬於義爲長。且信諸子不如信經。若云避諱更易。則無是理。士冠禮稱棄爾幼志。志爲桓帝諱。受天之祐。祐爲安帝諱。皆未改易。卽以毛詩徵之。四月秀蓂。秀爲光武諱。思皇多祐。祐爲安帝諱。亦未改易也。臨衝韓詩作隆衝。韓詩在漢時立於學官。何嘗避隆字耶。

問旣夕禮。燕器杖笠髮注。笠竹篋蓋也。陸氏釋文。篋字無音。何故。曰賈疏釋篋爲竹青皮。則篋當爲筠字。

之譌。陸所見本亦必作筠。筠字禮記屢見。故不更加音爾。說文無箒字。張參五經文字。竹部亦不收箒字。可證唐以前無此字。惟丁度集韻。九虞部始收之。讀如敷。蓋此注之譌。昉於北宋矣。

問。喪禮有賙。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隱元年服氏注。賙。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既取覆冒之義。則文不當从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賙。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賙。此古文以賙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賙賙諸字。未達叔重之愜。

問。賙當爲賙。以尙書徵之。宜可信矣。賙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賙補之。注云。故書賙作傅。故書者古文也。傅者附也。助也。許君从古文。故不取賙字。

問。世俗父歿稱孤子。母歿稱哀子。父母俱歿。稱孤哀子。見於溫公書儀。於古有之乎。曰。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筮宅。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士虞禮。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哀子某。來日某。齊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雜記。喪稱哀子。哀孫。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郊特牲。春饗。孤子深衣。孤子衣純以素。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是哀子孤子。俱無父者之稱。溫公書儀。大率本之。劉岳。五季亂離。士大夫鮮有知古禮者。其稱謂蓋未可據。

問。少牢。勿替引之。注。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袂字似可疑。曰。袂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載爲戡。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戡。戡是秩與戡通。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艷。艷从弟聲。則秩亦有弟音。

故與替聲亦相近也。陸德明讀袂爲決，則陸所見本已譌矣。

問。特性少牢。士虞俱有酏尸之文。說文無酏字。何故。曰。今本特性注云。今文酏爲酌。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酏爲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酏同。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酏也。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性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所謂三占從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譌爲酌矣。

潛研堂文集卷九

荅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

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詰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答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

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問。慎而無禮則惹。惹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惹當爲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惹之惹。認正字。鯁假借字。惹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

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尼作春秋其微

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緇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緇。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緇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緇。則緇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緇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纁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纁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纁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纁。不作緇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爲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許氏說文無緇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緇纁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緇字不知纁卽緇也。澁澁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緇飾也。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纁。微黑爲緇。淺絳爲纁。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纁亦爲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爲纁。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

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

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案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

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愜。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

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

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糗爲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田見甫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寧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

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洫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謬矣。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

弟子亦有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同。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

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母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盥蓋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書漢諸侯王表。亦有厥角稽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媯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尚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頤。張權。分修既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閱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敵。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壎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即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敵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

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并其言之醇者。一概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

荅問七

爾雅 廣雅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濳。郭景純以濳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蘗濳。權輿與灌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陞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陞卽邳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邳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邳。可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邳字。

問。省緜殼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殼與

攻穀介連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繚字不見於經。翟教授灑嘗引廣韻訓繚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繚者器之善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顛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顛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云仁者靜。故周顛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禱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禱禮告也。禱與眇祈連文。眇爲致告。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雍氏注雍或作夷。釋文云雍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問。倫敕之爲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勅。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

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尙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問翦篲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爲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篲从習。習有勤義。問諛之爲敬何也。曰諛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諛卽禋也。

問峻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峻者明之早也。尙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峻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尙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考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眡之訓厚。本詩福祿臙之韓詩作眡。而郭乃以眡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窈窕淑女。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閱之訓恨。恨乃

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痾。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姤爲說。庶之訓。侈。侈乃膠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衆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考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亡。子夏傳作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弼。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賈昇卜爲賜子之子。台朕陽爲予我之子。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弼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

問。殼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殼於此。小司馬云。殼。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殼。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殼。殼。卽殼。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溱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溱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
圍卒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
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微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騰。蓋水涌而上。有虛之
義。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微者
事之虛。春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微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濂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
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濂从水爲水虛。獻从欠爲飢虛。郭引方言。濂訓空。以爲邱墟之義
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瘰。集韻。瘰有戮音。瘰者病之
瘰也。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癯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癯當爲癯。癯者瘦之病也。詩。棘人癯癯兮。說文作癯。癯正字。癯
通字。癯則俗字也。

問。微之爲止。何也。曰。微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微有止義。易。繫用微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微當爲微。
微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僭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

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社。漢書律志。徵。社也。

問。豫之爲獸。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獸義。則豫亦訓獸矣。釋言。豫。敍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敍。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獸。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楷頌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楷。鄭訓楷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頌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罵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考洪範陰罵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譏。嘉善也。譏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愆神。溢愆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愆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愆爲引。則神愆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闕宮有恤。鄭訓闕爲神。正義謂闕與愆。字異義同。竊意愆神一義。溢愆又一義。因愆又有愆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黃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賸。賸。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遯之爲逮。何也。曰。遏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遯卽噬字。詩唐風。噬芻適我。傳云。噬。逮

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

尙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泱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泱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變子協二音。卽此泱也。毛訓挾爲達。

漢儒諱徹爲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泱

問。凌之爲懷。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也。懷當爲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僊之爲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屑。蓋僊與屑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僊也。陸德明以爲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翻膠也。當

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𦏧。或作𦏧。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倂作也。當引詩有倂其城。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陪闇之陪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頁旁。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怗怗之爲愛。何也。曰。古書怗與媯通。漢書敘傳。媯媯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媯媯。惕惕。愛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媯媯矣。說文。媯。愛也。又云。媯。美女也。或作媯。怗。正字。媯媯。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問。說文襪字下。引爾雅襪襪。襪。今爾雅無其文。何也。曰。說文無襪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涸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涸涸。悒也。僂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

洞洞或作襍襍。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洞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閔。所以止扉。又謂之閔。何也。曰。止扉之閔。蓋闌之譌。說文闌。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闌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闌字云。本亦作闌。

問餅。金謂之鈇。餅鈇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鈇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鈇當爲版也。但未審餅字所从。曰。餅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餅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鈞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既夕記。獲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輜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尠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琫。說文無琫字。何也。曰。說文瑯。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琫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計矣。烝然鯁鯁。鱣鮪魮魮。一之日淠淠。雨

雪濼濼。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禡。不云春秋傳。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履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扃。闔謂之槩。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雅。此霽謂之靈。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廢縣。釋文云。廢或作皮。又作妓。廢皮妓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妓。引爾雅。祭山曰廢縣爲證。是先鄭以廢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妓。則妓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廢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考否。曰。淮南人閒訓。首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岌。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岌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玷。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恆卽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馱。馱。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繇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屈。屈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屈蓋屨字之譌。說文屨。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屈。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屈。戶閣反。或作口閣反。予謂當爲口閣切。乃與韻協。

問。帖。帖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帖必小於帖。帖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帖或爲紀。紀之言基也。又爲峽。峽之言荑也。基荑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

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部有孟字。亡更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考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鳥菴。刊本作瓊。苧。麻。毋。刊本作苧。味。莖。著。刊本作蔕。燕。白脰。鳥。刊本作鳥。鸞。白鷹。刊本分楊。鳥爲二字。鳶。鳥醜。鳥鵠。醜。刊本鳥皆作鳥。鷹。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菘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菘。槩也。說文。木耳一名莢。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瓊爲鳥菴。菴爲菟荑。繫爲菟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菴卽白藪。見於玉篇。詩云。藪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斂一名菟核。核本有荑音。則斂之爲菴。審矣。釋艸一篇。釋繫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

與此而三。郭惟釋幡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幡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幡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瓊也。

問。蕪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蕪。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漚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漚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蓋虞蓼。疏謂蓋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爲蓋。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菽。蚍。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

郭之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

撻入注文。

問。菌。鹿藿之菌。說文作蕪。讀若剽。蕪菌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

秋。楚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蕪譌爲麋。又以聲轉爲菌。爾釋艸又云。蕪。麋。豈亦鹿藿之別名

歟。郭以蕪爲蕪。

問。瀟。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瀟字。當爲瀟。後人妄加

艸耳。瀟。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瀟。注。瀟與鎬同。史記爲吾遺瀟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媿

瀟字。竝从糸旁。

問。說文。藟。齊實也。今據釋艸。齊實自名藟。而藟爲龍古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澗。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予謂藟藟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藟在藟上。藟爲齊實。則藟爲龍古之大者矣。藟卽差字。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麋爲泉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蕘者也。牡麻者。泉麻也。泉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泉。謂泉爲麻可也。謂麋爲泉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泉本無實。解蕘爲泉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泉是雄麻。蕘是子麻。爾雅云。蕘泉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筮。方曰筍。而鄭注論語云。筮筍。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蒿苻止是何艸。曰。蒿苻卽貫衆。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蒿苻也。止。灤也。貫衆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蕞。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蕞蓋蕞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鳥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蕞。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淺蕨攢之攢。釋文音亡。悲反。蓋从麋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麋。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攢無攢。當从孫叔然音作攢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荔。鼎鼈。蓬莩。莖。薜。被。絳。邛。鉅。銚。芑之類。皆雙聲。蕨攢亦雙聲。故知攢爲轉寫之譌。又考說文廣雅。皆以薜荔爲淺莩。

之別名。獨釋艸薜蔚與蔞分爲兩條。薜蔚卽芙蓉。蔞卽蕨。說者疑之。予謂芙蓉與蕨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蕨。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蕨字。蓋卽鉞也。說文。鉞。山韭。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蕨。小葉之蕨。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耳。一爲阻留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文有蕨無蕨。蕨乃傳寫之譌。史記。鮪生說我服虔以爲小人貌。鮪與蕨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蕨爾國。杜云。蕨。小貌。說文無蕨。疑卽此蕨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華爲一句。樓當爲樓。說文。樓。卽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東。讀胡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東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華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筠。莢。義亦不了。予謂莢當爲莢。說文。莢。莢也。茅根也。莢。艸根也。筠。莢。連下莢根爲句。筠。莢。莢。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華之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沖。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棹。貢。棊。枕。槩。梅。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槩。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

作楸。楸，臧棹也。樊光本棹作格。說文：格，木也。疑卽臧棹矣。貢棊疑與枕槩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杓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杜榘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楡當之。然否？曰：杜榘卽無姑。杜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楡也。稊，鄭本作莢。莢，木更生。讀如夷。謂山楡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楸。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糞，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楸采聲相近。楸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楸梧之楸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榘。釋文：敲或作撒。撒，敲似皆俗字。曰：考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角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逾木魁。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逾木。逾，訓聚。聚木，叢木也。魁，別爲一句，卽槐木。魁，其別名耳。

問：蚻，蟻。郭云：江東呼爲黃蚻。邢疏謂蚻一名蟻。然否？曰：說文：蚻，蟻。蟻，蝗以翼鳴者。考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蚻。蟻也。古書从友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駮，讀若撥。國語：王耕一撥，或作

坡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鮫鮫。此亦以發皇爲蜮蟻。蟻皇音同。蜮蟻一名蜮。注疏斷句。非是。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晉芮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緡。蟻。蟻。既以石娘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蟻。蟻。即蟻。蟻。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蟻。蟻。謂之髦。或謂之虻。或謂之芊芊。髦。即蟻之轉。芊芊。即莫緡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緡。即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緡異文而同音。莫緡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譏其不了。

問。蛭。蛭。至掌。是何物。曰。此即釋魚之蛭。蟻。本艸。水蛭一名蛟。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麀肌。蛛之屬。密肌。疑即肌。蛛也。說文。蠶。多足蟲也。或作蚤。

問。鵠。鵠。字从井。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離禮。高誘注。離禮。爾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尙是裨字。離裨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井。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鵠爲裨也。

問。魃。白虎之魃。釋文有下甘亡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亡狄之音。曰。魃當爲魃字之譌。說文。魃。白虎也。

从虎省聲。讀若一。與亡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鬪。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欄。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於爾旁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籛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獾。二師一獮。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獾聲尙相近。而說文無獾字。何故。曰。獾當爲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猥。疑與豕豮音相似。傳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目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謂之天堂。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爲天皇之譌。下天堂則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指天潢而言。紐茲未詳。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荅問八

說文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卽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卽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卽括囊之括僂卽跛能履之跛桴卽哀多益寡之哀拞卽介于石之介戩卽朋盍簪之簪櫛卽觀我朶頤之朶觀卽虎視眈眈之眈僂卽其欲逐逐之逐黼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蚘卽婦子嘻嘻之嘻嘻尠卽其行次且之次

論語造次必於是亦从此欄卽繫于金柅之柅趨卽漸進之漸孀卽歸妹以須之須菩卽豐其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

周禮寔繁矰卽極深研幾之研柰卽探賾索隱之索屢卽天地定位之定

周禮寔繁矰卽書方鳩僝功之鳩馘卽明明揚側陋之揚頤卽類于上帝之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訇卽詢于四岳之詢謠卽稽首之稽僂卽稷契之契蒔卽播時百穀之時斂卽典朕三禮之典兆卽分北三苗之北岐卽翕受敷施之施絲卽粉米之

米。陞。卽叢。陞之。陞。奮。卽厥貢。壓。絲之。壓。涔。卽沱。潛。旣。道之。潛。豁。卽岷山。導江之。岷。塊。卽四隩。旣。宅之。隩。楨。卽若。顛木之。顛。悒。卽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郤。卽王。來自。奄之。奄。驢。卽盧弓之。盧。縶。卽詩。參。差。荇。菜之。差。現。卽左右。芼之。之。芼。壽。卽于。以。湘之。之。湘。鬻。卽維。錡。及。釜之。錡。馘。卽素。絲。五。絨之。絨。條。卽舒。而。脫。脫之。舒。貯。卽佇。立。以。泣之。佇。踣。卽母。氏。劬。勞之。劬。颯。卽北。風。其。涼之。涼。鑿。卽愛。而。不。見之。愛。媿。卽燕。婉之。求之。婉。櫛。卽椅。桐。梓。漆之。椅。薄。卽綠。竹。猗。猗之。竹。邨。卽有。匪。君。子之。匪。亂。卽且。往。觀。乎之。且。媿。卽子。之。還。兮之。還。緬。卽葛。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提。澤。卽彼。汾。沮。洳之。洳。茱。卽椒。聊之。實。之。椒。趨。卽獨。行。賈。賈之。賈。鞚。卽五。檠。梁。朝之。檠。殿。卽蒙。伐。有。苑之。伐。禪。卽與。子。同。澤之。澤。燎。卽倭。人。僚。兮之。僚。迺。卽神。之。弔。矣之。弔。霽。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岳。卽節。彼。南。山之。節。傷。卽我心。憂。傷之。傷。溯。卽不。敢。馮。河之。馮。弄。卽弁。彼。鸞。斯之。弁。疴。卽怒。焉。如。擣之。擣。刈。卽子。忖。度之。之。忖。翼。卽無。拳。無。勇之。拳。耀。卽佻。佻。公。子之。佻。瞞。卽監。亦。有。光之。監。牂。卽無。將。大。車之。將。唵。卽有。滄。萋。萋之。滄。楛。卽天子。葵。之。之。葵。餽。卽如。食。宜。醜之。醜。鬻。卽綢。直。如。髮之。綢。數。卽其。麗。不。億之。麗。確。卽白。鳥。鶴。鶴之。鶴。牽。卽先生。如。達之。達。舞。卽于。豆。于。登之。登。嘗。卽篤。公。劉之。篤。恨。卽以。謹。愔。愔之。愔。齋。卽天。之。方。濟之。濟。集。卽荏。柔。木之。荏。疹。卽癘。我。以。旱之。癘。懇。卽旣。成。藐。藐之。藐。廓。卽出。宿。于。屠之。屠。扔。卽仍。執。醜。虜之。仍。奔。卽佛。時。仔。肩之。佛。咄。卽烝。烝。皇。皇之。皇。擗。卽百。祿。是。適之。適。挺。卽松。栢。有。槩之。槩。僂。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之。

鄆。即隧而相見之。隧。衛。即帥師之帥。并。即去順效逆之逆。鄆。即觀魚于棠之棠。戡。即伐戴之戴。剋。即工則度之之度。鬻。即鄭伯入許之許。郟。即溫原絺樊之絺。瞻。即祝聃射王之聃。殪。即不疾痲蠶之蠶。隸。即洩盟之洩。汲。即生急子之急。悒。即余心蕩之蕩。撻。即批而殺之之批。穀。即穀於菟之菟。爪。即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鄆。即盟於葵邱之葵。廼。即作爰田之爰。駮。即終朝而畢之畢。鑿。即鞮鞢之鞮。踞。即別鍼莊子之別。徑。即匹夫逞志之逞。望。即作僖公主之主。顯。即請食熊蹯之蹯。玲。即來合且贈之合。鄆。即舒蓼之蓼。鹵。即埋諸馬矢之矢。瘤。即三進及溜之溜。眯。即提彌明之彌。壘。即寡君須矣之須。鑄。即西鉏吾之吾。取。即鄭公孫輒之輒。玕。即君出自丁之丁。翌。即四鬻不蹕之鬻。鞣。即轡之柔矣之柔。鄆。即馮滑之馮。鑿。即罪戾是懼之戾。奎。即糞除之糞。造。即蓮氏之造。籓。即祭公謀父之祭。矧。即周走而呼之周。嫫。即琴瑟專壹之專。鄆。即乾祭之門之乾。頤。即使髡之之髡。緝。即渴葬之渴。儻。即及者何累也之累。痲。即憾也之憾。貼。即卒怙荆之怙。齧。即賁渾之戎之賁。覺。即視歸乎齊侯之歸。劓。即禮記恭敬撝節之撝。藁。即悼與耄之耄。窘。即羣居五人之羣。筵。即不同樅枷之樅。駘。即毋嚙羹之嚙。攷。即笑不至矧之矧。碎。即大夫曰卒之卒。犢。即四足曰漬之漬。發。即拜而夔拜之夔。粟。即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即畏厭溺之溺。拙。即負手曳杖之曳。蓑。即寢苦之苦。顛。即不爲魁之魁。儼。即疑女於夫子之疑。頹。即喪之有踊之踊。辟。即辟雍之辟。洌。即山澤列而不賦之列。遂。即移之郊之移。殽。即其器疏以達之疏。秬。即鈞衡石之石。斲。即角斗甬之角。篥。即具曲植之曲。簾。

卽籩筐之籩。魑卽命國讎之讎。甕卽天多沈陰之沈。莛卽黼黻文章之文。翬卽其音羽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饑卽數將幾終之幾。蟾卽夏則居槽巢之槽。麇卽則鳥不獠之獠。甸卽器用陶匏之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黹卽繭繭之繭。脂卽柔色以溫之之柔。魑卽免藁之免。漚卽濡魚醢醬之濡。襦卽朝元端之端。齷卽疏屏之疏。齧卽夏后氏裼豆之裼。牒卽聶而切之之聶。繹卽其聲暉以緩之暉。傷卽暉諧慢易之易。媼卽煦嫗覆育之煦。夔卽回邪曲直之回。鄴卽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糶卽其輔有稜之稜。麤卽頃步之頃。達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叙卽陷阱之阱。鬼卽睨而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佻卽序昭穆之昭。塿卽恂懷之恂。蓋卽合沓而醕之沓。瓌卽縝密以栗之栗。僭謂皆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媮卽女奚之奚。美卽匪頌之頌。醢卽盎齊之盎。藻卽深蒲之深。榼卽帷幕幄帟綬之幄。黓卽夏纁元之纁。髮卽教幘舞之幘。翌卽教皇舞之皇。擗卽恤民寤陋之寤。媯卽以媮詔王之媮。璋卽駢剛用牛之駢。詔卽以詔辟忌之忌。璫卽公執桓圭之桓。𦊰卽鞮鞻氏之鞮。𦊰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之條。摺卽犬禡尾囊疏飾之疏。殞卽素車焚蔽之焚。𦊰卽革車之革。𦊰卽爲邦朋之朋。𦊰卽夫遂取明火之遂。逌卽諸侯邦交之交。𦊰卽輪牙之牙。𦊰卽雖敵不匡之匡。𦊰卽捐其藪之藪。𦊰卽參分較圍之較。𦊰卽刺兵欲無𦊰之𦊰。𦊰卽裸圭尺有二寸之裸。𦊰卽駟琮七寸之駟。𦊰卽弓之畏之畏。𦊰卽儀禮賓厭介之厭。𦊰卽朱羽糒之糒。𦊰卽苴經大鬲之鬲。𦊰卽瓘用塊之瓘。𦊰卽醢尸之醢。𦊰卽論語鮮矣仁之鮮。𦊰卽因不失其親之因。

穢。卽郁郁乎文哉之郁。躡。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爪。卽觚不觚之觚。惟。卽弋不射宿之弋。攢。卽君子不黨之黨。認。卽慎而無禮則意之慧。啓。卽啓予足之啓。懸。卽與與如也之與。纒。卽紺緞之緞。坳。卽附益之附。銜。卽不踐迹之踐。督。卽察言而觀色之察。券。卽無倦之倦。墮。卽溝瀆之瀆。橋。卽譎而不正之譎。僊。卽鄉原之原。籀。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有餓莩之莩。猝。卽卒然問曰之卒。彊。卽擴而充之之擴。鄣。卽蓋大夫之蓋。隱。卽隱几而臥之隱。倅。卽倅倅然之倅。醜。卽以釜餽饗之餽。觴。卽艸木暢茂之暢。僚。卽眸子瞭焉之瞭。慝。卽忸怩之忸。忝。卽自怨自艾之艾。蠲。卽草莽之莽。美。卽僕僕爾亟拜之僕。屐。卽亦即僕僕也。詭。卽人皆曰詭詭之詭。欺。卽自視欲然之欲。踵。卽摩頂放踵之踵。狃。卽以言詭之之詭。坳。卽爾雅俶落權輿之俶。訛。卽擊仍之仍。漿。卽咨嗟之嗟。僭。卽鬱陶繇之繇。侈。卽侈侈之侈。徠。卽徠復之徠。遜。卽駟傳之駟。媢。卽怙怙惕惕之怙。楣。卽楣謂之梁之楣。塹。卽塹大防之塹。漦。卽水醢曰屨之醢。荒。卽尤山薊之尤。芋。卽芋麻母之芋。曉。卽莞苻離之莞。苦。卽栝樓之栝。莞。卽栝魚毒之栝。攄。卽栝山樗之栝。櫛。卽柚條之柚。枅。卽時英梅之英。鬪。卽長脊而泥之泥。又如澤浹。卽鬻發之異文。凜。卽灑灑。卽栗烈之異文。禱。卽粵筆之異文。縵。卽參差之異文。彳。卽躡躡之異文。遺。卽遺遺之異文。弓。卽節奏之異文。趁。卽屯。卽屯之異文。招。卽招搖之異文。哥。卽歌謠之異文。蔽。卽蔽類之異文。鏗。卽提攜之異文。嬰。卽嬰兒之異文。掬。卽掬滅之異文。弓。卽苗。卽苗之異文。營。卽營窳之異文。時。卽時之異文。踟。卽踟蹰之

異文。跌踢卽佚宕之異文。離顛卽蕉萃之異文。今人視爲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也。

問。說文。顛。好貌。詩所謂顛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顛首卽螻首。蛾眉。螻與顛。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蜚。蜻。郭讀蜻如情。與螻聲近。顛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蜻與蟬通。故蜻或作顛。

問。古者鼎有肩有鬲。士喪禮。有抽肩取鬲之文。注謂加肩於鬲上。則肩與鬲非一物矣。今文肩爲鉉。鉉卽肩也。說文以鬲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鬲。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鬲七箇。則叔重固讀若肩。未嘗讀若冂也。冂與同。鬲卽肩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肩之轉聲。古音姑泫切

也。鬲从一。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鬲。少聞鬲。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鬲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𦉳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𦉳字子石。文从段。不从段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蜮。有鸛。鴿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

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團。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團之文。而後人乃以團團升雲爲句。疑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爲仇。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俟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沮爲水吏。何也。曰。水吏不見於經典。當是水文之譌。廣韻。躡沮。水文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字。粗鈕皆爲雜飯。則沮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踞沮。李善注。踞沮。蹙聚也。踞沮卽躡沮。

問。左塾右塾。見於尙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埠。則埠卽塾也。說文。埠。从土。臺聲。臺讀如純。純塾聲相近。故孰亦从臺得聲。埠者。射桌之名。古之男子。無不習射。故常設埠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音。誤分埠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塾字。世遂無識埠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啄。啄从豕。彘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謬。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啄。啄本取豕聲。而誤从豕。彘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婁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从豕。亦以豕爲豕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豕。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柔聲。徐常侍謂柔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从殳而尤聲乎。曰。柔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柔。柔本古文肆字。尙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柔。从兩柔。與柔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殺从殳。柔聲。古文又作柔。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柔爲柔。非別有柔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刹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殳从尤之柔。後人妄作。非許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禾。帛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殳从巾。巾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蒼旒皆取希聲。明有帛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帛冕。鄭氏讀帛爲絺。帛卽古文絺也。古文絺。絺皆从巾。今本說文有帛無帛。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蒙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皆與茲。斯咨已。竝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皆之異文。許君以皆爲皆。苛字。皆爲皆。窳字。而以蒙爲楚些字。大徐不知些卽蒙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窆从又从灾。灾與窆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爲晝。則老爲夜矣。窆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窆當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肄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證聞。注亦云。設之言小也。窆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訓歟。或云。窆卽窆字。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蔡邕以爲五更。列子。黃帝篇。天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窆。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饒申差。徐廣曰。一作饒。晉人法帖。亦書饒爲更。窆與更通。似非無徵。然說文窆更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考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考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熾。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劔。劔黏也。元謂熾。脂膏臄敗之臄。臄亦黏也。埴與臄。戠與熾。文異而義同。皆取黏劔之意也。詩。倣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舊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舊。熾卽戠也。戠舊卽倣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三言倣載。其上文或五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倣載意。當與鄭不殊。以倣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人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屨行屨屨也。讀若僕。文从久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許君闕之曰。屨當爲屨之省。屨屨與屨屨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卽屨屨之異文也。

問說文𠂔。𠂔不見也。字書無𠂔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蓋从𠂔从𠂔省。𠂔古文次。次不前不精也。𠂔遠也。𠂔部有𠂔字。亦訓𠂔。𠂔不見。莊子逍遙游篇。窅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卽𠂔字之譌。

問說文軼部有𠂔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軼之籀文。乾籀文作𠂔。卽从此字。叔重注當有籀文字。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并非徐氏之舊矣。

問說文。𠂔讀若𠂔破之𠂔。徐鉉謂𠂔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鞮謂之𠂔。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是其證也。𠂔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彙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𠂔爲𠂔。不知說文元無𠂔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毆禽。近儒譏其穿鑿。而遠於理。信有是乎。曰。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

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塹之說略同。爲人子者。旣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持弓以助敵禽。又何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爲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雉字注云。姿雉。姿也。此語難解。曰。姿雉。卽姿雉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雉爲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也。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縗爲鬼衣。縗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幙目用緇。鄭讀幙爲葛藟縗之之縗。而許亦讀縗如葛藟。縗之則縗卽幙也。幙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蓋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蘧。蘧。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蘧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芒音也。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芒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尙書必有

作孟字者。孟轉爲蘧。猶蘧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蘧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釁字。釁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媿。周禮釁。鄭司農多讀爲微。爲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蘧。案晉書及沈約宋

書凡嫌疊字俱已作疊也。曰疊卽釁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疊者。廣韻。疊下重出疊字。注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釁爲微。微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燮。卽說文之媿。詩。誰俯予美。韓詩作媿。媿卽燮也。媿讀若媚。與今人讀異。釁燮古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微許歸切。因轉釁爲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或作疊。楊南仲謂釁眉古同文。眉轉爲門。詩。鳧鷖在疊。是也。門又轉爲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疊。疊是也。釁者。釁之省。隸變爲疊。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釁釁恆沙句。釁釁卽疊。可證釁疊非異文。予又疑釁鐘字。亦當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縻維芑。說文作釁。釁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豐。豐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音之僅存者。豐卽釁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闕伯主辰。辰爲商星。於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如肸響。布也。湫隘。下也。話訓。故言也。昧爽。旦明也。夔燧。俛表也。顛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古書簡而有法。麤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篇。頗取予說。

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大半淺俗。且如喚卽喚。眸卽牟。擢卽濯。苟卽郇。藏卽臧。幢卽童。蹉跎卽差池。逍遙卽消搖。餘腥卽餘皇。鼎臣旣已知之。而率意坳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考其所增多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刹僧塔西域之野文。釵釧襖衫閨閣之俗號。勘辦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遺。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其不可。矧在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猜忌之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閒於注中。微見其旨。千載以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以爲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愷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荅問九

諸史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考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

南陽郡者是也。昭王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珪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尙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間。廣陽。城陽。廣陵。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文景以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四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曰予初亦疑其說。後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侯表考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子侯之食邑。皆改入漢郡。無怪乎封域之日蹙矣。

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薪處安險。皆嘗爲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城薪處皆注涿字安險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北新成縣。劉向以爲涿郡。志末論十二國分而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問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壻與吏有罪亡命者竝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壻爲贅壻。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繆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之誤。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

國非謂擊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問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欒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竝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欒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閒，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陘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考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之謹慎，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

信也。酈氏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汜水篇。以爲陳留之成安。成安侯劉蒼。在贛水篇。以爲長沙之成安。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成安。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爲酸棗之桃虛。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贛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乎。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侯。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考本傳云。辟陽近留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朋友封國。考漢表。朋友本封平陵侯。其地在南陽之武當。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世祖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考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之故封。其誤更不待辯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戚。南陽有山都。沛有廣戚。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宜無

不就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侯國百四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卽占本籍者。蓋亦無多。以漢表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侯宣虎之後。爲南安簪褭。肥如侯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侯丙倩之後。爲高宛大夫。涅陽侯呂騰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侯許癩之後。爲宋子大夫。猗氏侯陳遼之後。爲猗氏大夫。昌侯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侯任敖之後。爲廣阿簪褭。郚侯黃極忠之後。爲郚公乘。穀陽侯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侯子孫。占居它籍。若汾陰侯周昌之後。爲沃侯國士伍。梁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乘。陽都侯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昌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河陽侯陳涓之後。爲卽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爲飼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後。爲項圍大夫。武原侯衛肱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之後。爲高宛簪褭。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之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乘鐸。土軍侯宣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澹不更。陽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春大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它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它故遷徙乎。是皆不可考矣。

問。蒯成侯周緜。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𠂔。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

沙而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鄜右扶風鄠鄉。又沛城父有鄜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蒯成縣。蓋析鄠之鄜鄉置。字譌爲蒯耳。索隱以爲屬北地。誤矣。然周繅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繅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鄠。則云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它無所見。然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鄜。無疑也。或又疑長沙爲吳芮封國。何以繅得食邑其閒。此又不然。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留。琅邪。齊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鉅鹿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閒。而陳平得食之。然則漢初列侯食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食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廣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邾。濟北王都盧。而已。此外尙有可考者否。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彭越爲梁王。都定陶。英布爲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後徙代王。都馬邑。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盧綰爲燕王。都薊。楚王交都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長都壽春。趙王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晉陽。又徙中都。淮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莒。菑川王賢都劇。膠西王卬都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卽墨。河間王辟疆都樂成。臨江王闕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都郟。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

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真定王都真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考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糅者也。今考班史。敍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大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自名。班氏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太史公七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襄公晉惠公諸條。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末。又未論班氏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考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偪而犇楚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不宜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也。又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卽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紀無之。蓋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考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攢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騶除攢陽長。見太平御覽騶除仕於鄧太后。

時是安帝之世。尙有撻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臯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爲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此外更有可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留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俗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今世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

足云。不審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死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死。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考漢之濟南。治東平陵。今歷城縣地。領縣十四。與

此所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考其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

晉之濟南。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

太守領廣城。廣城蓋歷城之譌。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卽東平陵。六縣。土鼓。逢陵。二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

有也。又云。朝陽。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

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卽

墨。下密三縣。竝云太康地志。屬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考杜預左傳集解。濟南郡有歷城縣。見桓

十八年。有平陵縣。見莊十年。有於陵縣。昭十年。有溼陰縣。哀十年。而平壽。襄四年。及卽墨縣。襄六年。自屬北海郡。北海又別

有都昌縣。莊元年。皆不與晉志同。又考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凌爲北海王。北海與濟

南同時竝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悟志有脫文。蓋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爲補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可考否。曰。予嘗以諸史參考。得其大略。蓋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國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尙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鑿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由是毅遂爲州都。然則州大中正缺。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尙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爲中正也。文獻通考云。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

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見晉書孫楚傳所云狀者。若今之考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在。多以公輔居之。而荊州兼督八州。地居分陝。權任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荊州之上。桓溫在荊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溷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并而爲一。則詞意軒輊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於魏周隋改元皆書。齊之改元則不書。又魏周諸帝書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

之薨。皆書於南史。而秦獨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爲無謂。不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以朝代爲限斷。是以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既合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別。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詞益繁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

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荅問十

諸史

問。經史子集之名。何昉乎。曰。漢時分羣書爲六略。曰六藝者。經部也。詩賦者。集部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則入之春秋類。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入之禮類。高祖傳。孝文傳。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入之儒家類。是時蓋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別爲一類也。魏文帝典論自敍。稱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謂四部者。似在五經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晉荀勗撰中經簿。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四部之分。實始於此。而乙部爲子。丙部爲史。則子猶先於史也。及李充爲著作郎。以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宋元徽初。祕書丞王儉撰七志。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曰。文。翰。志。紀。詩。賦。曰。軍。書。志。紀。兵。書。曰。陰。陽。志。紀。陰。

陽圖緯。曰術藝志。紀方技。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而以道佛附見。合爲九條。蓋仿漢之七略。而改輯略爲圖譜。又附入老釋書。則儉自立新意也。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造四部書目。梁祕書監任昉。殷鈞。亦撰四部目錄。而術數之書。別爲一部。令奉朝請祖暕撰次。故稱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曰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釋老二氏。各爲一錄。而進佛於道之右。則以梁武方崇其教故也。其前五錄。蓋沿五部之舊。然則齊梁四部。亦史先於子可知矣。隋唐以後。敍書目者。大率循經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釋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學興於宋儒。人人各有語錄。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

問。唐人稱中書門下爲北省。尙書爲南省。見於文苑英華。但三省竝列。何以有南北之分。曰。予於此蓄疑已久。近讀宋次道長安志云。西內太極殿東廊。有左延明門。西廊有右延明門。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延明門西南。東內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東有門下省。西廊曰月華門。西有中書省。是門下中書兩省。東西相對。而皆在宮城內也。宮城之南爲皇城。則臺省寺衛皆在焉。尙書省在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以方位言之。尙書省在兩省之南明矣。中書門下在禁中。而尙書在宮城外。則尙書不如兩省之清切。故唐初三省長官。竝爲宰相。及睿宗以後。但以中書門下爲政府。尙書左右僕射。品秩雖崇。而不加平章事。卽不得與政事。亦其勢使然也。

問。中書門下長官。既均爲宰相。又有它官。而預平章者。則必有議政之所。將別設一署乎。曰。此所謂政事堂也。舊唐書職官志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印也。新唐書亦載其事於裴炎傳中。予家藏後唐升元觀牒石刻。有數印。其文曰。中書門下之印。蓋宰相印也。

問。唐宋以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兩制皆清要之職。而內制尤重。顧其敍遷。往往由學士而進舍人。此何說也。曰。唐自中葉以後。常以它官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其真除舍人者少矣。宋初專以知制誥掌外制。其除中書舍人者。皆不任職。所謂寄祿也。翰林學士雖華選。而初無品秩。常假它官以寄祿。故學士初入。或畿縣尉。或拾遺補闕。或諸曹郎中員外郎。久之。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亦有至侍郎以上者。皆食其祿。不任其職。舍人秩五品。爲兩省清望官。故學士敍遷。必歷此階。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內制改外制也。凡兩制官結銜。云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內制也。其但稱知制誥者。外制也。其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者。以舍人爲寄祿官。仍內制也。其但稱中書舍人者。外制也。唐末趙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其弟光裔。亦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後晉時陶穀。以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遂兼掌內外制。周廣順中。竇儼。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其兄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

分居兩制。時人榮之。又扈蒙以右拾遺知制誥。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竝掌內外制。時稱二扈。蓋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對掌兩制。唐五代及宋元豐以前皆然矣。元豐改官制。始正中書舍人之名。與學士對掌兩制。資淺者則稱直學士院。直舍人院。亦有稱權直者。嗣後無單除知制誥者矣。

問。翰林學士帶知制誥。唐五代及宋皆然。又有翰林學士。而結銜無知制誥者。何也。曰。學士不帶知制誥。有二例。洪遵翰苑遺事云。唐以來至國朝熙寧。官至中書舍人。則不帶三字。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題銜稱中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題銜稱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皆以官至舍人。故不帶知制誥。此一例也。徐度卻掃編云。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它官。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則不復歸院。供視艸之職。故銜內必帶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蓋宋初學士六員。故有以學士而別領它職者。其結銜亦不帶知制誥。此又一例也。元豐以後。中書舍人不爲寄祿官。則無以學士帶舍人者矣。南渡以後。直學士院者。不過二三人。卽學士之名。亦不輕授。則亦無以學士領它職者矣。

問。韓退之平淮西碑。李義山以堯典舜典清廟生民擬之。宋子京修唐書。取其文入藩鎮傳。說者謂其文可當國史。然乎。曰。退之斯文。工則工矣。繩以史法。殊未盡善。如光顏重嗣。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愬於十一年。竝不同時。碑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各以其兵進戰。文雖簡。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顏嗣皆加司空。不書檢校。何以別於正授之司空。云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光顏重

嗣公武皆二名。篇中兩稱顏嗣武。一稱顏嗣。非史法也。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名。云庚申予其臨門送女。有日而無年月。此學尙書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所責功者。厯光顏一路。其勝負正未可知也。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遂成入蔡之功。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者。優劣懸殊矣。退之敍其功。但與諸將伍。得毋以雪夜之襲。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門戶之見。賢者不免。斲碑之舉。有自來也。

問。唐史以白居易與武平一。李又賈曾合傳。前後既不同時。行事亦不相類。何也。曰。樂天文章風節。固非平一輩所及。晚節蕭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風。自當別爲一篇。敏中齷齪守位。當入宣宗朝宰相之列。較之樂天人品。清濁懸殊。豈宜在附傳之例乎。至若張昌宗易之昆弟。嬖倖小人。士大夫羞與爲伍。而新舊二史俱附之。張行成傳。不特卓白不分。重爲膏粱之玷矣。

問。歐陽公新五代史。創立世家。以紀吳蜀諸國。元人修宋史。亦承其例。蓋以羣雄割據。非中朝所得而臣。旣不可編諸列傳。乃借世家以名之。其義然乎。曰。此例非歐公所創。梁武帝通史。敍三國事。別立吳蜀世家。實開其先矣。然李茂貞。王岐。與楊行密。王建鼎峙。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亦南平之亞也。皆當列世家之數。不宜散入雜傳。此又義例之未盡善者也。宋初削平僭僞。錢俶陳洪進。皆爲內臣。當在功臣之列。南唐後蜀閩粵北漢。本末已具五代史。入宋以後。無世可傳。而宋史依歐陽之例。仍立此名。

殊無當矣。當依陳勝、項籍、世充、建德之例，列於開國功臣之前，乃合史法。

問：歐公五代史，創立雜傳，及唐六臣傳諸名，以貶人臣之事二姓者，詞嚴而義正矣。乃又謂五代無全臣，則自死節三人而外，槩無足取乎？曰：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則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康懷英、楊師厚、王景仁、劉鄩之徒，其始固非梁臣也，謂之不事二代，可乎？安金全、袁建豐、西方鄴等，唐莊宗之臣，而仕於明宗，其與事二姓，又奚異乎？王鎔、王處直、朱宣、王珂、雷滿、鍾傳，皆唐之藩鎮，未嘗臣梁，亦未嘗臣晉，置之雜傳，更非其倫矣。

問：韓通、周之忠臣，以歐公史例言之，當在死事之列。歐公著書，竊取春秋之義，何故沒而不書？曰：歐公一部五代史，無一字及藪祖，卽恭帝紀亦但云：顯德七年春正月甲辰，遜於位，宋興而已。此尊本朝之義也。藪祖受禪，事既不見於周史，則韓通姓名，自無緣特見。自古禪代之際，忠於前朝者，如王凌、毋邱儉、諸葛誕，死於魏鼎，未革之先，袁粲死於宋社，未屋之日，故史臣得爲之傳，然必斥之曰：反。曰：貳。未有敢訟言其忠者。臣子之詞，出於不得已也。韓通之死，在藪祖受禪之日，其時周已亡矣，準諸前史之例，固不得爲之傳。非歐公之失也。旣不爲通立傳，并其除拜官職，本紀亦沒而不書，所謂諱莫如深也。

問：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說者謂昫在後唐監修國史，國史卽唐書，修於唐而成於晉，故文不再見。非歐公有遺漏，然邪否邪？曰：此欲爲歐史彌縫罅漏，似是而實非者也。莊宗滅梁，自謂中興唐祚，立唐

四廟。其於唐史固當稱國史矣。然宰相監修國史。有修史之名。而無修史之實。唐中葉以降。監修國史者。史不絕書。何嘗修成一編。昫之監修國史。亦僅沿襲虛銜。非真奉敕修史也。後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特令宰臣趙瑩監修。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等繒綵銀器各有差。其監修官前稱趙瑩。後稱劉昫。蓋瑩罷相而昫代之也。昫於晉時。再入相。始有監修唐書之命。與後唐世之監修國史。豈可牽合爲一事。試攷五代會要所載。則唐書修於晉。非修於後唐。審矣。歐公預修新唐史。知監修官僅因人成事。不任筆削。故於趙劉兩傳。皆略而不書。此極有意。可爲後來之法。未可訾其遺漏也。張昭遠終於宋代。昭即張故五代史不立傳。若賈緯傳。則已言晉天福中。預修唐書矣。予故謂歐公之書。不書。非無意也。

問宋史李沆傳云。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攷沆爲相時。年止五十餘。未可云老。且少於沆僅十歲。與沆同年登科。其參知政事。距沆入相之始。不過一年有餘。豈得遽以新進目之。沆雖先且而卒。然人命修短不齊。安能預卜。若云前知死期。則誕妄益甚。殆後人傳會之詞爾。曰文靖先識。固非子明所及。老不及見一語。則由史臣增飾使然。案元城語錄。李

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同列以爲非。丞相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一事也。呂氏家塾記。李文靖居相位。王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答。至中書。獨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死。子必爲相。遽與契丹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此又一事也。史和合此二事。又改竄其語。致有此失。呂氏記沉死。子必爲相之語。本無病。

問。續綱目。宋眞宗天禧元年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其九月。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說者云。特書曾之不受。所以譏旦之受也。曾能不受非義之職。宜史深予之歎。曰。宮觀之剏。出於道流。以宰相領之。固爲非禮。然攷沂公當日。特以欽若位在己上。推而讓之。及乾興中入相。仍充會靈觀使。欽若卒後。卽代爲玉清昭應宮使。未嘗堅辭不受。則知前此辭會靈之命。意別有在。非以爲必不可受。而決去就以爭之也。宋時宮觀之職。名臣大儒多爲之。或受或辭。均非大節所係。後之評史者。大都未閱全史。偶舉一節。而震而驚之。無異矮人觀場也。

問。宋濮安懿王之議。兩制謂宜稱皇伯。而歐陽公建議非之。後人多左歐陽而右司馬。然與否與。曰。皇伯之稱。於禮無稽。古人稱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伯兄。叔兄。伯氏。叔氏。伯子。叔子。伯姬。叔姬。皆以伯叔爲長幼。

之異名。無單稱伯叔者。伯也。執爨。婦人謂其夫也。侯主侯伯。家之長子也。將伯助予。則不知誰何之人也。吾未聞以世父爲伯者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不聞改本生之親爲世父叔父者。漢宣嗣孝昭。尊史皇孫曰悼考。光武嗣孝元。亦立南頓以下四親廟。曰考。曰親。則亦未沒其父母之稱。誰非人子。以爲人後而不得有其父母於人子之心。自有難安者。歐陽之議於禮於情。本無可易。非若嘉靖議禮諸人之佞邪也。

問。宋史之論趙汝愚。稱其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至以周公比之。毋乃譽之過當乎。曰。汝愚之心。固出於忠義。實則僥倖成功。不可以爲後世法。何也。廢立之事。非臣子所宜輕舉。古有廢昏而立明者矣。未聞有廢父而立子者也。光宗之罪。在於不孝。其子乃不以爲君。而取而代之。蹊田奪牛。罪又甚焉。且以子奪父位。事之至逆者。左右警御。必不願也。舉朝臣僚。非盡同謀也。光宗又非甘心於退閒者也。設有奉帝而出鬪者。兵刃相加。不幸而敗。則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幸而勝。則爲商臣冒頓。不可言矣。吾故曰。汝愚之功。僥倖而成。其實則亂之道也。昔衛出公受國於君夫人。其父又不在衛。非攘而奪之也。聖人猶且非之。試以慶元內禪。與衛事平心較之。孰順孰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而論者猶許汝愚爲社稷之臣。此夫子爲衛君之說也。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謂曼姑之義。固可以圍之。汝愚之功。與曼姑之義。前後一轍。後人責曼姑而譽汝愚。非春秋之法矣。夫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光宗雖非令辟。自寧宗視之。

則君也。父也。壽皇崩而託疾不過宮。爲子者號泣而從之。可也。豈真有亡國破家之釁。迫不及待而必出此下策也哉。若以太皇太后之詔爲辭。此掩耳盜鐘之爲。非真名正而言順也。大臣當斯際者。但可爲留正之遞。不當爲汝愚之舉。范汝黼謂留爲異姓之卿。趙爲貴戚之卿。此迂儒騎牆之論。宋史載入留正傳。陋矣。

問。宋初立僖順翼宣四親廟。本非定爲不祧之始祖也。神宗時。僖祖親盡當祧。因王安石異議而止。自後順祖以下遞祧。遂以僖祖爲始祖。而太祖亦在昭穆之列。議者咸以爲失禮。及趙汝愚當國。折衷羣議。正太祖東向之位。而朱元晦獨上議。力爭其不可。又遺汝愚書。言之甚力。元晦大儒。不審何所據。曰。議禮聚訟。自古而然。要當準乎天理人情之公。非可以口舌爭也。僖祖之當祧。久矣。熙寧集議。則韓維是而王安石非。紹熙集議。則汝愚是而元晦非。元晦尊程氏學。而伊川亦取安石之說。故持其議甚堅。至詆汝愚以爲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此負氣之強詞。非至公之定論也。宗廟之禮。有以功德而尊之者。是百世不祧者也。有以四親而尊之者。此親盡則祧者也。宋之帝業。起於太祖。自宣祖而上四廟。則以天子之高曾祖禰而祀之。非以其有功德而祀之也。五服之制。父至親而祖次之。曾高又次之。宣祖尙可祧。何獨僖祖不可祧乎。僖祖旣非得姓之始。又非封爵之始。方諸殷周。則報乙組紂之流也。而欲擬稷契以爲始祖。謬矣。如謂已立之廟。不當更毀。則禮何以有廟祧壇墀之別。如謂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則順翼宣三祖。何

又忍而去之。安石之頗僻，固不足道。元晦南渡，儒宗乃守一先生之言，不復權其當否。斯爲通人之蔽矣。
據語類當時主朱議，只有謝子肅章茂獻二人，可見人心不甚相遠。

問：朱氏語類論祧廟一事，謂今廟室甚狹，東向位坐空，昭在室外，卻靠實，則東向不足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此說如何？曰：此又愚之不大解者。東向既不足爲尊，又何苦要僖祖居之乎？坐空靠實，術家淺陋之言，議禮者固所不道。若欲以僖祖當所自出，則趙之得姓，不始於僖祖矣。太祖初立四親廟，稱僖爲高祖，不稱始祖也。非天子不立太廟，太祖肇有天下，而不得正太廟之尊，於人心必有不安者矣。元晦又以士大夫封贈三代爲比，愚謂宋時封贈三代，父最貴，大父會，大父以次遞降。若以此例之，僖祖可祧，宣祖不可祧，祧宣而尊僖，藝祖在天之靈，亦必不安也。

問：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宋景濂王子充，皆以古文名世，何以疏舛乃爾？曰：金華烏傷兩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艸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未諳習，開口便錯，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卽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闕，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闕。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

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闕漏。因陋就簡。良可咭矣。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它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澤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皆謬戾之顯然者。

問。元史多用投下字。似是部落之稱。未知其審。曰。投下。遼時謂之頭下。遼史地理志。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剏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之。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徵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元時各投下。不設節度使。自魯趙諸王外。亦未見有建立城郭者。其餘大約與遼制同。史傳所載投下之目。有云四投下者。兵志。木華黎奉太祖命。收札刺兒兀魯忙兀納海。四投下是也。有云五投下者。尤赤台傳。其先刺真八都。以才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刺兒。瓮吉刺。亦乞列思等。當開剏之初。協建大業。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因其名爲氏。號五投下。元典章載至元二年。中書省欽奉聖旨。據納陳駙馬帖里干駙馬。連哥國王。鍛真忽都五投下戶計云云。所

稱納陳駙馬者。登吉刺氏也。帖里干駙馬者。亦乞列思氏也。之子李鍛真兀魯兀台也。連哥國王當是札刺兒氏。史所稱國王頭輦哥也。忽都當是忙兀氏。與朮赤台傳正合。博魯歡傳謂之五諸侯。有云十投下者。木華黎傳丙戌夏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一。是也。有云十七投下者。許有壬撰怯烈公神道碑云。世祖立極。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所稱十七投下。此其一也。怯烈公名鎮海。太宗時右丞相。餘不可攷。又有云三投下者。食貨志。左手萬戶三投下。謂李羅臺萬戶。忒木臺駙馬。幹闥烈闥里必三人也。有云兩投下者。食貨志和斜漫兩投下是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四

荅問十一

算術

問絳縣人生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曰。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今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卽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收之。得二十三。又八十一分之十三。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依三統術推。得文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小餘三。夏正月甲子朔。小餘八。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問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二年端蒙單闕。三年游兆執徐。則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小司馬索隱疑班固用三統術。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然歟否歟。曰。三統之術。本於太初。非有二法。漢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

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班氏雖云太歲在子。亦何嘗不云闕逢攝提格之歲。則與太史公說。又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在元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即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涇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闔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焉逢攝提格之歲爲歷元。而太初三統術。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於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歷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真太歲所在。二說固並行而不悖也。東漢以降。術家鮮知太陰太歲之別。而溷而一之。無惑乎小司馬之致疑矣。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以今法上推太初。亦當是丁丑。而班史乃云。太歲在丙子。相差一年。何故。曰。太初本以丙子爲元。劉子駿三統承其法。推太歲所在。數從丙子起。是其證也。

古法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積百四十四歲。至光武建元十六年。當超一辰。故建武十七年太歲得越庚子而至辛丑矣。乃東漢之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故高帝元年漢志謂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爲丁丑。皆後人強名之。非當時本稱也。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今之言太歲者。惟知六十年一轉而已。蓋始於東漢。而沿習至今。此古今推步家更變之一大端。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嘗一及之。寥寥千載。尠有通其故者矣。

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殆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且五緯在天。人所共見。非若太歲之無象。故舉其著者言之歟。曰是也。東漢以降。太歲無超辰之法。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古法歲在大梁。太歲必在辰。辰與酉合。言星可以見歲也。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能通爲一法。以歲星表歲。不若以干支之簡易矣。

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又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咸池與月建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然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

問一行亦號知歷者。其言云。秦顛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然則太初元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之歲。非真甲寅歲也。曰太初詔書。固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今推其年。天正果是甲子朔。同一詔書之文。日名旣符。年名亦必不誤矣。當時實以太陰紀歲。而後人誤以太歲當之。故疑年名之牴牾。而強爲此說。如知古人歲名。或以太陰。或以太歲。原有兩法。則曉然於二者之不相悖矣。至太歲超辰之法。東漢術家已眇知者。何況唐人。

問太陰太歲。溷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證乎。曰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涿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公所云歲陰者。卽淮南之太陰也。歲星與太歲相應。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而歲陰則在寅。寅在子前二辰也。歲星居子。太歲必在丑。而歲陰則在卯。卯在丑前二辰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歲陰之非太歲明矣。而攝提格以下十二名。則主歲陰而言。不主太歲而言。班氏天文志。本承用史公之文。乃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此誤以歲陰爲太歲之明證也。淮南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亦

主太陰而言。而晉灼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亦是誤以太陰爲太歲也。
晉灼晉
尙書郎。

問。張晏注漢書云。太陰。歲後二辰也。揚雄傳同。張守節說亦同。史記貨殖傳注。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曰。

前後之名。本無一定。以日躔之次言之。則寅前而子後。以十二辰之序言之。則子前而寅後。其實一也。翼奉以初元二年前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孟說非也。太陰在戌。則太歲當在申耳。然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非甲戌也。奉所謂太陰。似卽指太歲而言。予嘗以三統術推。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已及超辰之限。歲星超壽星而入鶉火。卽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依此算至初元二年。太歲正在甲戌也。

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與太歲似無與。且引樂緯。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之語。樂緯今已不傳。於它書亦有徵歟。曰。此在漢書天文志言之甚詳。其言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營室東壁。此據太初術下放此。在卯。曰單闕。二月出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胃昂。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在參罰。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注張七星。在申。曰涿灘。七月出在翼軫。在酉。曰作諮。八月出在角亢。在戌。曰掩茂。

九月出在氏房心。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尾箕。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夫正月日在姬訾。而歲星晨出營室東壁。卽姬訾之次。是爲歲星與日同次。然其月斗建在寅。而其歲太歲亦在寅。推之十有二歲皆然。豈非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乎。豈非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卽爲太歲所在乎。賈公彥說此義雖未了。而句讀無誤。蓋其時經學尙有專門授受相承。不似後人無知妄作也。

問。堪輿八會之名。見於鄭康成注周禮。賈疏引堪輿大會有八。小會有八。又引鄭志答張逸問。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堪輿之書。今已不傳。八會之名。亦有可考乎。曰。此在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當作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八合猶八會也。今依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

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吳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氏傳。史墨占吳入郢。必以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八會之占。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蒙。何故。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淮南天文訓。後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此歲之刑德也。前云。陰陽刑德。有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此月之刑德也。歲德歲刑。今選擇家猶用之。七舍直月。則世人鮮知之者。以愚攷之。蓋與周髀之七衡相應。但周髀以日行赤道南北分內外。故冬至在外衡。夏至在內衡。此以陽氣自微而著分內外。故

冬至德在室。而夏至德在野。德之所對爲刑。二分日行中衡。春分德在門。其對爲秋分之門。秋分德在門。其對爲春分之門。雖云刑德合門。其實亦相對也。此渾天之義也。

問。乾象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坎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此條恐有譌舛。其算例亦可推否。曰。此卽漢人六日七分之法。易稽覽圖。甲子卦氣始中孚。每六日七分。而易一卦。坎離震兌爲監司之卦。獨用事於分至之首。得八十分之七十三。冬至。坎始用事。又加中孚六日七分。而復卦用事。合於易七日來復之數。其說始於京房。六十卦以中孚。復。屯。謙。睽。升。臨。小過。蒙。益。漸。泰。需。隨。晉。解。大壯。豫。訟。蠱。革。夬。旅。師。比。小畜。乾。大有。家人。井。咸。姤。鼎。豐。渙。履。遯。恆。節。同人。損。否。巽。萃。大畜。賁。歸妹。无妄。明夷。困。剝。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爲次。每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之十四。較他卦少七十三分。此所少之數。卽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卽八十分之七十三強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卽八十分之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爲日法。今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爲日法。則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小餘以入算也。求坎卦當作次卦。字之譌也。景初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爲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

十八爲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坎卦用事萬一千五十八分之萬九十一。大餘六。即六日也。小餘九百六十七者萬一千五十八分之九百六十七。即八十分日之七也。正光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竝以葭法六千六十爲日。故即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實無異也。

問。郎顛亦傳六日七分之法者。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竝爲三公之日也。此說然否。曰。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氏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是歲天正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日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即八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未餘分所積凡七十一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尙有贏分也。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尙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於大壯。故顛再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間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爲密合。曰五歲再閏。聖人不過言其大略。如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祇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弱。若以十九年七閏之率計之。須五年又五個月而得再閏也。然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麤率。驗之天行。尙非密合。蓋古術皆用四分章蔀。紀元之率。皆四分術也。自劉洪作乾象。減歲實以合天行。而章閏猶因舊法。何承天雖病其數微多。猶以用算滋繁。未及更易。祖沖之始創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興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旣減於四分。則章法自難因乎古。法興未達天行。故有此難。嗣後張賓。張胃元。劉焯之徒。所立章歲章閏。各有不同。要皆本沖之遺意。古率十九年七閏。閏分太多。沖之率五十八閏。張胃元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閏。皆強於沖之。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閏餘通爲一術。但以歲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卽爲一歲之閏積。而不更求齊同之率。此亦術家變古之一大端也。然與其存章歲之名。而仍未密合。不若實計中盈朔虛之分。而累積以求閏。淳風於此。極爲有識。元人授時術。不用積年與日法。亦卽此意。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有言章歲者矣。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有臧元震者。妄稱術家以章法爲重。自淳祐壬子。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

是爲章歲。閏月當在冬至之前。詔遣元震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乃轉元震一官。而議更憲。元震於推步之原。了無所得。撫拾經生膚淺之談。皆祖沖之李淳風輩所唾棄。不屑道者。而疇人子弟。已瞶眙不能置對。元震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旣用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恆率。自不能拘。而有司亦不知也。當時局官淺陋如此。欲其改憲以合天。難矣。

問。乾象推月行術。十三日之下。注云。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限餘之義何解。有後限而無前限。又何故也。曰。乾象術。月行十三日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五千二百有三。而一入交。朔入交則日食。望入交則月食。入交前後一日有奇。皆爲可食之限。過此則不食矣。後世所謂食限者。蓋本於此。限餘。謂日小餘。以此爲限也。有後限。則必有前限。故下文云。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元嘉月行陰陽法。本依洪術。其於入歷二日之下。有前限餘。及微分之數。十三日之下。有後限餘。及微分之數。可證乾象元有前限。當在二日之下。而傳寫脫之耳。然則前限之數。亦可攷乎。曰。前限者。交後之限也。後限者。交前之限也。凡交前交後之限。宜相等。元嘉大明諸術竝同今以後限餘減月周。餘三千九百六十一。併周日分五千二百三。共得九千一百六十四。滿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收爲一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分。又借一分。作二千二百九即微分法減後限微分。尙餘微分四百五十七。是距交一日一千二百九十分。

以內爲食限矣。然則前限餘當在第二日。日餘千二百九十弱也。宜於二日之下補注一十九字云。限餘千二百八十九。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則前後之文相應矣。

問。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得定積。爲授時百年加減歲餘之法所從出。梅氏攷之審矣。但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而後得之。此其故。梅氏亦不能言。願聞其審。曰。統天之術。起上元甲子。至紹熙甲寅。中距三千八百三十年。以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乘之。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爲歲積分。減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得氣汎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其年無躔差。卽以汎積爲定積。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大餘十八。小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以萬二千通大餘。并小餘。得廿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卽氣積差。是爲紹熙甲寅歲冬至大小餘。實壬午日亥正四刻也。乃置上元以來歲積分。減氣積差。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又以斗分差一百二十七乘距算萬分。約之得四十八。爲躔差。再以躔差乘距算。得一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加入歲積分。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萬一千六百五十一。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大餘三十五。小餘一千六百五十一。轉減紀法。得上元天正冬至。大餘二十四。小餘一萬三百四十九。然則上元天正冬至。乃是戊子日戌正三刻弱也。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爲起算之端。今上元冬至。不值甲子。依授時術。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

子起算。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冬至日距甲子廿四日一〇三四九。併氣差十九日九八一。僅得四十四日八一六〇。以較六十甲子。尙欠十五日三八四〇。何以便起甲子。曰。統天雖置上元。實暗以紹熙甲寅爲元。上攷下求。俱以甲寅距算爲斷。若於是年。又加躔差。布算旣繁。益滋味者之惑。故但減十九日有奇。而六十之數已周。其所欠之數。卽此三千八百三十年中。應加歲餘之數。暗相除補。而人不覺。此術家省算之妙也。

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曰。氣差者。上元冬至後。距甲子之日數。氣積差者。甲寅歲天正冬至前。距甲子之日數也。氣積差當爲二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今宋史刊本作二十萬。蓋脫二字。氣積差卽授時之氣應。積算少於距差者。以躔差加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減氣積差。又轉減紀實。所得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上攷之法。減氣應爲通積分也。積算多於距差者。以躔差減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以加氣積差。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卽授時下求之法。加氣應爲通積分也。有此捷法。可省以歲分乘積算之繁。而仍設本法者。爲求天正經朔地也。授時不立積年。設諸應數。以爲上攷下求之根。蓋竊取其意。而又不明言之。伯宗數善。君子所不取也。

問。統天術。積日旣從上元冬至後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之數。何也。曰。求積日當從甲子起算。求經朔當從合朔起算。推紹熙甲寅天正經朔。置冬至氣定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

四百八十九。減閏差二萬一千七百四。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八十五。以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除之。得積月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餘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三。是爲天正閏汎餘。以減氣定積。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七萬九千四百九十六。是爲天正朔汎積。其年無距差。卽爲定積。滿紀實去之。餘七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如策法而一。得大餘五十九。小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六。推得天正癸亥朔。因小餘在進朔之限。當進一日爲甲子朔。與宋志所稱十九日壬午。恰合。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旣同。又均用百年消長一分之率。乃統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戌正二刻。以授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亦有四時之多。此何以故。曰。歲實雖同。而斗分差之數微異。授時術上攷往古百年而長一分。則萬二千年止長百二十分。而統天乃長至百二十七。又以所多之分乘距差。則三千八百餘年之久。固宜增多四時矣。

問。太陽盈縮分初末限。郭氏離爲六段。殊不可解。積差之數。何以得之。大統法原謂各段實測日躔度數。與平行相較。以爲積差。不知其實測度數如何。相較又用何法也。曰。盈縮四限。各離爲六段。此非郭氏所創。唐宋以來皆有之。其所以析爲六者。四正分爲二十四氣也。但古以恆氣分段。故卽取節氣名之。郭以定氣分段。故易以一二三四五六之名。其積差之數。愚嘗取楊忠輔統天術較之。與此不甚相遠。然則郭氏亦因前人所測而增減之。塚積招差之算。雖於古未聞。恐亦有所受之也。夫四分歲周之一。爲九十一

日三十一刻有奇。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盈縮之限。此四限之中。各有六氣。以平行計之。在盈限則每氣十四日八十二刻。在縮限則每氣十五日六十二刻。又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增減損益之率。此即張子信劉焯輩所積候而得者。步算之根。生於測候。測候之大端有二。一曰星度。一曰晷景。日所躔之度。人目不能見。算家以月蝕衝求之。猶或未準。若晷景之長短。人人可測。亦時時可測。古人因實測而立算。後人踵事而加精。非後人之智。過於古人也。若夫太陰之分段。則以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半。而析之爲四。又析之爲二十八。每段先約其平行之率。以校實行之進退。與日躔無二理也。

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一爲周歲之象限。九十一日三一〇六二五。其一爲周天之象限。九十一度三二四三七五。截然不同。其推日躔也。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〇九二二五。行天一象限。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一二〇二五。行天一象限。似指周天象限而言。及觀梅氏駢枝。乃云置盈初縮末。限八十八度九〇九二二五。加八盈積二度四〇一四。卽合周歲一象限之數。置縮初盈末。限九十三度七一二〇二五。減去縮積二度四〇一四。亦合周歲一象限之數。其不用周天象限。而用歲周象限。何也。豈所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耶。曰。歲周者。今歲冬至。與來歲冬至。相距之日分也。天周者。今歲日行箕十度。至來歲日行箕十度之日分也。天周歲周。俱從冬至起算。太陽一歲一周。本無不足。而星差而東。則天周恆多於歲周。所謂歲差也。天體渾圓。本無度數可計。其云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蓋以日周命之。漢魏以前。未知歲差。

故周天卽爲歲周。祖沖之始知冬至無定在。而周天與歲周。遂區而爲二。然周天之數。惟推七政八黃赤宿度乃用之。其所以亦分四象限者。特爲黃赤變率之用。與日躔盈縮無與也。且其所謂周天者。乃恆星之天。天體左轉。而星自東移。初非天度有餘。而日度不足。愚嘗謂天周。只是星周。而歲周乃真天周。以周天之度。本從歲周得名也。然則盈縮之限。必用歲周象限。斷可識矣。

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今以授時歲周除天周。得每日平行一度〇〇〇〇四十一秒有奇。而授時術但云。日平行一度。雖分下之小餘甚微。然積之至久。遂差一日。又西術皆以度分變時。梅氏駢枝。求定氣法。但求本日盈縮差。盈減縮加。卽爲定氣日分。實則盈縮之差。皆度分。非日分也。假如冬至後四十五日六五五三一二五。求得本日本時盈差一度八千〇一十二分四十八秒。豈卽命爲一日八十刻一十二分四十八秒。以減立春平氣而得定氣邪。抑別有變時之法邪。曰。古法所云周天者。併歲周歲差言之。與西法之周天不同。西法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宮。冬至日行初宮初度。周十二宮而復於冬至。則天周卽歲周也。但以三百六十度。與歲周不相應。故又有每日平行之率。以齊之日度。旣不同母。則布算之時。又須以度變時。不若授時日法度法。皆爲萬分之簡易矣。授時日行一度。度下本無餘分。此卽平行之率。其又有周天者。特爲推黃赤道宿度用之。猶之西法推黃道宿度。亦每年遞加歲差五十一秒也。歲差之根。正爲歲周不及天周而設。如果有此平行之率。則終古不變。安得有差。以

歲周除天周。得日平行。祇可施於西法。而不可通於古者。以周天之名同而實異也。元史所載求定氣術。云置四正恆氣日及分秒。以盈縮差命爲日分。盈減縮加之。卽爲四正定氣日及分。冬夏二至盈縮之端以恆爲定然則度分卽日分。不須變時矣。日行既有盈縮。則時刻常有進退。如以立成表本日行度爲一率。日周一萬分爲二率。今所得盈縮差度分爲三率。求得四率。命爲日分。較之本術似更密。而授時不用者。以所差本微。且願朔不用定氣故也。

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亦有本乎。曰。泰西之法。本於回回。前此未之聞也。然予考尙書緯。四游升降之說。頗與言高卑者相近。何以言之。鄭康成之注。考靈耀也。曰。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夫冬至爲地上游之極。地之下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高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地之上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下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卽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後。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中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心不動。而太陽之行。有高有卑。升降卽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卽不

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柄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惜乎緯候之書。世既不傳。而漢世亦未有推日行盈縮術。無以證明其故。後儒諱讀緯書。詆爲荒唐難信。習西學者。又不能博涉經史。以通古今之郵。無惑乎齟齬而不入矣。昔崔靈恩作論。以渾蓋爲一。至近代而其理始顯。予今以考靈耀之言升降者。爲最高卑之證。未識世有靈恩其人者。以予言爲何如也。

問。先生言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曰。以周禮疏知之。駟人云。軌長十尺。而策半之。鄭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鈎。以求其股。股則短矣。此句弦求股法也。當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得股。依法弦七尺自乘。四十九尺。句四尺七寸自乘。二十二尺。有九寸。兩數相減。餘二十六尺九十一寸。開方得五尺一寸八分不盡。卽所求股也。賈氏算得股五尺三寸。蓋由不知方法。當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故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七寸自乘之中。尙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所算句冪誤。而所求之股數亦誤。此其未通算術一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按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氏疏云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而。此卽是中數曰歲。誤矣。歲有十

二中析之爲二十四氣。中氣而與節氣。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誤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未通算術二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荅問十二

音韻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崑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於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於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翔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諸暢明

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尙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於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於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難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鬱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之義爲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遏爾躬，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躬與鄰韻，非謂眞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賡之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蓋尙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之字，盡可合於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潛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潛之轉音。

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潛溱相轉。而謂蒸真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潛。皆曾聲也。毛傳于魯頌烝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眞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若毛奇齡輩。不知而作。嘵嘵警警。置勿與辯可也。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此顧氏之輕於持論。以一孔之見。窺測聖人也。夫士女之謳吟。詞旨淺近。聖賢之制作。義理閎深。深則難曉。淺則易知。七月末章。已有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其傳耳。夫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如但以偏旁求音。則將謂國風之諧暢。勝于雅頌之聳牙。而周公亦囿於方音矣。有是理乎。且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冥古眠字宋玉招魂以眠。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禋。成禎烈文之訓。

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爲胸。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豕以應韻中功。比豕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從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蔚从艸君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蔚聲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說文彪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彪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醫書有怔忡亦取雙聲。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艱終爲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它。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之類也。而古鍾鼎文令終字。有作靈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與挺屛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釋艸。荼大苦。說文作藎。楚辭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

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爲韻。抑訐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子乾象傳。讀命爲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各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爲振。則全卦皆協。不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從多之例也。顧氏不得其說。概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楊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化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己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从也。墜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詞。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籀文。漢碑亦多用墜。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秦始皇本紀。琅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者。誤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旻。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從斤也。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旻从斤。當以

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頌人其頌。亦頌之轉音。禮記頌乎其至。讀頌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與盼韻。顛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傲从奴。而與速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免置以仇韻逵。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母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謀。小戎之驂。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莖。卽轉从莖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侏爲渠之切。讀鯨鯨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巽从袁聲。故字之从巽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巽巽。乃與善韻。讀環者。巽之正音。讀莢者。巽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謏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

偕老。則與髡掃韻。考禴翟闕。翟字或作狄。狄有剔音。正與髡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木亦與首阜韻。類舊與時韻。薄亦與里哉韻。召舅从正音。舊從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予蓋深愛顧氏攷古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簡兮。毛訓簡爲蘭。說文有蘭無間。知簡讀如蘭也。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毛無破字。其說蓋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庚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廣載歌。卽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庚。是漢古文尙書。讀庚爲續矣。卯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卯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卯人。借卯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卯。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卯兮。亦當讀爲礦也。庚續以義轉。卯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真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學。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學者極也。亟與急通。故學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

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隱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誦齊南山亦以告鞠爲韻而釋訓亦以鞠與職隱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躑躑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母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螻螋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母讀如每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悔字四見正月錄皇矣行葦皆與今音同悔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悔可入語姥部因流沂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未甚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強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睦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刑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啓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聲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葦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盛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蠪蛸叮嚙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

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蝸如蟻。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綵。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擘擘。擘擘。擘擘。禹禹。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死。契闔。搔首。踟蹰。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燠。箴。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知雙聲。自三百篇。啓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于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側異讀。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並以動靜。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童觀。闕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之觀我。與我之觀於人。義本相因。

而魏晉以後經師強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孰云察余之美惡。與字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于葛洪字苑。顏氏家訓言之。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審矣。予我之予。錫予之予。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篇楚詞。皆讀上聲。當直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者。正其義。不必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切。以自破破它爲別。卽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于古。自謂密于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問。四聲始于周彥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臚惰墮。卽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閒。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

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如澤滂。滂汨。偈側。泌瀨。蜚織。垂髻。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聲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閒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蜷。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創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考矣。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爲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又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卽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溫公。而溫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不加詳考。遂誤切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腭聲。舌頭聲。唇吻聲。頗與

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於舌齒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唇齒喉之別。昉於何時。曰。凡聲皆始於喉。達於舌。經於齒。出於唇。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閒關契闊。馨香厭浥。人知其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栗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率。人知其出于齒。蔽芾匍匐。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唇。卽喉舌齒唇之分。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疊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以宮商角徵羽相比附。乃於喉舌齒唇之外。別出牙音。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舌齒唇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譌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也。此二聲者。分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扌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音。茄有荷音。囂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唇。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哈。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說亦不盡然。蓋有

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唇音皆重唇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唇四母。輕唇斂于重唇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唇。今轉爲輕唇。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卽類隔可以考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恣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冲直弓反。而說文讀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考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斂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卽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說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旣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一三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爲譜。皆不出於梵書也。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卽涅槃之迦呿伽呿其柯。俄也。而去其一。照穿狀審禪。卽涅槃之遮車闍膳時柯。若耳賀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卽涅槃之吒丑加。茶吃擊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卽涅槃之多他陀馱那奴賀也。而去其一。邦滂竝明。卽涅槃之

波頗婆婆去摩也而去其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溫定三十六母雖亦參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爲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能以梵學雜之也

問輕唇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讀重唇也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有輕唇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以經典皆可讀重唇如伏羲卽庖羲伯服卽伯備士魴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羸沒附婁卽部婁汝山卽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邳繁纓卽鞶纓方羊卽旁羊封域卽邦域疊疊卽勉勉膺膺卽謀謀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窳佛讀如弼紛讀如鹵繁讀如婆疊讀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莠讀如字絕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唇者漢魏以前皆讀重唇知輕唇之非古矣呂忱字林反穠爲方遙反襮爲方沃反邸爲方代穠襮邸皆重唇則方之爲重唇可知也忱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類隔之例以惑人者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唇無輕唇卽涅槃經所列唇吻聲亦無輕唇輕唇之名大約出于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然非敷兩母分之卒無可分亦可知其不出於自然矣

問古音於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机隍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

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考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強生分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於今。失之甚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辨

太陰太歲辨

漢初人多以太陰紀歲。亦曰歲陰。闕逢等十名。攝提格等十二名。古人本從太陰得名。淮南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攝提格居首。漢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蓋以太陰表歲也。而下文卽云。太歲在子。是太陰自太陰。太歲自太歲。詔書未嘗并而爲一也。太史公書載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盡七十六年而止。皆以太陰紀歲。或疑爲褚少孫所補。卽果出於少孫。亦是元成間人。身在郎署。必非妄說。是西京猶用太陰紀歲矣。劉子駿造三統術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則是以丙子爲肇端。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一術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後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知有太陰。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并爲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可通者。其言曰。太陰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云云。兼存三家之學。驟讀之。似無可議。及細

攷之。則石氏與天官書同。甘氏小有出入。太初則常差兩次。其故何歟。史公以太陰紀歲。其言歲陰在寅者。太歲實在子。故歲星以天正十一月出斗牽牛。即丑宮星紀之次。其月斗建子。賈公彥所云。子上有太歲也。太初以太歲紀歲。太歲在寅。則歲星在姬訾矣。寅與亥合。當以斗建寅之月。晨出營室東壁。所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而見也。同一攝提格也。一爲太陰。即歲陰。一爲太歲。相差兩辰。同一正月也。一爲建子。一爲建寅。相差亦兩次。夫亦冰炭之不相入矣。志家亦知其難通。乃強爲之說曰。星有贏縮。各錄所見。曾不思歲星每歲行一次。卽有贏縮。不過數度。甘石異同。可以贏縮解之。若太初之與甘石。立法本殊。何容并爲一談。春秋傳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此星有贏縮之說也。烏有歲在星紀。而淫於姬訾之口者乎。此志或云馬續所作。非孟堅之文。要其昧於太歲太陰之辨。貽誤後賢。則志家不得辭其咎矣。張揖晉灼諸人。又在馬續之後。承譌襲謬。切太陰爲太歲。又何怪焉。或曰。太陰紀歲。太歲超辰之法。東漢已廢而不用。子何爲斷斷於此。予應之曰。推步之學。古疏而今密。謂古法必可行於今者。非也。謂古無此法者。亦非也。井田封建。後世萬不能行。豈可謂三代以前。無此制哉。予恐讀淮南太史公者之不得其解。而詳攷之。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書以諗同志者。

秦四十郡辨

言有出於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尙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

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秦四十郡之說。昉於晉書。晉書爲唐初人所作。自今日而溯唐初。亦謂之古人。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於各郡國下。詳言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孟堅所說。卽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於孝平。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故知西晉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駟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以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遂深入人肺腑。牢不可破矣。地理之志。莫古於孟堅。亦莫精於孟堅。不信孟堅。而信房喬敬播諸人。吾未見其可也。卽泝而上之。肇自裴駟。駟亦劉宋人也。豈轉古於孟堅哉。或曰。子言古人有

前後之殊信矣。太史公在孟堅之前，乃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二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信漢書而不信史記，未見其信古也。予應之曰：讀古人書，當尋其條貫，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天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卽以此紀證之，始皇卽位之初，秦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其五年，又置東郡矣。十七年，又置潁川郡矣。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裴駟所舉三十六郡之數。子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數。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弗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於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非班史有遺漏也。或又曰：漢志鄣郡。

不言高帝置。此可爲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並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此三難者。舉不足以申四十郡之說。而世猶以其出於晉志。不敢輒議。夫晉志之誤亦多矣。漢志郡國百三。而誤以爲百十。有一。續漢志郡國百五。而誤以爲百八。東晉僑立州郡。未嘗有南字。宋永初詔書始加。而晉志襲沈約之文。弗能改正。近事且猶踳譌。況能溯秦漢而補孟堅之闕乎。吾故曰。言四十郡。甚難而實非也。言三十六郡。甚易而實是也。讀史記者。當以孟堅書解之。而毋惑乎裴駟之單辭可矣。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於宣姜。中菁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理。相刺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杖義封衛。衛豈無它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杖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

服也。此意本衛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李之才邵堯夫問答辨

聖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後人舍其易知易從者，而求諸幽深元遠之間，故其說支離而難信。予讀東都事略載李之才邵堯夫問答事，而有疑焉。其言曰：堯夫讀書蘇門百泉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之曰：子何所學？堯夫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從之才傳其學。夫性命之學，有出於義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謂之命，自人言之謂之性，而性卽理也。窮理斯可以觀物，區物理與義理而二之，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於義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曰：道不遠人，凡離乎人而言物，離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謂道也。吾意後之欲尊堯夫之學者，強爲之說，失其本真，使斯言果出於之才，而堯夫果傳之才之學，則亦異乎吾所聞矣。

攷

秦三十六郡考

秦三十六郡之名。當以漢書地理志爲據。自裴駰誤解史記。別南海。桂林。象郡於三十六之外。而晉志因有四十郡之說。紛紛補湊。似是實非。今依漢志。列其名目如左。

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

河東郡

太原郡

上黨郡

東郡

潁川郡

南陽郡

南郡

九江郡

鉅鹿郡

齊郡

琅邪郡

會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隴西郡

北地郡

上郡

雲中郡

鴈門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遼西郡

遼東郡

南海郡

稱秦郡者一。

長沙郡

漢爲國

稱故秦某郡者八。

三川郡

漢更名河南郡

九原郡

漢更名五原郡

象郡

漢更名日南郡

碭郡

漢爲梁國

泗水郡

漢更名沛郡

桂林郡

漢更名鬱林郡

邯鄲郡

漢爲趙國

薛郡

漢爲魯國

以上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者。謂因其名不改者也。云秦郡者。因其郡名而立爲國者也。云故秦

某郡者。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皇。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考之。乃戰國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

三十六郡之名。皆據始皇時。若二世改元以後。豪傑竝起。復稱六國。分置列郡。多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不久仍復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如吳郡之類是也。亦有漢興仍其名者。則歸之高帝。置此尊漢之詞也。凡稱故秦者。皆據始皇三十六郡。其稱故齊故趙故梁故楚者。皆據漢初封國。非戰國之秦齊趙梁楚也。

漢百三郡國考

自秦始皇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盡領於天子。有郡無國者。凡十三歲。及二世嗣立。而陳涉起事。豪傑響應。仍復六國之名。各自分立郡縣。非復秦三十六郡之舊矣。漢既并天下。懲秦之弊。大封齊趙燕代吳楚淮南梁淮陽長沙諸國。其時天子自領者。廛三河內史等十五郡。而諸侯王國。亦各有所領之郡。志所載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於王國者也。故其時國大而郡小。及景帝懲吳楚七國之強。稍裁抑宗室。卽皇子受封。不過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王得分其地。封子弟爲侯。侯國皆別屬漢

郡不領於王國。而王國日益削弱。故其時郡大而國小。志所載皆據元始版籍。故先郡而國次之。卽梁、楚、趙、淮陽。國名仍舊。而疆域之廣狹。前後懸殊。以它郡國沿革。及諸王傳參考之。其大略猶可考也。漢郡國百有三。實因秦三十六郡而分析之。武帝開拓三邊。增置漸多於舊。其後稍復省罷。今稽其增置之始。爲漢郡國考。

秦置三十六郡。見秦三十六郡考

高帝增二十六。

河內郡

汝南郡

江夏郡

魏郡

常山郡

清河郡

涿郡

渤海郡

平原郡

千乘郡

泰山郡

東萊郡

東海郡

豫章郡

桂陽郡

武陵郡

廣漢郡

定襄郡

中山郡 後爲國

膠東國

燕國 後爲廣陽國

淮陽國

楚國

衡山國 後爲六安國

內史 武帝爲京兆尹

鄆郡 武帝爲丹陽郡

文景各六。

廬江國 後爲郡

濟南國 後爲郡

河間國

畱川國

膠西國 後爲高密國

城陽國

以上文帝置

文帝置國凡九。衡山、膠東、高帝嘗置。濟北卽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不數。

山陽國 後爲郡

北海郡

濟陰國 後爲郡

廣川國 後爲信都國

濟東國 後爲東平國

江都國 後爲廣陵國

以上景帝置。晉志云。景加其四。蓋失舉廣川江都也。

武帝二十八

恆農郡

臨淮郡

犍爲郡

益州郡

武都郡

武威郡

酒泉郡

安定郡

朔方郡

樂浪郡

交趾郡

九真郡

真定國

陳留郡

零陵郡

越巂郡

牂柯郡

天水郡

張掖郡

敦煌郡

西河郡

元菟郡

蒼梧郡

合浦郡

平干國

後爲廣平國

泗水國

左馮翊

右扶風

案武帝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故不數。

昭帝一。

金城郡

問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漢內史何以列於高帝增郡之數曰秦有郡而無國唯京師置內史故內史尊而郡卑漢初立諸侯王國俱有內史與京師官稱相等且王國各有所領之郡國都則內史治之與郡守權不殊故史記漢興諸侯王年表載天子自有三河等十五郡并內史亦在其內此太史公明文可深信也。

問膠東衡山皆項羽所封國不久即廢其別爲國實在文帝時乃以充高帝增郡之數恐非其倫曰高帝翦業之主也項氏代漢驅除故與高帝同時爲楚項所封者例繫之高帝元年尊王敬祖之義也其文但云高帝元年爲某國明乎主命者非高帝也此班氏之義例後人未可輕議華嚴四十二字母考

阿影

那泥

多端

邏來

波邦

拖定

左精

婆竝

茶澄

沙審

嚙微

哆端

也喻

吒瑟二合 審知

迦見

娑心

麼明

伽羣

他透

社禪

鑠心

梳定

奢審

佉溪

叉穿

多婆二合 心端

壤日

曷攞三合 匣來端

婆竝

車穿

麼婆二合 心明

多詞二合 曉竝

糕心

伽羣

吒知

拏孃

頗二合 心滂

迦婆二合 心見

也婆二合 喻心

室左二合 審精

侘微

陀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止三十三母。以僧守溫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滂非敷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母，兩端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曷攞多出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收聲爲滂母，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母中，未之有也。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爲出聲者二，心審亦同類也。心審之別爲十餘母，華人所不能分，而非敷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強合也，明矣。考隋

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有二也。四十二母。本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類而別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音者區而別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嘉靖七子考

明嘉靖間。濟南李于鱗。倡爲詩古文社。吾鄉王元美和之。而謝茂秦。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羽翼焉。當時有七才子之稱。然于鱗。元美集中。但有五子篇。初未有七子篇也。元美初登進士。與李伯承論詩相契。及官刑部。與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結詩社。猶未與于鱗相知。王李之定交。實由伯承介紹焉。厥後伯承峻伯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與。公實子相。先後入社。于鱗乃作五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雖五子。實則六人。其後明卿入社。元美與之書云。欲作廣五子。首足下矣。繼而茂秦與于鱗有隙。於是更定五子。去茂秦而登明卿。仍六子也。當明卿入社之始。茂秦猶未絕交。當時因有七子之目。未幾。公實卒。而余德甫。張肖甫繼入。元美謂吟詠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然元美寄明卿詩云。海內居然七子名。贈肖甫詩云。七子翩翩共艱游。座中君豈減應劉。又云。當時七子大名齊。誰似金甌出御

題其撰德甫墓誌亦有寘公於七子中之語。又輔國將軍拱樹墓志云。余德甫爲尙書比部郎。郎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允。名藉藉一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蓋自茂秦公實二人。一擯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之者矣。伯承峻伯元美入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通鑑。不欲以詩名家。履善亦無聞焉。世所稱者獨七子。而元美之才實高于鱗數倍。王元馭云。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朱錫鬯云。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此公論之不可揜者也。七子之年。元美最少。于鱗長元美十二歲。子與長九歲。公實長七歲。明卿長二歲。子相長一歲。茂秦齒最長。長於元美殆三十餘歲。德甫與于鱗同歲。惟肖甫少於元美一歲。元美以萬歷十八年庚寅冬卒。年六十有五。所謂七子者。獨明卿尙存。餘皆物故矣。它書謂元美萬歷二十一年卒者。誤。

潛研堂文集卷十七

箴

名箴

下士逐逐。惟位之榮。上士汲汲。惟名之矜。臧穀亡羊。其失則均。汝不茲悟。而昧沒以終身。與今人爭名。命之曰躁。人其嫉之。與古人爭名。命之曰妄。天其忌之。戒之哉。

文箴

文以貫道。言以匡時。雕蟲繡帨。雖多奚爲。博而辱守。默而湛思。非法不服。先哲是師。竊人之言。以爲己詞。欺世噉名。爲識者嗤。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本實先撥。枝其萎而。

銘

欹器銘

維古宥坐。制器示形。守中則正。太滿卽傾。天道益謙。鬼神害盈。水溢而竭。牆高且崩。樂不可極。智不可矜。

好勝敵至。多藏盜憎。目不見睫。勿謂視明。諱疾忌醫。曷延其齡。哲人知幾。如履薄冰。鑒茲欹器。拳拳服膺。

座右銘

无咎无譽。多譽多懼。

又

不狂而狷。以約失鮮。

竹鎮紙銘

直以方。守吾常。靜以鎮。去吾吝。伊此君之德兮。吾將以爲式兮。

書局硯銘

勿以率易爲敏。勿以趨走爲勤。亦詳亦要。有本有原。吾師乎古之人。

圓硯銘

懷孔之璧。守老之黑。

筆管銘

毋用汝銳。可以百歲。

木榻銘

日長支頤坐。夜久申脚臥。天君泰然無不可。

佩硯銘

佩玉蕊兮。不如端人之與友兮。

漢瓦當硯銘

文云長生無極

西京遺刻。淳古可式。置之坐右。世守無極。

張芑堂著書硯銘

非金星而粲。不象眼而瑩。方直而不詘。渾朴而無名。是可以究篆籀之祕。而訂金石之盟。

碁盤銘

國於蝸角。鬪左右。徑於羊腸。爭先後。一彈指頃。局已終。彼勝此負。夫何有。袖手莫下手。謂之高手。

又

天九地十。數之終一。居中央。四角同。縱之橫之。八陣通。多算勝。輕進凶。持无咎。征有功。

鏡銘

人苦不自知。慕母自以爲西施。賢哉鏡機子。直諒世無比。爾妍爾媸。明以示爾。問焉弗隱。舍焉弗慍。吾將就而正之。庶幾有徵而信也。

雙節門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禮部言。故淇縣典史蕭山汪楷。繼妻王氏。守節二十四年。側室徐氏。守節二十三年。同志撫孤。孝義兼備。應如例旌表。制曰。可。明年。禮部移文浙江巡撫。巡撫檄所屬有司。承詔從事。建雙節坊於縣東四十里大義村聚奎橋北。大昕時。以學士司記注。既大書兩節婦姓氏於簡。越十年。其子輝祖成進士。述母事狀。請予爲之銘曰。

越之縣八。蕭山居一。村名大義。汪氏羣萃。莪莪綽楔。詔表雙節。雙節誰與。曰王與徐。王爲楷婦。繼主井臼。徐實先歸。佐筵相依。夫也飢驅。客死番禺。有姑白頭。藐焉一孤。匱前設誓。有死無二。內闕外侮。百折萬苦。如風漂搖。弗毀故巢。如木枯萎。乃茂新枝。我觀大易。畫卦睽革。二女同居。志不相得。猗與王徐。彼步此趨。二人共貞。以保令名。白璧出璞。其名曰珏。皎皎素絲。久而不緇。永興之里。得兩女士。高行足尙。敬告劉向。

晉億世典人輓銘

兩漢陶族。多作吉語。典午未遙。工用舊渠。典人之官。爲民父母。億世銀艾。希風卓魯。得之何所。澈川海渚。誰其貽子。吳子芸父。

古輓并字硯銘爲蕭山王晚馨作

綆之汲。以濟人。墨之瀋。以潤身。古瓴甌。今瑤琨。一勺水。萬井春。

爲瞿蓑生作鈕匪石所贈晉太康甄硯銘

三秦瓦三吳甌昔無聞今始傳具區清淺古冢旁懷璧一堅而光治爲硯如截肪出泥塗左文章願俛旃毋太康。

贊

朱文公三世像贊

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主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山高海深日麗星垂浩然元氣入人心脾慶元黨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茲感夢穆陵彷彿須眉榮及三世天章淋漓手澤依然神靈護持勛爾雲仍勿替守之。

錢氏先賢贊

周泉府上士孚

地官泉府上士四人故書作錢先鄭實云官有世功出納惟均錫氏啓後枝葉敷紛。

宋太史令樂之

太史善算和聲衍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范銅轉渾應晷不失星官之書三家合一。

宋孝子延慶

往投都門聞喪而回。去聲在上蒼天義不共戴。手刃仇人。庾浦之墟。束身士曹。終見全貸。

陳散騎常侍永安縣侯道戢

矯矯肅侯。至行可師。雖起姻舊。進不以私。討異平紇。拓邊振威。功名始終。茅土用垂。

唐右武衛將軍巢國公九隴

臣爲隸新。生有疾相。大劍長槍。毛錐曷尙。胙土二國。山陵陪葬。仁者有勇。其猶克壯。

唐考功郎中起

吾宗文學。肇自仲文。江上數峯。清絕人間。右丞心許。士元差肩。沈宋而後。卓然不羣。

唐吏部尙書徽

尙書清素。義不苟取。推轂同僚。世稱長者。讜言卻貢。正直是與。江虢之治。君子所許。

唐中書舍人珣

瑞文詞宗。實司制誥。官職聲名。光遠有曜。明月襟懷。野雲長嘯。巴蕉未展。中心是悼。

唐六如象贊

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藐千駟以若浼。擁萬卷而自榮。狂士標格。才子聲名。是將攀叔夜。伯倫而尙友。

豈徒引徵仲希哲爲同盟。

程孟陽先生像贊

少微處士。華陽逸民。煙霞奇癖。翰墨勝因。消搖湖海。傲睨公卿。不籛而富。匪綬而榮。鉞砭王李。領袖唐婁。詞必己出。神與天游。松陵魯望。溪南敬之。諡曰詩老。斯无媿辭。

黃陶庵像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顛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雜著一

策問

問。孟子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存心之謂也。能存其心。然後可以知性而明德矣。禮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知德性之當尊。於是有問學之功。古人之學問。將以明德性也。夫以孔子大聖。猶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天下豈有遺棄學問。而別爲尊德性之功者哉。若夫離德性而爲問學。此程子所譏爲玩物喪志者。而先儒乃以是二者各分宗旨。何邪。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志。

而已矣。與子思之言。致廣大極高明者。異乎否乎。溫故而知新。此孔子之言。而子思引之。先儒以爲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也。溫故可以知新。顏子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非知新之謂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溫故也。皆學問之事也。一以屬存心。一以屬致知。毋乃岐新與故而二之乎。其與論語文同而義異者。果何在也。願聞其所以然者。問。論語一書。弟子所記孔子之微言。間有出於諸弟子者。亦必尊其所聞。而不戾乎聖人之旨者也。後儒以其不出於聖人。而從而議之。蒙竊惑焉。子臣弟友之道。孔子自謂未能。故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之先行而後文。如此。而賢賢易色一章。獨訾其抑揚之過中。可乎。四海之內。皆兄弟。橫渠所謂民吾同胞也。西銘一篇。先儒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則子夏之言何病焉。若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卽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之意也。喪致乎哀而止。卽孔子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也。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求疵於一言之間。六經之可議者多矣。諸生以爲何如。

問。八卦方位。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說卦傳詳言之矣。有定之謂位。不易之謂方。三古以來。未之或殊。至宋而復有先天方位之名。夫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數之後乎天。明矣。先天之義。何取焉。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孔子之所

述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康節之所傳也。後天之位在先。先天之位在後。而假伏羲之名。以躋乎其上。又何取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以相對爲義。非有方位之可言。大傳云。夫易彰往而察來。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卽數往知來之義也。於先天圖何與焉。蔡元定言先天圖與參同契合。然伯陽去坎離以推消息之用。與十二辟卦相表裏。先天圖列坎離於東西。則非伯陽之旨也。其所合者何在。若夫一奇一耦。層累相因。以至於六十四。所謂加一倍法也。規而圓之。疊而方之。以圓容方。縱橫相應。而其變不外乎八卦。非精於易者。其孰能衍之。意者。圖之源出於易。而非易之所從出乎。周易本義前列九圖。王懋竑謂非朱子所作。乃後人依放啓蒙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信乎否乎。其詳列無隱。

問九數之名。古矣。算術之書。傳於今者。莫如周髀。其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云。方數爲典。以方出圓。非卽割圓之法乎。古人以勾股割圓。取圓之一面。遞析之。而求周徑之率。然徑一周三。其術猶未密也。祖沖之。卽爲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若徑一丈。則周三丈一尺四寸不盡。不盡之數。立盈朒二限。以約之。後之言圓率者。莫能易也。析圓之周曰弧。截圓之徑曰矢。而以勾股法求弧背之弦。古之所謂弧矢。今之所謂八綫也。八綫之用。視古之用三乘方者爲密。要豈能出於勾股之外乎。凡方直橫斜之形。皆可以勾股御之。西法易其名曰三角。算三角者。必依乎八綫。八綫者。大小勾股之例也。以有定之勾股。御

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言天度者。曰三百六十五有奇。以日所行命之也。唐時九執術。則云三百六十度無餘分。今回回泰西法皆同。九執出於西域。則泰西之學。其亦有所自乎。古之布算以籌策。而西域以字書。亦始於九執也。然九執未行於唐。而利瑪竇諸人。獨行於近代。意其術實有可補中土之所未備者乎。試略言之。

問。三代以前。事迹茫昧。太史公書。唯共和以後。乃有紀年。而汲冢古文。與皇甫謐。皆推至黃帝。又互有異同。今世依邵堯夫金吉甫說。與謐亦不合。夫孔孟所未定。史遷所不書。後人何能知之。或宜存而不論乎。且古人不以干支紀年。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以東漢推西京。卽有一年之差。況上世乎。堯在位百年。或云九十八年。舜年百歲。或云百有十歲。夏商歷年。諸說亦各不同。試別白言之。

原孝上

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竝稱無愧焉。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予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

之有論語甘篇嘗言邾人之子而不言邾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它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

原孝下

孟子論幽厲之暴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使幽厲之子孫而仍有天下也倚天子之勢措天下之口憫然舉幽厲之諡而改之豈非孝慈之大者孟子何以未見及此曰尊親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惡子孫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於家則可施於國與天下則不可何也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子之於父雖有拂意不敢疾怨所以安人子之分至於政事之得失自有公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幽厲之子孫其可以幽厲爲是乎改其名不能改其實高洋之暴也而諡文宣蔡確蔡卞之姦也而諡文正諡雖美徒增其醜而已宋神宗之新法改於元祐而復於紹聖崇寧以熙豐爲聖不得不以元祐爲姦姦黨之目惡其揚先朝之失也章惇蔡京自以爲忠哲宗徽宗自以爲孝而宋祚不旋踵而亡有天下者不貴小忠小孝而以引君當道爲忠安社稷利民人爲孝若乃違道以徇己取快於一時貽禍於家國此宵人之所謂孝聖賢所不道也

正俗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爲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訾吾言爲迂遠闊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辨名

天下府州縣名相同者。如江南廣西。俱有太平府。山東雲南。俱有武定府。雲南之武定府。今改爲州。順天江南。俱有通州。直隸雲南。俱有趙州。直隸貴州。俱有開州。江西甘肅雲南。俱有寧州。山西廣西貴州。俱有永寧州。直隸河南。俱有唐縣。陝西湖北。俱有咸寧縣。福建湖南。俱有永定縣。江蘇陝西。俱有山陽縣。浙江山西。俱有山陰縣。山西湖南。俱有寧鄉縣。山東廣東。俱有海豐縣。江西四川。俱有東鄉縣。江西山西。俱有樂平縣。山東貴州。俱有清平縣。直隸廣西。俱有宣化縣。江西廣東。俱有石城縣。河南廣東。俱有鎮平縣。山東廣東。俱有海陽縣。江蘇甘肅。俱有華亭縣。江蘇陝西。俱有甘泉縣。湖南廣東。俱有會同縣。江西湖南。俱有安仁縣。浙

江湖南俱有石門縣。江西福建俱有德化縣。奉天廣東俱有廣寧縣。直隸江蘇俱有清河縣。江蘇湖南俱有桃源縣。安徽山西俱有鳳臺縣。安徽浙江俱有建德縣。安徽雲南俱有太和縣。奉天浙江俱有寧海縣。浙江廣東俱有昌化縣。直隸貴州俱有安平縣。陝西甘肅俱有安定縣。陝西廣東俱有三水縣。山西四川俱有大寧縣。直隸廣東俱有龍門縣。直隸江西俱有廣昌縣。浙江江西俱有新昌縣。江西山東俱有樂安縣。江西浙江俱有龍泉縣。陝西四川俱有石泉縣。直隸廣東甘肅俱有西寧縣。福建湖北廣東俱有長樂縣。湖南甘肅貴州俱有安化縣。直隸河南廣東俱有新安縣。順天湖南廣東俱有東安縣。安徽四川雲南俱有定遠縣。安徽甘肅廣西俱有懷遠縣。江西河南四川俱有永寧縣。江西四川廣東俱有長寧縣。湖南四川廣東俱有新寧縣。直隸山東浙江江西俱有新城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俱有太平縣。數年前有條奏當改者。皆格於部議不行。然攷之漢書。有上曲陽。下曲陽。東武陽。南武陽之名。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別於河東之平陽。涿郡有南深澤。別於中山之深澤。則因其舊名。加以區別。古人固有行之者矣。至如廣西爲省會之名。而雲南又有廣西州。舊爲廣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雲南既爲省會之名。其首府曰雲南府。而大理府又別有雲南縣。此則於體制有嫌。不若易以它名之爲善也。

讀大學

大學一篇。漢唐諸儒。未有分爲經傳。而易置其先後者。宋二程子。始有改易。而所改次序。又各不同。其析

經與傳而二之。則始於朱子。而朱子所改移。復不同於二程子。又謂傳有闕文。而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然檢之二程書中。元無此說。故後儒於補格致章。多有未慊然者。董文清移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合之聽訟節。以爲格物致知傳文。最爲後人所稱。然前既少所謂致知在格物句。後又多此謂知本句。亦不免補綴之病。竊意古書相傳已久。毋庸以意增改。古人文字。前後相應。變化不拘。詎有經傳之分。此謂知本句文。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云云相屬。而義亦相承。先儒移之它所。而目爲衍文。非果衍文也。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自天下國家言之。則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知本末之先後。而先其所宜先。此之謂知本。此之謂知至也。誠意者。修身第一要工夫。故經先申言之。次乃申言修身爲本之旨。修身所以明明德也。民之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曰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曰克明峻德。言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以自明其德爲先也。新民之本。在於明明德。而明德之極。卽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已備。民之無訟。國治之極也。而使無訟者。由於身修。孟子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大學云。修身爲本。其義一也。故重言知本。而卽以所謂修身承之也。蓋大學一篇。無可補亦無可移。先儒之說。與經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經之愈也。餘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篤信朱學。非餘姚比。而於此篇。亦不能強同。尊經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

又

古之有天下者。言德而不言財。舜命九官。無司貨財之職。周禮冢宰之屬。有大府玉府諸官。專司財用。而次於庖人瘍醫酒漿醴醢宮舍諸司之後。聖人之不重貨如此。以理財爲治天下之先務。而傅會周禮之文。以欺人主者。王安石之邪說也。大學之言平天下也。其本歸於修身。其用主於同好惡。其戒極於務財用。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氏章句。亦無理財之解。而俗儒乃以理財與用人爲平天下之目。亦可謂弗思之甚矣。夫天地之財。祇有此數。聚於上者。必奪於下。故大學有生財之道。無理財之術。言理財者。皆聚斂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不媚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進。則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惡者必在君子。好惡拂乎人之性。而失衆失國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過什一。而國用未嘗不足。用之有節。故也有小丈夫焉。懼上用之不足。而巧爲聚斂之術。奪士農工賈之利。而致之於君。人君樂聞其言。謂真可不加賦而足用也。由是棄仁義。違忠信。任好惡。長驕泰。而壹其心力於財用之間。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壞。國賑日以促。而菑害日至。以卽於亡。宋之亡。始於安石之新法。終於朱勗之進奉。此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效也。春秋之世。諸侯多聚斂以病民。故大學終篇。深惡聚斂之臣。極陳以利爲利之害。爲天下萬世慮。至深且遠。而儒家復以理財之說竄入之。其亦得罪於聖賢矣夫。

論子思子

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爲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

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然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卽子思子之言。未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之徒。惟子思氏獨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尙存七卷。今已邈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且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歟。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書亦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禮器。大學諸篇。俱引曾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謫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其亦弗思甚矣。

鏡喻

五官莫明於目。面有黑子。而目不知。烏在其爲明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吾之面。假於鏡而見焉。鏡之貴。不如目。鏡不求於目。而目轉求助於鏡。然世未嘗以鏡之助目。而咎目之失明。鏡何負於目哉。客有任目而惡鏡者。曰。是好苦我。吾自有目。烏用鏡爲。久之。視世所稱美人。鮮當意者。而不知己面之黑子。泰然謂

美莫己若。左右匿笑。客終不悟。悲夫。

弈喻

予觀弈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己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弈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懈。何暇論人哉。弈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弈者之不若已。

兩馬

主人有兩馬。一赭白。一青。其齒相若。調良又相若也。試之行。而校其里數。則赭白者日贏二十。主人才之。被以黃金鞍。錦障泥。異槽而飲之。出入射獵。必以從。青馬惟馱水芻而已。閱二年。而赭白死。欲乘青馬。鞭之不前。乃舍勿乘。更二十年。終於櫪下。主人曰。是凡馬也。而壽於赭白。意者造物忌才乎。將修短有定命乎。其夜青馬見夢於主人曰。子以吾真不如赭白邪。吾與彼皆凡馬也。力之所不及。吾能安焉。黃金鞍。錦

障泥於吾何益。吾故不冑窮極其力以殉之。彼強其力以求勝。故不久而傷其天年。然自主人乘赭白。驚而蹶者。歲率二三。而吾未嘗一日貽主人憂。子柰何優彼而劣吾。主人覺以告廐吏。廐吏曰。是非知命者。彼知生之可樂。而不知榮之可樂也。以凡馬而冒神駿之名。而享其利。赭白之所得。視彼多矣。若夫驚而蹶。主人受其咎。而未嘗以咎馬。則赭白亦智矣哉。

記生朝

予生之年。正月七日戊午。今五十八歲。生朝丁巳日。距始生二萬有八百一十九日。實周三百四十七甲子矣。古術以十九年爲一章。五十七年爲周。至第五十八年。與第一年。閏分相同。干支亦將更始。今法定朔定氣。則朔閏稍有前卻。而差亦不遠。如今年立春。在前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而雍正戊申立春。在前十二月二十五日。似差一日。而丁未十二月大。甲辰十二月小。實則相同。故驚蟄同在正月十日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八

雜著一

擬續通志列傳凡例

一、通志彙歷朝之史以成編。諸史義例有不同者，必折衷以歸於一。如馬班二史，以后妃爲外戚，列于諸臣之後。范蔚宗則爲皇后紀，繼帝紀之末。通志皆不取，而從三國晉史之例，別出后妃傳是也。唐五代諸史義例各殊，如五代史家人傳，合后妃諸王爲一。元史儒學傳，合儒林文苑爲一。今宜照通志之例分出，各從其類。又如唐書列外戚于列女之後，列隱逸于循吏之前。宋史列方技于列女之後，列外戚于方技之後，皆與通志次第不同。今宜依鄭氏原書之序，首后妃，次宗室，次列傳，次外戚，次忠義，孝友，獨行，循吏，酷吏，藝術，儒林，文苑，隱逸，次宦者，佞倖，次列女，次載記，次四夷。

一、外戚傳。金史曰世戚，孝友傳。宋明史俱曰孝義，獨行傳。唐書宋遼史俱曰卓行，循吏傳。遼史曰能吏，舊唐書元史俱曰良吏，藝術傳。諸史俱曰方技，儒林傳。唐書元史曰儒學，文苑傳。唐書金史曰文藝，遼史曰文學，皆名異而實同。今宜改從通志之名，以昭畫一。

一、通志所載名目。凡諸史不立此傳者。皆從列傳。采取以類相從。如史記不立隱逸傳。則采伯夷四皓諸人補之。三國志不立忠義傳。則取典章諸人入之。史記無方技之名。而以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傳移入藝術。後漢書無孝友之名。而以毛義江革諸人傳移歸孝友。非竟沿習舊文。漫無區別也。今續通志宜循此例。如元史之別里古台等六人。當入宗室傳。特薛禪等三人。當入外戚傳。宋史之周三臣傳。當入忠義。五代史之馬重績趙延義。可入藝術。唐之張昌宗張易之等。可入佞倖。又如金史之宗翰宗望宗弼諸人。皆太祖子孫。當併入宗室傳。此類皆須詳考。庶無遺漏。

一、唐以後史家。竊立名目。有可補前史之未備者。雖通志所無。亦宜增入。如唐書宋明史。俱有公主傳。應列于宗室傳之後。唐書宋元明史。俱有姦臣叛臣逆臣傳。應列于四夷傳之後。明有閹黨流賊土司傳。皆前史所無。閹黨可附姦臣之末。流賊當列逆臣之後。土司傳體例。與四夷傳略同。似宜列于四夷之前。

一、五代史歐公自立新意。諸傳名目。多與列史異。今宜依通志之例。分別編入。如家人傳。當分入后妃宗室傳。死節死事。當併入忠義傳。佞官可入佞倖傳。一行傳之李自倫。可入孝友。石昂程福贇。可入獨行。鄭遨張薦明。可入隱逸。又如唐六臣傳。以其皆唐舊臣。而仕梁。故特立此名。以示貶。然五代之臣。更事數姓者。不一而足。列諸雜傳。已足見意。毋庸更立此名。

一、皇太子皇子諸王。例入宗室。其追尊帝號者。舊史俱不爲區別。魏收以景穆入帝紀。爲後人所譏。遼金

至明追尊之典。有加於古。立廟稱宗。與諸帝無異。則不得不別而異之。如遼之義宗順宗。元之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之興宗睿宗。史皆列于宗室傳之前。今宜取以爲式。若金史於徽宗睿宗顯宗。別稱世紀。補列于帝紀之後。終屬非體。不可爲法。

一。通志有異姓世家。仿于史記。班史以後皆無之。五代宋史。雖各有世家。其所載南唐吳越前後蜀南北漢諸國。皆係偏安分據。非五代所得而臣。不當抑從封建諸侯之例。今擬改爲載記。所有世家一類。不妨從闕。

一。後漢書有黨錮傳。它史無之。通志雖存其目。仍與後漢諸人列傳相次。蓋事關一朝。非如忠義孝友之可以類聚也。唐書之藩鎮傳。五代史之義兒傳。當用此例。仍編入同時諸臣之次。

一。宋史卮立道學傳。別于儒林。以尊周程張邵朱六子之學。元明言性理者甚多。然史無道學之名。論者又謂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儒林足以包道學。攷鄭氏通志。原無此標目。宜併入儒林傳。

一。元史有釋老傳。它史亦無同之者。攷佛圖澄。鳩摩羅什。張果。林靈素之流。前史皆入方技傳。今宜從其例。併入藝術傳。

一。通志有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蓋本史記。後世無可載者。今宜從闕。

一。晉書載劉石苻姚諸國。別稱載記。通志因之。增入前涼西涼。而以後梁蕭氏附焉。唐以後諸史。俱無載。

記之目。今按五代時疆宇瓜分。南唐蜀漢閩楚。皆自帝其國。不奉中原正朔。與東晉之十六國相似。舊史別爲世家。殊失史遷之旨。宜從晉書之例。稱爲載記。又西夏李氏。據有河西。歷宋遼金。傳國最久。亦宜列入載記。宋遼金史。俱有夏國傳。當攷其異同。刪併爲一。庶免重出之弊。

一。有一人而兩史並爲立傳者。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見隋書。而唐書亦載之。王倫。宇文虛中。張邦昌。劉豫。宋金兩史俱有傳。張特立。金元兩史俱有傳。此類非參互攷訂。恐蹈重複之病。又兩史褒貶。時有不同。若各承舊文。更成矜盾。今當刪併折衷。以歸一是。勿複勿舛。庶可傳後。

續通志列傳總敘

臣等按通志做史記以成書。而列傳則用班氏之例。如漢之蕭曹周陳諸人。史記列於世家者。並以列傳概之。亦諸史之通例也。其傳三代以上人物。閒采春秋內外傳補益之。漢魏至隋。則純取舊史之文。惟唐書與五代史。以本朝大臣所編。不敢輕議。故不及焉。臣等今奉詔續修。自唐迄明。以次纂輯。一準夾漈之例。惟是鄭氏所撰列傳。沿襲舊文。略無增損。頗爲後儒所訾。或因馬班陳范。史家鉅手。文本簡嚴。可無更易。抑亦以一人之精力有限。規模粗定。亟於成書。參攷異同。有所未暇云爾。若夫唐有新舊二書。體例各殊。詳略互見。其中事蹟。彼此矛盾者。未易枚舉。苟非折衷以歸於一。無以傳後而信今。至於宋元諸史。卷帙尤繁。其中或一事而屢書。一人而兩傳。倘僅鈔拾陳編。以爲新志。將恐架屋疊床。徒多而不適於用。昔

歐陽修之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司馬光之通鑑。別爲攷異一書。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後儒取以分注本條之下。讀者便之。臣等今所編輯。竊取二家之義。凡正史所載。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史以紀治忽之迹。非取詞章之工。如魏徵陸贄之論事。劉蕡之對策。皆經國名言。所宜備錄。至韓愈進學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貞符。與許孟容書之類。文雖工。而無裨於政治。亦可從刪。又以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怵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攷唐宋遼金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桎。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垞。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今搜采諸書。詳加折衷。其可徵信者。則增入正文。其當兩存者。則附之分注。若史文舛譌。加以駁正。皆必依據古書。匪敢自逞臆見。仍注於逐條之下。以便省閱。又如五代史之文甚簡。宋元史之文甚繁。此在各自成書。原屬不相沿襲。今旣彙爲一編。則前後繁簡。未便懸殊。茲於文之簡者。訪舊聞以裨其遺。文之繁者。芟冗詞以舉其要。務在彙累朝之制作。入夾漈之型模。雖則取材正史。不徒襲用舊文。庶幾仰副我聖天子右文稽古。實事求是之盛意。

焉。諸史每傳之後，復爲論贊。惟元史無之。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別爲褒貶之詞，夾漈之不載論贊，允爲有識。今亦仍其例云。

記建炎官印

乾隆癸卯春，瓜洲有浚河之役，掘地數尺，得破船一，中有古銅印六枚。一曰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印。一曰建炎諫官之印。一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一曰建炎宿州軍資庫記。一曰建炎宿州州院朱記。一曰建炎考城縣大馮村指使記。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蓋宋南渡初物。攷宋史與服志云：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尙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此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獨不繫以年號者。建炎元年始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使，執政兼副使，侍從官兼參贊軍事。前此未置此司，無新舊之嫌也。宋以諫議大夫爲諫官之長，而司諫正言次之。雖號兩省屬官，而別爲職司。其公署謂之諫院。其印以諫官爲文，則史所未及載。此可據以存一代之掌故者也。軍資庫糧料院，諸州皆有之。州院之名，不見于宋史。攷淳熙新安志，刑獄門有州院，有司理院，乃知州院爲置獄之所。若州升爲府，則改州院爲府院。故嘉泰會稽志有府院之稱。其實一也。指使之名，亦不見于職官志。攷狄青傳，嘗爲延州指使，則是武臣非文職也。淳熙三山志，安撫司使臣，有正任釐務指使二員。又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提刑司亦有添置釐務指使，添置不釐務指使。是監司之下，皆有指使。此稱考

城縣大馮村指使。則指使亦有分駐村市者矣。宋時官印多有稱朱記者。或釋爲州院主記。誤。

記趙居廣畫

乾隆癸巳十有一月十四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倪公。招同年集城南寓邸。觀宋元人畫二十餘種。彙爲一冊。著色皆工妙。中有櫻桃黃鸝橫幅。長不盈尺。廣半之。題云上兄永陽郡王。覆以長印。不著年月。或詢予永陽爲何人。予偶憶周益公玉堂雜記。有淳熙三年九月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事。因舉以對。歸檢益公集。則有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兄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居廣。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又有乾道七年八月二十日。賜皇兄檢校少保。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居廣生日勅。宋時封永陽郡王者。固非一人。此稱上兄。其爲居廣無疑矣。又攷宋史宗室世系表。英宗子益端。獻王顥。顥子檢校少保。淮康軍節度使。孝詒。孝詒子。贈太師。追封文安郡王安時。安時子居廣。是居廣爲英宗之元孫。孝宗以燕懿王後入繼大宗。於英宗亦爲元孫。則與居廣爲族昆弟矣。然世系表既失。書居廣封爵。而益王顥傳并不附見居廣之名。又可證宋史之疎漏也。宋之宗室能畫者。如令穰伯駒。伯麟輩。世多稱之。獨居廣不著於陶宗儀夏文彥之錄。一藝之傳。亦有幸不幸哉。予故表而出之。

記琉璃廠李公墓誌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廠窰戶掘土。得古墓。棺槨不具。而骨節異常人。旁有一石。砥其文。則遼故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墓誌銘也。提督兩窰廠工部郎中孟君澹。募人改葬于故兆東二十步。別買石書李公官位。表于道。而誌石則仍瘞之。越十數日。予始得聞。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無拓本。惜哉。聞孟君曾令吏寫一通。索而讀之。文駢麗頗可誦。李公仕契丹。子姓皆通顯。而姓氏不載。正史恐後之人。過此地者。終不知爲何許人也。故記其略云。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媿汭人。唐莊宗時。舉秀才。授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雁門縣主簿。次授蔚州興唐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丞。守媿州懷來縣丞。大聖皇帝兵至。迎降。加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嗣聖皇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天授皇帝加檢校尙書左僕射。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知其才。補充隨使。左都押衙。中門使。兼知廳勾。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峯銀冶都監。天贊皇帝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于盧龍坊私第。年八十。以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先娶殷氏女。有三子。後娶何氏女。生二男。弟僧可延。天順皇帝授普濟大師。賜紫。長子瓚。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南奚界都提紀使。兼御史大夫。次子玉。燕京都麴院都監。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琰。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前大石銀冶都監。次子瑤。前遼興軍節度推官。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次子璟。攝宜州觀察推官。文稱大聖皇帝者。遼太祖之尊號也。太宗稱嗣聖皇帝。世宗稱天授皇帝。穆宗稱天順皇帝。景宗稱天贊皇帝。皆與史合。其云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者。耶律牒臘也。本傳不言爲南面行營都統。史之闕也。中門使。蓋留守司之屬。而百官志不載。屬珊軍。應天皇后所置。志祇載詳穩司。而不及都提舉使。銀冶都監。麴院都監。皆南面財賦官。志亦遺之。皆可補史之闕。太子率府職名。志稱與宗重熙十四年。見率府率習羅。此李公於景宗時。授左衛率府率。又在重熙之前矣。自古史家之患。在於不博。而遼史尤其牽率之甚者。予在京師久。往往見遼時石刻。文物制度。頗多可采。未嘗不追咎歐陽張揭諸公之草草也。然三史之修。始於至正三年三月。訖五年十月而成。以七百四十餘卷之書。筆削於三載以內。欲其網羅散失。無有滲漏。是亦難矣。遼南京城。因唐藩鎮之舊。唐時憫忠寺在城內東南隅。今之琉璃廠。在遼爲城東燕下鄉。正可互證。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當知也。

清涼寺題名

乾隆乙酉四月。予與錢璠石學士。曹慕堂積粹齋兩侍御。赴涿州恭迎大駕。還宿良鄉之豆店。薄暮入清涼寺。有石幢八面。各鐫佛像。製殊古朴。讀其題識云。清寧三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日。提點成辦人馮絢。燕京作頭王文善。成造長男辰兒。鐫清寧遼道宗紀元也。不書大遼者。遼自聖宗復國號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丙午。始仍稱遼。造幢之時。猶稱契丹故也。幢重立于明成化二十年七月。亦有

題字。其東石幢一題云。房山東嶽廟女冠卜道堅昇雲之幢。乃金泰和中刻。又一幢。周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未詳年月。書法皆可觀。寺門內老槐一株。當是金元時物。明嘉靖中碑文。已稱爲古槐矣。迄今又二百年。尚無恙。主僧欲伐而去之。予言樹久有神物護持。不可犯。僧愕然而止。然庭小而樹大。當門中央。俗人所忌。終恐不能久也。聊紀同遊歲月。以貽寺僧。且以補朱氏日下舊聞之闕。

虎邱山石觀音殿題名

己丑夏五月二十六日。與王西莊。吳竹嶼。吳岑渚。周松承。遊虎邱山。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相傳宋慶歷間。吳興臧逵夢中見大士真身。覺以語其弟寧。寧斲石爲此像。所謂應夢觀音也。三面環以石壁。壁間刻大乘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等所書。凡九十一人。人各書一行。以公亮結銜攻之。當刻于熙寧之初矣。石壁後有釋迦文佛四大字。阿彌陀佛四大字。政和中。住山沙門子英所書。旁有宣和六年三月。胡少汲。劉長卿。李朝卿。趙希元。許子長同遊虎邱山題名。又有向子諲題名。其文云。子諲秋八月壬申到郡。冬十月庚午乞還印綬。章上屢却。十二月癸丑。詔許歸薊林。乘泛宅艤虎邱而去。紹興八年。河內向子諲伯恭父題。攻宋史本傳。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于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卽其時也。子諲敏中之元孫。史於敏中傳稱開封人。子諲傳稱臨江人。此題

河內者。舉族望言之。猶蘇子瞻世居眉州。而自署趙郡也。世之好金石文字者寡矣。此刻近在耳目間。顧無有識之者。惟普門品經。曾載于虎邱志。然亦語焉不詳。去春。予與陳葯耘來遊。拂拭壁間。得此妙跡。茲復導諸公來觀。愛其筆法整勁。欲以紙墨搨之。雨益甚。從者促下山。不果。岑渚請予題壁間。以諗後來者。

潛研堂文集卷十九

雜著三

鄞縣志辯證

文種非鄞人

越大夫種。春秋內外傳注家。皆不言何許人。其指爲鄞人者。始于王厚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考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鄞人。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鄞鄞字形相涉。刊本傳譌。固難決其然否。但兩注皆云楚人。而鄞爲越地。鄞爲魯地。與楚並不相涉。則鄞鄞均未可信。及讀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乃恍然悟。呂覽注本爲郢字。樂史生於宋初。所見呂氏書。尙未譌也。又考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於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躡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鄞之。是大夫種嘗爲宛令。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其爲楚人。非越人。固信而有徵矣。會稽典錄載虞翻朱育所說會稽先賢。未有一言及文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初不列入人物。至厚齋始表

章之然清容居士厚齋高弟而延祐修志不取其說蓋已疑而未信矣明楊實修郡志收入人物沿譌到今頃閱全氏鮎埼亭集有辨一篇雖未能據寰宇記以證其譌然亦可謂先得我心者並附於此

全祖望辨大夫種非鄞產云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尙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說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考之益非鄞人矣夫越絕書雖非出于子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撫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佐證恐不其然予又攷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粉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王鄴

丹山圖詠云。秦皇神將有王鄴。驅山塞海。溺其身。葬於水底。不填築。號作鄴江。今見存丹山圖詠。出於道藏。相傳木元虛撰。賀知章注。其實宋以後道士妄作。前志亦無及王鄴者。餘姚黃氏。雖不信其說。而所作四明山志。頗錄之。恐好奇者引爲掌故。特爲辯之。鄴縣自以赤堇得名。明人乃有夏禹時堇子國之說。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因秦始皇之居鄮縣。而傳會爲王鄴事。因漢光武之官奴城。而傳會立劉植廟。皆不學者爲之也。

王脩非鄮令

寶慶四明志。縣令題名。漢順帝漢安二年。有鄮令王脩。乾道圖經亦云。王脩。順帝漢安二年。令鄮。時軍人殺歷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今攷會稽典錄。但云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不言其爲鄮令。後漢書滕撫傳。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爲賊所殺。脩之委身授命。當在其時。脩爲揚州從事。故得赴刺史之難。若爲鄮令。則鄮與歷陽相距甚遠。守土之吏。豈能奔赴。且脩所赴難者。揚州刺史尹燿。志譌尹爲伊。又以爲歷陽太守。與史皆不合。據典錄。脩未嘗爲鄮令。故於題名中去之。

管公明墓

寶慶志有管公明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父老相傳云然。無碑碣可考。按管輅平原人。卒於魏世。其時吳魏隔絕。無緣卜葬于此。委巷無稽之談。豈足采乎。

小江湖非西湖

小江湖卽它山堰。王深寧之辨審矣。而乾道圖經有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說者疑它山堰爲王元暉所築。不當更屬之君照。乃以城中日月兩湖。當小江湖。此大不然。唐初鄆縣治故勾章城。卽今小溪。故唐志及圖經皆云。城南二里爲小江湖。此舒亶所引之圖經。若乾道圖經。則云城南二十里。據今縣治而言。惟舒亶西湖引水記乃云。按州圖經。鄆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考之唐志。本是小江湖。今改爲小湖。又引里俗細湖頭以實之。誤亦甚矣。近人又謂王君照引它山泉入城。導爲日月雙湖。以附會舒亶之說。尤爲䟽謬。蓋必先有城而後有湖。貞觀之世。三江口非縣治。安得有城。又安得有湖哉。楊蒙它山堰引水記。謂王元暉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而入。瀦爲平湖。然則日月二湖亦起于元暉。非君照也。蒙亦北宋人。而其言較之舒亶爲可信。魏峴它山水利備覽。謂小江湖卽日湖。其誤與舒亶同。總由不知貞觀初之縣治。非今縣治故爾。夫小江湖之與它山。本一地也。君照剏湖於前。元璋築堰于後。相鉅二百年。何妨改作。且貞觀之初。疏溪爲湖。地勢旣高。而無堰閘以蓄之。故一時雖獲灌溉之利。未久而卽廢。不若元暉之功。施千載。然其剏始之績。自不可沒也。

奉化郡

乾道圖經云。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請爲州。以境內有四明山。故號州爲明。而郡名奉化。按唐時州郡不並置。開元中置明州。其時未有郡名也。天寶初。改爲餘姚郡。則稱郡不稱州。乾元初復爲明州。則稱州不稱郡。且唐世亦無奉化郡名。至宋始有之。宋制。諸州兼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然多沿用唐舊名。惟餘姚縣隸越不隸明。故特改之。若依圖經所說。則開元置州之始。已稱奉化郡矣。豈其然乎。

賀知章朝英集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考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唐有兩徐浩

唐書藝文志。有四明山人徐浩。廣孝經十卷。乾元二年上。授校書郎。或疑卽是徐季海。唐初明越本一州。故賀季真永興人。而自號四明狂客。季海會稽人。亦可稱四明山人也。然考諸季海本傳。則明皇時。已由張燕公薦。授集賢校理。進監察御史。裏行。累遷都官郎中。領東都選。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又兼尙書右丞。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所譖。貶廉州長史。乾元者。肅宗年號也。其時季海久已貴顯。安得又有上書授官之事。且校書郎秩止正九品。季海在西掖掌制。已是五品清要官。兼

右丞爲正四品。進祭酒爲從三品。更不當復授九品初階。故知進書之徐浩。乃別是一人。同時而同姓名者爾。舊志牽合爲一人。誤矣。

孔戮奏罷海味

王伯厚云。唐孔戮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元微之爲越州。復奏罷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若璩據元微之奏狀以駁之。謂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戮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戮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方合鄉邦故實。予以新唐史通鑑。及昌黎撰戮墓誌。參互推之。則戮之奏罷。卽在元和九年。非元和二年也。何以證之。曰。新史通鑑。及墓誌。皆以戮之奏罷。在爲華州刺史時。而舊史戮傳云。元和九年。治信州刺史李位獄。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則其奏罷海味。必在是年。明矣。但諸書皆云。戮所奏。而微之狀。獨云。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豈戮之奏。得自縣令。而爲轉達乎。抑先有縣令論奏。而戮繼之乎。此獻表之令。當是鄧令。姓名不著於志乘。良可惜也。閻氏因昌黎誌文。有元和元年。又有明年。誤切爲元和二年。不知誌於元年。以大理正徵之下。卽云累遷江州刺史。此後又歷四任。而後云明年。謂權知右丞之明年也。豈得蒙元年之文乎。據狀罷於元和九年。卽復於十五年。長慶二年。因微之奏。而復罷。閻所稱三罷者。固謬。王氏云復貢於長慶。亦考之未審也。

甬橋非甬水橋

通鑑唐僖宗乾符四年王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甬橋地名在宿州新唐書劉巨容傳作埵橋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埵橋鎮使成化志不辨通鑑句讀誤以甬橋連上句改爲甬水橋又以巨容爲明州鎮遏使豈非癡人說夢耶今據新唐書正之

張知白

張文節知白滄州清池人考其歷官亦未到兩浙宋元明諸志敘人物亦無有及知白者聞志宋賢傳忽闌入之謂與林逋游過四明擇鄞之十七甲居焉此何據耶考范光陽撰張士墳行狀鄭梁撰張遐勳行狀俱云系出文節公知白其後有諱籲者徙居於鄞然則張村之族雖出自知白其徙鄞者乃張籲也籲與知白未知中隔幾世要豈可以後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也

王鄞江墓志不足信

聞性道志載王荆公所撰鄞江先生墓志一篇文最蕪陋乃後人僞造其尤可笑者以張邵張郊張祁三人在從學之列三張仕於南渡初距鄞江之歿七八十年矣何由與鄞江相識乎史簡爲縣小吏即使墓道來學亦何足稱荆公豈逆料其後人之貴顯而先貢諛於百年之前乎臨川集本無此文前志亦未之有蓋出於王氏譜乘聞貢士不深考而詳載之何憤憤也

陳瓘攝倅明州

嘉靖志謂陳瓘於大觀閒攝倅明州。此大誤也。考宋史本傳。瓘中甲科。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瓘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不得去。乃檄攝通判明州。其云檄攝者。承蔡卞之檄也。據會稽志。蔡卞元祐六年六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八年五月。移潤州。則忠肅攝倅明州。當在元祐末。非大觀閒矣。崇寧初。忠肅由諫垣謫居合浦。大觀初。自合浦還寓家明州。其時方以黨籍禁錮。安得有攝倅之事乎。忠肅由合浦放還。居四明。史亦未見年月。考長編載崇寧二年正月。陳瓘除名。勒停編管廉州。四年七月。自廉州移郴州。此後未見放還明文。惟五年正月。以星變大赦。諸在黨籍者。皆得敘復。則忠肅之放還。大約在崇寧五年。其寓居四明。亦必在是年也。其明年改元大觀。又三年。以子正彙事被逮。遂有安置通州之命。自後不復居四明矣。然則忠肅寓居四明。自丙戌至己丑。僅三四年耳。

大觀圖經

王厚齋言諸州圖經。乃景德祥符所脩。而郡志但以大觀爲據。譏其昧於史學。予謂李宗諤圖經。南渡之際。都已散失。卽大觀中明州所修圖經。亦復闕佚。後黃鼎得其書。獻於郡守張津。而續成之。乾道寶慶二志序。據大觀而不及祥符者。舉其見存者言之。非有誤也。

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

嘉靖志載汪洙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子思溫。觀文殿大學士。思齊。端明殿大學士。孫大猷。敷文殿大學士。皆妄也。按樓宣獻之母。卽思溫之女。宣獻爲太夫人行狀。但云祖洙。明州助教。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而已。宋時觀文殿大學士。非曾任宰相者。不得除。思溫官止少卿直閣。洙止爲教授。官秩尤卑。乃妄稱觀文殿大學士。誕謾可笑。一至於此。端明殿敷文閣。但有學士。無大學士。據宋史。大猷但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下於學士一等。不當妄稱大學士也。且敷文閣名。非殿名。此必譜乘無稽之說。而東沙誤采之。

婁寅亮上躡年月

婁寅亮。史稱永嘉人。不言其徙鄞。寶慶延祐二志。皆無之。成化志始列於人物。未知所據。按宋史本傳。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請選太祖諸孫賢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請宣告大臣行之。高宗紀則以寅亮上疏。繫之紹興元年六月。而不及建炎四年之疏。此史家省文耳。成化志竟以第一疏屬之紹興元年。且謂高宗時年三十。未有子。此宋史所無。而以意妄增也。高宗生於大觀元年丁亥。至紹興元年辛亥。止二十五歲耳。不當便云三十。孝宗紀先言昭慈太后自江西還。嘗感異夢。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於是詔選太祖之後。次及寅亮上書事。此史家歸功母后大臣之詞。若以事理揆之。寅亮之奏。必在建炎四年八月以後。其時孟后已還自

虔州。而諸臣尙未有造膝之請。及高宗聞之不怒。於是范宗尹等得從容造請。而寅亮以富直柔薦。召赴行在。則在紹興元年。故第二疏有去年上章之語也。若以第一疏卽在紹興元年六月。則其年五月已有詔令知南外宗正事。令應選年幼宗子。將育於宮中矣。何煩寅亮之請。疏遠小臣。其敢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愚故疑寅亮第二疏亦在五月以前。紀所書六月一條。乃擢寅亮爲監察御史之月。非上書之月也。

王次翁墓

聞志有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墓。在縣城西。今海會寺後。長子侍御伯庠。次子宗正丞伯序。墓亦在右。案樓媿撰伯庠行狀云。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太師卽次翁也。墓當在奉化。不在鄞矣。

朱文公未嘗至鄞

明倫堂額。相傳爲朱文公書。黃溥閒中今古錄。謂史忠定浩。嘗薦朱文公知南康。公詣鄞稱謝。寓於學。因書焉。考晦翁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在淳熙五年。其時史忠定在政府。初未歸鄞。自閩到南康。亦無取道四明之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古人恥之。晦翁大儒。豈以一郡之薦。僕僕稱謝。此里巷不經之談。不可以誣賢者也。

豐稷功德院

嘉靖志。妙智講寺。宋治平元年。尙書豐稷請爲功德院。賜今額。按治平之初。清敏未爲尙書。寶慶延祐諸

志皆無此事。此必譌也。據郭受碑稱治平元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天下有未係錫名者皆例賜其額。茲院始革爲妙智。則知妙智之名非由豐公而改也。

觀文府

嘉靖志謂史丞相府。理宗賜名觀文府。聞氏引紹定辛卯臨安大火。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觀文府獨全。因謂觀文府當在臨安。其實不然。宋時觀文殿大學士爲宰執退休之職名。紹定火災之時。彌遠見任丞相。不帶觀文銜。其所賜之第。但當稱丞相府。不得云觀文府。既稱觀文府。則當在四明。不在臨安矣。但嘉靖志以爲賜彌遠者。亦非是。彌遠生前未嘗除觀文。其季子宇之。則曾拜觀文殿學士。視執政恩數。使理宗果有賜額觀文府之事。亦是賜宇之。非彌遠也。又考張端義奏議云。辛卯融風之變。馮榘。王虎。知衛相府。而不知衛宗廟。林介。趙汝輝。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廟。可證臨安史相府初無觀文之稱也。

陳曦

陳曦之名不見於宋史。寶慶延祐二志附其名於陳禾傳。但云第進士而已。成化志乃有爲給事中翰林學士之說。其實全未可信。據云曦之拜翰林學士。由呂好問所薦。考好問執政在建炎元年。未幾卽罷。而曦乃於紹興八年登進士。十四年高宗幸太學。曦爲國子正。其遷給事中。雖不詳年月。而在職六載。又出爲濠州。則當在紹興二十三年矣。距好問執政幾及三十年。乃云好問薦其才。召拜學士。豈非謬乎。又

云擢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此亦作僞者自露破綻。宋之給事中。職司封駁。豈若明之科道。以彈劾爲職乎。又云。自知制誥。知濠州。攷宋初沿唐制。以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自元豐改制以後。掌外制者。竟除中書舍人。或云直舍人院。未有單除知制誥者也。且南宋以濠州爲邊郡。兩制近臣。亦無授邊遠小郡之理。此亦可疑也。寶慶志旣附曦名。又稱其三世登科。豈有官登兩制。而轉不一及之乎。且禾所撰經解。由史直翁進於朝。乃授其孫以官。使其子於紹興中已掌內制。當不待直翁奏進矣。故知曦之官位。不足信也。志又云。曾孫大震。元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稱爲祖孫三學士。攷延祐志衣冠盛事。亦無之。

陳槩

陳槩事。延祐志不載。而成化志增之。攷其實亦難信。槩所傳者。惟使金不屈。及抗章論呂祖泰無罪兩事。據其家譜。則槩之除左正言。在嘉定七年。其時韓侂胄已死。祖泰久已得官矣。何待槩言而釋乎。宋史寧宗紀。金史交聘表。俱不見槩名。即使果有奉使事。而其時金已衰亂。豈能以非禮摧抑使人。所云不屈。亦後人不攷時勢而妄言耳。

陳德剛事不可信

成化志載陳德剛。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端平元年。簽書樞密院事。按德剛父子。不見於延祐至正諸志。楊實修志始載之。其實未可盡信。如福州守臣。例帶安撫使。初無制置之名。至簽樞爲執

政之職。而宋史宰輔表及理宗紀。並無陳德剛其人。其爲僞妄顯然。此必出於陳氏家譜。造譜者不通史學。妄意前代職名。可以假冒。不知樞密乃宰相之貳。拜罷姓名。具在正史。非若它官之可冒也。據志德剛爲著之父。而本堂集中。絕不言其先世有顯者。若顯若顯若顯若顯若顯若顯。寶慶延祐志進士題名。亦無之。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但善善欲長。不欲竟刪。姑去其已甚者。并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定焉。

陳著

陳著先世事迹。多不可信。予既據本堂集辨之矣。今攷成化志所載著事。以文集證之。亦殊違錯。一云。景定四年。賈似道買公田於浙西。著爲著作郎。上疏乞罷公田。斥逐似道。似道怒。出知嘉興。攷著以寶祐丙辰登第。至景定四年癸亥。僅止八載。校其資歷甚淺。無由遽典大郡。據本堂集。景定元年三月。在鷺洲書院山長任內。被薦。未幾北還。浙漕提領趙與訔。辟監三石橋酒庫。旣而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旣而江淮提領趙與訔。辟蕪湖茶官。則本堂實無官著作郎之事。且與訔卽措買公田之人。使著果有彈奏。何以轉受與訔之辟。此其不足信一也。一云。咸淳元年。似道歸越。治母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爲太學博士。率太學諸生。上疏切諫。不聽。似道還朝。大怒。必欲遠竄。上不可。改臨安通判。今以文集攷之。則著在嵎縣任滿。咸淳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揚州。次年正月五日。繳進。特改除京簽。京簽者。臨安

府簽判也。京簽二年攷滿。始除通判。其謝賈太傅啓云。幕府屬寮。躡躋郡佐。端自曲成之造。斐然直謝之辭。則通判之授。實出賈相意矣。似道丁母憂。在咸淳十年十月。非元年也。推較其時。著正爲臨安倅。不得在太學。其不足信二也。此傳云爲太學博士。而陳經傳又云。著爲宋祕監知台州。官名互異。其不足信三也。志又云。子宓亦有文名。攷本堂四子。深。淪。洸。沆。無名宓者。其不足信四也。本堂年八十四。見其子深跋。至德觀記。而志以爲八十。其不足信五也。

王厚齋生卒年月

宋史王應麟傳。不載其卒之年月。及年歲若干。閻百詩據本傳云。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又據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如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也。今攷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涖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也。惟袁清容集中。孔昭孫墓志云。大德初。昭孫爲慶元儒學正。於時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師表後進。門無雜賓。明遠以通家子。執疑證譌。桷每連席請益。似大德初。厚齋尙存。蓋大德當爲元貞之譌。清容涉筆偶誤爾。

蔣曉非蔣猷曾孫

聞志以蔣曉爲猷曾孫。附於猷傳之後。攷袁清容集。有將作監主簿蔣公墓誌。卽曉也。敘其世系特詳。曉之曾祖榘。台州通判。祖如愚。隆興府通判。父嶠。貴池縣丞。爲諫議大夫峴之弟。其銘云。蔣姓宗姬。丕亭漢侯。居鄞發祥。唐季是稠。則曉之先世。自唐季已居鄞。而猷以南渡避寇。始遷於鄞。其非一族可知矣。乃引以爲曾祖。何其妄也。

袁桷上王深寧書

聞性道志言桷仕至侍講學士。歸里。上王深寧書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靖念斯文。詎宜束之高閣。則其媿仕之心。亦自見於辭矣。攷深寧卒於元貞丙申。其時清容未登仕版。此不稽其年代。而以意妄測也。

豐寅初

嘉靖志叙寅初兩事。一云。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一云。建文壬午。棄官歸。蓋皆本其家傳。而全祖望辨之云。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間。用父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中棄官者。妄也。予又攷水東日記云。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陸教諭。則寅初未嘗爲國子司業。傳所云直諫謫官者。亦妄也。志家好信家乘。而訾舊志。得毋爲若輩技倆所誤。

邪。

王滎奏從祀事

成化嘉靖志俱載王滎奏請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從祀孔子廟庭上可其議攷明史禮志楊時從祀在孝宗朝羅李從祀在神宗朝而滎爲給事乃在宣德之世時代隔越即使滎有此奏亦不當云可其議也楊實老儒不諳掌故輕信私家譜乘故多舛譌東沙輩亦不攷而襲用之但孔廟從祀非尋常事不可沿襲譌舛以滋後人之疑故特爲辨之

鄭珞

李志名宦鄭珞傳言宣宗振作吏治特簡廷臣九人知郡皆奉敕以行九人之中若况鍾之知蘇州莫愚之知常州何文淵之知温州陳本深之知吉安皆以循良著而珞亦與之相上下攷明史宣宗紀宣德五年五月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奉敕遣之據况鍾傳同薦者羅以禮趙豫莫愚邵旻馬儀陳本深陳鼎何文淵初無珞名又循吏傳載宣德五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爲郡守奉敕以行寧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恪珞卽一人也珞與况鍾等雖皆以宣德五年出守而一在五月一在十一月李志以珞列於况鍾九人之數蓋攷之未審矣明史林碩傳載寧波知府鄭珞劾中官裴可烈不法可烈竟罷去而循吏傳云魏恪守寧波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爲誅可烈蓋卽一事而傳聞異詞耳成化嘉靖志題名有

鄭珞無魏恪。宣德實錄亦作鄭珞。實錄又云。宣德六年十一月。以內使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十二月。內官裴可烈。以貪暴下錦衣獄死。是可烈裴姓。非呂姓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

記一

崇實書院記

崇實書院者。故江南河道總督。尙書湛亭李公之所創也。國家敦崇實學。郡縣庠序之規。一遵古典。而省會重地。復立書院。萃郡縣之秀者而教之。比於古諸侯之大學。法良意美。超軼前代矣。清江爲河帥駐節之所。冠蓋輻湊。擬於都會。而百餘年來。未有議及之者。湛亭公以簪纓世胄。筮仕南河。由郡丞觀察。洊登開府。清白一心。始終匪懈。平生於河防國計。安民察吏諸大端。洵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又念學問與政事相爲表裏。爰創立書院。以爲造士之所。而顏之曰崇實。莅政之暇。輒召諸生立庭下。誨之以有本之學。務篤其實。勿逐於名。煌煌乎大儒經世之言也。湛亭公歸道山十餘年。天子慎重河工。謂節宣防守之方。非講求有素。無以集事。乃申命公子薌林公。付以全河之任。公居心行事。壹以先公爲法。而於造就人才。尤殷殷加意焉。□□歲。有司議改院爲官廨。乃別相爽塏之地。營立講堂學舍。規制增拓。輪奐一新。培養善類。有加無已。落成之日。江淮人士。欣喜讚誦。沐新恩而思舊澤。僉議祀湛亭公。栗主於講堂之左。春秋

薦蘋蘩。以無忘崇實之訓。謂大昕嘗從湛亭公游。與聞緒論。乞爲文以記之。予唯濂谿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爲至文。行爲善行。處爲名儒。而出爲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唯行足以副其文。乃無媿乎大儒之名。或謂制舉不足以覘實學。豈通論乎。宣尼贊易。申立誠之旨。孟氏著書。恥無本之譽。聖賢施教。未有不以崇實爲先者。而湛亭公以是勸士。可謂知本務矣。今薤林公恪承先志。引伸而擴充之。上以毘聖明。械樸作人之治。下以示多士居德善俗之方。風聲所樹。如影從形。當有華實兼茂之儒。出爲世用者。豈徒江淮人士歌誦弗諉而已哉。

海鹽縣瑞麥記

百穀皆麗乎土者也。洪範演疇。穀不在五行之列。而虞廷六府。穀與五行竝稱。古皇貴民重穀。以食爲天。是以雨暘時若。迄用康年。而嘉瑞之臻。垂於圖讖。蓋天人感應。自然之理。夫豈誕謾而叵信者哉。五穀之瑞。紀載非一端。而麥之瑞最古。周頌思文之篇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劉子政引其文作釐麩。而釋之曰。釐麩。麥也。始自天降。鄭康成箋詩。亦引書說。烏五至以穀俱來。以實帝命之證。然則來牟出於天降。非人間常有之麥可知也。而劉鄭兩家。不言來牟之形。許叔重說文解字。始詳言之云。周所受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今二徐本譌一束爲一來。獨董道謝除館職啓。乃用束字。然亦未審一束二縫之義。今春張徵士芑堂。自海鹽訪予吳門。言比歲屢見兩歧之麥。而去夏所見尤異。卽出櫝藏一莖示予。予禱視

之。蓋始爲一本。岐而爲兩。旋折交結。仍岐出而成穗。觀者咸詫。謂得未曾有。予思之良久。乃躍然以興曰。此非所謂一束二縫者乎。夫縫之言。彖也。鐵銳而向上。有麥穗之象焉。兩岐相交。束以合之。故曰一束二縫。而許祭酒特表以瑞麥之名。自周武王觀兵。至今三千餘載。史冊罕見此瑞。後儒遂不曉說文爲何語矣。我國家聖聖相承。劬農重粟。上軼虞周。乃重觀此非常之瑞。天之降康。豈偶然哉。昔漁陽兩岐之謠。史家以爲美政之感。今海鹽明府任侯惠堂。以中州名進士。牽絲浙中。調繇斯邑。經術飾治。壹以忠信慈愛爲本。而民亦戴之如父母。穡事盡力。數致休祥。此瑞麥也。邑士胡文蔚。吳侃叔。及芑堂。皆有記頌及圖。大書不一書矣。予忝在舊史。喜其事合於詩書所紀。且可以證說文傳寫之譌。故復爲記之。以待史官采訪焉。

虎邱剏建白公祠記代

古人稱三不朽。以立言與立德立功竝稱。言豈易立哉。言之立者。根乎德。通乎功。而一以貫之。非徒組織其詞以爲麗。詰屈其句以爲工者也。唐太子少傅白文公。早踐清要。直道事君。其章奏可以彌縫主闕。其諷諭可以宣達下情。而終始一節。不冒干進。嶢然於闕幸之朝。超然於朋黨之局。使其遭時遇主。功豈在房魏姚宋下。而時命限之。獨以詩爲百代宗師。公之立言。出於性之所好。要非有慚於德。亦豈無意於功者哉。當寶歷初元。公來刺蘇州。次年卽移疾去。在郡未久。史不詳其治行。然讀其郡齋走筆詩。有云。掾

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科條正。攤令賦役均。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藹藹乎。懇懇乎。洵古循吏之言也。又於虎邱重開寺路。桃李蓮荷。約種二千株。今山塘尚有白隄之稱。其有德於吳人甚厚。而郡志不備書。自郡學名宦祠而外。未有專祠。以慰邦人尸祝之忱。豈非中吳之闕事邪。予承乏茲郡。兩載以來。留心掌故。有味乎公靜勤之言。因念昔賢轍迹所至。湖山藉以生色。況公於武邱。有開路之績。而一年十二度。游賞之數。亦無過於此。千秋萬歲。精爽必留戀焉。爰請於大憲。相視山之東麓。得蔣氏塔影園。捐奉買之。剏爲公祠。落成之日。卜吉奉粟主。妥而侑之。嘗讀公詩石記。言年十四五時。慕韋房二公詩酒仙之名。謂異日蘇杭苟得一郡足矣。厥後自蘇歸洛。值劉夢得守蘇。作憶舊游一篇寄之。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晚歲編次文集爲五本。其一藏蘇之南禪寺。自少至老。眷眷於蘇如此。而報功仰德之舉。至今始得以藉手。忝在守土。聿觀厥成。詎非大幸乎。祠成當有記。以識歲月。并作迎饗神之曲。俾春秋歌以樂公。其詞曰。公昔承詔兮牧吾民。剖左符兮擁朱輪。紫薇堂兮判牘。科條簡兮賦役均。武邱兮開路。桃李兮班春。士女夾道兮迎使君。如父母兮撫子孫。公一去兮千餘歲。澤逮民兮久勿替。言已立兮德功備。曷不修兮祀事。崇祠兮肇始。山清兮水泚。兜率天兮海山。駕雲車兮涖止。蘭肴兮椒漿。勸公兮一觴。紅欄兮綠浪。想前塵兮未忘。左挹少陵兮右引玉局。相酬答兮山之曲。

饒陽縣知縣王君儀廷始莅事之歲。卽以興育人材爲務。召諸生之肄於學者。課其文藝而禮之。或言文廟之左。故有文昌祠。曩時嘗加修葺。邑中士大夫多有登科第者。頃歲祠已傾圮。科第亦不振。訪之形家。僉云。當建於巽隅。王君於是捐奉錢爲之。倡諸紳士欣然繼之。卜地剏立新閣。金木搏埴之工。子來趨事。而月而告成。遣一介走京師。請予文紀其歲月。謹按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說者以爲天之六府也。梓潼之神。顯於晉。盛於唐宋。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延祐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名其祠曰古文化。而其時始設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謂科目之柄。實文昌司之。而天下學校多立文昌祠矣。夫科目之設。聚數千萬人之精神。而決中否於一二人之心目。雖長於鑒別。豈能無豪髮之爽。謂必有神焉以司之。似矣。雖然。韓子有言。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士誠讀孔孟之書。修程朱之行。而學韓歐之文。能自樹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徒以揣摩剿襲爲功。而僥倖以祈神之我佑。則非予之所知也。今之仕者。簿書趨走。汲汲若不遑終日。至有關於文風士氣者。則以爲迂闊而莫爲。王君獨能知所本務。而邑之人士。咸能鼓舞自勵。庶幾知實學之宜敦。而不囿於流俗。異日英才輩出。必有如劉獻之之通經。李明遠父子之文學者。豈僅區區科第之榮於一時已哉。王君名鳳文。山東諸城縣人。乾隆己卯舉人。記之者。嘉定錢大昕也。

重建集仙宮玉皇殿記

聖人之道。敬天而已矣。天處高而聽卑。福善禍淫。虧盈益謙。皆視其人之自取。聖人知性之本善。而去私以復於善。其自處也。常若高高者之日鑒在茲。故能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而爲內省不疚之君子。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之斯敬之矣。二氏之教。其宗旨與吾儒異。其欲人遷善而遠罪。則同。懼人之放縱。而不自檢也。則爲像設以臨之。顧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唯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峨峨。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寡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學。相資而不相悖焉。集仙宮者在縣治東一里而遙。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奏請移安吉州舊額於此。元時有盧真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而明有胡浩然者。亦嘗授爲真人。有銀印玉帶之賜。宮之四周。有水環之。而正殿奉玉皇上帝者。尤莊嚴靚深。聳出城隅。望之如蓬萊赤城。示現人世。歷歲滋久。土木之工。廢而不修。歲□□。大風棟折。屋宇盡傾。獨玉皇像宛然無恙。僉謂旭卉之應。昭著不誣。於是邑中耆宿。詢謀協同。或出其資。或效其力。樂事勸功。迄用有成。經營於□□之日。斷手於□□之□□。凡糜白金以鎡計者若干。棟宇輪奐。垣墉緻密。辟容伊穆。金碧有暉。上穹陟降。儼乎如在。紫壇黃籙。晨夕熏修。用以祝聖而佑民。以迓簡穰之禱。以答信順之助。斯所謂禮以義起者與。吾聞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作善者。不求福而福來。作不善者。不求殃而殃至。瞻禮膜拜。

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奉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可敬。而從事於善。使人知天之可畏。而預遠於不善。則上之可以入聖。下之可以保身。而廣之可以善俗。此玉皇殿之所由剏。而重建之不可已也。家君與董斯役。郵書命大昕爲文。以紀歲月。其在事出錢諸人姓名。則具書於它石。

陸氏義莊記

古者卿大夫立宗。宗子必世其祿。故有收族之誼。冠昏喪祭。必請於宗子而行之。大功以上無異財。亦無貧富之殊。卽其稍疎者。宗子之力。足以贍之。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其法如此。若夫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則皆庶人之無宗者。故不能不藉乎閭井之任。卹而世家大族。固未聞有此也。自宗法不行。士大夫無以收其族。昭穆旣遠。視爲路人。角弓之反。頻聞。葛藟之芘。安望。卽有敦本好禮。能施惠於三族者。一時雖賴以濟。而不能經畫可久之計。論者不無遺憾焉。三吳自泰伯季札以禮讓開其始。洎宋范文正公守鄉郡。剏立義田。以贍宗族。訖今七百餘年。范氏之苗裔。猶食其德。高義之名。彰於宸翰。其規條具在。可謂善之善者矣。我國家列聖重熙。風俗茂美。好義君子。希風先哲者。接踵而興。長洲陸君豫齋。唐賢甫里先生之裔。自明贈尙書守禮公以來。枝條繁衍。豫齋之尊人□□公。至性淳備。行善於鄉。聞高平之遺風。心向往之。豫齋起而承厥志。割遺產五百畝。爲贍族之資。說義莊於

陸巷。每歲收支出納。集族衆其中。相與勸於修禮勤力。而勿蹈於匪彝。殆有得乎古人收族之意者乎。夫宗法雖善。然必藉乎貴而後行之。其究也。或以啓挾貴之漸。義莊則唯族之賢者能行之。其敦睦出於性之自然。故持之久遠而無弊。此范氏之意。可以爲後世法。又近歲立義莊。若吳縣陶氏。崑山顧氏。皆經大府題奏。得邀優敘。而豫齋之爲此舉。唯告諸有司。出給公據。未嘗輒求上聞。其務實而不競名。尤有加人一等者。予夙與豫齋善。爰爲記其事。異日雲礽繼美。毋替前規。罔俾高平專美於前。庶予文得藉以不朽。而詞筆孱弱。不能與吾宗君倚竝駕。又竊自愧矣。

集仙宮訪碑記

丁亥冬。予乞假歸。僦居縣城東之奎英坊。其地與市廛絕遠。門外平田十頃。牛宮豚柵。彌望皆是。頗得郊野之趣。稍西爲集仙宮。去所居不百步。日晡。飽食無事。則往游焉。考宋嘉定中。道士葉子琬者。剏爲此宮。元時有盧真祐。與其徒孫應元。先後住持。皆授大師之號。琳宮壯麗。甲於邑中。是時僧明了亦建大報國圓通寺於縣治之東。規制與此略相仿。閱今五百年。寺與宮皆頽廢。無復曩日之觀。唯圓通寺有趙文敏所書碑。好事者往往椎拓。傳於世。予游集仙宮。周覽廊廡。得南宋石刻一元。石刻四字俱完好。可愛。頗怪邑人知之者尠。知而好之者尤尠也。常懋憩宮。偶成詩。行草適逸。後人於懋姓名下。注景定初宰邑。作官至參政十字。懋嘗知嘉定縣。有惠政。具載宋史本傳。史作懋。碑作懋。古字通用也。東嶽行祠記。皇慶元年。

竊月立。其文張與材撰。張與紹書。瑞竹記亦與材所撰。與東嶽記同時立。碑陰畫倒插竹。而題七言長句於下方者。爲元真子。而不著姓名。蓋應元嘗於軒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活。因以瑞竹名之。子又憶吳禮部集。有嘉定黃氏瑞竹詩。其一云。練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其二云。曾聞寇公竹。插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元時嘉定有兩瑞竹事。邑志唯載集仙宮之瑞竹軒。而黃氏瑞竹不及焉。蓋故事之失傳者多矣。上真殿記。延祐四年正月立。文爲章嘉撰。不著書者姓氏。然筆法頗近松雪。亦元刻之佳者。楊大倫寄集仙南窗煉師詩。作於天歷己巳。南窗子者。應元自號。故元真子詩。有盧公神足南窗子之句。韓浚嘉定志。以爲寄葉煉師。不知葉與楊初非同時。蓋未詳考之故。趙氏程氏志。并楊詩亦刪之矣。程氏志曾立碑碣一門。然挂一漏百。爲識者所嗤。後之修邑志者。博訪而采錄之。勿漏勿舛。庶幾殘碑斷刻。不致日就放失也夫。

菩提寺記

菩提寺在安亭江之東。相傳建於吳赤烏間。給額於梁天監末。其賜名菩提。則自宋開寶中始也。予家望仙橋。市距寺厖十里許。少時往來安亭。輒小憩斯寺。其正殿柱礎。有平江府崑山縣安亭鄉桑浦邨沈彥渝。彥清。彥深。及其母方氏題字。後題建炎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時猶未設嘉定縣也。殿東又一礎。題治平四年四月。文尤漫漶。蓋又在建炎以前矣。殿前有碑。久仆。石已斷裂。予嘗剜苔洗垢。出而讀之。文雖失

去太半。其額唐興殿記四篆字。尙完好。碑陰上方刻行在尙書禮部告示。末行題年月處。剝落不可辨。當是寶祐以後所刻。嘉定縣志謂梁天監更名唐興寺。不知唐興乃殿名。非寺名。亦紀載之舛也。遂修上人住山三十餘年。戒行精苦。節其衣盃之入。及十方所施。莊嚴殿宇。修飾齋廡。經堂庖湑。增加於舊。其常住田之鬻於他氏者。亦以己資復之。又懼久而無徵也。介友人請予文記之。予聞調御丈夫立教於一切世間物。無所戀著。視其身之生滅。皆非實相。故初祖以造寺寫經。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招提興廢。彈指小劫。於正法奚加損焉。然吾觀公卿士庶之家。不數傳而第宅蕩廢。求其遺址。漸滅無有。獨浮屠氏之居。亘千百載。規模如昔時。以是知象教之力。誠大且遠。而紹承衣盃。又多賢子孫之功。詎槩訶爲小果。置弗道哉。昔歸熙甫居安亭。與菩提德坤長老游。嘗爲文贈之。其後僧海月重建大雄寶殿。爲之記者。唐叔達也。予於熙甫叔達。無能爲役。而遂修之勤於斯寺。不可使後無聞。爰述梗槩。刻之石。并敘寺中舊石刻。以補縣志之闕。俾後來有所攷。

游茅山記

予在金陵兩載。往來句容道中。屢欲爲茅山之游。輒以它阻不果。今冬陽湖孫淵如約予同游。乃以十一月五日。晨出通濟門。過廣惠廟。俗所謂高廟也。廟門石闔根。有門神像。左右各一。甚奇古。傍識淳熙年月。蓋南宋時物。又數里。爲淳化關。憩旅店。飯畢。乃行。過上橋而東。五里。路旁石刻華陽古道四字。乃自金陵

入茅山。大路也。淵如尊人爲句容學官。欲過官齋省觀。乃行。遂約入縣。同宿學廡。明晨。與淵如步至南門。關廟觀。唐鐘銅質精好。大歷十四年所鑄。本在紫陽觀。宋改觀曰玉晨。亦有題識。不知何時移此。又訪義臺張氏祠。中奉唐孝子張常洵。門左有明戶部尙書王暉碑。問主祠者唐碣所在。皆云不知。而祠後庭中。斷石一片。彷彿有字。與淵如洗出讀之。則真唐碣也。張氏子姓。尙有列學官弟子者。乃委置瓦礫。漫不一省。爲之三歎。還寓齋飯已。顧肩輿出小南門。池邇南行。望見三峯。聳出雲表。其最高者。則大茅峯也。二十里。至淤鄉。太元真人內傳云。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中有句容之山。陶隱居云。小澤卽謂今赤山湖也。今湖在茅山西卅餘里。山下之田。古爲小澤。淤鄉之名。有自來矣。又二十里。至常寧鎮。今名南正街。迤邐而上。爲崇禧宮。俗名下宮。唐之太平觀也。昇元真人王遠知居之。宋祥符初。改爲崇禧。設提舉主管官。與杭之洞霄。洪之玉隆。舒之靈仙等。元延祐六年。改崇禧萬壽宮。宋時茅山宮觀十有二。而崇禧實總之。今則牆宇欹壞。唯殿上趙松雪碑。及延祐詔書石刻尙存耳。晚大風。抵元符宮。宿道士時景和房。出示累世所藏玉印。玉圭。方諸硯。玉印文云。九老仙都君印。九壘文。考之鮑慎辭元符觀頌。及蔡卞撰華陽先生碑。蓋崇寧初。徽宗刻以賜葆真觀妙先生劉混康者。元符觀本混康所居菴。徽宗改名元符萬寧宮。宮之道士。世守此印。俗傳爲漢印。或妄稱卞和所獻玉。殊可笑也。又鐵劍一柄。以玉爲之。今中斷。又玉符一。文云。同明天帝日敕。道士謂之鎮心符。又明正統十二年。頒賜道藏敕。萬歷四十二年。頒賜道藏。

經敕諭各一道。字畫如新。次日欲登大茅峯。風烈難行。與淵如出觀左。訪龍池。淺澀不足觀。其傍怪石林立。所謂巧石亭也。而亭亦久廢。又入大殿。扁曰天寧萬福殿。相傳宋徽宗御書。訪蔡卞鮑慎辭碑。俱亡。唯山門嵌石一片。乃元至正十三年刻。出山門左行里許。爲華陽洞。俛身可入。行丈餘。益窪下有積水。不得前。洞口宋人題名幾滿。其尤佳者。太常博士范民長題數行。張瓌胡恢亦豐祐間名士也。次入玉柱洞。深三五丈。有石如柱。地稍平。亦不溼。洞口有崇寧乙酉喬通叔等題名。稍北爲蓬壺洞。洞口有睢陽石豫題名。亦崇寧初人也。沿洞北行。取徑入道房。飯畢。出大殿西半里許。過覽秀房。路傍碑一。額云祥符御製八分書。碑陰則紹興二十年。賜惠濟廟額敕牒也。肩輿行數里。林木茂密。白雲崇福觀在焉。巖阿環抱。據一山之勝。而游者罕至。有元趙世延所撰碑。楊剛中書。甚有法。而茅山志縣志皆失載。又行數里。出山遙望琳宮翼然。是爲玉晨觀。世稱第一福地者也。其地爲許長史故宅。陶隱居撰舊館壇碑。今不存。唐時爲華陽觀。後改紫陽觀。宋祥符初改名玉晨。今下宮之左。亦有紫陽觀。非唐宋舊迹矣。殿前有唐景昭法師碑。寶泉書。完好可讀。碑額下有穿。仿漢碑式。其右爲靈寶院。入門爲周真人池。貞白之弟子周子良也。最後爲斗姥閣。訪顏魯公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尙存二十一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觀之北爲鬱岡。松竹夾道。嚴冬如春。實居小茅峯之陰。乾元觀在焉。鬱岡之名。始於陶隱居。觀有宰相堂。卽隱居齋室遺址。取山中宰相之語名之。亦俗人所題也。堂亦久廢。唯朱觀妙幽光顯揚碑。

在大殿前。相傳明隆慶間。土人碎此碑。忽雷雨大作。空中有神人合之。予諦視碑石無損壞痕。蓋道流妄誕之說。不足信。今元靖碑碎者。不能復合。豈李含光道力。不如自英。抑魯公之靈。轉不如蔡仍邪。鬱岡之上。有石門。欲訪之。道士言路斷。乃止。還宿玉晨。風止。和煦如二三月。明晨飯畢。仍由淤鄉與淵如別。乃取道西南行。過張墓。輿丁失道。回遠久之。抵黃彥壩。由華陽道達土橋。日下昏矣。宿逆旅中。明日晡時到書院。往返凡五日。山得名於秦漢。盛於晉六朝。柳識謂道門華陽。猶儒門洙泗者是也。予此行本爲訪碑。故山中名勝。所到不及其半。王象之輿地碑目。載茅山碑甚多。皆梁唐及五代時物。今唯顏公殘碑。及景昭法師碑見存。陶隱居舊館壇碑。張從申元靖先生碑。國初前輩猶及見之。今皆無有。徐鉉紫陽觀碑。明李維楨游茅山記。曾及之。不知何時摧碎。縣民駱氏得其一片。祇四十許字。蓋古刻之難久如此。而予所見宋元石刻。又多志乘所不載。不及今表章之。後人將欲考而無自。故記其所在。以諗後游者。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記一

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祠堂記

弇山畢公。以名德重臣。巡撫三秦。迎母張太夫人。板輿就養。備極八珍之奉。己亥歲。太夫人考終官齋。公扶輿歸里。哀動行路。粵明年。天子省方東南。公在籍迎鑾。召對行殿。天子嘉公忠孝。又嘉賢母義方之訓。御書經訓克家四大字賜焉。公既承賜。乃擇靈巖山之陽。建樓以奉御書。旁築祠宇。奉太夫人像。六時瞻禮。俾子孫毋妄國恩家微。蓋公蚤年失怙。奉慈命讀書山中。感晝荻之勤。厲斷齏之操。用能處寬閒寂寞之區。具先憂後樂之志。及學成而大魁天下。出入禁闥。保障方面。當代推之一以爲燕許。一以爲韓范。而公抑然自下。指讀書故廬。溟涔涔落。謂吾母之訓言。猶在耳也。度所以妥先靈者。唯此地爲良。爰築祠堂於斯。且自營壽藏於斯。山中人皆走相告曰。如中丞公。洵所謂五十而慕者乎。竊嘗論公文章經濟。爲今世之歐陽。固衆口一詞。而太夫人教以有成。亦不殊乎瀧岡表所稱者。顧歐母著述。不傳一字。鄭門亦未有達者。而太夫人詞翰之美。流播藝林。又有弟少儀觀察。知名海內。白頭唱和。比於思芬。歐母雖及見其

子登大科。負重名。及永叔列侍從。升兩府。則辭世已久。而太夫人享滌髓之養者。且廿年。香車翟茀。前引八騶。都邑聚觀。咋口嘆羨。此其才其遇。又有遠勝於歐母者。蓋天右吉人。培其根而享其報。斯國家之盛美。非徒一門之寵榮已也。大昕與中丞公生同里。長同僚。嘗升後堂。修猶子之敬。祠成。承命作記。乃不敢辭。且爲迎神之章。春秋烝嘗。歌以侑之。其詞曰。

嘉薦兮令芳。告潔白兮北堂。神之來兮雲錦裳。普淖隘兮緘瑟張。積善兮慶有餘。宣尼垂訓兮坤初維。徽音兮可則。有令子兮爲國柱石。硯山兮峨峨。慈母之澤兮不可磨。香谿兮清且直。長無極兮母之德。

益都李氏宗祠記

李之望十有二。而隴西趙郡尤顯。歐公新唐書表其世系。隴西宰相十人。趙郡十七人。而宗室十一人。別有三公七人。三師二人。今攷表所遺者。尙有景謨讓夷訓三人。雖王謝崔盧之盛。莫能逮焉。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臚仕。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字。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擘精覃思。兀兀窮年而不悔也。益都之李。其上世有諱東武者。自棗強之李家莊。來徙郡城之東郭。傳三世。至逢春。以孝行著。力田臧果。衣食裁足。有子三人。元正元增元盛。元盛子遠。以貢生入貲。候選州判。卽廣西桂林府同知文藻之父。予嘗表其墓者也。兩世皆以文藻貴。贈文林郎。李氏世有至行。逢春嘗病。元盛妻張。用巫者言。割左無名指之半。作湯以進。竟瘳。元增子早夭。無後。遠遺言。俟其

義子鬻田宅盡。而後以己子後之。文藻祖母疾。亟素豆腐腦食之。未下咽而氣絕。文藻終身不嘗豆腐腦。文藻弟文淵。以哭母毀卒。世稱其死孝。兄弟雍穆。有義門之風焉。今年文藻自潮陽令遷郡丞。入覲告歸。省先人墓。乃立祠於所居之東。貽予書。請爲之記。予故述其家世之美。俾後人無忘其初。抑又聞古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淮陰侯營高敞地。旁置萬家。以葬其親。然史不傳其父母名姓。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之譜。載於本集。其先世名諱。族行親疎。閱千百年。人猶稱之。此吾所謂名位不如文章也。文藻今之能師歐蘇者。庶幾率族之人。砥行績學。以昌其文。以昭先祖之潛德。則隴西趙郡之閱閱。姑置之不論可矣。

錢氏祠堂記

古者宗廟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公制禮。以禘爲殷祭。改夏爲禴。春爲祠。許叔重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孫叔然郭景純解爾雅云。祠之言食也。祠本宗廟之祭。秦漢以降。神祇羣祀。通稱焉。故祠於壇。謂之祠壇。祠於城。謂之祠城。祠於堂。謂之祠堂。典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儀式則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漢志所稱某縣有某祠者。謂祠其神於此地。非指其室而言。洪氏隸釋載殺阬君神祠。碣孔君神祠兩碑。亦是此例。後人習焉不察。直以祠爲祀神之所矣。古禮。大夫適士官師。俱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以後。仕者不世祿。大宗不能收族。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於是有祠堂之設。以祀其先祖。俾族姓不忘其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吾錢氏遠有代序。散居於

江浙者尤多。吾始祖自常熟之鳳里徙居邑之盛涇。以力耕起家。再傳而析而二支。一居外岡。一居望仙橋。迄於今。幾二百載。生齒日繁。昭穆漸遠。康熙中始議春秋合族人祠於先塋。祠畢。餽其餘於主祭者之家。而祠堂猶未建立。歲辛巳。先君子謀於族父兄長者。卜地於外岡之西。練祁之陽。爲堂三楹。門三楹。繚以周垣。秋霜春露。祇薦時事。几筵載設。登降有所。前期卜族之一人主其祭。而族人稍醴錢以助之。品物少。而文詞亦不敢多。庶幾無忘祖宗淳樸之遺。相勉以孝弟。而勿流於侈靡。以致後不能繼。西鄰之禴。實受其福。先祖其康我乎。祠成。先君子嘗欲爲文記其歲月。而不果。歲丁酉。秋饗畢。族父兄皆來會。僉謂大昕宜製文刻之石。於時先君子下世。再期有五月矣。乃泫然泚筆而書之。

張氏墓廬記

廬墓止於一時。墓廬則終身依焉。漢人以察孝爲一科。故有託於廬墓以求進者。所謂祿利之道然也。後代旣不立此科。而儒家猶復襲取陳言。妄相詆譏。則彼朝死而夕忘者。翻有合於聖人之中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雖藏而不得見。猶不忍須臾忘之。則廬之近於墓宜也。海鹽張子芑堂。旣葺斯廬。而其友方生復爲之圖。一展閱閒。油然生仁孝之心。張子非有慕乎廬墓之名者也。因其情之所不容已。而廬之。其美之。其譏之。張子固不暇計也。

半硯齋記

吳君岑渚。博雅好古。居吳城之西。距郭十里而近。門臨谿流。綠淨見底。右倚支硎。天平諸山。朝暉夕陰。雲煙變幻。可得於几席之間。其讀書之室。才容十笏。圖史筆硯之外。無他物。岑渚嘗得高士湯巖夫篆書半硯齋三字。因以顏之。巖夫之題。吾不知其何所取也。岑渚適然而有之。遂適然而名之。已而岑渚得斷硯一。背有凡夫小印。微損。驗爲寒山趙隱君故物。置之齋中。此齋真有此硯矣。凡夫居空谷中。以著書自樂。硯失其半。雖重棄之。於心必有所不足。更二百年。岑渚得之。反若以半爲佳。夫有成與虧者。天之數。無成與虧者。人之心。謂全之不如半者。非也。謂半之必不如全者。亦非也。適然而與吾心相期。吾因而取之。夫豈有全半之見存也哉。曩者。蔣西原編修。爲岑渚題詩。因言嘗見凡夫寶符硯於法螺菴。何義門學士方試此硯。作草書。編修年少。爲之展紙。此事忽忽逾三十年。硯不知淪落何所。因慨然歎半硯之得所歸。今春。岑渚偶過法雲禪舍。則寶符硯與義門之書。儼然在焉。蓋法螺僧不能守。轉鬻之它所。岑渚乃買歸。與半硯同列。齋去寒山不遠。而齋中之人。恬淡樂志。猶凡夫也。故硯之置此。爲得其所。然而編修又不及見矣。岑渚因巖夫之題。而得凡夫之硯。又因半而得其全者。人謂造物之巧於作合。而要皆適然而有之。天下之巧於合者。何莫非適然者哉。硯不止於半。而仍以半名齋。不忘舊也。而不知者。且以爲全之果不如半也。

蓉鏡堂記

檀濟先生自縣之外岡徙居城東清鏡塘之南。再徙乃定居焉。是時大昕方十五六歲。從先生受經義。與同學十數人。下榻先生所。僅老屋數椽。東西相向。無所爲堂也。久之。稍治其隙地。爲書齋。又數年。乃買故常平倉廩。稍葺而新之。顏其堂曰蓉鏡。適大昕乞假里居。數造先生之堂。先生曰。子盍爲我記之。大昕不敢當。因請名堂之義。先生曰。吾嘗夢游一洞天。湖水激激如鏡。芙蓉盛開。宛在鏡中心。甚樂之。因是以名。坐客或舉李相國故事。以爲先生有賢子。旣已掇科第。登侍從。吉夢之占。其後來將相之祥乎。先生粲然笑曰。此非吾所及也。夫花之名芙蓉者有二。古人以蓮比君子。而蓮之華曰芙蓉。芙之爲言夫也。蓉之爲言容也。言其有丈夫之容也。水陸之華。其可以悅目者。固非一品。大率綽約依人。迎風宜笑。近乎兒女子之斌媚者。色雖麗弗善也。獨芙蓉亭亭淨直。在水中。中央澹然於炎熱之場。超然於塵垢之外。故靈均寄懷香艸。於斯獨三致意。而太史公稱其志潔行芳。濯淖汙泥之中。嚼然泥而不滓。蓋以芙蓉況屈子焉。信乎其有丈夫之容者也。木芙蓉之名。起於近代。當冰霜總至。百卉彫謝。而傲然特立。獨以拒霜自名。又其性宜澤畔。臨波倒影。如綺霞初展。光采四照。亦與蓮相類。雖水陸異品。其亦猶司馬長卿之於蘭。相如乎。吾少不諧於俗。讀書課徒之餘。手種花木。四時爛漫。聊以自娛。屋後則清鏡塘。一灣活碧。映帶左右。吾將引以爲池。而多植芙蓉。花時攜稚子童孫。徜徉其間。以爲吾歲寒之友。又使後人無銜三春之桃李。益思澹然超然者之可師。是吾之志也。大昕退述先生之語。以爲記云。

石鼓亭記

三代之文傳於今者。唯石鼓爲可信。顧其文奇古。又多殘闕。辨釋匪易。東坡撰鳳翔八觀詩。但識三十餘字。至薛尚功章鄭施潘諸家。詮釋始詳。然亦不無牽強傅會之失。海鹽張芑堂氏博雅嗜古。耽於金石。游京師。親詣國學戟門。手摹其文以歸。猶以爲未足。徧求南宋及元拓本。攷其異同。又聞四明范氏有北宋拓本。裹糧而往。寓居廡下。鉤摹者再。始盡得古人製字結體之源。於諸家釋文之是非。了然若見垣一方人矣。乃取諸本文字可辨者。摹勒入石。疑者闕之。泐者空之。偏旁屈折。諦視精審。不爽苗髮。又采諸家釋文。校其同異。間以己意斷之。名曰石鼓文釋存。與石本相輔而行。俾好古之士。得觀北宋本於七百餘年之後。參互而訂正之。厥功可謂偉矣。刻成。將築亭以覆之。而屬予記其事。予平生嗜好。與芑堂同。而愛博不專。所得甚淺。頃與芑堂往復談論。稍有新得。昔人據秦斤釋毆爲也。考泐毆字兩見。尋釋上下文。似是水名。不當作虛字訓。疑卽古池字。昔人釋術爲道。此文亦兩見。前與原溼陰陽協句。後與或陰或陽協句。疑卽行字。趁字見說文。而誤釋爲趣。又爲趕。踰字亦見說文。而誤釋爲奔。又爲若柴。卽說文奏字。旂豔卽游優。與優游同。此皆前人所未及。芑堂試平心決之。或可備芻蕘之采也。

可廬記

吾弟晦之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請予記之。夫廬之義。主於寄。古者井田之法。田中有廬。人各二畝。有半。

方春畢出以修農事。而周官遺人所掌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五十里之間有三廬一宿。以待賓客之過者。賈公彥言。廬有四義。約舉之。不過中田之廬。與十里之廬二者而已。中田之廬。春夏居。秋冬去。若十里一廬。客至者過而不留。俛仰之間。迭爲主客。更何係著之有。漢世宮殿之外。周廬千列。官吏直宿其間。謂之直廬。而儒林講讀之舍。亦稱精廬。至於諸葛艸廬。焦先瓜牛廬。則又蜚遁者之所託焉。廬之名通乎上下。而其爲寄寓之義。則一也。予嘗感人生百年少而壯而老。若白駒之過隙。四支百骸。其寄於天地之間。無多時耳。宮室居處。則又四支百骸之所寄焉者。往來遷徙。變幻無常。而懷居之士。乃必重堂高閣。燠室連房。窮水石之工。廣田園之利。自謂身可長保。芘蔭子孫。豈知樊重之陂。移於庾氏。沁水之園。奪於武陽。此易所以著蠶屋之戒。而淮南所譏夫木遁者也。古之超然遠覽者。隨遇自足。不願乎外。廣廈可也。陋巷亦可也。承明之庭。可也。環堵之室。亦可也。視宮室之美。猶廬舍然。寓意而不留意。故無往而不得。其可。蓬戶邃於洞房。衡門樂於重屋。所寄在是。所安卽在是。較之問舍求田。刺促不休者。何可同日而語哉。晦之好讀書。而不汲汲乎榮利之嗜。其名廬之意。蓋蘄至於古之隨遇自足者。抑予又有進焉。夫理之所在。有不可。境之所值。無不可。晦之能安於境之可。必能辨於理之所不可。感浮生之如寄。將好修以爲常。於以希知道之君子。奚爲不可乎。

徐子毓州。題其讀書之所曰芥舟山房。屬予分書。縣之楣間。客有過而問徐子曰。子知芥舟山之所在乎。曰。不知也。客啞然笑曰。夫必有是山。而後有山房。世旣無此山。子又安得有此房。徐子曰。固哉。子之言也。開闢之始。山且不自知其爲山。山之爲山。人名之也。嶽有五。鎮有九。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皆人強而名之。越至於今。一岡一壘。莫不錫之以名。月異而歲不同。子又惡知世之必無芥舟山也者。且吾旣有此房矣。惡知不又有因吾之房。而指一山以當之者。子謂山不當名舟邪。則金陵盧龍俱有覆舟。秀容有繫舟。而定海且有舟山。子謂芥不可名山邪。則浮屠氏言須彌山至大。而一芥子中可以納之。吾未見芥小而山大也。且必有山而後有房。則又必依山以爲房。世之稱山房者。不必皆依山。雖有山。猶無山也。子不怪吾房之未始有山。而怪山之無芥舟。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吾聞建德之國。畏壘之邱。有山塊然。若沈而浮。不風不波。不春不秋。聚爲六合。散爲輕漚。強與之名。是曰芥舟。齊諧所志。漆園曾游。似小卽大。有樂無憂。馭風可到。信宿且留。水居而弗沒溺。陸行而未陴隴。吾將臥游乎斯。悵問津之寡儔。客乃茫然失所。以答予喜其辯也。乃敘而記之。

抱經樓記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口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書。巋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

禮舊門。自少博學嗜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唯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己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有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宣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疎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凌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

吳郡向有放生會。每月朔望。諸善士各攜水族。縱之石湖。湖距城稍遠。漁者嗜利。恐仍不免網罟。乃議於白蓮涇。同仁堂左。鑿池四畝。以爲滋育之所。鳩工之始。適遇亢旱。掘土纔二尺。得古井焉。滄然而深。尋其源而導之。混混汨汨。時出不竭。未浹旬而池水瀰滿。味清而甘。恍若中泠惠泉。移來此間。觀者歎異。得未曾有。予適假館吳門。因介友人請記其事。夫潤萬物者莫如水。江湖之浩淼。池沼之淳蓄。雖鉅細不同。其潤物則均也。古者伯益始作井。於易井之彖曰。巽乎水而上水。而申其義曰。井養不窮。井之水至小爾。而涓涓之源。引而彌長。聖人以爲此生者機也。彼溝澮之盈。不崇朝而涸者。固不可以竝論。井闢無款識。未審翹於何代。然積之久者。其流必遠。今聖天子久道化成。民物咸躋。仁壽之域。而此邦人士。推廣仁澤。俾鱗介之微。咸若其性。一念所感。土脈應之。通塞之故。似非偶然者。爰述顛末。以詔方來。重以銘曰。靈蠢異類。覺性則一。勿謂無知。亦具氣血。人皆樂生。物豈有別。縱之長流。天空地闊。吳閭之西。有池淳潏。名曰放生。成之不日。畚揭甫施。古甃暗出。注焉酌焉。且甘且冽。天錫茲泉。以廣仁術。樂哉游儻。如入溟渤。言告善信。孳孳毋闕。此心勿懈。此水長活。

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予嘗爲之題扁。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爲介隱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尙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硯。則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

居士硯贈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硯圖。一時修爲嘉話。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甫卸裝。卽謀藏書之所。唯茲樓宜。乃奉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唯謹。名其樓曰五硯。屬予記之。袁氏四姓五公。著於東漢。晉南渡後。門望亞於王謝。吳中之袁。則自明嘉靖六俊。以文行相砥厲。與三張四皇甫齊名。迄今三百年來。詩禮之傳。久而未替。又愷承其父兄之緒。益以通經敦行。孟晉匪懈。凡先世遺迹。流轉它姓者。輒重價購歸。弄之斯樓。生平篤好文史。聚書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傳鈔祕本。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丹黃不去手。予嘗論世少藏書之家。藏矣未必能讀。讀矣未必能校。能讀且校矣。而或矜己妒彼。如許慈胡潛所爲。亦未免通人譏議。獨又愷兼三美而無一病。予心重焉。其樓四面洞達。迥出埃壒。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答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清嘉。屏絲管之嘈雜。予蓋嘗裴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列岫樓久廢。今無能指其所在者。而硯尙存斯樓。主賓文酒唱酬之盛。不減於曩時。此吳中世族所難得者。予所以樂爲記也。

西谿別墅記

吾友陸君豫齋。唐高士甫里先生之卅四世孫。承先賢遺緒。敦本睦族。勇於爲善。旣建甫里先生祠於虎邱山塘之南。又構小園於祠之側。顏之曰西谿別墅。屬予記之。考甫里先生卜居吳郡之臨頓橋。其幽居賦云。門臨鶴市。地接虎邱。又嘗與皮襲美西谿間泛唱和之作。載於松陵集。則茲山爲先生流連觴詠之

地九原可作。其必有樂乎此矣。相傳甫里祠。有清風亭。光明閣。雙竹隄。杞菊畦。垂虹橋。鬪鴨池。諸勝。今皆鞠爲茂艸。豫齋盡然傷之。爰於別墅。倣其名目。隨地勢曲折。而布置之。高者爲隄。窪者爲池。傑然者爲閣。翼然者爲亭。水石清曠。卉木敷榮。拓地塵百弓。而宛得笠澤松陵之趣。蓋不徒存甫里之故蹟。而兼得甫里之性情者也。予嘗讀唐書本傳。稱李蔚。盧攜。皆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而卒。疑若少假以年。不必以高士終者。及考兩人入相年月。參以笠澤叢書。唐詩紀事。而知史之未可信也。兩人之竝相。在乾符二年乙未。至五年戊戌。而相繼罷去。拾遺之召。當在此數年間。而叢書之成。在乾符己亥。則其時先生猶無恙。計敏夫謂卒於中和初。中和又在乾符之後。盧李二公皆先沒矣。然則先生雖以拾遺召。而堅辭不起。終全蜚遯之操。豈藉終南爲捷徑。而捧檄色喜者哉。士君子高尚其志。必不慕乎一時之榮。而後能收千秋之報。迄今過西谿。而瞻拜祠下者。流連慨慕。共仰爲百世之師。而又有賢裔如豫齋者。誦芬詠烈。克紹家聲。祠得地而益彰。地有墅而愈勝。高山景行。俎而豆之。將終古而無極。視左掖之榮。所得爲何如也。世徒惜先生之不及應召。而不知先生乃召而不出。此所以爲真高士。古人以三高竝稱。予謂少伯功名中人。固非其匹。季鷹雖知幾。猶多入洛之舉。較之先生。尙遜一籌也。試質之豫齋。其以我言爲然否。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一

紀事

記侯黃兩忠節公事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豫親王多鐸遣降臣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鼎安撫蘇州。巡撫霍達遁走。適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至郡。家鼎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鼎及從者數人。盡殺之。副使周荃匿民間得免。歸報豫王。且請兵。吳郡被兵自此始。六月兵部侍郎李延齡入蘇州。分兵徇諸縣。以張維熙爲嘉定知縣。以徐州總兵官李成棟爲江南提督。鎮吳淞。閏月成棟前隊兵過縣東。大掠。己丑成棟與副將梁得勝以戰艦百餘至宿東關外。庚寅成棟入吳淞。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壬辰始下。薙髮之令。士民皆不願。遂謀舉事。諸鄉稱義兵者。不約而集矣。是時舉人王霖汝及弟諸生楫汝起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監紀知縣支益起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婁塘羅店外岡。先後競起。甲午鄉兵大集。至東關外。攻得勝軍。得勝據高岡。令弩箭手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退。石岡兵踵之。尋亦却。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奮勇直前。戰頗力。亦中流。

矢死。鄉兵幾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廿三都民素輕趨。善鬪。殺獲最多。夜漏下數刻。各鄉兵齊至。舉火燒得勝船四十餘艘。一時俱盡。成棟所掠金珠刀劍及婦女姝麗在舟中者。皆爲灰燼。得勝僅以身免。龍字雲美。有膽略。嘗在閣部史。可法麾下。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故視死如歸。丙申。成棟遣精騎赴太倉調兵。爲羅店鄉兵所遏。不得達。是夕。月食。旣。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丁酉。左通政侯公峒曾。臥病蟠龍江。遣其二子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爲城守計。進士黃公淳耀。與其弟淵耀亦至。勸元演作書。趣其父速至。鄉兵亦列幟往迎。戊戌。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接戰。而潛遣銳卒繞出陣後。鄉兵遂潰。諸生唐景耀。嘗檄數成棟之罪。至是被獲。磔於市。諸生唐培。率兵巷戰。不勝。被獲。大罵不屈。刃已加頸。尙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異處矣。諸生朱霞。張小繖。登屋鳴金。欲集衆復戰。身被數創。墮河死。己亥。峒曾入城。與士民公議。畫地而守。峒曾守東門。諸生朱元亮。龔孫玢。金起士。及其二子元演。元潔。佐之。淳耀主西門。淵耀佐之。嘉興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主南門。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之。北門亦峒曾爲主。而太學生朱長祚。雲南按察司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衆皆踊躍。縛袴執刀。以從。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雉堞依地段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則峒曾。淳耀二人決之。庚子。遂新令張維熙。以前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侯黃又遣人賈名刺訪境內拳勇少年。悉召致之。具賓主禮。假以辭色。令歸集衆。且勉之曰。人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倡義。

兼可自爲不獨爲人也。衆皆感激，思盡力。鄉兵益盛。癸卯，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往太倉調兵。至縣北關，鄉兵逐之，殺其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連發大礮，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線佩刀者，成棟弟也。餘騎遁歸吳淞。相謂曰：「吾等皆高鎮勁兵，自降大清，所過風靡，何物蠻子赤身打仗，所至成羣，未及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時前總兵吳志葵駐兵泖湖，峒曾等累致書乞援，志葵不得已，遣游擊蔡喬以兵三百人赴之。乙巳，喬軍至，皆羸弱，又強半市人子，不習戰。唯喬頗勇健，使雙鐵簡，右手重二十五斤，左手重二十斤，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令泊舟南關外。丙午，成棟聞喬軍至，遣諸將銜枚疾馳，晨至東關，喬軍出不意，多赴水遁。喬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奪一馬乘之，血戰良久，力盡幾陷。東門人徐福躍馬深入，挾之以出。喬又與福衝入陣，以救餘軍之陷沒者，遂引兵南歸。鄉兵見喬敗，不復能軍。大軍乘勝薄城，城上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己酉，成棟悉兵過嘉定城北，入婁塘，駐營磚橋。鄉兵環聚攻之，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日暮，成棟鳴金收兵，入營縱酒不輟。七月庚朔，鄉兵復集於磚橋，成棟縱兵擊之。杭文蔚者，杭家村民也，年少多力，執紅旗先進，其隣毛玉佩繼之，殺騎兵三人。大軍攢稍刺之，皆死。鄉兵驚散，諸生徐文蔚率其徒血戰，大呼後隊速進，無有應者。文蔚猶不退，亦死之。大軍乘勝追北，鄉人奔走，自相蹂踐，死者無算。遂屠婁塘，成棟遣人持榜諭城中速降，誓不殺人。峒曾等夙以忠義

自許得榜。寸裂之。督民運輒石固守。壬子。大軍攻城。城堅。礮不能入。乃昇板扉置東北城外。伏健士鑿大穴。垂陷。城中用巨木塞之。不得入。大軍轉攻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下巨石塞竇。不能入。是夜。大軍攻城益力。礮如雨下。五更大雷雨。峒會父子與諸紳士仗劍立雨中。見守陴士饑凍不能支。漸有散去者。亟往勸止。已不能禁矣。癸丑。大軍自東門斬關入。峒會猶坐城樓。指麾自若。呼二子速去。行數步。復還。峒會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爾等應代我奉養。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見殺。峒會倉卒投池。水騎兵引出斬之。成棟命梟示西門。尋令懸於峒會門左。越三日。大軍已去。忽懸絕墮地。鬚髮赫然如生。太學生朱之熙過之。亟捧歸。函送廠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于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遂合而瘞焉。淳耀守西門。聞城破。乘一馬南行。弟淵耀親爲執鞚。至城南隅西林庵。主僧無等獻茶。啜畢。索紙筆。謂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自此別矣。遂鍵戶。取筆大書曰。明進士黃淳耀。以某年月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朝廷。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書畢。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閒矣。遂縊於左。張錫眉聞城破。先驅其妾溺水死。作絕命詞畢。自經死。龔用圓抱其兄。用廣大慟曰。我祖父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死。明日得其屍。兄弟猶握手不解云。弟用厚攜家出避。尋亦自溺。用廣用厚皆諸生。夏雲蛟被執。堅臥不屈死。朱元亮。龔孫珙。朱昌祚。唐昌全。皆見殺。唯唐咨禹被脅取金帛。得釋。越六日。

後爲軍人所掠。索金帛不得。攢槍刺死。金起。士痛哭不食死。其餘諸生之死於兵者。王蘭。朱袞。趙惟賢。陶恕先。孫和京。金堪士。龔元彬。貢士則王雲程。太學生則金德開。德開臨死。猶執家訓不去手。諸生吳耀夫。婦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諸生潘大倫聞難。縱火焚其家。飲大醉。自溺死。諸生陳師文。亦自溺死。是日。成棟下令屠城。老幼無得免者。乙卯。成棟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縣民猶未肯薙髮。璋請於成棟。以二十七日。再引兵屠城。於是廩生宣衷恂。以留髮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被縛時。呼璋字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并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

記加徵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江南折漕之州縣五。州曰泗。縣曰安東。曰興化。曰溧水。陸稼書先生詳文稱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而嘉定居其一

焉。嘉定瘠鹵。不宜稻。種棉花者。亡慮十之七。米不足。則資之它縣。明時。歲轉漕十萬六千四百九十有二石。縣民苦之。萬歷中。始改兌而折。啓禎間。議更者再。縣之賢士大夫。力持之。得折漕如故。國初。詔天下賦役。一依明萬歷元額。久之。江寧衛運軍。欲加增行月糧。不得。乃議分派折漕州縣。計十有一萬六千兩。嘉定獨五萬六千有奇。方是時。歲薦饑。運軍持檄至。立取盈焉。官吏皆錯愕。無如何。有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者。大言於縣曰。此款項非漕也。行月糧耳。其所派地與數。非奉旨也。糧道傳作霖。混申之牒。總漕蔡士英。駁而未定之額耳。以派支言之。嘉定所派衛爲蘇州。爲太倉。爲鎮海。若江寧諸衛。有元派之縣存焉。不應

越而問之嘉定。以嘉定言之。歲以七萬三千九百漕折解京矣。又責以五萬六千解江寧。是兩漕也。且它邑折漕。石止五錢。嘉定則七錢矣。又輸官布九萬五千餘匹。亦不應更有派。以衛額言之。漕船千有二百七十四。行糧給本色。每船米三十有六石。積之四萬五千八百六十有四石。月糧亦如之。而本折各半。其支給也。於南米。於南屯。南米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餘石。南屯一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有奇。合之。爲額三十五萬二千六百餘石。是額也。先以一十一萬七千三百八石五斗給運軍。後以二十四萬石分給駐防兵士。然則行月糧未或缺也。又不應復有加。今之議加者。在月糧之半折。在半折之石加五錢。無論嘉定之不堪。加折色之不應。加之不應五錢。卽應五錢矣。爲數亦僅一萬一千四百六十有六兩止耳。隨漕而問之。通省畝不過毫。獨責之改折五州縣。畝不過分。卽使橫坐於嘉定。亦畝不過九厘。何故而有五萬四千之額。致使畝有四分九厘之增。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羣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於是知縣潘公師質慨然曰。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爲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爲。遂弗徵也。旣而運軍復持檄至。擾害益甚。潘亦被劾。逮繫江寧。拱辰德秀乃走京師。訴之部科。詞甚激切。湖廣道御史馮公班。察其誠。特疏請蠲。下戶部。部咨蘇松巡按。下道府會訊。核實覆定。加編月糧不敷折色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兩。均派之五州縣。而嘉定以漕額獨多。加編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九兩。有奇。潘旣就逮。吏役稍侵之。潘不堪其辱。乘間投秦淮。

死。家人得其尸。有繫臂書。言行月糧加編之苦。寧一死以救嘉民。云。諸運軍銜拱辰德秀不置。嗾布政司逮鞫二人。皆持前議不屈。坐以沮撓軍需之罪。大杖箠之。荷校暴日中。皆死。縣人陸時隆爲作二義傳。

記湯烈女事

或有問於予曰。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女而未嫁。未有夫婦之義也。而從其夫以死。禮歟。曰。非禮之中也。在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說者以爲夫死。女斬衰而弔。旣葬而服除。服除而嫁。先王制禮。初不以從一而終之義。責之未嫁之女。而後世乃有終其身不嫁者。有就壻之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禮之所無有也。然而士君子未嘗不原其志而取之焉。蓋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夫死斬衰而弔。禮旣不去其夫之名。而且許其服婦之服。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如是而爲之死。雖過於禮。而未悖乎禮之意也。夫毀不危身。禮也。而春秋於子野之卒。未嘗譏其非孝。事師心喪三年。禮也。而子貢之喪孔子。三年之後。築室獨居於場。雖知禮如孟子。且亟稱之。豈非以世俗日漓。人倫之際。寧取其過於厚者。以激厲頑懦歟。而或以烈女之死。其夫爲非禮而訾之。毋乃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乎。予之從祖父玉文府君。聘外岡朱氏女。未娶而夭。朱在室聞訃。乘間自縊死。事載嘉定縣志。今春。王子濤爲予述湯烈女事。乞予文記之。濤誠慤好學人也。其言宜可信。乃叙之曰。烈女湯氏。嘉定之高涇人。許嫁同里王謙益。謙益年十六而殤。烈女往視。

殮號泣如不欲生者。比還。晝夜哭不飲食。遂病。病且殆。父母問所欲言。則曰。夫婦胖合也。兒死請葬於王氏。父母諾而慰之曰。若果有志。若幸愈。令若往奉若舅姑可乎。烈女已不能言。頷之。有頃卒。實乾隆九年九月某日也。謙益早慧。其父既痛惜之。聞烈女死。悲其志。乃迎柩合葬小婁塘之原。濤謙益之從子也。嗚呼。士大夫好談節義。或未能忘身後名。至如鄉曲女子。志在從一。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者。夫惟無所爲而爲之。乃愈可傳也。乾隆三十四年五月日記。

記先大父逸事

先大父性不妄語。年六十九時。恩詔賜高年七十以上粟帛。鄉人多增年。以邀上賜。或以白先大父。先大父正色曰。壽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爲也。大昕兒時。識斯語不忘。比歲。國家舉大慶典。天子加恩老儒。各省應鄉試終場士子。年及八十以上者。大吏以名聞。輒降旨特賜舉人。聞有私增年一紀。以應詔者。因憶先大父遺言書之。

先大父嘗舉管子語以教子弟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又舉淮南子語。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有客舉王子安滕王閣詩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對屬似乎不倫。先大父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

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拊掌。以宜矣對陋之。亦一聯之中。虛實自相爲對也。先大父年逾八十。讀書不輟。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讀書便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三

序一

山東鄉試錄序

皇上御宇二十有四年。歲在己卯。直省大比。貢士。臣大昕奉命。偕戶部郎中臣葉宏。往典山東試事。伏念臣江左寒儒。至庸極陋。乾隆十六年。恭遇大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行在。特賜舉人。授中書舍人之職。十九年。成進士。叨與館選。三十二年。散館。御試一等一名。授職編修。二十三年。御試翰詹諸臣。臣名在二等。特擢右春坊右贊善。充武英殿纂修官。通籍以來。曾無涓埃自效。今茲又忝掄才重任。承命悚切。夙夜靡寧。爰星馳就道。如期入闈。監臨官。則兵部右侍郎巡撫山東兼提督銜臣阿爾泰。整飭紀綱。內外祇肅。提調官。則分守濟東泰武道。臣裴宗錫。監試官。則山東鹽運使臣胡寶琳。內監試官。則青州府海防同知臣嵩年。防範愆慎。旦夕精勤。乃進提督學政刑部右侍郎臣謝溶。生所錄士四千八百有奇。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宏。率同考官知州臣潘汝誠。知縣臣蔡應彪。文宗玠。翟翹。璫泰。嚴文典。張若本。林觀海。胡華訓。駱大俊。朱昇。鑰。韓光德等。矢公矢慎。昭告神明。披閱二十晝夜。得士六十九人。貢太學者十三人。謹錄其

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三代以下。人才多出於科目。然士之束修砥行。以應科目者。將以爲梯榮干進之階乎。抑將培其識。老其材。以備朝廷公卿百執事之用也。國家養士百有餘年。菁莪棫樸之化。無遠不屆。每三歲賓興。分遣臣工。典試直省。取士一千二百有奇。貢之禮部。禮部又試其合格者。進之大廷。天子臨軒而親策之。公卿侍從。多出其中。其久試於禮部而不第者。亦得需次爲縣令教諭等官。稽古之榮。可謂極矣。顧士有績學數十年。文字不中有司程式。終老於場屋者。而淺學薄植。偶因一日之長。徼倖弋獲者。亦間有之。此其中亦似有天焉。而究未嘗不以咎衡鑒者之失也。唐臣韓愈有言。唯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摹擬沿襲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稱之。而今或以爲弋取科名之捷徑。宿儒之不遇。淺學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夫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勦襲之陋。首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山左距京師千里而近。被化尤速。今之觀光而來者。率多銜華佩實之彥。彬彬乎質有其文。致足嘉也。夫人之才力。各有所限。故工制義者。或拙於聲律。研聲律者。或短於策論。春華秋實。鮮克兼之。而要之學有根柢。則詞必己出。其詣力所至。雖不無淺深優絀之別。其爲讀書人之吐屬。可一望而決之也。臣等校閱之下。於四書經義。觀其學養。於詩律。觀其才華。於論策。觀其器識。所錄之文。不皆一格。所得之卷。不皆兼長。要歸於有本有原。不使空疏蹈襲者。得以濫廁科

名。此則臣等區區甄別之意。所期仰副聖天子循名責實之治。以少報於萬一者矣。

湖南鄉試錄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歲在壬午。當賓興之期。閏五月有旨命臣大昕。偕修撰臣王杰。典湖南試。臣於己卯歲。承命典試山東。明年分校禮闈。兩與衡文之職。茲復膺簡命。自唯學識譴劣。敢不倍矢公慎。既宣旨午門外。詎日就道。兩閱月而抵長沙。維時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巡撫湖南臣馮鈐。提調則驛傳鹽法道臣張泓。監試則分守衡永郴桂道臣孔傳祖。內監試則寶慶府知府臣鄭之僑。整飭內外。防範精勤。乃進提督學收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臣吳鴻所錄士四千餘人。鎖闈三試之。臣大昕臣杰。率同考官知縣金成華。李玉樹。王業銓。戴永植。魏桐蔭。王永芳。周升。試用知縣任其昌。柴楨。悉心校閱。得士四十六人。貢太學者九人。錄其文尤雅者。恭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唯取士之途。莫重於科目。而科目進身之始。則先試以文詞。國家教養士子。納之庠序之中。學臣歲科兩試。第其甲乙。洎三年大比。特遣臣工。乘傳典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學臣校其優劣於平時。試臣司其去取於一日。學臣之試士也。正試之後。又有覆試。可以覈其異同。試畢之日。公同參謁。可以察其器度。至如試臣。則鎖闈易書。暗中摸索。一經揭曉。得失已定。夫以言觀人。自古所難。矧以一日之文詞。欲覘其夙昔之學養。尤有難焉者。湖南應舉士子四千餘人。三場之卷。凡萬二千有奇。合經書義論策詩計之。不下五萬六千篇。臣等自閱卷之始。至於撤棘。計十八

書夜。文卷浩繁。而時日有限。謂所去取者必皆允當。而無一遺才。臣誠未敢自信也。然臣之心力。不敢不盡矣。寬其途以收之。平其心以衡之。詞無繁簡。範之以法。文無奇正。約之以理。不敢以小疵而棄大醇。不敢以細失而訾全美。每當去取之際。虛懷商榷。不憚再三。雖士子才分有限。未必盡得華實兼茂之才。要皆能自出機杼。非人云亦云者。昔明臣邱濬論科場程文之弊。以爲有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以致士子做做成風。古學殆廢。臣等職司衡鑒。恥蹈斯弊。自今以始。三湘七澤之濱。操觚而來者。咸知讀書好古之足貴。而勦說雷同之無益。相與研覃經史。有本有原。由是文體益進於渾醇。士習益臻於端謹。以仰承聖天子菁莪樂育之盛意。則臣於此邦之人士。有厚期焉。

浙江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之秋。天下大比貢士。先期禮部列名奏請典試官員。臣大昕承命。貳祭酒。臣曹秀先主浙江試事。伏念臣江左下士。遭遇聖明。自爲諸生。卽蒙特達之知。及成進士。叨列詞館。初授編修。繼擢贊善。載遷侍讀。遂至學士。侍直講筵。校書祕殿。臣之榮寵。實爲逾分。而數年之間。典鄉闈者二。分校禮闈者一。恩綸疊下。文柄屢司。尤爲至榮至幸者也。茲復有浙江副考官之命。唯浙東西素稱人文重地。以臣禱昧。懼弗克勝。拜命之後。諏日就道。如期而至其境。鎖闈三試。披閱二十餘晝夜。與臣秀先及同考諸臣。和衷將事。必公必慎。旣撤棘。錄其文。凡二十篇。鏤版以呈。臣例得綴言簡末。臣唯文治之隆。關乎氣運。唯聖人建中和

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以臨照天下。凡庶民之秀者。皆得是訓。是行而成。一代文明之治。在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者。聖王之所以化民而成俗也。其在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然後可以稱嘉賓。而爲王者之用。我國家樂育人才。百有餘年。每三載舉行鄉會試。拔其尤者而登進之。皇上文思天縱。聖學日新。御極以來。釐定三場之式。申嚴磨勘之條。士習文體。駸駸日上。近復因浙江學臣之請。以御製詩文。頒行天下。大哉皇言。煥乎有章。四方人士。伏而讀之。如日月麗天星。漢燭地。雖在遐陬僻壤。猶將仰末光而啓其愚。曹況浙江山水清佳。人物秀穎。自大駕四度臨幸。諸生之肄於學者。詠歌盛德。以近天子之光。蒸然不變。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夫言者心之聲也。故觀其文。可以察其行。昔陸機之論文曰。理扶質以立翰。文垂條而結繁。韓愈有言。唯古於詞必已出。若夫支離穿鑿之言。雷同剽襲之語。於文無當。於行奚取。臣等奉命司衡。斬革斯弊。於四書文。取其法之正。而理之醇也。於論。取其有本有原。能闡明儒先之蘊也。於經義。取其貫串注疏。於詩。取其研練聲律。於策。取其通曉古今。三場並陳。去取斯定。所錄之文。濃淡正奇。不名一格。要皆能以先民是程。而浮泛之陳言。則汰之務嚴焉。幸兩浙人士。沐浴於聖人之光華。鼓舞鬻軒。爭自淬厲。今之歌鹿鳴而來者。類多讀書自好。不爲徵逐標榜之習。而臣亦私幸文體之將進而日上也。雖然。臣之所取者文也。因文可以知行。而文究不足。以該行。古人稱德功言爲不朽之三。以德功視言。則言爲細矣。況場屋之文。拘於程式。限於晷刻。文雖工。

其能與於立言之選者僅矣。誠能毋狃於小成。毋誘於祿利。今日爲有典有則之文。異日爲立德立功之士。此則臣所望於多士。而多士亦各宜自勉。以仰副聖天子文明之治者爾。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紀焉逢敦牂。各省舉行鄉試。臣大昕奉命。偕翰林院侍講臣白麟。典河南試事。既宣旨午門外。諏日就道。如期入闈。於時。監臨則兵部尙書總督。仍管巡撫河南。兼提督銜。兼管河東。河務臣何焯。整飭紀綱。內外嚴密。協同點名。則署布政使事按察使臣榮柱。署按察使事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臣周於智。分守驛鹽糧儲道臣赫爾敬阿。提調則護理分巡開歸陳許河務道開封府知府臣趙瑗。護理分巡南汝光道懷慶府知府臣陳錫鉞。內監試則南陽府同知臣楊煒璜。恪謹厥職。乃進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講臣徐光文所錄士四千六百五十有奇。扃闈三試之。臣大昕與臣白麟。率同考官知縣臣湯顯相。蔡文甲。牛問仁。趙文重。吳家駒。胡相忠。沈一鳴。周鈞。積善。沈望。路釗。張永載等。悉心校閱。得士七十一人。貢成均者十三人。錄其文之優者二十首。鏤板恭呈御覽。臣例得序其端。臣聞古之稱不朽者三。曰立德立功立言。宋時許昌靳裁之有言。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道德功名。皆儒者分內之事。卽聖門德行政事兩科也。唐宋以來。設科目取士。士之有志功名者。以登科目爲榮。而流俗之稱。遂以登科目者。謂之功

名到手。古人以經濟爲功名。世俗以仕宦爲功名。毋乃顧名而未思其義乎。國家設科求賢。三歲一貢士。以河南省言之。每舉常七十餘人。皆一時庠序之秀。然其中仕宦顯達者。什不過一二人。求其品行純邃。經濟卓犖。及文詞可傳於後者。百不得一也。士之志乎道德者。固不以科目之得不得爲輕重。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當講求經濟。務爲有體有用之學。庶幾建功立名。不愧科目中人物。非然者。徒以文字一日之長。偶登科第。遽謂功名在是。其不謂之志於富貴者與。夫言爲心聲。文詞之淳漓。心術之誠僞。形焉。必能爲不隨流俗之文。始可決爲克自砥厲之士。中州士風質朴。尠浮靡險怪之作。而陳言習調。勦襲雷同。時或不免。臣本諸生。困於場屋。蒙聖主特達之知。收之格外。洎成進士。屢忝司衡。兩校禮闈。四典鄉試。溯昔年應舉之艱辛。感此日承恩之優渥。倘校閱之下。稍不盡心夙夜。何以自安。入闈以來。殫二十晝夜之力。不論已薦未薦之卷。臣與臣白麟二人。靡不搜閱。雖未敢謂所取之文。悉合先民程式。而雷同勦襲之作。汰之務盡。既撤棘。士子有來謁者。臣復勉之以束修自好。從事於道德功名。毋蹈許昌靳氏之誚。他日文風士品。或進而日上。以仰副聖朝右文籲俊之意。則臣有厚望焉。

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

贈行以文古之道也。今世士大夫多不講。蓋意在簡便。或中有顧忌。惡聞讜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無一言。相習爲故常而已。益都李素伯。以名進士謁選。得廣東之恩平縣。將行。過予寓舍。求一言。素伯以

古人自期者。予不當第以寒暄之語塞之。昔漢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告之以善事上官。無失民譽。夫漢之郡守。顯制一方。事皆自達。唯刺史行部。得以六條按之。延旣素有治行。其不事上官。易易也。後代縣令所治。祇百里之內。而爲之上官者。常十數人。科條繁多。動輒掣肘。上官之愛憎。又未必悉如乎民之欲也。於是爲民之心。不勝其事。上官之心。而譽之及於民者寡矣。令以親民爲職。今之患在不親民。而親吏胥。民非相鬪訟。及法當拘攝。無由自通於官。而官之耳目。壹寄於吏胥。吏胥皆民之黠且亡賴者爲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無以自通。欲民譽之無失。則又難矣。恩平古稱瘴鄉。今則山川清淑。風候暄和。恆如春時。仕者以爲樂國。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輕悍。素伯出其讀書之所得者。小試之。其必異於俗吏所爲。又聞粵中諸大官。頗有知素伯之賢者。庶幾毋掣其肘。而盡其心之所欲爲。異日五嶺以南。有如古循吏其人者。必素伯也。毋患民譽之不古若也。

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尙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尠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閣。

之選。教授職清事簡。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皋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廬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強。顧厭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爲率。其真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稍通。無大疵類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吳士之衆。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國家壽考作人之治。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贈邵冶南序

始予典試浙江。得餘姚邵子與桐。知其經學湛深。能以古文爲時文。今春天下貢士集禮部。主司思拔汲古不爲俗學者。以救墨卷浮濫勦襲之失。而與桐裒然爲舉首。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與桐獨不得與。其南歸也。過予言別。再拜而請曰。晉涵不敏。承家

訓。稍通古學。幸得名。不見棄於士大夫。皆吾父教也。吾父行年六十。無所遇。不以屑意。唯平日覃思經學。卓然有所得。而名不出鄉曲。願述其一二。以見於先生之文。使知當代有賞音。視世俗捧觴上壽之樂多矣。乃言曰。昔吾王父以治經爲東浙大儒。吾父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予聆其言未畢。撫掌而起曰。甚矣。翁之善說經。而與桐之賢。有自來也。近代言經術者。守一先生之言。無所可否。其失也俗。穿鑿傳會。自出新意。而不衷於古。其失也妄。唯好學則不妄。唯深思則不俗。去妄與俗。可以言道。若翁者。可謂好學深思也已。翁以通經無求於世。而天生賢子。以昌其學。與桐之才。宜立致富貴。而天使就間。以侍養其親。以成其道德文。

章富貴之顯親者有限。而道德文章之顯親者無窮。天之於翁。何其厚哉。古之經師多壽。說者謂苦心凝思。非攝生之道。疑其稟受與常人異。予以爲不然。心之官主思。宜通而不宜塞。故未有以用心而傷其生者。儒者之用心。求所自得。非苦之也。唯心乎富貴者。求其所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而所求無厭。故常苦其心。以終身。若夫心乎學者。深淺隨其所得。已得則樂。樂且可久。終日用心。而不爲心苦。此儒者之所以多壽。而非若養生家之強制其心。使無所用也。與桐歸以吾言質之於翁。其然乎否乎。

贈談階平序

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數有以知之。數起於一之端。引而長之。折而方之。規而員之。千變萬化。莫可控搏。古之達者。設爲鉤股徑隅。以窮其變。而天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計而指畫焉。祖沖之綴術。中土失其傳。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轉天方。歐邏巴最後得之。因以其術誇中土。而踞乎其上。夫東海之與西海。語言不通。文字各別。而布算旣成。校之無彙黍之失。無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數同也。歐邏巴之巧。非能勝乎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嘗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傳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士。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緇於歐邏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

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暱就予。予未老而衰。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邏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邏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翹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

述庵先生七十壽序

少司寇述庵王公。以文章經濟。敷歷中外。垂三十年。天子嘉其清勤。由方伯擢貳秋官。數奉使出讞疑獄。奏當咸稱上旨。而公尤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歲癸丑。請假省墓。以五月返里門。焚黃告祠下。聞者莫不歎羨畫錦之榮。而忠孝之兩全也。粵十有一月。公七十初度之辰。士大夫咸思稱觴爲壽。公先期固卻之。而詩文投贈。誼不可辭。大昕從公游最久。始同學。繼同舉進士。又同官於朝。嗜好亦略相同。其可無一言乎。古之人於所尊敬。及所親者。恆致頌禱之詞。詩三百篇中。曰以介眉壽。曰壽考不忘。如此者不一而足。壽者五福之一。似未可以必得。而詩人言之。若操左

券者豈虛諛而無實哉。誠於其立身信之而已。夫以寰宇之大。齒危髮秀者。何止千百輩。而食味別聲以外。了無所有。非古人所謂壽也。唯其人有利於民物。有益於風俗。有功於藝林。而後人人共樂其壽。夫至人人共樂其壽。而壽真可操券得矣。此非烜赫於一時之壽。而長留於千載之壽也。公久直樞禁。慎密多陰德。元老有所咨詢。必援古證今。斟酌允當。事成而不居其功。其在金川行營。草檄運籌。出奇制勝。贊成亘古未有之偉烈。在方面務持大體。不以操切求近效。而休養調劑。常恐一夫之失所。在法司謹守律令。不以私意更舊章。而平反冤滯。常懼一人之向隅。每造鄰敷陳。剴切無隱。宣上德。達下情。用法而得法外意。蓋民物之被其澤者。渥矣。公風度凝遠。外和內介。以精白結主知。以直諒信僚友。壁立千仞。旁無依附。暮夜之餽。不及其門。珠玉之玩。不陳於側。重名義而輕勢利。獎廉退而薄脂韋。位登八座。而家無長物。親故待以舉火。未嘗有德色。家居。剏立祠宇。儲書籍。延師以課族人。置義田。規條一準。高平范氏。嘗慕白文公量文元。陸文定之出處。若有志而未逮者。蓋風俗之賴以移者深矣。公自爲諸生。卽負重名。詩詞之工。紙貴吳下。經術專宗漢儒。名其齋曰鄭學。以示圭臬所在。及登高科。召試入西掖。朝廷有大著作。輒預編校。館閣經進文字。多出公手。旣而從軍蠻徼。所歷皆險怪斗絕。公於下馬草露布之餘。揮灑千言。紀行書事。以詩當史。於未經人到之地。作未經人道之語。遂於李杜韓蘇而外。別開生面矣。性耽風雅。獎成寒賸。一言之工。咨嗟不去口。論次朋舊詩文。擇其尤雅者。都爲一集。曰湖海文傳。以備掌故表。潛德蓋藝林之

藉以傳者廣矣。雖然。泰山之雲膚寸。河海之潤千里。天下以爲至高極深矣。而山海不自知其高且深。故能凝然久峙。浩然常流。真如之體。終古而無以尙也。公之立身制行。所成就既卓卓如此。而深自斂抑。退然常若不及。與古人爲徒。而無慕乎月旦之榮。與造物者游。而若忘乎簪紱之樂。生平博覽內典。精修白業。於世出世間。無有罣礙。超聲聞緣覺。而究菩提第一之義。離語言文字。而入維摩不二之門。其視千載無異一映。然則吾輩之所繁稱而不能盡者。猶滯於壽者之相。而公固別有所以壽者在也。又何能測公之涯際也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序二

易稽覽圖序

易緯有六家。今行於世者。唯乾鑿度上下二卷。此外絕無傳本。乾隆癸巳春。天子詔儒臣校永樂大典。擇世所未見之書。凡若干種。將刊布。以嘉惠學者。易稽覽圖其一也。謹案此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卦氣之法。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春夏秋冬。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始中孚終頤。而周一歲之日。大指卽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章之文。而推演之。其以風雨寒溫。驗政治得失。亦與洪範五行。相爲表裏。漢人引此書者。或稱中孚經。或稱中孚傳。或稱易內傳。或稱易傳。蓋七十子之微言。閒有存者。而術士怪迂之說。亦頗雜其中。要其精者。足以傳經義。其駁者。亦足以博異聞。窮經嗜古之士。宜有取焉。第中多脫簡譌字。難以盡通。安得博物如鄭康成。何邵公者。出而正之。是歲七月廿五日。手鈔畢。識於卷端。

周易讀翼揆方序

海虞孫中伯氏。默而好深沈之思。於六經無不研覃。而尤邃於易。撰讀翼揆方若干卷。閱五寒暑。三四易

稿而後定。予受而讀之曰：悉乎哉！中伯氏之善言易也。易之道肇於皇羲，演於文王周公，而大備於孔子。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此心此理，先後同揆，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後之儒者，不以傳求經，而以意汨之，始疑經與傳不合，於是分爲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甚且謂孔子之易不必合於羲文之易，烏呼！何其支離而害理與！中伯氏有憂之，潛心十翼，融洽貫串，因其各指所之之辭，揆其變動不居之方，其詮解大義，直而有要，簡而不支，而互體飛伏，世應納甲之術，俱無取焉。其論世所傳小象者，乃爻傳非象傳，當附彖傳之後，又論撰著左扞，得一得三爲奇，得四得二爲耦，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竊謂先儒復生，未能易其言也。說易之書，莫盛於南宋，紹興乾道淳熙之間，以易義經進者，令祕書看詳，敕所司給筆札繕寫上者，除直館閣，次者伸一官，或差充文學教授。今其書多不傳，蓋其中未必無空疏雷同，希世以求知者。班孟堅所謂祿利之路然也。中伯氏之說易，自據所學，不汲汲求當世之名，雖漢魏唐宋諸儒之言，不欲強爲傳會，以示株守局促之士，未必不怪之。然當世豈乏知子雲者，於以知必傳之久，可執左券也。予於易素非專家，竊嘗聞中伯氏之緒論，而得其大略，庸敢述其意爲序，冀附以不朽云。

古文尙書攷序

古文尙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

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尙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闡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其所撰述。都次第刊行。獨是編伏而未出。頃宋生子尙得之江處士良庭許。亟梓而傳之。而屬序於予。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僕不勸。蓋謬以予爲可與道古者。忽忽卅餘載。楹書猶在。而典型日遠。綴名簡末。感慨係之。乾隆壬子三月旣望序。

虞東學詩序

古今說詩者多矣。吾獨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一言。是言也。凡說詩者皆知之。而能言之。然或是古而非今。或襲新而遺故。一己之偏。未能悉化。雖自謂得古人之志。於千載之後。而以辭害志者。固已多矣。古人有引詩。有說詩。引詩者。主於明事。不主於釋詩。所謂賦詩斷章。不必盡合乎詩之本旨也。說詩者。因其詞而論其世。而知其人。則非通儒不能。孟子七篇之中。引詩凡數十條。至以憂心悄悄言孔子。以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文王。引伸觸類。無所不可。及其說小弁。推本親親之仁。說溥天之下。四語。推言勞於王事。不得養其父母。其言曲而中。於當日詩人情事。無不曲肖。夫是之謂善說詩。常熟顧古湫先生。通經名宿。尤長於詩。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言毛詩者。靡不博涉而精采之。撰爲虞東學詩若干卷。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邇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儒先訓詁。亦不曲爲附和。偶出新意。問者頤解。以爲得未曾有。又嘗病世人詁經。多勦襲成說。以爲己有。故雖一字一句。必標其本書。蓋不以一己之意爲是。而必求諸古今之公論。以推詩人之志。設孟氏而在。其必謂之善說詩矣。往歲詔徵經術修明之士。先生方分教成均。首膺薦辟。又三年。成進士。有詔仍留教太學。越數年。遷宗人府主事。以去。太學諸生。至今頌之。先生之爲經師。朝野共推。固無待予言。獨憶予與先生同以治毛詩。舉禮部試。乃予於詩。實未有得。讀先生是書。益慨然增予荒經之愧也。

金壇段君若膺。撰次詩經韻譜。成予讀而善之。叙其端曰。自文字肇啓。卽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所爲聲韻之書。然詩三百五篇具在。參以經傳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僂指而分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嗤。矧在數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之不知冰也。然而去古浸遠。則於六書諧聲之旨。漸離其宗。故唯三百五篇之音爲最善。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之。有所齟齬。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唯無當於今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崑山顧氏。婺源江氏。攷之益博。以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謂唐韻之支齊佳也。脂微皆灰也。之哈也。古皆各自爲部。魏晉以降。歌部之字。半入於支。而脂之兩部。亦閒有出入。然支與脂之。猶不相假借。雖杜子美近體猶然。又謂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閒。諧協可誦。非始創爲四聲。辨哉。言乎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聲音。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

左氏傳古注輯存序

漢儒傳春秋者。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而今所行杜元凱本文多淺俗。轉不如公穀二家。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數善矣。左氏解誼。莫精於服子慎。魏齊周隋之世。與鄭康成所注諸經竝行。當時至有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之諺。自唐初正義。專用杜說。而服學遂亡。世遂不復知左氏之爲古文者。此嚴子豹人古注輯存所爲作也。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去聖人未遠。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輔嗣之易。元凱之春秋。皆疏於訓詁。而後世盛行之。古學之不講久矣。豹人有憂之。乃刺取經典釋文。羣經正義。參以它書。采獲若干條。所師不專一家。要皆漢儒舊義。譬之鑿石得金。探水出珠。雖霾掩千百年。其爲希世之寶。有目者所當共賞也。抑予更有說焉。世儒尊杜氏者。謂其精於地理。今攷鄭伯克段於鄆。當爲陳留之偃。而杜以潁川之鄆陵當之。盟於亳城北。古本作京城。卽叔段所封。而杜譌爲亳。防門廣里。皆齊地名。而杜以爲塹廣一里。楚靈王城陳蔡葉不羹。故子革稱四國。杜本脫葉字。乃分不羹爲二。以當之。竊意賈誼。應劭。京相璠。司馬彪之詮釋。皆出先民舊訓。試推而廣之。其足箴杜氏之膏肓者。正自不少。予嘗有志哀輯。而未逮也。博聞者古如豹人。幸留意焉。

春秋體例序

南昌陶君讓舟博通今古。蘊經濟之才。小試一官。無以展其抱負。乃覃思春秋。究極其旨。著春秋體例十數萬言。鏗鏗觥觥。汪洋深博。大要以天道證人事。治亂興亡榮辱。皆由其人自取。善惡之報。如響斯應。驗諸三傳。太史公書。歷歷不誣矣。說者疑報應兩字。出於釋氏書。且責報於天。似非聖賢勉人修德之旨。予案詩云。報以介福。書云。報虐以威。禮記曰。大報天曰大報本。古聖之言報者多矣。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報德報怨。雖施於儕輩之稱。然史公傳伯夷。卽有天之報施善人之語。後漢魯恭上疏。言愛人者必有天報。其時佛法未入中國。儒家不諱言報也。古之聖王。事天如事親。故洪範以雨暘寒燠風驗五事之休咎。漢儒推演其說。爲五行論。俾人主遇有災變。隨事修省。此古人畏天省身之遺法也。後儒以其不盡驗。欲舉而廢之。而天變不足畏之論興矣。夫天道遠。人道邇。休咎之不盡驗者。其驗在後。非終於不驗也。因一時之未驗。置人事而不講。五行志累牘連篇。悉視爲斷爛朝報。此與繇之汨陳何異。讓舟之說春秋。明天人合一之原。與洪範言休咎。若相印證。蓋於啖趙孫劉之外。卓然自成一家。而不詭於正者也。予故樂得而序之。

儀禮管見序

三禮之有鄭注。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

理者。無從措辭。而朱晦庵、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多醇少。其所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方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予雖不敢以爲然。而所得膚淺。閒有駁正。塵百之一二耳。同年友褚君鶴侶。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所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似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服。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稿也。鶴侶沒後。仲子鳴嘯。始出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鶴侶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鶴侶辯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鶴侶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鶴侶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鶴侶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纁冠。敖改纁爲練。鶴侶辯之。

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纁。故閒傳云練冠纁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纁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醴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鶴侶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性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敖改再爲一。鶴侶辯之曰。鄉飲酒。衆賓荅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置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茫昧。則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

臧玉林經義雜識序

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傳會。并爲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閒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先生。始篤志古學。研覃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毘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亞也。先生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世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所得。隨筆記之。先生旣不自表襮。儕輩或非笑之。獨百詩先生。極口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然聞者猶疑信參半。先生歿九十餘年。海內尊崇古學者。日益衆。而文孫在東。

播染祖訓。好學深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學。頃來吳門。出是書屬予校定。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
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謂詁訓之外。別有義理。如桑門以不立文字爲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學也。詁訓必
依漢儒。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義。猶有存者。異於後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聲
音。與詁訓相通。漢儒猶能識之。以古爲師。師其是而已矣。夫豈陋今榮古。異趣以相高哉。先生之書。實事
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斯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
人也。

釋車序

車之由來遠矣。服牛乘馬。剏自古皇。虞鸞。夏鈞。殷大路。制皆無攷。周人尙輿。而輪與輶。蓋崇廣尺寸。攷工
記詳言之。鄭氏去古未遠。又精算術。經所未言。徵於注可也。古者天子諸侯之車曰路。其通乎上下者爲
乘車。兵車。田車。皆駕馬。中爲服。外爲騶。唯平地任載之車。乃駕牛。所謂大車也。牛車。庶人所乘。漢初將相
或乘之。魏晉而後。公卿以爲常乘。晉世畫輪車。亦駕牛。則兼施於法。駕矣。今之乘車。駕馬不駕牛。而猶循
古牛車之式。有兩轅。無曲輶。輶與牝服通爲一。而與輿輶失其舊矣。古者輪牙屈一木爲之。今則析輶爲
八。而裹以鐵。輶之三十者半之。而輪亦失其舊矣。古者三人共乘。今唯容一人。古皆立乘。唯安車可坐。今
皆坐乘。無立乘。無惑乎日在輪蹄間。而無一人能說車者也。爾雅釋器。止有輶。莛。禦。蔽。革。轆。鐵。之名。餘皆

略之。婁東蕭君子山。精於攷古。撰釋車三篇。上篇言其制。中篇辨其等。下篇別其名。并及車馬旌旂之飾。以經文爲綱。參取諸儒訓詁。而折衷之。其有功於禮家甚鉅。曩者。予友戴東原撰攷工記圖。附以釋車一篇。詞極簡古。予族子獻之。亦有車制攷。大約因戴說而推廣之。子山於二家未相識。并未見其書。而攷證博洽。則過之。豈諺所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邪。又以知此心此理之同。亦同於是而已矣。予束髮受經。於器服制度。茫乎若迷。中年讀史。至輿服志。往往昧於句度。頃與子山交。庶幾爲我指南。而老病不能進。於是矣。序之以識吾愧云。

經籍纂詁序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爲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詁訓也。詁訓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懿。詁訓之於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謨。首稱卜古。姬公爾雅。詁訓具備。孔子大聖。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惡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刪定六經。歸於雅言。文也。而道卽存焉。漢儒說經。遵守家法。詁訓傳箋。不失先民之旨。自晉代尙空虛。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爲支離。棄注疏爲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若歐陽永叔解吉士誘之爲挑誘。後儒遂有詆召南爲淫奔而刪之者。古訓之不講。其貽害於聖經甚矣。我國家崇尙實學。儒教振

興一洗明季空疎之陋。今少司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九重。敷歷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經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休寧戴東原在書局。實勗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季述。大興朱少白。桐城馬魯陳。相約分纂。鈔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凡例。卽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列布。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旣任滿。赴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起。夫六經定於至聖。舍經則無以爲學。學道要於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此書出而窮經之彥。焯然有所遵循。鄉壁虛造之輩。不得滕其說以衒世。學術正而士習端。其必由是矣。小學云乎哉。

小學攷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之德。則曰詁訓是式。宣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仲孝友。瑟兮僴兮。諛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矣。自倉頡。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古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之墜文。旣真。屢參半。逞鄉

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尙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學入六藝略。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攷。博稽傳注。作述源流。最爲賅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莊經史。博綜羣言。早歲紬書東觀。得窺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攷。頃歲領藩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文瀾閣頒賜中祕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稿。參以新得。分訓詁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貽書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饒饒乎。采摭極其博。而評論協於公。洵足贊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興。刑罰中。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

說文新附攷序

六書之學。古人所謂小學也。唐時國子監。有書學說文字林諸書。生徒分年誦習。自宋儒以洒埽應對進

退爲小學。而書學遂廢。說文所以僅存者。實賴徐氏昆弟刊校之力。而大徐書流布尤廣。其尊信許氏。駁正流俗沿習。不知所從之字。至今繆篆家。猶奉爲科律。唯新附四百餘文。大半委巷淺俗。雖亦形聲相從。實乖蒼雅之正。而張謙中復古編。不能別白。直切爲許君本文。是誣許君矣。鈕子非石家。莫釐峯下。篤志好古。不爲科舉之業。精研文字聲音訓詁。本本元元。獨有心得。謂說文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而後人以新附殺之。於是博稽載籍。咨訪時彥。如淑卽瑄。緬卽纒。劬卽陶。塾卽壇。本後代增加。剝卽剝。拋卽抱。贈卽贈。乃傳寫譌溷。打卽杙。辦卽辨。勘卽戡。乃吏牘妄造。一一疏通證明之。而其字之不必附。不當附。瞭然如視諸掌。豈非羽翼六書。而爲騎省之諍友者乎。予初讀徐氏書。病其附益字多不典。及見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所附。實出太宗之意。大徐以羈旅之身。處猜忌之地。心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往往於注中略見其旨。今得非石糾而正之。騎省如可作也。其必引爲知己。決不爲梁武之護前也夫。

史記志疑序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黜暴秦。遠承三代。於諸表微見其悵。秦雖并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

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揜。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而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褊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彌失本真。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鋟刻。譌踏滋多。校讎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比。生於名門。搢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編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閒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旨。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羣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甯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漢書正誤序

予年二十有二。來學紫陽書院。受業於虞山王良齋先生。先生誨以讀書當自經史始。謂予尙可與道古。所以期望策厲之者甚厚。予之從事史學。由先生進之也。先生歸道山四十餘年。仲子愚谷郡丞。將以漢書正誤四卷付劄剛。屬予校勘。循環讀之。如見當日下帷抱槧。丹黃是正之勤焉。夫孟堅書義蘊宏深。自漢訖隋。名其學者數十家。小顏集其成。而諸家盡廢。學者因有孟堅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讀之。亦有未盡

然者。班氏書援引經傳諸子文字。或與今本異。小顏旣勒成一書。乃不取馬鄭服何之訓詁。校其異同。則采證有未備也。嘗讀水經注。引應劭如淳臣瓚等說。有甚精覈者。而小顏未之引。又如告爲嗥。姬爲怡。皆秦漢古音。乃狃於近習。輒有駁難。則決擇有未精也。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於蔡謨本。而小顏多襲爲己說。且其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史稱師古多資取其義。而絕不齒及一字。則攘善之失。更難掩也。宋儒好講史學。於是有三劉氏。吳氏刊誤之作。然劉書旣無全本。吳雖博洽。往往馳騁。而不要其歸。本朝則何義門陳少章兩君。於是書攷證最有功。先生與少章子和叔。交最善。故於二家之說。多有采取。其云正誤者。正小顏之誤也。所徵引必識其名。不欲掩人之善也。此書出。當駕三劉與吳而上之。予故接聞先生緒論者。謹識梗概如右。

後漢書年表後序

歛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讎校。將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於范史。因與參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訛脫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司馬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薛諸家盡廢。志旣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而典籍散亡。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臣事狀。列卿除罷。姓名湮沒。什有六七。光武始

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唯同姓王侯五十有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於蔚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閒有未合者。如王侯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及繼絕而言。此乃并父子相繼數之。關內侯前表例不書。此則皆書。公卿表前書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吾。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九卿。故得與焉。此并大長秋。將作大匠。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一概表之。長樂衛尉。長信少府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蓋作者自出新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卿則否。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書之例也。桃鄉侯福。當塗鄉侯亢。皆任城王安母弟。而誤入之異姓。孔僖傳有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之語。而遂以僖爲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其之封。而它卷又別見。此或千慮之失。弟元文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

三國志辨疑序

陳承祚三國志。剽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疊疊數百言。所以尊蜀。殊於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

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旣亡。羣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而晉武不以爲忤。張茂先且欲以晉書付之。其君臣度量之宏。高出唐宋萬萬。豈非去古未遠。三代之直道猶存。故承祚得以行其志乎。厥後琅邪紹統。卽仿漢中承制之局。鑿齒建議。祗魏而承漢。直易易耳。考亭生於南宋。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爲正統。固其宜矣。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則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如郗慮華歆。均爲御史大夫。而慮爲漢臣。歆爲魏臣。魏武紀書歆不書慮。是也。漢獻紀書慮兼書歆。非也。吳志言劉熙作釋名。後漢書以爲劉珍作。亦陳是而范非也。蔚宗號稱良史。然去東京歲月遙遠。較之承祚。則傳聞之與親睹。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若晉書修於唐初。時代益復邈隔。又雜出衆手。非專家之業。其罅漏百出。奚足怪哉。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卽推此書。以爲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遮羅闕佚。尤爲陳氏功臣。所恨意存涉獵。不能專力。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殊多於予。其用力精勤。雖近儒何肥瞻。陳少章。未能或之先也。鈔撮甫畢。屬予點次。喜而序之。

東晉疆域志序

陽湖洪君稚存。撰次三國疆域志成。予旣歎其奇絕。比者。復有東晉疆域志之編。汗青甫畢。出以相示。讀之。益歎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蓋自黃帝畫野分州。至秦更爲郡縣。而輿地一變。郡縣之

名多因山川都邑。至南北朝僑置州郡。而輿地又一變。由是名實混殺。觀聽眩瞽。建康也。而有高陽廣川。襄陽也。而有扶風京兆。廣陵也。而有雁門遼西。旣以客戶而雜主。壽春也。而稱爲睢陽。合肥也。而稱爲汝陰。沙羨也。而稱爲汝南。更以假號而奪真。宋齊梁陳。沿襲於東南。元魏齊周。效尤於西北。而其端實自典午啓之。此東晉疆域辨之宜早也。然而斯志之補。厥有四難。一則實土之廣狹無常。建武太寧。規撫相定。始削於咸和。而旋振於永和。再蹙於寧康。而復拓於太元。三挫於隆安。而大闢於義熙。試卽全晉十有九州論之。始終梗化者。唯秦并冀幽平五州。雍則兵威所加。而不能守。涼則職貢所通。而不能有。皆可置之不論。若夫青梁益寧之始陷。卒復。司兗豫之時。得時失。卽揚之江西。徐之淮北。荆之沔中。亦間或淪陷。置場一彼一此。前史莫之詳也。一則僑土之名目多複。幽冀青并共居江表。梁秦司雍。雜處襄陽。豫戶多寄淮南。而或在夏口。雍民皆依漢沔。而或在滁中。揚之義成松滋。乃處荆部。徐之郟朐利城。曾託海虞。太原上黨。魏郡廣川。地異名同。總非故土。此沈休文所謂千回百改。巧術不算者也。一則紀傳之事迹不完。洛陽爲晉故都。得失宜謹書之。而紀或書或否。幽州燕國并州義昌。不言僑立何方。姚興割歸十二郡。得其四而遺其八。唐人且有遺忘。於今焉能尋討。一則志之紕漏難信。濟陽西陽。惠帝所分。宿預始康。安帝所置。陳留嘗寄於堂邑。春穀曾屬於廬江。志竝闕而不書。改堂邑爲秦郡。乃安帝而非元帝。分南郡立武寧。乃桓元而非桓溫。且僑置州郡。本無南字。義熙收復故土。因立北徐北青。永初受禪。始詔去北加南。而志

已先有南兗。南徐。南青。南豫。且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諸郡。豈非誤切。宋志追稱。以爲本號乎。梁州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皆劉宋所立。而志以爲安帝。豈晉未先有宋熙之名乎。夫唐初去晉未遠。何法盛。臧榮緒諸書具在。而全不檢照。涉筆便誤。則史臣之昧於地理。不得辭其咎矣。稭存生於千載之後。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覈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後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辯。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稭存少而好游九州之廣。足迹幾徧。胸羅全史。加以目驗。故能博且精。若此。而意猶未足也。將踵是而志十六國之曩域。與斯編相輔而行。予雖衰病。亦嘗留意方輿之學。願企踵以觀厥成焉。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讀史而不諳輿地。譬猶瞽之無相也。然兩漢唐宋之世。區宇混一。經緯秩如。卽三國之承漢。五代十國之承唐。封畛雖分。名實未改。稽古之彥。搜索匪難。獨典午渡江以後。開皇平陳以前。瓜剖豆分。蓋三十國。南北僑置。千回百改。史之存者十家。而有志者財五。晉則但述太康。而不詳江左偏安之局。魏則祇據武定。而反遺洛陽全盛之規。休文上攷沿革。差有條理。而或失之繁。輔機兼籠五朝。亦能貫串。而或失之略。子顯謏聞。更無譏矣。杜佑。李吉甫。樂史輩。於方輿之學。最稱該洽。而南北僑立之迹。十闕其九。非涉獵之未周。良討論之未易也。同里徐仲圃。默而好深湛之思。足迹不出百里。而三條四列。十道九域。一一囊括於

心胸乃上溯太安。下訖大業。年經國緯。表而次之。先辨實土。附以僑治。其間分裂并合。參互錯綜。志有滲漏。則采紀傳以證成之。以予亦嘗從事於斯也。每成一篇。輒就商榷。攷辯同異。必得其當然。後已。旁觀匿笑。雖其用心無用之地。不知吾兩人之莫逆於心也。古人謂作史莫難於志。而時代久遠。則攷證尤難。晉隋兩書。均出唐史臣之手。而晉志之紕繆。甚於隋志。謂江左有南徐州。南兗州。南青州。不知僑州加南。昉於永初詔書。晉世方鎮。未有稱南兗南徐者也。謂梁州立巴渠。懷安。宋熙懷漢。安康諸郡。不知皆宋所立。且晉世不當先有宋熙之名也。桓元立綏安郡。非桓溫也。襄陽僑立河南義成郡。非秦雍流人也。唐初去晉僅二百年。而傳聞舛譌若此。仲圃生於千載之後。乃能鉤稽載籍。究其離合。分刳豪鷲。窮極幼眇。雖身歷其時。目睹其地者。亦無以過。自非有絕人之識。用心專而爲日久。安能爲古人之所難爲也哉。此書出。必有珍爲枕中之祕者。予固非阿所好而云然也。

西魏書序

昔元魏之季。孝武不忍賀六渾之偪。播遷關西。終不免黑獺之弑。自是東西對峙。各爲強臣所制。地醜德齊。無以相尙。然天平改元之始。孝武固無恙也。則東魏不如西之正。天保受禪而後。關西猶擁虛號者七年。則西魏較愈於東之促。此溫文正公徽文公之書法。所以抑東而揚西也。乃魏彥深之史無傳。而伯起書獨行。遂加孝武以出帝之稱。而直斥西主之名。偏陂不公。莫此爲甚。李延壽本紀。頗采彥深。先西後

東差強人意。而列傳猶承周史舊文。讀史者不無遺憾焉。且志地形者。宜據太和全盛之規。而伯起轉取武平偏安之局。於秦雍諸州。雖云據永熙綰籍。而漏落良多。至西遷廿餘年間。州郡增置紛繁。名目屢易。尤不可以無專書也。觀察謝蘊山先生。曩在史局。編纂之暇。與閣學翁公議補是書。泊宛陵奉諱家居。乃斟酌義例。排次成編。爲本紀一表三攷二列傳十三載記一。旣蒞事。介翁公屬序於予。讀其凡例。謹嚴有法。洵足奪伯起之席。而張涑水考亭之幟矣。昔平繪撰中興書。其體例當類此。而隋志不著於錄。則唐初已無傳。觀察之書。不獨爲前哲補亡。而將相大臣征伐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傳諸異日。視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

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卅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輿地。曰官制。曰氏族。顧州郡職官。史志尙有專篇。唯氏族略而不講。班之古今人表。散而無紀。歐陽之宰相世系。偏而不全。思欲貫串諸史。勒爲一書。而衰病遽臻。有志未逮。昔應仲遠王節信之述氏族。皆推本受姓之始。予謂史學與譜學不同。邃古旣遠。命氏之典久廢。漢世已無姓氏之分。史公於漢本紀。稱姓劉氏。言漢之以氏爲姓也。後儒強作解事。謂漢出祁姓。因訾史公之謬。不知項伯婁敬。賜姓不曰祁而曰劉。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遷爲漢臣。豈能私改國姓。以是持論。可謂迂而無當者也。予所謂氏族之當明者。但就一代有名之家。辨其支派昭穆。使不相

混而已矣。自作史者不明此義。於是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強合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切昆弟爲祖孫。若元史以李伯溫爲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成窒礙。此雖卑之無甚高論。實切近而適於用。至於遙遙華胄。姑置勿道。可爾。廿四史同姓名錄者。蕭山汪君煥曾所葺。蓋取諸史中同姓者。類其名而列之。或專傳。或附傳。悉附注其下。略述事實。以備稽攷。凡著於錄者。四萬六千餘人。於是正史之人物。瞭然如指諸掌。其名同而族異者。俱可溯其原。而不雜廁。旣蕝事。以予稍涉史學。貽書屬序其端。汪君少承兩節母之訓。窮經敦品。恥爲流俗之學。得第後。作宰楚南。公務稍暇。披覽史籍。往往忘食。投劾歸田。益以撰述爲務。其於斯編。固將友其賢者於千載之上。豈徒識姓名已哉。予特以其義例。有裨於史。而喜其實獲我心也。於是乎書。

廿二史攷異序

予弱冠時。好讀乙部書。通籍以後。尤專斯業。自史漢訖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雖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丁亥歲。乞假歸里。稍編次之。歲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設教鍾山。講肄之暇。復加討論。問與前人開合者。削而去之。或得於同學啓示。亦必標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恥之也。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成。唯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十紙。已欠仲思睡矣。況廿二家

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儻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啓悟遂多。著之鉛槧。賢於博奕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爲齟齬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攷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譌。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譽。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痕瘡。不卞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學殖無成。唯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自知槃燭之光。必多罅漏。所冀有道君子。理而董之。庚子五月廿有二日。

泰山道里記序

往者。李進士素伯在京師。數爲予言。聶君劍光者。居岱宗之陽。多識岱故。貧而好著書。良士也。歲乙酉秋。予以使事。道出泰安。留一日。爲岱宗游。欲訪劍光同行。顧人無識之者。是日出城北門。歷十八盤。登玉皇頂。抵莫而回。粗識岱宗面目而已。其冬。復過泰安。劍光持刺介素伯書來見。予喜甚。然簡書有期。不復能入山矣。將別。劍光以所著泰山道里記。屬予序其端。讀之。由近及遠。由正路以及四隅。較若列眉。其間巖谷幽阻。昔人游屐所未至。掌錄所未詳者。劍光歷三十年。布衣芒屨。手捫目驗而知之。其文淳雅。或遜古

人然攷稽精審質而不佞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素伯所稱不予欺也予夙有山水癖與劍光同它日再游岱宗劍光能強爲我行乎書之以爲息壤之約

鳳陽縣志序

志之爲言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其志之權輿乎古文志與識通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漢石經識作志志無論小大皆道之所在孔子所學而師焉者也班孟堅作漢史立十志之名後人因之不敢廢至於一州一縣亦各有志此卽誦訓道方志之遺意而世儒多忽之仕宦者視其官如傳舍公事以吏爲師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聲反訾爲迂疏不切事其亦異於孔氏之學矣宛平孫維龍勛堂以名進士出知黟縣上官察其才能治劇調任鳳陽鳳陽古鍾離子國春秋吳楚交爭之地晉宋齊梁南唐及宋南渡後常爲淮南重鎮及明太祖以濠梁布衣剏造大業遂建爲中都比於漢之豐沛中葉以降民疲於供應元氣日以耗矣皇朝因明之舊設鳳陽臨淮二縣臨淮城故濠州治當淮水之衝數被水患乾隆八年議徙治周梁橋旣而不果十九年以總督鄂剛烈公之請省并入鳳陽地大而事益繁公私往來酬應絡繹號稱難治勛堂涖縣五年政通人和以暇日撰縣志十有六卷大計以卓異薦旋望吏議去官在都候銓出志稿屬予序之予諾而未及爲也今春勛堂將赴官四川過予寓齋話舊灑涕而別別未十

旬。遽有木果木之變。而勛堂以死事聞矣。生爲循吏。死爲忠臣。於勛堂亦復何憾然。臨別依依。言猶在耳。不可負吾友於地下。因和淚濡墨。而爲之序。

中興學士院題名序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於永樂大典者。曰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閒有不可攷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十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序三

寶刻類編序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爲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爲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同。要皆攷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閒更無它本矣。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尙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醜。鐫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

且拙者雖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厭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密而援引經史亦聲聲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分隸。與盤屋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弄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啓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三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稿中。蒼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圍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它姓。而

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聽塗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竝傳。葦舟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密。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終湮沒。則予與芑堂。不無助焉。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菑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漢濫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紬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誦。自非多學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概。嘗撰京兆金石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揆其體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常

恨見聞淺。越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補藏弄之闕。則是編爲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卽一道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書。於是畢秋帆尙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皆萃翠墨。次弟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劍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就一方。未咳全省。是誠蓺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畢尙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稿南來。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口口卷。寓簡於大昕。俾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踳譌。唯吉金樂石。流轉人間。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

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二記著錄，塵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家集海內奇文，歐目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藪，而公使車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如指諸掌，既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輜軒采風之誼。剞劂既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昕雖病廢，尙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爲洪武所毀無疑。夫古人姓名著之金石，將爲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閒。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尙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鄼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嚴侍讀道甫、朱學士竹君、李郡

丞南澗三四人耳。子進爲侍讀之長子。搆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旣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搗。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蝕可泐。而文終不可亡。善之善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寶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間。巋然無恙。使旁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播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當以質救之。不尙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亡慮數十家。大都求之元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未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未齋之學。純乎儒

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卽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未齋之有功於老氏矣。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溉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雜。曰文。天文卽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諂。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觀火流而知失閏。望烏帑而識棄次。八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汨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迷鈎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溉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

者。不免覆醬餈之嘲爾。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顏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予每誦其言。未嘗不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一。金根白茂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翻爲本書之累。此固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必非。專已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允讀漢王子侯表。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之。東方割名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郡。章懷滋其疑。鄴下名儒。猶執寶力。江南舊本。或誤田宵。以至易脫悔亡。書空酒誥。玉藻樂記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亡辭。在漢代已然。自非通人大儒。焉能箴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卽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惠來學。今弄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正。或亦宜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曰。諾。因

檢四部羣書。各取數條。譌脫尤甚者。次第刊布。貽書吳門。屬大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古顯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郵書數篋。自矜奧博也。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凌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愧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尙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尙空談如此。今讀先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實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別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

堪不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祇在幾希之間。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動之。不遽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子大賢。而言不貳過。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慍。由是自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違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松厓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尤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鏗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

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胸無萬卷書。臆決唱聲。自夸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撻。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輿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諸皋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頽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焉。茗谿嚴久能氏。少負異才。搗染家學。所居芳茶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嚼其藪。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綵。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壬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爲占筮之失。止於不說。唯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爲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爲醫譜凡若干卷。旣成。將付

之剗。而屬予一言序之。予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皋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皋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暇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鬢。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驂騑毋困於鹽車。鷲塞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旣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真。而不謬於豪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聞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尙能予之福佑乎。婁東毛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旣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蓋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士所誑矣。予先大父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雁降以命名。股肱叢
睦。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蠓螻辟歷。辨土性則
有甌婁汙邪。宣尼刪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蠨蛸。叮嚀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元黃。
則隔章遙對。倘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唇齒喉。犁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
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啓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叛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
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僞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
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
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靡遺。至以雙
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靄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區區於
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黃鐘大呂之奏。可以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弇薄厚之不適。而可載諸篋簞
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唯子美善學之。後之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
韻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尚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味味。翻謂小技不足
道。何顏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
舌唇齒喉之別。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論書名聽聲音之教。豈曰小補已哉。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屬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卽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齷齪無稱。甚或爲世詬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家。訖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尠。蘭谿柳君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旣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鍛不鍊。良金不辦。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迴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訓者深也。渥川故元待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亢其宗。而書旂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當有抗志希古。趾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卜之矣。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釵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其傳詒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斬以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則又以能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先生文而記之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尙書屬幕客補足刊於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

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考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常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考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婦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黃崐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崐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歛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

知其爲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次序。四方寒峻。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傳播公卿間。雍正癸卯。與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棟。胡恪。靖。寶璩。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啓運。張詹。事鵬。紳。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長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敍同年。燕集里第。天子聞之。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定。間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哀輯而編次之。屬予讎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恆以公事。追隨殿廷。公之孫符綵。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尚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焉。

味經窩類稿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倡。洎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爲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考數千萬言。剗劂告成。旣乃取平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稿。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尤邃。公目濡耳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聲輓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廛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

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敍契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敍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考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酸齋。傑玉立兄弟。竝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考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大朝威德所被。俾遯疏沙磧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習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尙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古。則尊之曰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塵如太倉之菽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尙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旣而先後通籍。徧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間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間。海外異域。多有傳其稿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櫬自南還寢。

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烏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騶。而稱放廢。家累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予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予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卹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旣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乃捧檄瘴癘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歿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蓋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

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蓋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強爲之辭也。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柄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啓於此。究其所謂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繁。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謂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廢和。頃刻數千言。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

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鄰。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閒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諧謔博奕雜之。樂佚游而玩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年友爲銷寒會。相與醺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新而灑亮。詠

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奐而妥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颯颯乎有中和之音。而無搏壹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雅音。倘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徵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廣大教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流播雞林。無疑矣。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胸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真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尙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輾轉。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泊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

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真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懶。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爲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明。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介陶山寄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懶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見先生序爲憾。嗚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猶拳拳於予。斯真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之。予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否。鶴泉以韓柳爲師。視近代尠當意者。而乃有取於予之言。予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劉夢得李漢之例。予負鶴泉多矣。鶴泉起家進士。初宰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爲。公暇。輒手一編。輿馬小休。文已脫稿。歸

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爲。炳炳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蓋兼而有之。今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言爲有當否邪。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於韓退之。而宋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詩。如翦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蓄畬。以義理爲澆灌。胸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卽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已出。卽果由已出矣。而輕佻佚過。自詭於名教之外。陽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雋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皆直杼胸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爲人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爲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爲苟作。使爲之不已。其蘄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膏而希其光。古人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翹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既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予友吳君香巖。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少山。王鶴谿。王耿仲。及予家漑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堆垛。既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考證異同。辨論精審。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漑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梗概。因憇思先刻。以公同好云。

畹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劍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詠。聞示以詩法。因得矚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畹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劍潭天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

而詣之深若此。竊觀古今巾幗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僂指數。要其歸有兩端。或以才藝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華秋實兼之者蓋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木也。圭璋嶢然而不滓。其浮筠旁達。自異於它石也。三家邨叟。目不識一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纓紱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壈。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蕤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嫺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滌硯圖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作鳳咮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旣從歛人求龍尾弗得。復作詩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厭。濟嶠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渚。善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也。令畫師貌己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新。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護邨之材。陳於市者。盈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濡者。必非佳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殆深有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之。猶淺之乎視岑渚矣。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學。昉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術莫盛於漢。北海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寧陳君仲魚。始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殆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未有匡時之效。史家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予因敘此譜。而推及之。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與。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濡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而雖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繁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東西南祖。裴之東西中眷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若蛟虬。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三載。潔己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旣成。屬予序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尙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規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傳會。紛紜踏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謂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真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翺於明宮保尙書莊懿公。厥後枝葉繁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以文學起家。敷歷中外。爲國蓋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拳焉。乾隆乙未。莅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尙書。旣序而傳之矣。閱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爲之序。嘗謂古人譜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專尙門第。由是百家之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而詐冒譌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蓋譜以義法重。尤以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繁簡之中。嘗取而讀之。竊謂蘇氏出於味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亡其名者。茲則自始遷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顯四十餘年。以清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謂修其家法者。殆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名位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粲致命宋代。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昏媾。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尙邪。蓋自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皦皦自立之彥。非塵矜膏梁華腴之名。故足尙也。平江之袁。相傳自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戶寧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衣冠人物。馘馘彬彬。六俊競爽於前。籀庵揚譽於後。一門文獻。照耀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尙未刊行。上舍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榷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別。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閒。而義例謹嚴。不蹈傳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法者。剗劘旣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望者。其必以平江爲稱首矣夫。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洎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

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相尚。譜牒之類。著錄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亡。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而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婣。能以古人爲師。旣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考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之。毋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竝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予弟晦之。培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采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亡。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傳會。人繁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

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第二房。第三房。盧有大房。第二房。第三房。陸有潁川枝。荊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平齊公房。閔公房。彭城公房。逍遙公房。郟公房。南皮公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遙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姒姓。因封爲氏。其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繁衍。明嘉靖間。尙書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勳垂史冊。簪纓弗替。遂爲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君。敦本好古。剏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犁然不紊。其云宣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爲堂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以祝釐入都。與曹竹虛尙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剏立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予旣重其高義。而以未訂交爲憾。今春誠一復介吳玉松太史。以斯譜屬予序。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爲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祖德述聞者。予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學清德。有聞

於紹興之世。嘗識周益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卒爲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予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新陽籍應試。蓋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袞袞可聽。鶴谿誦清芬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名人文集。撰成此書。先世一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已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魏國文正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泝木水之本源。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爲古文。予妻在旁。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亡。予忽忽不樂。古文久輟。勿爲。仲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橫集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有概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亡。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宋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樛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樛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迴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切爲迴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毋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感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感故速常故久俗本譌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遭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穿鑿改變之本乎鼂公武嘗得古文尙

書刻石蜀中。今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是梅氏私定。非真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撰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閒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濮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闕宮之新廟。卽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底兮。下引劉氏曰。當作痕。與瘡同。眉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唐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廬山真面目。此書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二十年

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諡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諡。傳終言之，則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子終未敢以此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諡言之，諸侯薨而臣子諡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諡，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書。惟楚成之諡曰靈，不暝曰成，乃暝。以其非常而書。惡商臣之悖逆也。楚共之諱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諡，皆君所賜，亦常也。傳於大夫之諡，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諡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若果死而賜諡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諡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諡，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失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而賜諡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諡，未必卽在是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衆可也。

跋春秋繁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考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誼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誼云：人所宜，訓義云：己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

稱春秋者皆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第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麴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子謂尊當爲籩。机當爲杝。周禮籩人。四籩以麴爲首。醢人。四豆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籩實。隸書籩或省。是。因譌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簠簋。古文簠作杝。今書爲机。亦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泰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汪也。序云。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宜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考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

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既夕篇。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圉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予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

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第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釁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亡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束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塵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上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

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悟許氏所本云。彙疑沮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雖便於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蒙竊病焉。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考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尙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考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尙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改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年二月罷。在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卒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實諸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黃晉卿格庵先生阡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日。薨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亡之歲。故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卒於元代。不妨其爲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爲攻道學者藉口。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當以先者爲優。後者爲劣。今考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搏埴之工。釋文兼收圍博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从專。據鄭氏注。搏之言拍也。拍與搏聲相近。則經文當用搏字。而讀如博矣。爾疋釋山篇。小山。岈大山。岈。釋文胡官反。又兼存袁恆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爲岈。依後音。字當爲岈。二字說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縣互之義。則讀如恆者爲正矣。釋艸篇。菱蕨攢。釋文兼收亡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音宜

从麤。依後二音宜从麤。說文有據無據。且麤據爲雙聲。則文當作據。而讀如麤矣。釋艸又云。菀小葉。釋文豬葉反。又阻留反。依前音宜从取。說文有叢無菀。亦當以後音爲正。左氏成四年。取汜祭。釋文兼收凡祀二音。依前音當从已。依後音當从已。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穴。哀十二年。戈錫。釋文竝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錫。今無以辯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考唐書儒學傳。秦王平王世充。辟爲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卽或尙存。亦年近九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興國左常侍。不言爲博士。恐是史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進。初刻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本。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

必準諸陸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烏夷皮服。祀無豐于尼。惟其數暨茨。平來以圖。春秋傳。釋感於敝邑。菟何忌。菟羊牧之。禮記。葱溲處末。廣夾不中度。先飯辨嘗。儀禮。綴足用燕。几較在南。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本。蓋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跋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忒音。不知忒亦從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從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嘆取堇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堇聲也。殿取殿聲。徐以爲當从馨省聲。不知殿本从屍聲。馨乃从殿聲也。屍馨古字隸取泉聲。徐以泉爲非聲。不知泉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輟取翬聲。徐以翬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翬从袁聲。環還翬儂儂之類。並从翬聲。古人讀翬如環。詩獨行翬翬。釋文本作鶩鶩。與翬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翬有異聲也。煇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考劉表本

作煊煊。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煊之與噉。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呂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呂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鼈三足。乃有此音也。輦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爲威。猶斤轉爲幾。祈圻斬沂之取斤聲。揮輦之取軍聲。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輦取輶省聲。徐云。輶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輶。輶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輶爲輶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兌取否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否轉爲說。猶殄轉爲飢。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取否聲。徐以爲非聲。按否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弼从否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眡移眡。皆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瀲灑兮。溷淖淖而日多。梟鷲旣已成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音日亡。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真文先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駁取爻聲。颺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蕭宵肴豪之入聲。鈞从勺。鞫从包。鬻从高。駮从交。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駁颺之非聲。何也。輅賂皆取各聲。徐以各爲非聲。當從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澗从固。縛从專。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

也。說文不云各聲。蓋轉寫之脫。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略之非聲。何也。是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難取糲聲。讀若會。徐云糲側角切。聲不相近。按糲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絲有宙音。秋从飄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難之糲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斥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廣省。字或作譟。朔與廣並从苜得聲。苜與悟聲相近。故許君訓悟爲逆。廣朔皆以苜得聲。則訴之从廣聲。宜矣。今本廣作斥。乃轉寫之譌。徐氏不能校正。轉疑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荊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翱與小徐同爲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弟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皆後人所加。甚爲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當出於翱。今繫於臣錯注之下。似失之矣。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

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贋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响嘷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跋龍龜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龜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白莫辨。耑皆入於山部。鬪鬪入於門部。糞奔入於米部。瓢颺入於爪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一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步爲部首。而讀居凌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歷反。則混商於商。鑷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溷雋於雋。辨則多辛。復出弓則

弓雜兩收。彥歪甬舜。本里俗之妄談。崗恚生卡。悉魚豕之譌字。而皆繁徵博引。汗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鮎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考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擇去取。故踳譌複查。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繆妄不經之字。籀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之。

跋復古編

曩予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脩。薩當爲辭。自矜翹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氏校本。如擣琛禰韻塾劇坳辦毳。皆徐新附字。笑爲李陽冰所加。而誤切爲正文。琵琶乃摠把之譌。而以爲枇杷。凹凸乃窅突之俗。而以爲坳垵。古突作去後人認古書作切。而以爲訛。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紗。粟與突。須與湏。畱與荅。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古

此則誤之甚者。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考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閒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考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初朱氏之叶音。爲皆出于才老爾。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毘陵邵氏論韻。謂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訪求藏書家。邈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地。頃吳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予假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閒許古道真序。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顧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

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逐漸添入。又御名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閒印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歟。常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壬子歟。考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劉旣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韻。據此本。則迴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旣不可得見。此書世亦尠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後之言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

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警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遂掩卷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偽。只作為善之為。非誠偽之偽。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古書偽與為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若讀偽如為。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蒙篁。卽月令之曲植籩篁也。淮南作撲曲筥篁。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本或作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撲持也。三輔謂之撲。以予考之。挾撲皆挾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檝。說文無檝字。卽槌也。齊部謂之持。說文解字云。槌。

槌之橫者也。關西謂之槌。今本譌作檉。槌也。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特。鄭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槌。本一物。字形雖異。實一聲之轉耳。特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曲之植。亦爲特。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特之譌。文審矣。蒙當爲簾。說文。簾。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簾。高氏亦云。圓底曰蒙。方底曰筐。故知蒙卽簾之譌也。餘姚盧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詒之。

又

以越大夫種爲鄆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也。今考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鄆人。弟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鄆人。鄆鄆字形相涉。安見鄆之必是。而鄆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鄆之。文種曰。無鄆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旣宦于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鄆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荆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鄆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鄆字。今本作鄆。又作鄆。皆轉寫之譌。

郢爲楚都。鄒鄆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予修鄆志。已辯其失。并書以詒盧學士云。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考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卽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後人命爲丁丑。則是年亦在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卽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則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閒。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倚撫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旣已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啓之小人哉。

跋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册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予考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韋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曾仕吳。殆遯跡以終者。清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蓋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尙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顛。徐宣。徐邈。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

爲劉珍所撰。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爲可信矣。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椴。木槿。郭景純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僊篇云。蜉蝣校巨蠶。白茂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茂。字之譌也。予後讀宋史田敏傳。言爾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王欽若等所定。此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爾。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壬寅孟冬朔。泉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爲屢本。予謂考亭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伋。季思後之。季思嘗爲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郡庠。敦實婺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履官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題跋二一

跋漢書

漢書刊史記之文。以從整齊。後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班氏父子。雖采舊聞。別創新意。青出於藍。固有之矣。然猶有未盡者。如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爲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荆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襲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繫之篇首。非例也。傳馮奉世而遠述馮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而敘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人合爲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爲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爲一篇。而敘陳平事於王陵之後。史公作張蒼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爲一篇。而敘張蒼事于任敖之後。在陳張之傳。則闕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霍諸篇。多沿斯失。於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大抵史記之文。其襲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漢書之文。其襲史記者。必不

如史記。古人所以詞必已出。未有勦說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

跋漢書古今人表

此表爲後人詬病久矣。予獨愛其表章正學。有功名教。識見夙非尋常所能及。觀其列孔子於上聖。顏閔子思孟荀於大賢。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餘人。而老墨莊列諸家。降居中等。孔氏譜系。具列表中。儼然以統緒屬之。其敘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論語二十篇中人物。悉著於表。而他書則有去取。後儒尊信論語。其端實啓於此。而千餘年來。鮮有闡其微者。遺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賢具此特識。故能卓然爲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猶淺之爲丈夫矣。

跋後漢書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尙是舊刊。於眺敬恆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却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跋三國志

陳承祚蜀人也。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其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妃。但稱夫人。其書法區別如此。李令伯陳情之表。稱蜀爲僞朝。承祚不惟不僞之。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讖緯。及登壇告天之文。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靖丞相亮車騎將軍飛驃騎將軍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隱然寓帝蜀之旨焉。楊戲季漢輔臣贊。承祚旣采之。又從而注之。注中引益部耆舊雜記。王嗣常播衛繼傳。此裴氏注。今刊本亦升作大字誤。其於蜀之人物。甄錄周詳如此。若魏之臣僚。則芟汰多矣。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故於傳末。載其文集目錄篇第。并書所進表於後。其稱頌蓋不遺餘力矣。論者謂承祚有憾於諸葛。故短其將略。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跋北齊書

北齊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今惟本紀第四。列傳第五。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卅三。第卅四。第卅五。第卅六。第卅七。第四十二。凡十八篇。乃百藥元文。其列傳第十八。第十九。第廿一。第廿二。第卅二。第卅八。第卅九。第四十。第四十一。文與北史異。而無論贊似經後人刪改。或百藥書亡。而以高氏小史補之乎。其餘紀七篇。傳十六篇。大率取諸北史。庫狄干傳末。附見其孫

士文士文仕于隋代。不應入齊書。蓋鈔撮北史之文。而失於刊去。此漢人所譏。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者也。裴讓之。張晏之。陸印。王松年。辛術。皆失書本貫。此亦鈔北史。而不知其宜增入者。當時校刊諸臣。麤疎至此。真令人絕倒也。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修史。在貞觀初。其時世字竝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棻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刊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闕。而雜采它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其實非也。

跋南北史

新唐書之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予謂事增非難。增其所當增。勿增其所不當增之爲難。文省非難。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爲難。班孟堅之於史記。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當增也。陳承祚之於魏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李延壽之南北史。則事增文省。兩者兼有之矣。然其事之增者。如謂始興王濬爲潘淑妃之養子。謂宋後廢帝殺孝武十二子。謂臨川王宏私通武帝女。遂謀弑逆。謂陳後主通蕭摩訶之妻。謂周宏正與周石珍合族。謂蕭韶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謂祖珽飲酒。藏銅壘二面。謂辛德源與裴讓之相愛。兼有龍陽之重。考之率多不實。是謂增其所不當增。文之省者。如宋

武帝紀。先不書假黃鉞。而後書奉送黃鉞。徐孝嗣傳。先不書齊受禪。例除封爵。而後書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王琨傳。先不書左軍將軍。而後書降號冠軍。胡諧之傳。先不書賜爵關內侯。而後書諡肅侯。是謂省其所不可省。至如衛操之碑。柳虬之書。盧辯之誥。蘇綽之大誥。顧歡袁粲佛老之辨。劉峻之廣絕交。王劭之表符命。此又可省而不省也。

跋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宋史臣呂夏卿撰。今以新書考之。殊不合。如書母條云。非嫡則不書母。子立然後書。今考諸帝紀。無不書母者。惟生母追尊稱太后以別之。昭宣之母何氏。係昭宗之后。而紀書皇太后。則又自亂其例矣。它如書即位。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宰相拜復。書命將征伐諸條。以本紀考之。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宜立傳。當見于鐵勒傳。李適之當附常山王傳。李白杜甫當別立傳。不入文苑。李寶臣當爲張寶臣。今皆不爾。杜甫之三大禮賦。李白之明堂賦。元結之中興頌。柳宗元之方城皇武二雅。史亦不載。然則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能盡用之也。紫陽綱目。褒貶之例。與此書多闕合。然其閒一予一奪。易啓迂儒論辨之端。歐宋絀而不取其識。高於夏卿一籌矣。

跋新唐書糾謬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譏。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

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爲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也。謂程昌裔名不同。不知爲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卽郟字。避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儋字誤。考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衢者。誤也。謂崔彥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按可及之承寵。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時可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墟。不在淺水原。考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墟。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于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墟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墟。而敗賊于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墟。而八總管敗于淺水原。事正相類。而吳安糾之。是未達于地理也。謂崔瓘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考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瓘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或稱觀察。或稱經略。亦是以經略兼觀察。而吳皆譏之。是未達於官制也。謂本紀漏書馬元規死事。考元規雖與呂子臧同死。而元規以遷延寡斷。自取敗衄。故紀止書子臧一人。吳氏譏其闕漏。是未達於史例也。猶爲由。嗤爲蚩。古字也。而以爲誤用。愍作愍。唐人避太宗諱也。而以爲不經。是未達於小學也。新史舛

謬固多。廷珍所糾，非無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則非忠厚長者之道。歐公以輕佻屏之，宜矣。

跋唐書釋音

芄芄三文，俱見毛詩，而形聲各別。芄芄其麥，从凡。至于芄野，从九。芄蘭之支，从丸。陸德明之音具在，不相混也。唐時有河陽節度使李芄，董氏釋音符中切，而胡三省通鑑注音居包翻，如用胡音，當从九，不从凡矣。今新舊書通鑑皆作芄字，古人名字恆相應，芄字茂初，則符中之音爲是。梅澗於小學未甚究心，如徐州之峒嶧鎮，古書本作司吾，後人增加山旁，刊本譌峒爲峒，遂讀爲崆峒之峒，失其義矣。史炤釋文芄蒲紅切與符

中切同音

跋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

右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歸安沈徵士炳震撰，謂表所列官爵諡號，或書或否，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翻闕，或誤書其兄弟之官，或備載其襲贈之職，龐雜淆亂，不足徵信。固中歐史之病，然唐人文集碑刻，可資考證者甚多，東甫亦未能津逮也。豆盧氏有後魏太保襄城公魯元一人，東甫據魏書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其說似是。今考魯元傳，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而表亦以尚書令臨澤敬侯制爲魯元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唯公侯字小異，則明是一人，表但脫去鳩字耳。周書豆盧寧傳稱昌黎徒何人，魯元傳亦稱昌黎徒何人，而慕容氏實出徒何，則魯元爲慕容之

裔審矣。魏初改慕容爲豆盧氏。猶之改禿髮爲源氏。其單稱盧者。必是孝文改代北複姓時。去豆存盧。故魏收史因之。宇文泰據關中。悉復代北氏族之舊。故周書豆盧寧改從本氏。亦猶乙之爲乙弗。尉之爲尉遲也。東甫勤於考史。而未悟及此。乃知好學而能深思者之難。

跋資治通鑑

胡身之於輿地之學深矣。然亦不能無誤。姑舉其尤甚者。如漢建安十九年。劉備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竝署左將軍府事。注以益州太守屬上讀。謂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置之益州郡。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竝治成都郭下也。考蜀志諸葛亮傳。不云爲益州太守。惟董和傳云。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信而愛之。此益州。卽漢武所置之郡。非別治成都也。和自益州徵爲掌軍中郎將。與亮竝署左將軍府事。史文甚明。益州太守四字。當屬下句。胡不得其句讀。而臆造此說。失之甚矣。陳太建五年。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注引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東魏置譙州于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予按陳本紀。黃城旣降之後。詔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漢陽義陽二郡。竝屬司州。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又有安昌郡。則黃城卽黃陂城。因後齊嘗置南司州。改仍其名耳。漢陽郡。蓋卽後齊所置產州。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

沛而周昞魯天念輩別取江北蘄黃之地注家於此欠分曉矣予嘗有通鑑注辯正二卷於地理糾舉頗多非敢排詆前賢聊附爭友之義爾身之一字景參見陳著本堂先生集

跋通鑑釋文

自胡景參之注行而史氏釋文學者久束之高閣近代藏書家遂鮮有著錄者西泚光祿偶得之詫爲枕中之祕頃袁上舍又愷從齊女門蔣氏假得宋槧本令小史鈔其副予因得寓目焉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詳備而剏始之功要不可沒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且如秦之范雎本千餘切而胡改音雖唐之李芄本蒲紅切而胡改居包翻遂使睢睢莫別芄芄互淆豈非以不狂爲狂乎景參以地理名家而疏於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輒生罅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後人知二書之不可偏廢云

跋通鑑總類

宋詹事沈樞謚憲敏撰通鑑總類二十卷分二百七十一門嘉定元年樞之季子守潮陽鋟版以行樓攻媿爲序之元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德明分省于吳命郡庠重刻且令都事錢逵求序于周伯琦則至正二十三年秋事也方是時吳中丁兵燹之餘日不暇給而行省猶知崇尚古學懼故書之失傳而表章之亦可謂賢矣樞字持要安吉州人其事迹不見於史樓氏稱其歛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

明不衰。此書蓋其挂冠後所爲。故以耄期稱道不勸稱之。予所藏本。則明萬歷中。蘇杭等處提督織造。乾清宮近侍。司禮監管監事。太監三河孫隆所刊。隆在朝。嘗以是書進御。神宗欲鏤之尙方。不果。及出督織造。乃刊之。吳中云。沈樞官華文閣學士。見周益公集。

跋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仁甫續資治通鑑長編。世所傳者。僅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頃年。四庫館臣於永樂大典中。鈔得神哲兩朝長編。自熙寧三年四月。至元祐八年六月。自紹聖四年四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僅廿六年事。而卷帙轉加於舊。蓋年代彌近。則見聞彌廣故也。然搜羅既博。遂有一事而重出者。如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詔自今選人。有罪犯者。銓司未得定入官資敍。並具考第及所犯取旨云云。又見於九年六月。此類殊不少矣。其辨昭憲太后遺命。傳位太宗。無遞傳光美事。又言光美非杜太后所生。則恐其有所諱避。不如宋史之直筆也。文獻通考。宋藝文志。俱云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爲一卷也。而乾道四年四月進表。稱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卷少而冊多。則有一卷而分數冊者矣。自治平至靖康六十年。當爲六十卷。而淳熙元年進表。稱二百八十卷。殆指一冊爲一卷耳。吳門畢氏經訓堂。袁氏貞節堂。皆有鈔本。予得假讀焉。

自史遷以經師相授受者爲儒林傳。而史家因之。泊宋洛閩諸大儒。講明性道。自謂直接孔孟之傳。嗣後儒分爲二。有說經之儒。有講學之儒。宋史乃剝爲道學傳。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張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門人附見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傳。而授之朱氏。亦附見焉。其它講學宗旨。小異于朱氏者。則入之儒林。不得與于道學。其去取予奪之例。可謂嚴矣。愚讀之而不能無疑焉。夫劉彥沖。胡原仲。劉致中。朱子之師也。而不與。呂東萊。陸子靜。朱子之友也。而不與。其意以爲非親受業于程朱者。皆旁支也。不得以干正統也。而獨進張南軒一人。南軒非受業于程氏者也。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同志。進南軒而屏東萊。此愚之所未解也。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兄弟。獨不與。以附出大防傳故也。列傳固有附見之例。然南軒不附于父。二呂獨附于兄。一篇之中。忽變其例。謂非有意抑呂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朱氏門人多矣。獨進黃榦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葉味道。廖德明。祇列之儒林。夫蔡氏父子之學。自黃直卿外。殆鮮其匹。而屏之不與道學之例。此亦愚之所未解也。邵伯溫不附于康節傳。而張戢附于橫渠傳。此亦史例之未一。而愚之所未解也。嘗聞之鄭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故儒行之篇。載于禮記。莊子云。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說者以爲指孔子也。周程張朱之學。雖高出于後儒。方之孔子。則有閒矣。謂之曰儒。又何嫌焉。韓子云。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黃老之學興。其徒皆自號道家。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乃列仙集仙傳之類爾。謂道學之名。必美于儒林者。非通論也。

雖然周程張朱之學固高于宋諸儒矣。史家欲尊之。何如而可。曰。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藝顯著者。各有專傳。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與七十二弟子。史記未嘗列于儒林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韓愈。皆自有傳。元儒無出許衡吳澄之右者。亦自爲傳。愚以爲周程張朱五子。宜合爲一傳。而於論贊中。著其直接聖賢之宗旨。不必別之曰道學也。自五子而外。則入之儒林可矣。若是則五子之學尊。而五子之道乃愈尊。五子不必辭儒之名。而諸儒自不得並于五子。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學。而未知其所以尊也。

又

宋之官制。前後不同。元豐以前。所云尙書侍郎。給事。諫議。諸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皆有其名。而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官。以爲敘遷之階而已。元豐以後。尙書侍郎等。皆爲職事官。而以舊所置散官爲寄祿官。故元豐以後之金紫光祿大夫。猶前之吏部尙書也。銀青光祿大夫。猶前之五部尙書也。正議大夫。猶前之六部侍郎也。太中大夫。猶前之諫議大夫也。朝請朝散朝奉郎。猶前之諸曹員外郎也。元人修史者。未審宋時更改之由。其撰諸臣列傳也。誤以尙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概存之。誤以大夫郎爲散官。而多刪去之。不知元豐以前。所云散官。不過如勳封功臣食邑之類。徒爲文具。無足重輕。史家固宜從略。其後改爲寄祿。以校官資之崇卑。則亦不輕矣。若謂寄祿不必書。則如尙書侍郎等。在宋初亦是寄祿之階。又何須一一具載耶。愚意散官不必書。而寄祿官不可不書。當以元豐三年爲限斷。

跋柯維騏宋史新編

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朱文公之綱目。雖因溫公之書。無所增益。而義例謹嚴。猶能成一家言。若薛方山之續通鑑。于宋遼金元四史。尙未能尋其要領。況在正史之外乎。柯氏宋史新編。較之方山。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于舊史者。惜其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後之有志于史者。旣無龍門扶風之家學。又無李淑宋敏求之藏書。又不得劉恕范祖禹助其討論。而欲以一人之精力。成一代之良史。豈不難哉。

跋陳黃中宋史稿

吳門陳徵士和叔宋史稿。本紀十二。志三十四。表三。列傳一百七十。共二百十九卷。其糾舊史之失。謂韓琦與陳升之。王珪同傳。薰蕕無別。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擬不於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於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唐佐。本紀旣書降金。而又入之忠義。李穀竇貞固皆五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於姦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曾布頗與鄙意合。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僉人。雖兆宋禍。而本無姦邪之心。鄭清之雖黨於彌遠。其在相位。亦無大惡。和叔俱以姦臣目之。未免太甚矣。此稿增刪塗乙。皆出和叔手迹。然前後義例不能畫一。紀傳無論。

贊志無總序。蓋猶未定之稿。較之柯氏新編。當在伯仲之間耳。

跋隆平集

隆平集坊本字畫俗劣。妄加圈點。尤爲可憎。予家所藏。乃董氏萬卷堂刊本。前有紹興十二年趙伯衛序。序稱曾大父淄王者。諱世雄。燕王德昭之曾孫也。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德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似改縣名爲常寧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寧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

跋宋太宗實錄

宋太宗實錄八十卷。集賢院學士錢若水撰。今吳門黃孝廉蕘圃所藏。廬十二卷。且有脫葉。每卷末有書寫人。及初對覆對姓名。書法精妙。紙墨亦古。於宋諱皆闕筆。卽慎敦廓筠諸字。亦然。予決爲南宋館閣鈔本。以避諱驗之。當在理宗朝也。其中與宋史互異。如李從善僞封鄭王。鄭作鄧。年四十八作五十。蘇易簡妻弟崔範。作妻兄。劉遇滄州清池人。作浮陽。漢州刺史。漢作溪。蔚州防禦使。蔚作鬱。洮州團練使。洮作應。劉庭讓。浩州團練使。浩作涪。陳從信。年七十三。作七十二。皆當以實錄爲正。劉廷讓。避太宗諱改名。宋史闕而不書。亦當依實錄增入。

跋九朝編年備要

陳平甫九朝編年備要二十卷。不載於宋史藝文志。唯直齋陳氏嘗著於錄。而又譏其去取無法。近時秀水朱氏乃亟稱之。予讀其書。有大字。有分注。略仿紫陽綱目之例。而以宋人述宋事。不敢過爲褒貶之辭。且書成於南渡之世。故老舊聞。未盡散失。間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經商輅輩。誠遠勝之矣。至如唐主景。北漢主鈞。同爲敵國。而鈞書卒。景書死。同一高麗王也。而徽與運書卒。顛與僕書死。此則義例之乖刺者。又不能曲爲之諱也。卷首有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直敷文閣林岳三序。岳字仲山。福州長樂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開禧三年三月。除祕書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諱。改除祕書丞。十月。出知衢州。見中興館閣續錄。

又

予初於袁又愷齋。假讀此書。病其末卷多闕字。又借張沖之手鈔本校勘。則所闕正同。考宋史理宗紀。端平二年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補迪功郎。卽是此書。但經進時更其名耳。而直齋書錄。猶仍舊名。蓋未進御之前。已刊行。伯玉所見。與今本當不異。但今本標題稱皇朝。而伯玉改稱九朝。何也。據真鄭林三序。似平甫別有舉要一書。今刊本編年之下。空兩格。豈所闕者。卽舉要兩字歟。當訪之知者。

跋大金國志

大金國志四十卷。卷首有表。題云。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字文懋。

昭上新城王尙書貽上。謂是宋人僞造。予讀其詞。稱蒙古爲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於宋事無所隱諱。蓋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爲之。而嫁名於懋昭者也。錢遵王舉其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爲無禮于其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考志所載。指斥之詞。尙有甚於此者。卽其以大金爲稱。亦可知非當時經進之本矣。

跋元名臣事略

予始讀元史。至四傑事。喟然而歎曰。甚矣文辭之不可已也。四傑之在元初。其功等爾。獨木華黎有家傳。有碑。故史載其事。首尾完具。博而尤博。爾忽二人。則以子孫有顯者。托於閭復。元明善之碑。史猶能書其氏族世系。赤老溫。則泯然失其傳矣。史家以爲早死無後。以予考之。非無後也。赤老溫之後。仕宦固未嘗絕。而不能述先人之助。閔托於文詞。以不朽。雖有後。亦與無後等也。後讀祕史。述赤老溫之父鎖兒罕。失刺翼戴元祖於微時。秦赤烏之難。微夫人之力。幾不免。繼又讀虞文靖黃文獻兩公集。乃知遜都思氏之文獻。非盡無徵。特明初修史諸臣。於實錄之外。惟奉蘇氏名臣事略爲護身符。其餘更不采訪。遂使世家汗馬之助。多就湮沒。爾厥後金華竄死。烏傷非命。毋亦作史之孽歟。

跋元祕史

元太祖。剋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

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擲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

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斡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俱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跋元聖政典章

此書題云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詔令次聖政次朝綱次臺綱次六部書成於至治之初故稱英宗爲今上皇帝也其後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條例三册仍冠以大元聖政典章之名前後體例俱準舊式而不分卷第予初至都門聞一故家有此書往假讀之祕不肯示後十年吾友長洲吳企晉以家藏鈔本見贈紙墨精好如獲百朋追憶往事不勝獨孤東屏之歎

跋元氏略

考氏族於遼金難矣而於元尤難遼惟耶律蕭兩族金雖有白號黑號之別然皆繫姓於名猶不至混淆元之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但以名行不兼稱氏讀史者病焉秀水萬孝廉循初撰元氏略汪吏部康古亟稱之予假觀殊不逮所聞如罕祿魯卽哈刺魯北廷卽畏吾唐兀卽西夏循初皆析而爲二泰

定后八八罕氏。本發吉刺氏。非別有八八罕氏。姚燧撰阿里海牙碑云。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夫人帖力。闕復撰廣平王碑云。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稱其名。而誤以爲氏。又阿刺瓦而思之曾孫阿合馬。與姦臣傳之阿合馬。本二人。而誤以爲一。且其取材。自正史而外。不過滋溪蘇氏。南村陶氏兩家。蓋艸荆而未及成書者也。

跋通典

杜岐公撰此書。於貞元中。故稱德宗爲今上。而州郡篇書恆州爲鎮州。且云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此後人附益本書。於恆字初不避也。刑制篇十惡。六曰大不恭。注云。犯廟諱改爲恭。按唐諸帝無名敬者。前卷卽有大不敬字。讀此一條。乃宋人傳寫添入。非本文也。州郡篇改豫州爲荆。河州或稱蔡州。改豫章郡爲章郡。括蒼縣曰蒼縣。皆避當時諱。今本或於荆河下添豫字。又有直書豫州豫章者。皆校書之人妄改也。書中虎牢皆避諱作武牢。而州郡篇汜水縣下直書虎牢。且有獲虎字。又如韓擒虎。或作擒武。或作擒虎。俱見州郡篇。仕宦不止執虎子。或作獸子。卷五十四。或作虎子。卷二十一。皆後人妄改。又改之不盡也。

跋唐大詔令

予讀唐書十一宗諸子傳。嘉王運。貞元十七年薨。而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文宗紀。開成三年。兩書嘉王運薨。疑其必有一誤。古稱三占從二。則以爲貞元者或可信。茲讀寶歷元年。南郊赦文。有云。亞獻嘉王運。終

獻循王遙各賜物一百匹。則敬宗時嘉王尙无恙。其薨年必在開成而斷非貞元。可深信而不疑矣。史傳中重複踏譌。若此者甚多。顧安所得唐人文字。而悉爲疏通證明之耶。此書凡百有卅卷。缺第十四至廿四。第八十七至九十八。四庫書目所缺正同。世閒蓋無足本矣。

跋皇祐新樂圖記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朝奉郎前尙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胡瑗。奉聖旨撰。總敘詔旨篇第一。律呂圖第二。黍尺圖第三。四量圖第四。權衡圖第五。鈔鍾圖第六。特磬圖第七。編鍾圖第八。編磬圖第九。晉鼓圖第十。三牲鼎圖第十一。鸞刀圖第十二。每圖系以說。皆標臣逸。臣瑗名。宋史藝文志。但題逸一人而已。樂志。皇祐五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尙書屯田員外郎。蓋此書進御之後。瑗由光祿丞轉大理。而逸亦敘復前官也。儒林傳。皇祐中。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興作樂事。歲餘。授瑗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與樂志異。太常殆大理之譌與。

跋大金集禮

大金集禮四十卷。周漪塘黃蕘圃兩家抄本皆云。卷十二至十七。元有闕文。又卷廿六。卷卅三。元闕。今檢第十第十一兩卷。係夏至祭方丘之儀。篇中有云。如圓丘儀。則此兩卷之前。已闕圓丘儀矣。其目錄次序。

恐未足信。此書雖無序文。不知纂輯年月。要必成於大定之世。故於雍字稱御名。而不及明昌以後事。獨補闕文一葉。有明昌承安泰和及世宗廟號。蓋後人取它書攙入。非集禮元文也。

跋職官分紀

富春孫逢吉彥同職官分紀五十卷。蓋因楊侃職林一書而廣之。雖爲四六家隸事而作。然所載元祐官品令。亦考官制者所宜采也。秀水朱氏潛采堂鈔本。今歸吳門周漪塘氏。辛亥秋。借讀一過。恨當時鈔手不精。烏焉亥豕之譌。難以究詰。第三十八卷內錯簡。予以意改正。幾於天衣無縫。不覺拊掌稱快。邢子才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非虛語也。

跋宰輔編年錄

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略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福縣。鑄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集英殿脩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歷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燿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慥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予讀都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

跋翰苑羣書

洪文安公翰苑羣書於唐宋學士題名搜訪幾備所闕者唐僖昭以後三十餘年宋熙寧以後六十年若淳熙以後則留以待後人之續入者也予曾於永樂大典中鈔得中興學士院題名則自淳熙至嘉定四十餘年間詞臣拜罷姓名悉具當取以補此書所未及唯熙寧至靖康寶慶至德祐紀載闕如考諸正史稗官及名人文集尙可得什之六七假我數年當補綴成之以備玉堂故事聊附數言以當左券

跋麟臺故事

宋時翰林與館職各有司存錢文僖之金坡遺事李昌武之翰林雜記洪文安之翰苑羣書何同叔之中興學士院題名此翰林故事也宋匪躬之館閣錄羅疇之蓬山志程俱之麟臺故事陳騫之中興館閣錄此館職故事也館職亦呼學士乃儕輩相尊之稱如武臣例稱太尉耳非真學士也翰林掌制誥館職典圖籍班秩不同職事亦異然館職之名亦再變宋初沿唐舊以昭文國史集賢爲三館昭文有學士有直館集賢有學士有直院有校理史館有修撰有直館有校勘學士不常置自直館以下皆館職也太宗時又建祕閣設直閣校理校勘與三館並列故有館閣之稱元豐改官制罷三館職事歸之於祕書省其官曰監曰少監曰丞曰祕書郎曰著作郎曰著作佐郎曰校書郎曰正字自丞郎以下皆爲館職矣若元豐以前校書正字著作但爲虛銜其秩甚卑州郡幕僚與知縣皆得帶之非若後來之清要也前後官稱既

改後之言官制者。漫不能辯。因讀此書。爲略敘之。唐時嘗改祕書爲麟臺。故北山以名其書。

跋中興學士院題名

唐時翰林爲掌制之地。選工於文學者。以它官入直。無不除學士者。其久次則爲承旨學士。職要而無品秩。當時但以爲差遣。非正官也。宋初亦沿唐制。太祖太宗朝間。有以它官直學士院者。然不常設。元豐改官制以後。學士之名漸重。於是有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翰林院權直之稱。南渡以後。真除學士者益鮮矣。新唐書云。學士無定員。然白居易詩。已有同時六學士之句。五代會要。載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是唐五代皆以六員爲額也。宋初學士亦六員。至和初。劉沆爲相。典領溫成皇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員外用之。其時學士遂有七人。南渡學士不輕授。多以它官直院。然在院不過二員。或三員。其員額不審何時裁省。史家失於討論。亦疏漏也。後讀洪文安翰苑遺事。稱元祐元年七月。詔從承旨鄧溫伯之請。學士如獨員。每兩日免一宿候。有雙員。卽依故事。則其時學士之員。已不多矣。

跋兩房題名錄

兩房題名錄者。真定梁維樞所撰。明時部院寺監諸司。皆有題名牌。內閣在禁地。故題名闕焉。維樞始考而錄之。又以閣臣之屬。有中書舍人。有翰林典籍。亦有以它官入辦事。如徐叔明歸熙甫者。故以兩房該

之云。中書舍人在唐宋爲詞臣之榮選。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謂之兩制。明太祖罷中書省。而別設中書科。主書寫誥勅。秩正七品。其後又有文華殿中書舍人。主書寫扁聯。武英殿中書舍人。主繪畫。而內閣亦有中書舍人。若古之省掾。蓋其時稱中書者凡四。而中書科。則三甲進士以選授。大臣子弟以廕授。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焉。四者之中。較爲清選。兩殿舍人。則考授者少。納粟者多。而武英之選尤輕。內臣得而統屬之。兩房則有撰文辦事之分。舉人監生譯字生。皆得考授。而進士亦間有授者。嘉隆以後。閣權重。而中書亦或倚以作姦。由於出身之濫也。我朝康熙初。始專用進士舉人。試而後授。由是資望出中書科之右。而躋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大昕以召試登薇省。從前輩盧召弓假得此書。鈔而存之。因題其後。

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各官銜名。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矣。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爾。元自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加。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爲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卽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得此可以補元史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人。漢人南人五十人。右榜第三甲第十名。字彥輝。而名殘缺。末筆似歹字曳脚。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爲塔不台。台與歹。元人多通用。輝亦與暉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匠戶。而史云廣平。

人。丑閻貫昔寶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爲正。榜中有兩丑閻。兩脫穎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蓋元人不以同名爲嫌。故其時秦王伯顏方專政。而進士亦有伯顏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爾。丑閻。皆以忠義彪炳史策。而成遵之政績。張楨之讜直。宇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此足以徵科舉得人之效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題跋二

跋水經注新校本

吾友戴東原校刊水經。於經注混淆之處。一一釐正。可謂大有功于酈氏矣。但此書屢經轉刻。失其本真。頃偶讀涪水注云。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義熙九年。索邈爲果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因思六朝無果州之名。必是梁州之譌。再檢溫公通鑑。是年果有索邈爲梁州刺史。邈與遐。字形相涉。要其爲梁州無疑也。又檢宋書州郡志。譙縱時。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索邈爲刺史。正在譙縱初平之後。宋志有城固無苞中。然則酈注之城固南城。其卽苞中歟。

跋方輿勝覽

此書所載。祇南渡偏安州郡。故元時書坊刊本。特標混一之名。然元刻出於坊賈。每路厯寥寥數言。不若和父之詳贍也。其云某路領州若干者。統府州軍監計之。與宋史地理志。亦不盡合。志稱利州路南渡後。府三州十二軍二。而此云利州東路十州。利州西路八州。并之得十八。較宋志多一州。蓋併劍門關數之。

也。志云：熙寧五年，以劍門關劍門縣復隸劍州。據此，則南渡以後，劍門仍別於劍州矣。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戊子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僅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疎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路儒學教授官書也。元時幅員最廣，茲所存者，惟中書省之孟州、河南行省之鄭州、襄陽路、均州、房州、南陽、嵩州、裕州、江陵路、陝州路、陝西行省之延安路、洋州、金州、麟州、葭州、成州、蘭州、會州、西和州、江浙行省之平江路、江西行省之瑞州路、撫州路，又皆散佚不完，以全書計之，特千百之什一爾。考元時大一統志，凡有兩本。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大學士行秘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祖嘉納，卽命札馬刺丁與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祕府。此初修之本也。成宗大德初，復因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元史載大德七年三月戊申，卜蘭禧、岳鉉等岳鉉字周臣，湯陰人，徙居燕，追封申國公。諡文懿。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題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李蘭胙、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岳鉉等上進。正大德所修者，史以李蘭胙爲卜蘭禧譯音之轉也。又按至正六年，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等奏：大一統志於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許有壬受詔製序，其文略不及大德重修事。似當時所刻者，乃是至元本，非卽此本。此本序文目錄皆闕佚，其刻印年月卷帙次第無可攷。傳聞康熙間，刑部尙書崑山

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藁。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茲讀朱氏所藏。因鈔其副而書之後云。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元混一方輿勝覽三卷。無撰人姓名。蓋書肆所刊。其文簡陋。然今時流傳者已少矣。元史地理志。大都路領州十。此云州九者。龍慶州本縉山縣。屬上都路之奉聖州。延祐三年始升爲州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復立平陽之芮城陵川等縣。蓋元初二縣會廢。此書澤州無陵川縣。解州無芮城縣。可證其刊於世祖朝。而書中又有冀寧晉寧之名。係大德中所改。則刊成之後。別有竄易。要皆書肆射利者爲之。而不知其牴牾也。大寧路有霍州景州。史志無之。此書亦未詳其沿革。姑記之以俟考。

跋乾道四明圖經

校書之難。如掃落葉。予初讀三國志虞翻傳注。有劓歿候三字。卽疑劓當爲鄧。歿候當爲莫候。反後見內府本校正。果如予言。乃其下又有處士鄧盧敍一人。鄧非會稽屬縣。亦恐是鄧之譌。而未有它文證之。頃見乾道四明圖經。於鄞縣人物有云。虞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見會稽典錄。乃知南宋本果是鄧字。深喜予言之不妄。然後來胡槩袁桷修四明志。竝無敍名。又知鄧之譌。鄧亦宋元本已然矣。虞盧字形相似。正史屢經翻刻。圖經亦係轉寫之本。未敢決其然否。俟再考之。

跋新安志

汪廷俊世所指爲姦人也。羅端良入之先達傳。初無微詞。後儒亦不以病羅氏。蓋郡縣之志與國史不同。國史美惡兼書。志則有褒無貶。所以存忠厚也。公論所在。固不可變黑爲白。而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伯長四明志。於史同叔。但敍其歷官。而云事具國史。與此同意。汪尙有善可稱。史則其惡益著。故文稍異爾。志成於淳熙二年。朱晦翁名位未顯。且見存。不在立傳之例。而於韋齋傳末。稱其讀書求志。有四方學者推尊之語。亦見其傾倒於朱也。今本進士題名篇。於朱名下注太師徽國文公六字。則後人所加。

跋三山志

梁克家三山志四十卷。宋史藝文志謂之長樂志。其實一書也。今本作四十二卷。其弟卅一。弟卅二兩卷。進士題名。乃淳祐中福州教授朱貔孫續入。攷目錄本附於弟卅之後。但云弟卅中。弟卅下。未嘗輒更舊志卷弟。後人析爲四十二者。又非貔孫之舊矣。志成於淳熙九年五月。而知府題名。增至嘉定十五年。它卷間有闌入淳祐中事者。皆後人隨時僂入也。宋史本傳。於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之後。卽云淳熙八年。起知福州。據志。克家於淳熙六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則傳稱八年者誤。志又書八年五月。復觀文殿學士。此卽史所載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莅任已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爲初任之年。則甫經到任。不當云再任矣。且克

家於罷相時。已除觀文殿大學士。越數年。起知福州。止帶資政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康以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世人讀宋史者。多病其齷蕪。予獨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於齷蕪。卽有范蔚宗歐陽永叔其人。齷者可省。缺者不能補也。因讀此志。爲之喟然。

跋吳郡志

范文穆公爲吳郡志。敘述訖于紹熙三年。公歿後。郡守具木欲刻矣。或譁言是書非石湖筆。遂弗刻。而藏之學宮。紹定初。李壽朋守平江。從范氏求公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以校學宮本。無少異。乃議刊行。并增入建置百萬倉。嘉定新縣。許浦水軍。顧逕移屯諸事。趙汝談爲之序。今世行本第十一卷。牧守題名。增至淳祐七年。第二卷亦增入淳祐己酉一條。又非紹定元刻矣。

跋雲間志

雲間志三卷。宋紹熙四年。知秀州華亭縣楊潛所撰。預纂修者。胡林卿。林至。朱端常。皆縣人也。華亭立縣。始於唐天寶間。宋改隸秀州。實兼今松江一府之地。宋人縣志。存於今者。惟剡錄與此爾。吳松江入海之口。曰黃浦。相傳以春申君得名。予嘗辨之。謂卽古之滬瀆。黃與滬聲相轉也。吾邑西南三十里。有黃渡鎮。吳松江所經。土人亦指爲黃歇渡處。考邨廩水利書。本名黃肚。世俗傳春申之跡。皆出後人傳會。此志南宋人所修。有滬瀆江。無黃浦。益信吾言之不妄。

跋會稽志

會稽志者。宋慶元間。直龍圖閣沈作賓守郡。因通判施宿之請。延郡士馮景中。陸子虞等編次。及華文閣待制趙不迹。寶文閣學士袁說友相繼爲守。始克成書。而放翁先生爲之序。子虞卽放翁之長子。書成之歲。則嘉泰元年也。宋史藝文志有沈作賓趙不迹會稽志二十卷。又有陸游會稽志二十卷。前後重見。實卽一書。考放翁序。但云參訂其概。遽以爲陸所撰。未免失其實矣。陸氏家世貴顯。放翁父子預修此志。而傳人物。祇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士乘。皆寓史法。不私其親如此。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於是儒林文苑。車載斗量。徒爲後人覆瓿之用矣。

跋剡錄

此錄述先賢傳。而不及宋代人物。其所錄王謝諸公。游跡雖嘗至剡。亦非剡產。金庭丹水間人物。可傳者。蓋寥寥矣。疎寮未通前代官制。援引史傳。偶有刊落。便成痕瘡。如謝幼度初爲征西將軍桓豁司馬。以叔父安舉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此晉書所載也。幼度本爲征西府司馬。其時任征西將軍者爲桓豁。幼度特豁之幕僚爾。今刪去桓豁司馬四字。則似幼度先已爲征西將軍矣。豈非大誤乎。幼度以太傅特薦。始得專闔。所加建武軍號。班次尙在征西之下。豈容初年便承重任。此事之顯然者。若依史家省文。但可云征西司馬而已。書中屢稱先公翰林。蓋似孫爲文虎之子。其稱袁虎爲袁

彪亦是避其家諱也。

跋寶慶四明志

寶慶五年。尚書廬陵胡榘仲方。知慶元府。命贛州錄事參軍羅濬修四明志。羅亦廬陵人也。其書首郡志十一卷。次鄞志二卷。奉化志二卷。慈溪志二卷。定海志二卷。昌國志一卷。象山志一卷。合之得廿一卷。書成於史彌遠枋國之日。故其父浩得佳傳。浩老成忠厚。不居寵利。在南渡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張浚用兵一事。不知符離之役。張以輕進而無功。則史之持重爲可取。朱文公作張魏公行狀。頗詆浩。浩不怒而轉薦之。其器量更非尋常可及。未可以子之權姦併其父而抑之也。志修于寶慶。而卷內敘事。往往及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蓋後人次弟增入。非寶慶元刻本。

跋開慶四明續志

四明志乘。見於宋史者。惟張津四明圖經十二卷。今略存於四明文獻中。已非足本。若胡榘之四明志廿一卷。吳潛之四明續志十二卷。史家俱失書。蓋宋志于地理一門。采摭多不備也。續志成於開慶元年。出慶元府學教授梅應發。沿海措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劉錫二人之手。前八卷皆述吳潛在任政績。而以吟藁二卷。詩餘二卷附焉。蓋吳氏一家之書。非志乘之體矣。予所見者。鄞縣盧氏裒經樓所藏宋槧本。

跋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馬光祖在任日。令幕僚豫章周應合淳叟撰次。建康。思陵駐蹕之所。守臣例兼行宮留守。故首列留都錄四卷。又六朝南唐都會之地。興廢攸係。宋世列爲大藩。南渡尤稱重鎮。故特爲年表十卷。經緯其事。此義例之善者。古今人表傳。意在扶正學。獎忠勳。不專爲一郡而作。故與它志之例略殊。淳叟自江東帥幕。入爲史館檢閱官。首言李璫以山東來歸。急而求我。倘借援無功。彼敗我辱。招釁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此計。陛下不宜復蹈前轍。又言所在買公田。皆擇民上腴。低直以酬。又欲令賣田之主。抱佃輸租。歲或荒歉。田主當割它租以償。它租旣竭。歸于耕夫。耕夫逃亡。歸于鄉役。可謂獲近效而忘遠慮。忤賈相意。嗾言者劾去之。官至朝議大夫。知瑞州而卒。蓋宋季豪傑之士。而宋史不爲立傳。此書又不入藝文志。文獻無徵。史臣不得辭其責也。

跋咸淳毗陵志

史能之毗陵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近世藏書家。如錢遵王。朱錫鬯。皆未之見。曩予於吳門。訪朱文游。見插架有此。亟假歸錄其副。尙闕後十卷。戊申夏。始假西莊光祿本鈔足之。然第二十卷終不可得矣。能之四明人。直華文閣彌鞏之子。其名附見彌鞏傳。而不著其歷官。據此志。蓋以咸淳二年。由太府寺丞知常州也。

跋至元嘉禾志

嘉禾志修於前至元甲申至戊子歲刊行其時江南初入版圖惟沿革城社戶口賦稅學校廡舍郵置數門稍有增改其餘大率沿宋志之舊文耳卷凡三十有二碑誌題詠居其大半而守令題名闕焉據唐天麟序當有四十五門今數之止四十有三疑非足本也志載吳越靜海鎮遏使朱府君碑云寶大元年秋七月終於靜海官舍以其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六日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通福里澈墅村之原甲申卽後唐同光二年也吳越雖自改元而碑文但稱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未嘗私立名號其紀元亦但行於國中此所以異於吳蜀南漢而終得保其家邦歟

跋齊乘

古今地名似同而異者多矣蘇建封平陵侯非扶風之平陵也班超封定遠侯非臨淮之定遠也漢獻帝封山陽公非淮安之山陽亦非漢之山陽郡也卽以齊地言之今之淄川非漢菑川國今之昌邑非漢昌邑國思容亦既知之矣匡衡封樂安侯本在臨淮僮縣而思容以千乘之樂安當之此亦千慮之一失也

跋楊謨崑山郡志

崑山縣也元成宗元貞二年升爲州故履祥書有郡志之名延祐中移州治於太倉故有舊治新治之別新治今太倉州城舊治則今縣也至正中仍徙州舊治則履祥已不及見矣鐵厓序稱二十二卷今按之止六卷首尾完具豈鐵厓所見乃別本耶此書世罕傳本嘉慶丁巳十月假同邑陳孝廉妙士所藏舊鈔

本讀之。歎其簡而有要。爰綴數言於末。

跋玉峯志

予先世自常熟雙鳳里徙家嘉定西鄉。逮予八傳矣。嘉定本崑山地。宋南渡始析爲縣。徵吾鄉掌故者。沂而上之。當求諸崑山。而宋元志乘。訪尋終不可得。意常恨之。今春聞袁又愷購得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及實續志。亟假歸讀之。志成于淳祐壬子。續志成于咸淳壬申。皆在析縣以後。不敍嘉定事。然徧覽近代藏書家目錄。均未之及。乃知天壤間奇祕之物。固自不乏。特未遇波斯。不免埋沒于瓦礫耳。宋世士大夫。宦成之後。往往不歸故鄉。而舉子亦多就寄居求解。此志所載人物。如王綯。劉過。吳仁傑。陳宗召。敖陶孫。張匯。趙監。樂備輩。皆寓公也。王葆傳稱崑山自孫載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第。邑人美之。今檢進士題名。則孫後王前。尙有龔程。龔況。唐輝。黃偉。衛闡。張德本六人。殆皆由寄居登第。而不由本縣申送者乎。凌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陽羨人。其父爲顏氏壻。因家焉。邊實本開封人。樞密直學士肅七世孫。自高祖以下。始居於此。志旣爲其曾祖惇德立傳。而續志復爲自序一篇。追本得姓之始。遙遙華胄。敷衍于言。難免汰哉叔氏之譏矣。

跋成化四明郡志

此志明天順間。寧波府知府孝感張瓚。延郡人楊實重修。凡十卷。刻未半而瓚遷去。繼之者爲莆田方達。

寔督成之。竣事於成化四年。安成劉鈺爲之序。本名四明郡志。今刊本改爲寧波。乃後人所爲。其改換痕迹尙存也。王文恪公撰姑蘇志。旣成。楊禮部循吉譏其不通。或請其說。曰。此蘇州府志也。而云姑蘇。名不正矣。文焉得通乎。當時傳誦其言。予謂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試卽宋元地志之傳于今者言之。梁克家之三山志。陳耆卿之赤城志。楊潛之雲間志。非宋之州郡名縣名也。徐碩之嘉禾志。張鉉之金陵新志。秦輔之練川志。非元之路名縣名也。高似孫作剡錄之時。刻已改名嶺矣。志蘇州而以姑蘇名。何渠不可。循吉之譏。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史家敘事。地名官名。當遵時王之制。行狀碑誌。亦史之類也。若蘇州知府。而易爲吳郡守。施諸誌狀。則爲非法。至于詩賦記序。自可不拘斯例。東坡海市詩。稱韓文公爲潮陽太守。近世何屺瞻深詆之。此亦祖循吉之說。而失之固者也。四明有志舊矣。明初有明州府志。見於文淵閣書目。而世無傳者。此志意在踵武先民。故仍其舊名。後人因循吉之言。易之。失作者之意矣。

題韓浚嘉定縣志後

此志明萬歷中。知縣淄川韓浚。邃之。延邑人張應武。唐時升。婁堅。鄭閑孟。李流芳等所修。諸公皆私淑震川。以文章名一時。故詞筆雅馴。而考證殊多。疏舛。如官師表。大德元年。列學正王子昭。直學潘剛。中名。考子昭嘗爲學道書院山長。未嘗爲州學正。其卒在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亦不及大德時。剛中則宋紹定間人。與元之大德。更不相涉。不知何以致誤也。縣治之東南。俗所稱管家橋者。予嘗泛舟過其下。讀元人題。

字始知橋本名通濟普福。至治元年。圓通寺住持明了所建。志誤作普濟橋。又不詳創建年月。踈矣。縣治西清河橋。志稱泰定中知縣高衍孫建。衍孫以宋嘉定中宰吾邑。志作泰定者。乃傳寫之譌。橋柱有至元三年。歲在丁丑。圓通寺住持善學重建等字。則志亦未之及也。又西有青龍橋。則元統二年。西隱寺開山住持悅可所建。石柱上刻字。尙完好可讀。而志以爲萬歷三十三年建。誤之甚矣。婁塘之永壽寺。志稱宋時士民何氏建庵。元祐中呂師說改建爲寺。予以師說所撰碑文證之。則寺實師說所創建。非因何氏之庵爲之。師說宋末大將呂文德之子。仕元爲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其建寺在延祐間。而志誤以爲宋元祐。蓋作志者。并呂碑亦未之見矣。永壽與何莊。本非一地。併而爲一。當在明初。今土人稱永壽曰何莊寺。乃相沿之譌。志家不之考。而妄爲之說。如此者。殆未能更僕數也。

跋朝鮮史略

元史高麗傳。敘事最爲踈舛。至治以後。傳襲事迹。皆闕而不書。何以成一代之信史。予讀朝鮮史。始得其世家。以考正元史之謬。史稱王燾受其父遜位。以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暲立爲世子。又云。燾傳其弟暲。今以朝鮮史考之。王璋以至大三年。封瀋王。入朝。皇慶二年。遣歸就國。乃請辭位。以其長子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王。而以姪延安君暲爲世子。然則暲爲瀋王世子。非高麗王世子也。延祐三年。璋請傳瀋王位于世子暲。許之。暲所受者瀋王。非高麗王。且受於璋。非受於燾。而燾之爲高麗王自

若也。燾以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至正三年薨。子昕嗣。八年薨。以禎庶子眡嗣。十一年詔廢眡而立禎之母弟祺。其承襲之次。見於朝鮮史。班班可考。嵩雖有奪嫡之志。迫于衆議。終不得逞。而史云燾傳其弟嵩。何其謬乎。元史外國傳。爲史臣宋禧撰。而傾倒牽率如此。較之宋金二史。又遜數籌矣。

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攷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攷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弟一月。而在弟九月。滿齋一月。至弟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之語。回回術有閏日。而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幹辰大王者。皇弟幹赤斤也。太師移刺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息利答刺罕者。哈刺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也。

跋文淵閣書目

文淵閣書目。編號凡二十。每號分數廚貯之。凡七千二百五十六部。首御製實錄。次六經。性理。經濟。次史

家。次子家。次詩文集。次類書。韻書。姓氏。法帖。圖畫。次政。刑法。算術。陰陽。醫方。農圃。次道書。佛書。而以古今地志終焉。其中或一書而數部。又不著卷數。於撰述人姓名時代。亦多缺略。故秀水朱氏譏其牽率已甚。予考卷首載正統六年題本。稱永樂十九年。自南京取回書籍。向于左順門北廊收貯。近奉聖旨。移貯于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名曰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鈐識。永遠備照。庶無遺失。則此目不過內閣之簿帳。初非勒爲一書。如中經簿崇文總目之比。必以撰述之體責之。未免失之苛矣。

跋道藏闕經目錄

昔惠松厓徵君嘗爲予言道藏多儒書古本。予心識之。晚歲歸田。於金陵借閱朝天宮本。於吳門借閱元妙觀本。粗能記其名目。未得鈔而入諸笥也。袁生又愷與予同好。而聚書益勤。頃歲購得不全藏本六百餘卷。又於元妙觀借鈔約二百卷。皆吾儒所當讀之書。而科儀符籙不預焉。可謂舉其精華。而遺其糟粕者矣。宋藏經目錄失傳。此冊乃元人所記。合之今所傳者。可以得宋藏之梗概。

跋王氏世譜

予妻王氏。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葆之十九世孫。相傳文毅之高祖元。實魏國文正公旦之從子。始占籍崑山。子姓繁衍。閱今六百餘年。尙多讀書能文之士。蓋三槐之澤遠矣。予嘗見其宗人某所撰世譜第一

圖舛誤殊甚。按王氏望凡二十有一。其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晉。十六傳至秦大將軍翦。翦生賁。賁生離。離之長子元。避秦亂遷琅邪。是爲琅邪王氏。離次子威。威九世孫霸。居太原晉陽。是爲太原王氏。譜云周靈王次子晉。封於太原。徧檢傳記。或云子晉仙去。或云以直諫廢爲庶人。無封太原之事。其誤一也。琅邪之後。在晉有太保祥。宗正卿覽。覽子丞相導。佐元帝中興。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琅邪之王氏也。唐侍中永寧公珪。史稱烏丸王氏。蓋太原之別支。不特非覽之後。并非出自琅邪。而譜混而一之。推求其故。蓋以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太原二族。俱有名珪者。琅邪王珪。官漢州別駕。與永寧公珪之出太原者。初非一人。作譜者不能深考。故自珪以上。皆取琅邪世系。而以永寧之爵。易別駕之名。名實之淆。實始於此。其誤二也。別駕二子。曰海。曰添。永寧公二子。曰崇基。曰敬直。譜取海與敬直二人。承珪之下。因父名偶同。而引兩家之子姓。以爲骨肉。有棄有取。於義安存。其誤三也。據唐表。邁爲添之子。而譜以爲海之子。其誤四也。予嘗語禮堂鶚。起它日改修家乘。當斷自晉國公祐始。舊譜所述上世支派。多不可信。別爲攷證。附於末。庶幾傳信傳疑之義。兩得之矣。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

題跋四

跋星經

甘石書不見於班史。阮孝緒七錄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見矣。世所傳星經。乃後人僞托。采晉隋二志之文成之。詞意淺近。非先秦書也。予嘗謂史公天官書。古奧自成一種文字。此必出於甘石之傳。非龍門所能自造。後之言天象者。舍史漢而別求甘石之經。是棄周鼎而求康瓠矣。明人刻漢魏叢書。題云漢甘公石申撰。尤爲謬妄。史公稱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皆在戰國時。非漢人也。

跋秦九韶數學九章

此書言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歷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郝經緯亢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爲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承用金趙知微術。置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予方葺四史朔閏考。喜而錄之。此書有立天元一法。與李冶測圓海鏡所衍立天元一法。本不甚同。且九韶自序。末題淳祐七年九月。而李氏書成於戊申歲。相

去不過一年。其時南北隔絕。撰述無緣流通。李氏自言本於洞淵。則非得於九韶矣。或云敬齋用九韶法。豈其然乎。

跋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宋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知制誥李穆。太子詹事湯悅。太子率更令徐鉉。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克勤。左拾遺宋白。太子中舍陳鄂。光祿寺丞徐用賓。太府寺丞吳淑。國子監丞舒雅。少府監丞李文仲。阮思道等。奉敕刊脩。太平興國八年。書成上之。自古類事之書。未有富贍如此者也。其皇王偏霸二部。進曹魏而退蜀吳。尊拓拔而黜江左。正宇文而閏高齊。未免偏私而不得其平。五代十國。并不預偏霸之列。職官則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諸使。竝闕焉。詳於遠而略於近。皆體例之可議者也。

跋武經總要

武經總要。宋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奉勅撰。仁宗御製文序其端。不著年月。陳直齋以爲慶歷四年。攷丁度除參知政事。在慶歷六年八月。則序當在六年以後也。此書所列兵法。祇是書生常談。而邊防一門。於河北河東陝蜀荆湖兩廣。沿邊州軍城寨鎮鋪。四至道里。瞭若指掌。且於契丹西夏所設州軍。皆訪求而詳錄之。洵可爲考地理之一助。

跋重修改和證類本草

宋成都唐慎微審元集證類本草三十卷。政和中。上諸朝。詔中使楊戩總工刊寫。又命醫學提舉入內醫官曹孝忠等校正潤色之。名曰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元初。平陽張存惠魏卿。因龐氏刊本。重加考訂。以寇宗奭衍義附之。原本圖像失真者。據所見更寫焉。題爲重修證類本草。刊成之時。歲在己酉。距金亡已十有六年。而存惠自記。稱泰和甲子下己酉冬。猶有不忘故國之思。序之者。麻革信之。跋其後者。劉祁京叔。皆金源遺老。然則存惠亦奇士。而隱于醫者也。

跋太乙統宗寶鑑

王冑堂筆塵載此書云。上元甲子。距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今所見。卷首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蓋卽其所撰。而不題姓名。其算積年。至明正德丁丑止。則後人續增。非元本也。求積年術。用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元和李生尙之。以爲暗用授時歲實分秒益日法分。以掩蹈襲之迹。是固然矣。乃其氣朔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萬分爲日法。不用一萬五百爲日法。此所謂欲蓋彌章者也。

跋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

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世間頗有刻本。其墨蹟。元時爲謝長源所得。有周公謹。趙子昂。柯敬仲。周伯溫。幹克莊。達兼善。王止仲諸人題識。此本乃明人就墨蹟影鈔者。故行款字體。俱不失真。舊藏虞

山錢氏後歸吾邑周梁客。今爲王鶴溪得之。克莊之跋云。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在武林驛。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劉伯溫所遺黃羊尾毛筆。伯溫者名沙刺班。由宿衛起家。歷監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江西肅政廉訪使。嘗與克莊同預修遼金宋三史。兩公皆河西人。當時所稱唐兀氏也。西北之境有黃羊焉。相傳西夏有國時。嘗取其尾豪爲筆。歲久亡其法。伯溫以意命工製之。館閣諸公。多爲賦詩。蓋色目之好事者。青田劉文成公。以元統癸酉登第。與克莊同時。恐不知者以爲卽文成矣。鶴溪謂予盍書之。以詒後來者。予曰諾。

跋隸續

隸續世無足本。婁氏漢隸字原碑目一篇。次第悉依洪氏。今以婁目校曹通政刊本。其全闕者。永元十六字。武君闕銘。韓勅別碑兩側題名。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陰。羊鏡銘。楊君殘碑。開通褒斜道碑。江州夷邑長盧豐碑。酒泉題名也。有目而闕其文者。司空殘碑。陰。孝子董蒲闕。鄧君闕。馮君開道碑。廷尉仲定碑。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公乘校官掾王幽題名。數語存唐扶碑。陰。孟郁堯廟碑。陰。堯廟左側題字也。文存而跋闕者。堵陽劉子山碑也。文不全而跋存者。王元賓碑。陰。宗俱碑。陰也。公乘伯喬題名。卽高眎石室六題名之一。故婁氏不列於目。非婁有遺也。陳氏寶刻叢編。今亦無足本。其所引洪氏跋語。可以補本書之闕者。韓勅後碑兩側題名。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孝子董蒲闕。馮

君開道碑。頻陽令宋君殘碑。雍邱令殘畫象。成王周公畫象。凡七通。但陳所引多刪節。於元文什廩存六。七耳。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諦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

跋石刻鋪敘

去春得宋廬陵曾氏鳳墅殘帖二冊於錢塘。今來都門。聞益都李南澗抄得石刻鋪敘。亟假歸手抄而藏之。秀水朱錫鬯跋。譏陳思寶刻叢編。援據不及是編。按宏父刻鳳墅帖。在嘉熙淳祐間。其鋪敘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則淳祐八年也。若陳思之叢編。成於紹定辛卯。計其年月。乃在會帖之前。何由得見而引之。南宋有兩曾宏父。朱所引紹興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廟諱。以字稱者。與幼卿非一人。頃杭人刻南宋雜事詩。徑題此書爲曾惇撰。則又承朱之誤。而甚焉者矣。朱氏攷稽。號稱精審。猶有此失。校書之難如此。

跋金石文字記

崑山顧氏論開成石經缺筆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廟而不諱。信矣。至文宗諱涵而不缺筆。則引古者卒哭乃諱。以證生不常諱。此攷之未審。而強爲之辭也。秦漢以後。御名未有不避者。故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許

叔重說文於安帝名亦稱上諱。卽以唐事言之。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於治字皆改易。明皇時楊隆禮改名崇禮。憲宗時陸淳改名質。曷嘗有生不諱之令乎。文宗本名涵。及卽位改名昞。既有改名。則舊名固在不諱之條。九經無昞字。設有之。亦必缺筆也。亭林偶未檢唐史本紀以意揣度。遂有此失。

跋百川學海

蒼粹古人書。併爲一部。而以己意名之。始于左禹錫百川學海。其序題昭陽作噩歲。而不著年號。攷錢鶴灘序。稱禹錫爲宋人。而此書所錄。有陳仁玉菌譜。成于淳祐乙巳。史繩祖學齋估畢。成于淳祐庚戌。林希逸之文房四友除授集。亦成於淳祐間。胡錡之耕祿彙。成於寶祐丙辰。法帖譜系雜說。有景定壬戌跋語。李之彥東谷所見。則成於咸淳戊辰。以是推之。禹錫製序。當是咸淳癸酉矣。

跋蓺圃搜奇

右蓺圃搜奇二十冊。元末錢塘陳世隆彥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樵李相善。彥高篋中。攜祕書數十種。檢有副本。悉以贈大章。大章彙而編之。此書世無刊本。黃虞稷志明史蓺文。亦未著錄。故知之者鮮。曹子清巡鹽揚州時。嘗抄以進御。好事者始得購其副錄之。歲己丑。予如京師。道出吳門。從朱文游假得舟中無事。取讀之。其中如文昌雜錄。韻語陽秋。默記。皆非足本。談藪所紀。多宋南渡事。而誤以爲龐元英著。元英撰文昌雜錄。見宋史志。而此編轉闕其名。皆不免千慮之失。書成于至正末。而所收鐫績霏雪錄。多言

洪武間事。蓋大章仕明之後。別有增入矣。

跋夢溪筆談

北嶽廟之在曲陽久矣。獨此書第廿四卷。有一條云。北嶽長岑。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後世徒嶽之議。蓋濫觴於此。然存中特誤認山下神棚爲古廟所在。初非以大茂爲非北嶽。而別指它山以代之也。

跋避暑錄話

宜興善權洞。有唐咸通八年中書門下牒敕。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攷之。僅得其七。予以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慎由也。其云檢校司徒兼太保而不出姓者。幽州節度使張允伸也。其云工部尚書韋者。嶺南東道節度使宙也。是時見任宰相。惟路巖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悰。令狐綯。夏侯孜。杜審權。崔慎由。張允伸。韋宙。皆使相也。此七人。相當旁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徐商爲盧商。此非石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宣宗時宰相。卒於大中十三年。不得到咸通也。此碑不審。今尙存否。因讀石林所紀。特辯正之。

跋能改齋漫錄

曩在都門。從程魚門舍人假觀此書。留寓齋數月。欲鈔其副。會有出都之役。不果。十數年來。寢食間未嘗

忘也。甲辰秋於崑山書市見此本。喜劇以善價買歸。寘之清賞齋。宋史藝文志兩見此書。於小說家類云。十三卷。於雜家類則云十二卷。又無能改齋字。今檢此書實十八卷。史家攷之未審矣。吳君字虎臣。臨川人。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授太常主簿。充玉牒所檢討官。

跋茗溪漁隱叢話

袁陟題劉仁贍畫像詩云。陣前仙琤生無媿。鼓下蠻奴死合羞。胡元任譏之。以爲琤實呼瑣。不應讀仄聲。予按南史。仙琤本名仙婢。以名不雅改之。袁讀琤如婢音。仙婢蠻奴。對偶極爲精切。而元任譏之。是以不狂爲狂也。

跋揮塵後錄

宋時后妃諸王文武臣僚得諡者。熙寧以前。載于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慶元以前。載於王明清揮塵後錄。然亦不無遺漏。予嘗合宋王兩家類次而增補之。寧宗以後。則據正史。參以它書。補綴其闕。較之王圻諡法考。所得蓋已多矣。宋初李昉王旦。皆諡文貞。後來避仁宗嫌名。改爲正字。范希文。司馬君實之文正。卽文貞也。諡法有貞無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二名不當竝用。元時諡耶律楚材許衡文正。而馬祖常曹伯啓別諡文貞。此當時太常不學之失。而後遂沿用之。或謂正優于貞。是不然矣。唐會要諡法篇。貞俱作正。此後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當回避貞字。

跋金佗稗編

鄂國金佗稗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皆岳忠武孫珂所編。初編之目五。曰高宗宸翰。曰鄂王行實編年。曰家集。曰籲天辨誣。曰天定錄。續編之目四。曰宸翰撫遺。曰絲綸傳信錄。曰天定別錄。曰百氏昭忠錄。初編刻於樵李。續編刻於南徐。端平甲午。又合刻藏於廣塾。皆有倦翁自序。元季重刻於杭州西湖書院。則有臨海陳基。會稽戴洙二序。明嘉靖壬寅。晉江洪富。刊於兩浙運司。後十七年。莆田黃日敬。復修補其漫漶者。然中多斷簡脫葉。惜無善本是正也。陳敬初序。謂孝宗受禪。珂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諡。錄遺孤。今攷孝宗受禪。在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忠武得昭雪復官。由於太學生程宏圖之上書。而倦翁之進籲天辨誣。乃在嘉泰四年丙寅。相去四十五載。又二十八年。至端平甲午。倦翁尚里居無恙。然則孝宗受禪時。倦翁恐猶未生。安得有詣闕上疏之事。本書所述年月。前後分明。易於尋檢。陳何不攷至此。

跋困學紀聞

校此書者。有閩百詩何屺瞻二家。皆盛行於世。閩之博學。勝于何。於深寧補益尤多。惟孔戣奏罷明州進海味事。以新舊唐書通鑑參互攷之。當在元和九年。而元微之奏狀。以爲一縣令論罷。吾不知戣據縣令之論。而轉奏朝廷乎。抑縣令先有論狀。而戣繼之乎。要其爲一時一事。無疑。而閩以爲在元和二年。此誤。

會昌黎墓誌之文而未嘗證之於史也。

跋山房隨筆

山房隨筆有一條云辛稼軒帥浙東時晦庵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旣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喧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曰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爲發幽潛改之卽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耶予攷宋史辛稼軒傳稼軒兩知紹興府皆在慶元四年以後與朱張兩公皆不同時晦庵提舉浙東乃在淳熙八九年間南軒未嘗官浙東也傳聞之難信如此

跋南村輟耕錄

崑山顧氏謂今之回回卽唐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撰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

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刺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刺和綽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悉矣。回回與回鶻聲雖相近。而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刺海傳。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其頭目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紇。此或轉寫之譌。今據南村所載色目三十一種。有畏吾兀。又有回回。則顧氏謂回回卽回紇。其不足據明矣。

跋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初刻於湖廣。止三十八卷。吳匏庵嘗爲之跋。此本多後二卷。則公之元孫恭煥。取家藏本增入也。記成於巡撫宣府之日。意還朝以後。當更有紀錄。而今失傳矣。公歿于成化十年。匏庵爲祭文。稱爲國之名臣。鄉之老師。又云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圭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攷以研。碑文鼎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其傾倒至矣。公所撰有涇東藁。及奏議。予所見者。惟菴竹堂書目與此爾。

跋宛委餘編

杜子美之謚文貞也。在元文宗至順元年。史不言何人陳奏。據張伯雨詩跋。知爲紐憐大監所請。紐憐元史無傳。其見於史者。有紐璘。璘憐雖同聲。然紐璘武臣。且仕於元初。不當文宗之世。王元美謂元史紐憐傳。不載此事。則誤以爲一人矣。元有崇文大監。章佩大監。蓋監官之長。別於少監而名。或仞爲宦官。尤誤。

跋義門讀書記

劉原父嘗病歐九不讀書。讀集古錄跋尾。乃知其信。予讀原父漢書刊誤。則亦未爲能讀書者。近世吳中言實學。必曰何先生義門。義門固好讀書。所見宋元槧本。皆一一記其異同。又工於楷法。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善價購之。至其援引史傳。揜撫古人。有絕可笑者。宋書陶潛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休文生子元嘉中。所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其紀事之失實。夫本傳固云所著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凡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就此數首攷之。桃花源詩序。稱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與休文所云。如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徧觀而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寔。以是訾警休文。恐兩公有知。當胡盧地下矣。

予作是辨。在戊戌五月。後讀七修類稿。乃知義門亦有所本。今附其說於左云。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紀一時事耳。予謂五臣誤讀宋書。妄欲以詩證史。思悅辯之當矣。後人乃援以攻休文。不知本傳只言文章。未嘗及詩。休文初無誤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題跋五

跋陶淵明詩集

靖節爲陶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二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世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重。詠既名父之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辯。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愨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卽以已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又以訾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卽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

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嘗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可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今以晉書攷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詩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而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尋陽郡卽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郡，未分之前，淵明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叙先世，而其辭云，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藉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戊申八月，讀靖節集竟，因書於後。

跋庾子山集

錢唐倪魯玉注庾開府集，世稱詳贍，然頗昧於地理。子山爲洛州刺史，在周武平齊以前，其時洛州治上洛，故滕王序有上洛童兒，商山故老之語。注以河南洛陽當之，不知子山刺州之日，洛陽尙屬後齊，未入

宇文版圖也。哀江南賦。鎮北之負譽於前。注家多以邵陵王綸當之。予攷梁史。當指鄱陽嗣王範而言。範嘗爲鎮北將軍。故有鎮北之稱。邵陵則終於司空。非鎮北也。注乃以綸嘗刺揚州。揚在江北。故云鎮北。益穿鑿可笑。梁之揚州。今金陵也。豈在江北乎。

跋柳河東集

注柳集者。南城童宗說。新安張敦頤。雲間潘緯。不知何人合而刻之。潘氏音義。成於乾道三年。此本於敦字尙未缺筆。當刊行於乾道淳熙之朝矣。南府君廟碑。汧城鑿穴之奇句。蓋用潘安仁馬汧督誅。而注家不知出處。疑其用田單火牛事。殊可笑也。

跋李衛公集

右李衛公文集二十卷。卽會昌一品集也。別集十卷。其前二卷。雜賦也。後二卷。平泉山居艸木記也。外集三卷。窮愁志也。衛公撰述。各自爲名。後人編集。併而一之。宋史藝文志。既有別集十卷。而又別出雜賦平泉艸木記二種。蓋史家未見此書。但循名列之。而不悟其重複也。宋志別有姑臧集五卷。謂是翰苑所作。今別集卷第三至第八。詩文多外任遷謫所作。絕無翰林制誥之文。則姑臧集已失其傳矣。唐書方鎮表。貞元元年。復置桂管經略招討使。七年。罷領招討使。此後未見改經略爲都防禦之文。而鄭亞序會昌一品集。題銜云。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不云經略。然則表有脫漏矣。

跋溫飛卿詩

溫飛卿詩。今盛行吳中。顧俠君注。蓋因山陰曾益注。而增正之。然尙多踳誤。如醉後獨知殷甲子。本用箕子事。而注云紂以甲子日死。豈非郢書燕說乎。乘舟覓吏經興縣。用晉書桓彝事。此非僻書。而顧亦不能注。甚矣。注書之不易也。

跋笠澤叢書

魯望松陵唱和詩。作於咸通己丑庚寅間。此書則乾符己亥所作也。唐史本傳云。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攷宰相表。攜以乾符元年十月拜相。次年六月。蔚亦入相。五年五月。攜罷。九月。蔚亦罷。六年十二月。攜復相。廣明元年十二月。又罷。魯望以拾遺召。在二人當國之日。必是乾符二年以後。五年以前。其卒亦當在此時矣。今據叢書。則乾符六年。魯望尙無恙。計敏夫唐詩紀事云。卒於中和初。中和改元。又在己亥後二年。蔚與攜皆已先死。然則史所云。殆未可信也。

跋徐夔鈞礪文集

正字撰述。見於崇文總目者。賦五卷。探龍集一卷。今皆不傳。此鈞礪文集十卷。乃其後人可珍所編。可珍未詳何時人。其序稱延祐丁酉。然延祐實無丁酉歲。疑傳寫誤爾。正字名。他書多作寅。此獨作夔。未知其審。唐人集。傳於今者。尠矣。此雖闕其第五卷。較之它本作二卷爲善。壬子十月。從黃孝廉假讀。因記於卷

尾。

跋東坡詩集

東坡詩出門便旋風吹面。便旋與聯翩皆疊韻字。注家引左傳注。以旋爲小便。固可笑。或引詩毛傳便捷之貌。便捷一作便旋爲證。亦非也。按廣疋釋訓篇。便旋徘徊也。張平子西京賦。便旋閭閣。薛綜注云。盤桓便旋也。盤與徘徊與徊皆聲之轉。文異而義不殊。王逸注楚辭云。便旋中野立踟躕也。與廣疋義亦同。東坡之意蓋出于此。

跋北山小集

黃孝廉丕烈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則乾道六年官司簿帳也。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公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妙。仍可他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薄不耐久。數年之後。黴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日。

跋孫尚書大全集

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薄其人。不爲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予所見本題云。南
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所藏本。後歸葉石君氏。今爲周漪塘明經所有。仲益專主和
議。又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儔。万俟卨。高譽之不容口。而毀李綱。陳東。李光。尤力。幾於無是非之
心者。然其駢偶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未能或之先也。仲益歷官本末。不見於史。今以文集參攷。知以大觀
四年登進士。又七年。再中詞學科。歷校書郎。宗正少卿。監察御史。出知廬密二州。靖康元年。自國子司業。
除侍御史。尋出知和州。召還。試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建炎改元。以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言者劾
其受僞官。責授歸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二年。起爲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未幾。召還。除給事中。遷吏部
侍郎。直學士院。轉戶部尚書。三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未行。改知平江府。尋落職。紹興元年。復除龍
圖閣待制。知臨安府。二年。坐盜用官錢。貸死。除名。編管象州。閱三年。放還。經郊赦。復奉議郎。二十六年。上
書自訟。復左朝奉郎。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改提舉南京鴻慶宮。二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
致仕。乾道五年卒。年八十有九。

跋渭南文集

今法有凌遲之刑。蓋始於元明。而不知其名之所自。攷宋史刑法志。載眞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
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然則宋初已有凌遲

之名。而當時未嘗用也。後讀放翁奏狀有云。伏觀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太平之福。乃知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矣。

跋史彌寧友林乙藁

甲戌秋。予在都門。過金匱吳學士尊彝齋。有宋槧友林乙藁。假歸。手錄其副藏之。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詩藁二卷。此編祇一卷。疑尙有甲藁。而今失其傳。厲樊榭所見。亦祇有乙藁也。彌寧字安卿。越忠惠王浩弟源之子。由國子生。歷知邵陽軍。予嘗見史氏譜。以爲知秦州。史氏譜源字文翁。彌寧字清叔。以宗女。澤任至武功大夫。太子右春坊閣問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妻趙氏。封令人。南渡時。秦州不入版圖。殆終於知秦州。秦秦字形相涉而譌耳。詩雖不多。頗有佳句。如雲巒著色。四時畫。石瀨有聲。千古詩。一毛不拔。管城子。冷眼相看。石丈人。置之涪翁集中。莫能辨也。集中有寄慥齋弟詩。慥齋名彌林。亦能詩。

跋淦水文集

元遺山撰閑閑老人墓志稱公詩文號淦水集前後三十卷予所得本祇二十卷元光二年翰林學士楊雲翼序之閑閑卒於壬辰歲而序成於癸未疑卽遺山所稱前集其後集十卷則世失其傳矣予家收藏石刻有乞伏邨唐帝廟記鄧州宣聖廟碑蓋公和尚狀銘皆不見於此集據遺山云公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氏者不在也則蓋公之銘例當刊落其餘二篇或在後集十卷之內乎

跋遺山集

廣韻二十一震部信字下云信姓魏信陵君無忌之後又複姓有信都信平二氏信都氏與信氏源流各別元裕之撰五翼都總領信公碑云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誤合二氏爲一矣北史本傳稱芳者十有一未嘗連都字

跋雪樓集

程文憲公集予訪之二十年未獲歸田後始得之西吳書估舟中乃明洪武乙亥與畊書堂刊行本亟購而藏之歐陽原功李好文序俱云四十五卷而此本乃卅卷蓋刊刻時併省其元第非有殘闕也文憲於至大皇慶間再掌制誥高文大冊多出其手集中碑志諸文可裨益正史者甚夥如孟速思史稱其子九人多至大官據公所撰碑實十一子而阿失帖木兒嘗以畏吾書授成宗武宗仁宗卒贈武都王諡忠簡

尤宜補書於本傳也。丞相忽魯不花，丞相別不花，平章烏伯都刺，史皆無傳。據公所撰制，知忽魯不花嘗追封歸德王，諡忠獻，而別不花，烏伯都刺之三代，俱有封諡。予嘗病元史於宰輔多不立傳，欲博攷它書，次弟補之，而衰疾健忘，聊記一二，以便檢尋。

跋清容居士集

伯長以史學自負，其上修三史事狀，勤勤以搜訪遺書爲先，可謂知本務矣。顧其所覲列者，皆東都九朝之遺事，至於南渡七朝之紀載，略不齒及，豈有所忌諱，而不欲盡言與？厥後三史刊修，伯長已不及見，而其孫臘，以家藏書數千卷，上之史局，哀集之功，爲不虛矣。伯長於史，鄭諸族皆密戚，故所作詩文，從未一寓刺譏之意，使居總裁之任，恐亦未能直筆也。

跋漢泉漫藁

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十卷，據元史本傳，似合詩文言之。此本爲其子復亨所編，僅詩九卷，樂府一卷，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序，及吳閒閒後序，附以曹克明撰神道碑，王繼學撰畫像贊，并祭文、挽章，甚備。其爲完書無疑。傳云有詩文十卷者，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攷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已前卒，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并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碑稱孫男八人，而傳云十人，或有生於撰碑之後者。

跋道園類稿

碑志之文。近於史者也。而其家持行狀乞文者。未必通知舊章。秉筆者承其譌而書之。遂爲文章之玷。虞伯生撰鮑君實墓志云。從其家得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又云。君福從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藝。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中法以進。按吳越納土者。忠懿王俶。非文穆王元瓘也。文穆薨於後晉天福中。與宋邈不相及。鐵券之說。亦不可信矣。又撰張宣敏公神道碑云。歲戊戌。因大帥河南忠武王阿朮。以歸國朝。攷阿朮卒于至元二十四年。年五十四。則太宗戊戌之歲。阿朮僅五歲耳。何不攷至此。後讀元史察罕傳云。歲戊戌。授馬步軍都元帥。率諸翼軍。攻拔滁壽泗等州。乃悟張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亦封河南王。諡忠宣。後人誤以爲阿朮。伯生不察而書之。元史子良傳。又因伯生文而書之。殊憤憤矣。道園能古文。而未究心史學。故有此失。

跋金華黃先生集

曩在都門。從友人借讀黃文獻公集。僅十卷。係仙居張儉存禮所刻。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誌狀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疑。但闕續稿十一至十八。廿九至

卅耳。貢師泰序稱初纂臨川危素所編次。續纂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故也。行狀云續纂二十卷。今貢序作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纂爲三十三卷爾。

跋倪雲林詩集

元鎮詩久散佚。今所傳者。荆溪蹇曦朝陽編集。蹇序自言得之王梅西舊藏。然亦出於後人摭拾。多有贋作。元鎮卒於洪武甲寅十一月。年七十有四。見於周南老所撰墓志。然則至正乙未。元鎮已五十有五矣。而集中乃有乙未歲。余年適五十。感昔人知非之言。漫賦長句。此豈可信耶。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予年六十五。蓋作僞者因此詩而傳會成之。

跋陶學士集

明太祖初興。奉龍鳳正朔。枝山野記載太祖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王元美詔令攷載。太祖與魏國公徐達書。龍鳳十年至十二年。凡十有七道。前二道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餘但稱吳王令旨。實錄與正史俱隱而不書。茲讀陶主敬集。首載龍鳳四年十月。江南行中書省劄付一通。至正之十八年也。又載龍鳳十年二月。及十二月。吳王令旨各一通。其文皆云。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此則至正之二十四年也。太祖之稱吳王。蓋林兒命之。故書皇帝頂格。書吳王空一格。史稱諸將推奉爲王。亦

非其實也。及林兒既亡，始有吳元年之稱，亦可見太祖之不忍顯背僞宋矣。

跋江雨軒集

崑山葉文莊公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鈔胥自隨。每鈔一書，輒用官印識於卷端。其風流好事如此。今惟菴竹堂書目，尙有鈔本流傳，而堂中圖籍散爲雲煙久矣。予所藏江雨軒集，卷首有巡撫宣府關防。卷末有公裔孫奕苞小印，知爲菴竹堂鈔本。雖字畫潦草，却是三百年前舊物，可寶也。偶氏不載於姓譜。武孟自署義易，蓋其郡望，亦未詳其得姓之始。武孟生于元季，明洪武中舉秀才，累官荊門州吏目，卒於永樂庚子。壽至八十有二。官雖不達，而足跡幾徧天下。晚年以目微眇，自號瞎牛翁。陸象孫選太倉文略，以武孟詩爲首焉。

跋匏翁家藏集

匏翁年六十九時，讀東坡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之句，賦詩寄懷。其序云：蘇公年止六十五，而白公七十六。予今適介其間，以予攷之，白公生於大歷七年壬子，卒於會昌六年丙寅，實七十五歲。蘇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六十六歲。吳蓋一時記憶之誤。

跋弇州四部稿

第四十卷庚午元日日食詩云：甲寅元日兩不食，庚午正元食稍微。甲寅者，嘉靖三十三年也。庚午者，隆

慶四年也。攷之史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雨不見。而次年元正無日食事。初疑元美述其所見。似不應誤。試以大統術推算。嘉靖癸丑正月戊寅朔。入交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七十七分有奇。正入食限。而甲寅正月壬寅朔。入交二日四千八百二十一分有奇。則已逾食限矣。元美以一代文獻自命。不應差誤。乃爾。蓋文人自矜彊記。失於檢照。往往有此病。

跋弇州山人續稿

元美以萬歷癸酉。任湖廣按察使。其歲七月望。與守巡諸公同游赤壁。見於本集。歲月分明。而跋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乃云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何其誤邪。且嘉靖壬戌。公方以家難。銜恤里門。安有遠游三楚之事。此必校書人妄改。恐有執此訾議公者。聊復辨之。

又

予讀明史職官志。稱自宏治六年內宴。大學士邱濬。以禮都尙書居吏部尙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在六部上矣。而少詹事以下入閣。其班位無明文。據元美所撰呂文安公傳。公以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閣。廷試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尙書。蓋異數也。學士向列四品京卿上。今班次尙書。則視二品矣。故以爲異數。此談典故者所當知也。

跋徐氏海隅集

明三百年。吾鄉先達。官至二品者。惟龔徐兩尚書。龔以侍郎致仕。加銜。初未履任。名列七卿表者。獨徐公一人爾。自成化。周洪謨後。宗伯一席。非翰林不得預。公獨起家郎署。不由詞林。尤爲希曠之遇。王元美與公書。謂破格登賢。爲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者也。世俗訾公更名結婚兩事。更名本末。公集中自記甚詳。若申文定公與公同郡。閣部相去一間。門戶相當。豈有繫援之嫌。文定旣登首揆。公卽致仕里居。終文定秉樞之日。公未嘗再起。揆之形迹。亦無可議。明季愛憎之口。大率如斯。不足信也。因讀公集。輒爲辯之。

跋歸太僕集

震川爲唐虔伯志墓。其銘詞有云。日月光曜。天曜星同。蓋用漢書。天曜而見景星之文。孟康以爲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也。校震川集者。謂星同二字不可解。斷以爲誤文。星同者。三星同色也。何不可解之有。殆未曾讀漢書矣。元功之不學如此。宜其見嗤于鈍翁也。

跋方望溪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志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

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于前輩者。

跋元詩前後集

元詩前集六卷。盱江傅習說卿采集。儒學學正廬陵孫存吾如山編類。後集六卷。亦存吾編類。前集有虞伯生序。後集有謝升卿序。卷首皆題奎章學士虞集伯生校選。蓋江西書肆人所爲。假道園名以傳。序文淺陋。亦未必出道園手也。刻成于後。至元二年。總目之後。又有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卽刊。四方吟壇多友。倘有佳章。毋惜附示。李氏建安書堂謹咨云云。小人嗜利。欲其擇之精。難矣。然近世博雅收藏之家。皆未見此書。予於京師琉璃廠書市。以二百錢得之。戲謂家人曰。此宋人之泔澆。統惡知其不直千金也。

跋太倉文略

乙巳春。予主婁東講席。訪求鄉先生遺文。從顧秀才懷祖。假得太倉文略四卷。始偶桓訖龔存憲。凡廿一人。爲詩百七十一篇。雜文四十一篇。蓋明嘉靖中州人陸之裘象孫所撰。而王夢祥奇徵所刊。其凡例云。世俗校選。不論語意工拙。惟取事關風化。及剽竊理學緒餘。承譌踵陋。爲文章之蠹。今但擇其詞理兼至。藻實相副者。此可見其甄錄之不苟矣。此書流傳頗少。故史家志藝文。未之及。象孫浙江參政容之孫。奇

徵則文肅公錫爵之父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二

題跋六

跋宋拓鐘鼎款識

乾隆乙卯嘉平月。吳門蔣春皋。攜此冊相示。古色古香。允爲希世之寶。竹垞前輩攷之悉矣。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十五年七月。右宣義郎。幹辦行在糧料院。畢良史。知盱眙軍。良史入辭。詔加直祕閣。其時秦會之當國。良史納古器於伯陽。必其時矣。此冊當是王厚之順伯所彙次。順伯好金石。精於賞鑒。與番陽三洪善。所著復齋碑錄。最爲容齋所稱。冊內有洪邃字景裴者。當是容齋昆弟行也。自方城范氏鐘以下兩葉。無順伯私印。且雷鐘已見前幅。不應複出。疑松雪翁增入。非順伯之舊矣。予嘗見松雪篆書大道歌石刻。筆法與冊首四篆字相似。倦圃定爲文敏手迹。可謂先得吾心也。

跋石鼓文宋拓本

石鼓文。今國學搨本。僅二百五十四字。卽元潘迪作音訓時。亦止三百八十六字。獨四明范氏藏本。得字四百有三。又有向傳師跋。其爲北宋搨本無疑。此希世之寶。較之天球赤刀。尙勝一籌。勿以尋常紙墨視

之。

跋元儒婁先生碑

婁先生碑。曩見趙靈均臨本。於錢唐黃小松郡丞許。今見此本。真優孟之與孫叔敖矣。周公諡法。未有元儒之目。漢人私諡。各出新意。不必求合於古。如陳太邱之文範。範亦非古諡也。自婁君有此諡。繼之者。法真郭荷之元德。索襲之元居。宋纖之元虛。悉數之不能盡矣。字書無嵇字。當與答同。說文。答。小未也。

跋西嶽華山碑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僅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爲關中東肇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卽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于歙。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請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冊尾有山史手書。屬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距山史又百年。其寶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祫祭之福。今本周易作禴。文殊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跋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二。在今成都之新都縣。卽漢郫縣也。今失其下半。較洪文惠所錄。少十餘字。稚子嘗爲溫令。溫屬河內郡。此刻稱河內縣令。不云溫令。趙氏以爲史誤。文惠跋之。謂河內是郡名。無令。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謂河內之縣令爾。卽溫也。然予嘗疑之。漢時令長結銜。皆無縣字。猶太守不繫郡也。廣漢綿竹令王君闕。趙氏亦讀爲廣漢縣令。文惠始證其誤。此河內下一字。漫漶難辨。其釋爲縣者。亦沿趙之讀。謂系反居左爾。攷禮玉藻。一命緼韞幽衡。緼讀如溫。而緼藉字。亦有作溫者。是溫緼二文。古人固通用矣。竊疑河內下一字。本是緼字。緼令卽溫令。猶曲紅長卽曲江長也。曲紅見周府君碑。緼字隸作緼。而趙誤讀爲綠。亦如讀絲竹之絲爲縣也。若稱溫令爲河內縣令。恐無此例。惜乎石刻漫漶。未得其真。又不得起文惠於九京。而質所疑耳。酌泉主人嗜古博洽。其必有以教我。

跋太室石闕銘

此銘始著錄於顧氏金石文字記。顧所見僅十三行。較之此本。未及其半。雖後幅曼患難讀。然以亭林未盡見者。而吾輩得縱觀焉。謂非翰墨有緣耶。丁巳七月七日。觀於楓橋袁氏之五硯樓。

跋高陽王湜墓志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墓志。向來金石家皆未著錄。震澤任文田以榻本見示。證之史傳。事迹多合。其薨之日。據齊書本紀。在正月癸亥。而石刻乃是二月六日戊子。當以石刻爲正。王字須達。贈都督冀定瀛汾。

晉雲顯青齊兗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皆史傳所不載。百樂史殘闕。神武諸子傳已亡。後人取北史補之。故事多不備。此刻出於當時。可裨史家之遺。至如湜作澁。謚作謚。翰作翰。貳作貳。皆魏齊閒俗字。而渤海字作郭。却合說文。古書脩循二字多通用。故此刻稱楊脩爲楊循。

跋阿彌陀像文

此唐宣義郎周遠志等造阿彌陀石像記也。唐高宗肅宗俱嘗以上元紀年。此記有奉爲天皇后之文。則在高宗朝無疑。其書后爲右。左氏傳后庸。卽舌庸之譌。蓋二字易相混爾。

跋祠部員外郎裴道安墓誌

唐朝議郎行尙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族叔禮部員外郎肅撰兼書。裴君諱稹。禮部尙書行儉之孫。贈太師光庭之子。新唐書附見其父傳。其字道安。則史所不載也。行儉祖定高。見於舊唐書本傳。及新書宰相世系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正與隋書同。或疑當有一誤。予攷北史。周宣帝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因悟定高本二名。及仕周天元時。乃單稱定。碑與史俱非有誤也。行儉本仁基之子。新舊傳與此碑竝同。而世系表乃繫於思諒之下。誤矣。史稱光庭之卒也。太常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舊書謚曰克時以爲希蕭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獻。據此碑。知由道安泣訴于朝。故得改謚也。碑爲族叔肅所撰。而亦稱爲君。蓋碑誌之例宜爾。不論親屬之輩行也。

跋荊州法曹參軍趙思廉墓誌

此趙府君墓誌石本。趙字雖漫漶，猶隱隱可辨。且其文云：其先秦之祖，同源分流，實掌天駟，而銘詞有宣孟之忠一語，其爲趙姓無疑。或題爲姚思廉者，非也。其稱亳州總管者，亳州之譌，而陸安郡亦未見於隋書，是可疑爾。

跋元靖先生李君碑

魯公書元靖先生碑，與殷君夫人及家廟碑同一筆意，皆晚年書之最善者。世人愛千福寺碑，不惜多金購之。此季咸所見善者，機爾碑石已糜碎，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藏，獨完好。蓋南宋後搨本，經紹興丁巳風折之後，僅損三十許字耳。碑中門人，人字誤寫中字，遺名子，子字誤寫韋字，韋渠牟，韋字誤寫渠字，接字誤寫采字，皆卽其誤改之。舍光父孝威，私謚貞隱先生，見張從申碑。此作正隱者，魯公避其家諱也。說文正足也，古文以爲詩大正字。卽大雅也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唐宋以來，誤作絹匹之匹。此碑賜絹二百匹，亦用正字。蓋俗札相沿久矣。其書遊藝字作藝，亦它碑所未有。

跋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王公神道碑

虢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予所見者，裝翦之本，文理斷續，難以尋曉。其敘王之自出，則云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爲桓廢而立，用赤爲大夫。其後奔晉，代爲并州牧。凡

王氏無非赤之後。而譏太原琅邪譜祖子晉之妄。似矣。然春秋秦漢之際。安有并州牧之稱。而所謂晉司空者。名卓。封猗氏侯。史竝未見其人。則亦無稽之談。轉不若琅邪譜之遠有代序矣。書法類顏平原。或題爲魯公書。未審所據。

跋太常丞溫佶碑

溫府君名佶。黎國公大雅之元孫也。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刻石神道。文宗朝。佶之子造。以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節度使。故牛僧孺爲製此碑。而裴潏書之。碑失其下截。不得建立年月。攷僧孺自平章事。出鎮淮南。在大和六年十二月。是碑之立。當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宰相世系表。溫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以公族封河內溫。因以命氏。碑云。溫裔顓頊爲己姓。按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卽蘇子也。有蘇氏爲己姓。則溫出己姓爲可據。碑叙述先世處。殘缺不可讀。其云范陽令晉冲者。當是佶之王父。此亦可以補世系表之闕也。歐陽公謂溫彥博兄弟三人。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爲不可曉。洪景伯據創業起居注。謂昆弟皆以彥爲名。大雅名犯孝敬皇帝諱。故改稱字。今讀此銘云。先生之先。在世多才。曰博宏將。三英彥聯。亦足徵昆弟二人同名彥也。

跋尊勝陀羅尼經

此義成軍節度押衙田叅等。爲節度使尙書西平公所立。以史攷之。西平公者。段嶷也。嶷以大和四年之

鎮。至建幢之歲。已及五稔。故有五載之語。幢當在今滑縣。黃玉圃撰中州金石攷。獨遺之。何也。

跋錢本艸

此好事者所爲。託之燕公。卽樊厚荔菲彬。亦恐子虛亡是之流。然其言足以醒世。書法亦非宋以後人所能辦也。偶憶宋人小說。稱盧懷慎暴死。復蘇。歎云。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然則燕公亦未免采之非理矣。抑有慕乎入不妨已之智。而試爲之歟。聊述之。以供好事者一哂。

跋吳尋陽長公墓誌

李子書田示予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閩縣丞危德興撰。文字完好。蓋楊行密之長女。適彭城劉氏。誌不言劉之名字。其歷任可見者。由洪州副車卽別駕遷撫州刺史。又移舒州刺史。其官則太僕卿檢校尙書左僕射也。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誌中夫字。皆缺末筆。其稱銀青光祿大卿。亦避諱。改夫爲卿也。容齋三筆載鄂州興唐寺鐘題識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又鄱陽浮洲寺。有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正與此同。劉爲主塔。而不稱駙馬都尉。當亦以避諱故爾。誌於唐諸帝諱。皆不回避。獨民字。缺末筆。未知其審。攷行密本名行愨。或以偏旁从民。故爲減筆。若云爲唐文皇諱。則文中世字。初不避也。

跋高陽許氏夫人墓誌

錢塘何君夢華過吳門。出此誌銘見示。首題吳越國中吳府。吳字稍曼患。其誌文云。遷厝于府城西長洲縣武邱鄉大來里。攷吳越以蘇州爲中吳軍節度。史未見中吳府之名。予嘗讀嘉禾志。載朱府君碑。亦吳越時物。文之續致桑梓。在開元府海鹽縣。是秀州嘗稱開元府。而史亦未之及。蓋吳越有國時。於所屬州。私立府名。未嘗請命中朝。及納土以後。諱而不言。史家無從采錄也。

跋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

右范忠宣公除右僕射告。乾隆甲寅六月。敬觀於公裔孫芝巖編修齋。前爲學士院制詞。次門下錄黃。次尙書奉行。前後鈐用尙書吏部之印數十處。蓋告出於吏部也。其云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者。呂微仲也。給事中臨者。顧子敦也。尙書左丞摯者。劉莘老也。尙書右丞存者。王正仲也。吏部尙書頌者。蘇子容也。吏部侍郎覺者。孫莘老也。次雲不見於宋史。以李仁甫長編攷之。蓋吏部郎中彭次雲也。是時忠宣公由西府進登右相。寄祿官自中大夫轉太中。封自高平縣伯轉郡侯。食邑食實封。遞有增加。惟勳至上柱國。更無可加。故制詞有餘如故之語。凡章服。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未及品而任要職者。則有賜中大夫。正五品。太中大夫。從四品。皆非三品。而此制前銜稱賜紫金魚袋。及拜相告身。卽無賜紫之文者。元豐新制。太中大夫以上。卽得服紫。故也。告中食邑食實封戶數。與制詞異者。併初封之戶計之。唐時食實封者。

皆依戶數給縑帛。故結銜用壹貳叁肆字。以防詐僞。宋則實封亦無別給。但沿唐故事。聊示區別耳。自元祐戊辰。迄今七百六十有七年。而絹素完善。朱印如新。豈非忠孝淳厚之報。神物所護持哉。此制見於東坡內制集。同時除呂申公汲公。皆東坡行詞。而任希夷跋。以爲文定。攷子由入翰林。在元祐四年六月。而忠宣大拜。乃在前一年。其非文定詞明甚。細驗任跋定字。亦有洗改之迹。當是紙墨刑敝。後人以意補足。希夷南宋人。不應有誤也。

跋東坡書醉翁亭記

東坡醉翁亭記。豪縱不類平日所作。或疑是涪翁。不知涪翁書。正從老坡出也。公嘗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卽論書奚獨不然。善相馬者。妙在牝牡驪黃之外。否則圉人廐吏優爲之矣。據王宇泰跋。則明時已有真贋二本。新鄭所藏。係贋本。却有松雪諸人跋。而此無之。以真跋輔贋本。亦骨董家作僞之長技。然珠在而櫝去。庸何傷。此卷蓋鬱岡齋之物。後歸于潤甫。予以贈古琅范氏。范又贈華山王玉質。而毘陵謝氏得之。今爲竹初丈所有。丁未六月。觀於鄞署之餐柏齋。

跋黃山谷書范滂傳

山谷老人。謫居宜州。爲余氏二子書范孟博傳真迹。後歸趙忠定公。忠定之子崇憲。以嘉定壬申知江州。模刻於郡齋。石久無存。乾隆乙巳六月。偶於四明范氏稻香樓。見此搨本。紙墨工妙。而文多闕落。蔚宗傳

凡一千一百卅字。今失去二百六十二字。樓宣獻詩跋亦殘闕不完。孜孜媿集有此詩。而無此跋。蓋樓公初見余氏摹本。賦此長句。在奉祠里居時。及嘉定改元臘月。崇憲出示真跡。宣獻已登樞府。公事少暇。但書舊作。不復賦詩也。忠定居饒之餘干。而崇憲自題開封者。南渡後。宗子雖散處江南。仍領於宗正司。予所見題名石刻。或稱祥符。或稱浚儀。或稱開封。以寓不忘故都之思。非與史有牴牾也。莪亭秀才精於攷據。并書以質之。

跋鳳墅法帖

鳳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所刻。正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云鳳墅者。鑄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也。予所得僅兩卷。一爲南渡名相帖。一爲南渡執政帖。宏父之父三復。起家進士。光寧之間。嘗官臺諫。轉太常少卿。攝禮部尙書。充賀金國正旦使。以刑部侍郎致仕。宋史雖爲立傳。而不載奉使事。宏父每稱先少師。其爲贈官與否。史亦未之詳也。卷中所載。皆諸公書翰。而與其父少師往還之帖。居其大半。古人書問。不輕假手門客。行草大小。疎密不拘。要皆秀逸可愛。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弄手澤。久而不忘。亦徵名臣之有後矣。

又

鄭忠穆與六十七兄提幹博士帖。有云。毀當此艱危。身任言責。不敢愛死。竭力向前。頗亦有濟。其事非一。

自謂無愧古人。不負父兄之訓。以此太后褒譽不已。親除在樞府。供職兩日矣。荷祖宗之靈。積慶流光。假此以彰耳。然時方艱危。負責益重。身既許國。亦不能他顧。遣二子歸。乃留種也。行一不義以偷生。穀必不爲。若得兵戈稍息。獲保首領以歸。盡于牖下。蓋出望外也。宏父跋云。公嘗作杜鵑詩。遣謝嚮閒道往約呂忠穆張忠獻二公云。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此帖蓋公遣詩時。託子家問也。忠穆當苗劉之變。正色立朝。遣子一帖。千載有生氣。予友程舍人晉芳。方撰次南宋事略。予故表而出之。俾舍人補書于穀傳云。其易名忠穆。亦史所未及也。

又

鳳墅帖廿卷。予所藏南渡名相執政二帖。於第爲三十四。益都李南澗嘗釋其文。刻之粵東矣。初意世間流傳。當不止此。乃三十年來。徧訪故家藏帖者。皆莫能舉其名。癸丑仲冬。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篋中出米帖甘露寺多景樓二詩。附以小米二札。則鳳墅帖之第十二也。與寒家所藏紙墨行款。無一不同。蓋卽一部分散者。幸而爲燕亭所得。而予獲見之。真翰墨之奇緣矣。留予齋旬日。摩挲老眼。狂喜不寐。爰鈔其文。補入南澗所刻釋文之首。此外十有七卷。及續帖畫帖。未識天壤之大。尙有留傳否。人苦不知足。卽雲煙過眼。輒增得隴望蜀之想。知爲達觀者所竊哂耳。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游畫寒亭詩廿六韻。後題乾道七年三月朔後二日。以本傳攷之。蓋丁太夫人憂。甫免喪時也。公時年四十有二。已有所恨老無奇之句。歐陽公四十稱醉翁。作記云。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與公語正相類。古君子恐修名之不立。與俗士之嘆老嗟卑者。迹同而心異也。公初以監獄廟家居。孝宗初政。應詔上封事。至是恰十年矣。故云十年落塵土也。世傳公書學曹孟德。此帖筆意在東坡山谷之間。骨力險勁。精采奕奕。良可愛玩。

跋薛氏義瑞堂帖

薛晨刻義瑞堂帖。其石後歸天一閣。范氏今亦殘闕不完。丁未四月。予在四明。訪張芑堂寓齋。因見此帖。其卷首載史丞相浩與薛朋龜一劄。予一見。決爲贋作。芑堂問何以知之。予曰。此劄後題少保右丞相衛國公史浩。攷直翁於孝宗朝。再入政府。其初入相。在隆興元年。其時官名不稱丞相。此稱右丞相。必在淳熙五年矣。而朋龜以政和八年登進士。相距六十載。豈得尙無恙乎。其後又有吳艸廬一跋云。史專權固位。而薛欲劾之。故報以歸田之期。此尤可笑。史初入相。五閱月而去位。再入相。未踰年而去位。當時未聞有議其固位者。文正生於宋季。豈不知本朝掌故。其爲僞托無疑也。歸檢樓大防攻媿集。稱吾鄉舊有五老會。王公珩。蔣公璿。顧公文。薛公朋龜。汪公思溫。俱年七十餘。宦游略相上下。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寓居。始議爲八老會。然則朋龜之歿。在次翁之前也。次翁卒於紹興十九年。其時朋龜已先卒。豈能

及見直翁之入相。此必薛氏後人妄作。讀樓氏文。益徵予言之不虛。喜而識之。并以告芭堂云。

跋方正學溪喻草藁摹本

正學先生風節似常山平原昆弟。此帖縱逸如意。不減爭坐位藁。覃溪所摹。固已得其神似矣。予獨愛其論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莫難於不得其源三語。真有得乎聖賢教人自爲之心法也。夫儒之爲世詬病者。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一旦臨難。茫然失其所守。向所講求性命。如小兒學舌。盲人說書耳。惡觀所爲本原哉。讀溪喻而知先生之學之源。正以未嘗自高。而所得益深也。世徒見其舍生取義。浩然與日星河嶽爭光。而不知至大至剛之氣。直養無害。如水之有源。自在流出。非有所矯強憤激而爲之。斯爲聖賢素位之學。與俠士武夫慷慨於一時者。氣象大不侔矣。

跋王濟之墨蹟

右王文恪公爲陸隱翁仲良作壽序。仲良故奇士。此序筆力奇縱。不可方物。足以傳其人。真迹舊藏陸氏。題識甚衆。百年後。子姓不能守。轉入它氏。今爲文恪裔孫秉直上舍所得。先世手澤。一朝入手。誠爲快事。爰裝而新之。伏梁閣檻。藏弄惟謹。勿以缸面酒飲人。致有豪奪之患也。

跋竹園壽集卷

竹園壽集圖。予向讀匏翁家藏集。心識之。比來甬東屠君法田出以見示。前後序詩俱完好。圖則失其十

之三矣。卷中主賓唱酬，凡十人，皆當時名公卿，文采風流，照映千古。其時各家俱藏一本，獨襄惠之後，閱三百年，猶能世守，足徵其子孫之多賢也。秀水朱氏詩綜，于有明一代詩家，搜探最博，乃自吳文定、閔莊懿二公外，俱未搜羅隻字。竹垞足跡未到四明，無由覩茲真跡，但匏翁集具載此事，亦未採入詩話，則難免挂漏之譏矣。

跋吳匏庵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明弘治癸亥，宣聖六十二代孫知德承詔襲公爵，入覲東還，館閣之士洛陽劉健、希賢、餘姚謝遷、于喬、南昌張元楨、廷祥、廣陽劉機、世□、仁和江瀾、文瀾、沂水武衛、廷修、河東張芮□□、新都楊廷和、介夫、陳留劉忠、司直、東川劉春仁、仲、關西楊時暢、知休、南宮白鉞、秉憲、清平張天瑞、天祥、京口靳貴、充道、三江毛澄、憲清、清漳張濂、仲湜、睢陽朱希周、懋忠、清苑傅珪、邦瑞、湘源蔣冕、敬之、南海倫文敘、伯疇、淮陽陳瀾□□、南城羅玘、景鳴、吉水徐穆、舜和、長洲沈燾、良德、永嘉王瓚、思獻、句吳陳霽、子雨、括蒼葉德宗、本、四明豐熙、原學、襄垣劉龍、舜卿、餘姚孫清、直卿、濮陽李廷相、夢弼、古鄆王九思、敬夫、西蜀劉瑞、德符、括蒼潘辰、時用、富春夏賚□□、汾陽劉訂、邦問、凡三十六人，各賦詩贈行，而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文定公，定爲之序，墨迹藏曲阜孔氏。迄今二百有餘年矣。葑谷戶部出以見示，想見一時館閣文物之盛，科目得人，其效如此。匏庵書法，具體大蘇，此序楷書，瓣香乃在歐柳之間，要非退筆如山，未易到也。

跋楊忠愍公獄中與鄭端簡手簡

忠愍手書。距今二百四十年。生氣奕奕紙上。所謂日星河嶽之光。在在處處。皆有神物護持者。札中有兩十八日。抱經先生謂一在正月。一在二月。以予攷之。前十八日當在壬子十二月。後十八日則在癸丑正月也。攷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日食。是歲歲在癸丑。凡日月食。禮部先期行知各官救護。故公於途次預爲奏稿。擬於日食之次日投進。屆期知題目不合。乃別作疏。直攻分宜十大罪。於正月十八日投進。距到任才卅月耳。與本傳抵任甫一月之文。正相合也。彭君山跋。謂端簡時已卿光祿。攷端簡本傳。但云稍遷太僕丞。歷南京太常卿。據此跋。知由南光祿卿轉太常矣。太僕丞僅六品。不得徑遷三品卿。其間必尙有更歷之職。史文從省。皆略而不言耳。

跋楊忠愍公壽徐少湖先生序稿

楊忠愍公舉鄉試後。詣國子監卒業。時徐文貞公爲祭酒。亟賞之。故有師弟子之稱。此序云黃閣元老。黑頭相公。當在文貞枚卜以後。攷文貞以嘉靖三十一年入閣。年已五十有九。此序或因六十生辰而作。則是年正月。公已廷杖下獄。禍且不測。乃能置生死於度外。纒纒千言。理直氣壯。古所稱真鐵漢者。唯公足。以當之。其云人知壽於目前者爲壽。而不知壽於身後者。斯壽之永。旨哉言乎。公畢命西市。年止四十。而正氣常留。與天地無極。視八秩肩輿入直。而爲人唾罵者。其壽之修短何如也。身後之壽。公固有以自信。

而讀其文者。猶凜然廉頑而立懦。公真百世之師哉。

跋袁氏清芬世守冊

吳門袁氏。向有汝南世澤冊。汪堯峯先生所題。予與又愷交。屢得寓目。詫爲至寶。而又愷意猶未足。今春復萃其近年所得先世墨迹。并昔賢投贈詩札。裝潢成冊。而屬予題之。展讀再四。歎其家世文采風流之盛。而又愷誦芬詠烈之意。尤不可及也。昔王方慶以所藏十世從祖義之等二十八人書進御。所稱萬歲通天帖也。古人家風雍穆。於上世遺跡。慎重而保護之。此卽孝友之見端。今簪纓華胄。祖父間有譏述。任其覆甑糊壁。而不之惜。欲其後勿棄基。難矣。讀此冊。可以追古賢而媿薄俗。因爲識其簡末。

跋袁胥臺父子家書

胥臺先生。七歲能詩。早登詞館。忤永嘉相。改官比部。及提學粵西。長揖督府。大著風采。年甫四十。迨疾致仕。子魯望亦以文章趾美。兩世提學。鄉黨傳爲盛事。今讀其家書二通。覩縷家事。細碎曲折。無一不可對人言者。而廉介忠厚。遂初知止之意。溢於言表。非徒袁之後人。當奉爲世守。亦徵吾吳先達風尚之美。令人歎慕不置云。

跋王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

王大令洛神賦。今僅存十三行。書家奉爲圭臬。趙魏公書此賦。雖有石本。而真迹不傳。雅宜山人。書有管

法。茲卷用退筆。蒼勁朴老。無懈可擊。尤爲稱意之作。杜陵內史。搗染家學。寫洛神飄忽若神。一掃脂粉之態。真女中伯時也。胥臺袁氏。世弄此卷。漂轉數姓。爲小松郡丞所得。今輟贈壽階。楚弓復還。當爲吳中嘉話。而小松之通懷敦交。亦可傳已。

跋袁氏先世石刻五種

汝南六俊。惟胥臺先生名在明史文苑傳。而謝湖先生撰述。載入藝文志者尤多。風流儒雅。百世下聞風猶欣慕焉。此石刻五種。皆謝湖先生摹勒。石已無存。而吳文定。祝京兆。沈石田三公墨蹟。尙在其裔孫又愷所。可謂希世之寶矣。表誌二通。墨蹟久經散失。獨有此拓本。又愷手裝成冊。屬予題識。攷衡山得詔生於成化庚寅。至嘉靖辛亥。年八十有二矣。而小楷精審。乃爾。謝湖書此表時。年亦七十有四。而圓勁藏鋒。視中年書益收斂。精神更完固。斯所稱老斲輪手耶。黃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泰泉其自號。名亦列文苑傳。王廷字子正。嘗知蘇州府。時人比之趙清獻。皆一時偉人也。謝湖雖栖遲不仕。而文章氣誼。爲世推重。四方鉅人長德。樂與定交。屣履造門。恆無虛日。讀此冊。可略見其概矣。

跋文壽承休承書

衡山父子三人。俱工書畫。當時比之鷗波趙氏。衡山祿位。遠不逮承旨。而翰墨之妙。幾相頡頏。三橋昆弟。則勝於仲穆仲光多矣。承旨有嘉耦。而文家亦有才女。端容。可與仲姬媲美。文之後有湛持。昌大其門。而

趙無聞焉。天於文氏何厚也。丙午春，偶過聽松山人齋，出示此本，及端容水墨花鳥冊，喜而題此。

跋錢功父書後赤壁賦

叔寶書畫得法于文待詔，功父承其家學，亦入能品。此所書後赤壁賦，奇逸生動，殊有玉局仙人風。今人作書，日趨圓熟，有間架而無氣韻，宜乎好之者鮮也。昨爲王鶴谿題叔寶紀行圖，今題功父此卷，懸磬室中，虹氣貫月，當移于吾嚙矣。輒思豪奪呼爲吾家物，何如。

跋王荆石札

右王文肅公十札，瞿堦鏡濤所藏，皆公致政里居日，與當事者，以公年譜及張受先太倉志題名參考，當是與州牧南昌丁建白者。建白居官有循聲，而公手札詞意謙抑，未嘗以私相干，足爲大臣居鄉之法。元爵崇爵，皆公叔父少荆之子。元爵後以齋公謝恩疏入都，授中書舍人，公之厚於羣從如此。筆法嚴整，乃其餘事爾。

跋黃陶庵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間，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真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人必端士也。予堦瞿生安槎，好藏前賢手跡，購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予識其歲月。

跋張晉江札

晉江張閣老瑞圖。早年書法。與董思白。邢子愿。米友石。齊名。其後以書魏瑄生祠碑。致位公輔。名列逆案。筆墨遂不爲世所珍。此帖不題姓名。或標爲倪忠節鴻寶。予壻瞿鏡濤得之。定爲晉江書。予審眎良然。蓋罷政家居。獲譴之後。與山東巡按者。所述當時閣事。不無文飾。然史家於書碑之外。未聞別有指擿。雖比匪之傷。百喙難解。遽加以逆名。不已甚乎。淳化帖有王處仲桓元子書。曾氏鳳墅帖亦收蔡元長秦會之。蓋一藝之工。不可以人廢。況晉江齷齪守位。非有蔡秦專權誤國之跡。後之評書者。當賞其神駿。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

跋渤海藏真帖

趙松雪千字文。後有元復初一跋。予一見。決爲贋作。復初卒于至治二年。此題云至正八年。距復初之卒。已廿有八年矣。

跋僧明淨書心經及法華經序

鶴谿主人於搏換家得廢絹一束。眎之。則明人書心經及法華經序也。世俗造佛像成。虛其中。以雜寶或寫經呪實之。以當五藏六府。不爾則像不靈。浮屠以是誑人金錢云爾。像在雲間之蘭若庵。不審今尙存否。此卷吾邑人所施書之者。又吾邑人也。閱百有六十年。復流轉至吾邑。而爲鶴谿所得。似有前定之緣。

非偶然者。邑有伏虎神祠舊矣。王常宗神絃曲四章。伏虎居其一。其祠故在邑廨西不數十步。今移于孩兒橋之東北。實知縣王李二侯祠也。祠之左。舊爲公館。元時。平江十字路萬戶郝天麟。嘗建分府于此。天麟治軍撫民。頗著惠政。黃文獻公爲作碑記者也。公館久爲居民所占。而二侯祠邑人亦鮮知者。予嘗過祠旁賣燈者之舍。則黃碑嵌壁間。宛然無恙。旁倚竈突。掩其大半。思久而滅其跡。欲募十夫移碑置祠中。而未果也。因牽連書于後。歲戊戌正月六日丁卯。

後二歲。邑令姚君學甲。以予言移黃碑置伏虎祠。碑下半已斷。

跋陳文貞公詩卷

澤州相國。以文章經濟。潤色鴻業。我朝之周益公也。其翰墨世不多見。丁酉秋。於申浦黃氏齋。得見此卷。詞翰雙美。倘仿鳳墅之例。列入名相帖中。奚謝古人哉。

跋汪退谷手書瘞鶴銘考艸藁

退谷先生瘞鶴銘考。板行已久。此乃其手書初藁。信筆數千言。絕不求工。而楮墨間極生動變化之趣。自黃伯思定此銘爲陶貞白書。後世罕有異論。張力臣獨證以爲顧逋翁書。朱錫鬯復舉逋翁集中。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以實之。然它日題王副使焦山剔銘圖有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昭論。則朱亦未嘗堅持其說也。卷中采力臣說最備。獨不取其證爲逋翁者。旣博而精。吾無閒然矣。

跋汪退谷手書戶部呈稿

康熙五十三年九月具呈戶部爲其尊人鞏昌府岷州同知元綱任內抵補虧欠事時退谷以左中允在京候補

蕉畦主人得汪退谷先生手書戶部呈藁于其家收箴中命工裝而弄之讀者想見先朝體恤臣下俾得自言其情雖事涉錢穀數累萬千未嘗一以操切行之而官物亦不至有失陷之患寬仁之政度越千古後之人勿以尋常案牘視之哉

跋袁氏貞節堂卷

袁子廷檣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岷之慕久而不忘既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詠裝成兩卷茲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檣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槧列女傳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附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姊京師節女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懋著之義固相脗合明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珊瑚具錄其文廷檣之行誼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之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